武俠世界

白　癡（山貓王森傳奇故事之十）王一龍·著

一個白痴忽然闖進一位寡婦的生活圈中，引起陣陣疑雲，結果寡婦竟然愛上白痴，產生了一段奇妙的愛情，白痴的病忽然好了，但不幸的事也接着發生了……到底白痴是什麼人？本篇既有鬥智鬥力，而且有一段感人的愛情。



$4.00

第26年
38

編者話

王一龍今期的山貓王森故事「白痴」，是一篇題材很別緻而且充滿人情味的佳作，文中敍述一個孝心的青年爲了母親誤入岐途，受人所騙，心有不甘，於是用心良苦，扮成痴漢，尋找仇家。詎料在浪跡其間，竟然闖進了一個寡婦的生活圈子中，那寡婦竟然愛上了他，產生了一段奇妙的愛情，白痴的病也霍然而癒，恢復常態，但不幸的事情從此就發生了……過程哀艷纏綿，感人肺腑，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虬龍倚馬錄」故事上期雖然終結，但作者龍乘風對該故事中人之岳小玉餘情未了，意猶未盡，於是把岳小玉這個充滿傳奇性人物，續撰是篇。「岳小玉傳」今期開始刋出，敬希讀者垂注。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暗香銷魂恨」，題目極爲充滿詩情畫意，當眞就從一位名詩人的詞句中引出兩位名動一時的殺手，由是發生了一連串匪夷所思的事情，令到江湖上一雙名頭響亮的男女，締結良緣，那知這段良緣卻變了……欲知詳情，下期奉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白痴（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一個白痴的男子在無意中闖進一位寡婦的生活圈子中，發生了一段奇妙的愛情，引起陣陣疑雲，但不幸的事情也接連發生了…………王一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海上一條龍（一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海上孽龍 肆虐無辜
陸地神龍 興雲佈雨…………凌波 43

勇救佳人（龍虎雙傑傳奇故事）◀上▶
結識新女友 心煩兼意亂…………馬騰 5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岳小玉傳（「虬龍倚馬錄」故事續篇）◀一▶
下山闖功業 長安遇紅顏…………龍乘風 65

飛花逐月（俠義傳奇故事）◀續完▶
叱咤風雲的才女
捨情郎遠走他方…………臥龍生 73

末路英雄（奇俠司馬洛故事）
美艷女郎 心狠手辣…………馮嘉 78

雲飛揚外傳（俠義傳奇故事）
潑辣惡作劇 小子報警訊…………黃鷹 85

魔曲（幻想奇情小說）
暗殺未成功 行動受監視…………西門丁 89

飛仙劍俠奇緣（俠情中篇故事）
雙方存疑忌 行動有戒心…………金童 97

金笛劍客（俠情中篇故事）
先救衆英雄 後觀其變化…………東方玉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鬼魅江湖（新派武俠長篇）
審查無實據 委作分壇主…………武陵客 113

十君子（新派武俠長篇）
血濺古墓前 七鬼突現身…………白羽 121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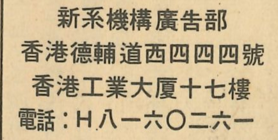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38期
（總號132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山貓王森傳奇　故事之十

白痴

偷燒餅的傻瓜

王一龍·文
可　飛·圖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這是膾炙人口的詩句，卻不一定是眞理。

今年的清明節雖然雨粉紛飛，但通往後山的小道，行人卻絡繹不絕。

石湖村在沂南附近，西面便是蒙山山脈的孟良崮，山險而陡直，不過石湖村由於有個小湖，所以莊稼，長得比別處的都好。

人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石湖村村民，既有山可吃，又有水可吃，村民便比其他的富庶。

這一帶，數石湖村最靠山，而那座小湖，卻蔭及四條小村，石湖村是在湖尾，岸旁長着許多石頭，所以石湖兩字便由此而來。

石湖村比起許多農莊都要好，但比起附近的幾條村又稍遜一籌了，還有一個與衆不同的地方，富庶的農村，都是人丁鼎盛，但石湖村的男丁卻十分稀少，不但稀少，而且男人都早死。

這是石湖村祖宗不靈，還是風水不佳，沒人知道，但好詭的人，暗地裏都喚石湖村爲寡婦村，這叫法連村裏的女人也聽到，心中雖然痛罵那些缺德的，但奈何又是事實，只好暗嘆一聲命苦！

由孟良崮分出來的一座小山，由於靠近石湖村後，因此他們都管叫它後山。今年清明去後山拜祭掃墓的，跟往常一樣，都是陰盛陽衰，而且又新添了幾位新寡文君。

馬大嫂雖然不是新寡文君，但她丈夫剛好死了三年（兩年整），還未上山便已抽抽泣泣地哭起來，連被她拉住手的小女兒小鈴子也不斷淌着淚。

背後一個老大娘勸道：「金鈴，你也別太傷心了，你男人也死了三年了……唉，眞難爲你了！」

「邱大娘，您慢走。」馬大嫂金鈴放慢脚步，等那老大娘上來，攙着她走。「大娘，你替兒子上香來呀。」

「唉……俺那媳婦犯了病，她要來，俺不讓她來，家裏的孩子又小，大娘不放心！」

三人一脚高一脚低地走着，不久眼前便出現了一片新舊交雜的墳墓，金鈴放下邱大娘的手，撲到一座半新不舊的墳堆前，伏碑痛哭。

五歲的小鈴子道：「娘，還沒燒香點燭！」

金鈴這才醒起，連忙自竹籃裏掏出香燭插上，接着又拿出一些包子和燒餅來。她跪在墓前飲泣了一陣，哽咽地道：「小鈴子快跪下拜你爹！」

小鈴子對父親已沒有什麼印象，不過小孩子多跟着大人，大人哭她也哭，大人叫她幹什麼，她便幹什麼。她跪在墓前哭道：「爹，娘說你最愛吃菜肉包子和燒餅，你多吃幾個吧！」

金鈴見女兒如此聽話，心中大覺安慰，可是又由此想及丈夫，剛止住的眼淚，又再滾下來。

就在此刻，墓墳後面，忽然跳出一個滿面鬍鬚茬子的大漢來，對着金鈴母女傻乎乎地咧嘴一笑。

金鈴吃了一驚，結結巴巴地道：「你，你是誰？」

那漢子抓抓頭皮，傻乎乎地反問一句：「俺，俺是誰？你快告訴我！」

「你……你神經病！我怎麼知道你是誰？」

那漢子看見地上的燒餅，目光大亮，手舞足蹈地叫道：「餅，餅……好吃！」他俯身抓起一隻燒餅，往嘴裏塞去。他一口便咬下了半隻燒餅，將嘴巴兩旁的皮肉，都漲得鼓起。

金鈴早驚呆了，一動不動地跪着，那大漢又抓起一塊燒餅，遞給金鈴：「好吃……你吃……」他滿嘴都是燒餅末了，艱辛地吐出幾個字後，便嗆起來。

「我不吃……你放下！」



「你不吃，我吃！」大漢又在那塊燒餅上咬了一口，看他狼吞虎嚥的樣子，好似十天沒吃過東西般。

小鈴子本來也有點害怕，但這時候忽然覺得他十分可憐。同情心一生，胆子也大了起來，怯生生地道：「還有……叔叔，你拿呀，那包子更加好吃！」

「包子好吃？」這期間，大漢已將兩隻燒餅吃得乾乾淨淨。「包子在那裏？」

小鈴子偎在母親的身後，道：「燒餅旁邊那便是包子，是娘今早才做的！」

「包子？白色的？你騙俺，包子是黑色的！白色的好吃麼？」大漢俯身抓起一隻肉包子，一口便是一隻，吃得湯油不斷沿着嘴角淌着。

金鈴見他還不走，尖叫一聲：「快走，要不俺要叫人了！」

那漢子雙手亂搖，道：「不要不要，俺怕打！」他忽然彎腰又抓起幾隻燒餅，然後撒腿便跑。

邱大娘聽見聲音，趕了過來，問道：「鈴子，什麼事兒？」

金鈴噓了一口氣，道：「沒事了！」

小鈴子道：「大娘，剛才有個人來偷咱們給爹吃的燒餅，他像餓壞了！」

金鈴道：「那人好像是個傻瓜，痴痴呆呆的！」

邱大娘嘆息道：「這年頭餓肚皮的人太多啦！算啦，算是做件好事吧，你也別哭了！」

金鈴搖搖頭，道：「大娘，咱母女先回去了！」她拉起女兒便走。

小鈴子問道：「娘，以前你來看爹，

都要坐很久的，今日爲什麼這般快？」

金鈴頭也不回地道：「娘要趕着回去，再蒸些包子給你爹吃！」

「娘，我也要來！」

「不，等下你去大娘家玩！」

× × ×

黃昏，因爲天氣不好，天色灰灰沉沉，雨比日間更密，金鈴將女兒寄在邱大娘家，一手拴着一個布袋，一手提着紙傘，要往後山去。

邱大娘忽然追出門來，叫道：「金鈴，別去啦！你看，天快黑啦。」

「不怕，這條路走熟了，又沒聽說有賊。大娘放心，俺去去就回來。」她頂着風雨，快步往後山走去。

天雨路滑，不過後山雖然不小，但並不高陡。金鈴自小便幹慣了農活，自從丈夫死後，裏裏內內，更是一把抓，石湖村的男女老少，誰不翹起拇指稱讚她，因此她健步如飛。

到了丈夫墳前，金鈴用油紙傘頂着風雨，將香燭點燃，重新供上祭品。由於風雨頗大，她一直用紙傘遮着，就跪在碑前，默默地禱告，又默默地流着淚。

金鈴的丈夫馬勳，人如其名，像馬那般壯健，又跟馬一般勤勞，難得的是他對妻子十分敬愛，夫妻一直十分恩愛，羨煞了不少人。可惜好景不常，他們成婚了四年，便各歸一方。

更想不到他健壯如馬的馬勳，竟然一病不起，大夫說他患的是腸熱症。

馬勳家裏的父母在媳婦兒未過門便相繼而亡了，幸而丟下了七八畝地，還有一間磚屋，一座土屋，一座牛棚，馬勳便憑這些，娶妻生子。

幾年來，倆夫婦起早摸黑，添了些家當，家裏還養了兩頭牛，幾頭豬，還有一輛牛車，馬勳死後，金鈴一個人支持着這頭家，她發誓要讓馬家富起來，絕不讓人看輕他家，更不讓人看輕她是個女人。

是的，馬大嫂外表溫柔，但性子極硬，立定主意要做的事，無論如何辛苦，她都要將之完成。起初村裏的男男女女，背後都說她守不了多久，便會改嫁。這是因爲金鈴人不但長得俊俏，心靈手活，而且懂得些字，雖然說已經嫁過了人，但仍不愁找不到另一個婆家。

金鈴娘家是在二十里外的白陵舖，自小家窮得很，三頓沒兩頓的，父母又早死，她十三歲便跟着舅舅了，也幸而她能幹，舅家不但在晚上讓她跟表弟一齊唸書，也直至她長到十七歲，才讓她出嫁。

天已黑了下來，白蠟也將燒盡，金鈴這才站了起來，向上走去。她翁婆的墓就在上面，每年的忌辰和清明，她都沒忘來拜祭一番。

當她掃了翁婆的墓之後，走回丈夫的墓前，又在碑前蹲了下來。

過了一陣，她忽然覺得後頸被噴了一道熱氣，心頭一怔，飛快地轉過頭來，目光便觸到一張滿臉鬍鬚的面孔，赫然便是今午來偷肉包子的那位大漢！

那大漢對她咧嘴一笑，金鈴一跤摔坐地上，隨即大聲喝道：「你，你又來幹什麼？」

「好吃……包子好吃，燒餅好吃……」大漢拍拍肚子，說道：「俺肚子在咕咕叫！」

「你是那裏來的？」

大漢臉上露出痛苦的神色，喃喃地道：「俺是那裏來的？」他用力敲着腦瓜袋子，道：「俺是那裏來的？俺想不起來，你，你告訴俺好嗎？」他雙眼忽然露出祈求的神光。

金鈴估計他若不是犯了失憶症，便是個白痴，又見他雖然一身骯髒，滿身鬍鬚，但五官還長得清秀斯文，心頭慢慢定了下來，道：「你等等！」她拿出紙元寶來，在碑前焚燒了。

一般俗禮，認爲燒了金紙，白蠟燒盡，才算禮成。金鈴拍拍身上的紙灰，站了起來，道：「你都拿去吧！」

那漢子目光一閃，感激地跪在地上，向金鈴叩了幾個頭。金鈴偏身閃開，只受了他半禮，心中暗道：「這漢子看來還未完全痴呆。」她心頭一動，問道：「你剛才去那裏？」

「俺？」大漢塞了一塊燒餅在嘴裏，含糊地道：「俺去捉蟋蟀！」

「捉蟋蟀？這個時候，這種天氣，那裏有蟋蟀？」金鈴不禁搖起頭來。

「蟋蟀最好，牠不會咬人，牠會唱歌，俺捉幾隻給你好不好？」

金鈴又搖搖頭，道：「算啦，你吃吧，我走了！」她走了幾步，忽然回頭道：「下雨了，你快找個地方避一避，要不會生病的！」

大漢一怔，偏頭問道：「生病是什麼東西？它比肉包子還好吃嗎？」

金鈴不再跟他瞎纏，提了油紙傘下山了。走了十餘步，忍不住轉個頭去，忽見那漢子頭下腳上，倒豎蜻蜓的立在丈夫的墓前。她心中詫異，忍不住悄悄走回去，躲在石頭後面，看個究竟。

那漢子道：「你請俺吃包子，俺什麼也沒有，只好請你看俺豎蜻蜓了！」這話說罷，他便不再言語，他頭下腳上，好像不費一絲氣力似的，一動也不動，像石鑄的一般。

雨越下越大了，滴在墓前的石地上，畢畢拍拍地響着，那漢子姿勢仍不改變，良久，才聽他道：「老兄，你看夠了沒有呀？」

金鈴怔了一怔，暗道：「他在跟誰說話？」

漢子又道：「你怎不答俺？俺只吃了你幾個包子，你便這般小氣！是不是嫌俺豎得不好？你說呀！」

金鈴這才知道他是對自己丈夫的靈魂說話，不由又是好氣，又是好笑。當下站着看了起來，說道：「他看够了，不生你的氣！」

漢子吃了一驚，「跌」了下來，「咕」地一聲，說道：「你還未走嗎？你愛不愛看？」

金鈴搖搖頭，問道：「你有家嗎？」

漢子搖搖頭，金鈴聲音更軟：「你爹娘呢？」

漢子忽然哅哭起來：「他們都要吃白包子了，俺沒錢請他們吃！」

金鈴知道他父母死了，忽然動了惻隱之心，拋了幾枚銅錢在地上，道：「這是

錢，可以買肉包子的，你去買些請你爹娘吃吧！」

漢子飛快地拾起地上的錢，怪叫道：「錢，俺有錢啦！」他霍地又跪下給金鈴叩頭來，金鈴趕快轉身跑下山去。

她一口氣走回村裏，到邱大娘家，邱大娘道：「小鈴子睡着了，你明天再來帶她去吧，下雨天不好走！」

「那就謝謝你啦！」

「鈴子，大娘一直沒機會對你講，現在實在憋不住了！」

金鈴一怔，道：「大娘你疼俺，俺又非草木，怎不知道，您有話就說嘛！」

「就怕你會生氣！」

「您不說，俺才要生氣！」

「好好，我說我說！」邱大娘嘆了一口氣才道：「鈴子呀，你還青春，趁早找個適當的婆家去吧！還要守到啥時候？」

金鈴臉上的笑容已經不見，沉聲道：「大娘，難道連你也不知道俺的心意？」

邱大娘知道不好再相勸，便嘆了一口氣，道：「要是大娘是你婆婆，今日去掃墓，便要小馬託夢給你，叫你改嫁！假如你家裏還有翁婆要你照顧，還有理由，現在根本用不着，何況小馬又沒有兄弟！」

金鈴低聲道：「大娘，不用說啦，俺自個有主意！」

「你把豬賣掉吧，一個人那能照顧得這許多？」

金鈴笑笑：「多謝大娘關心，俺身子很好！」她說着便推門走了。

回到家裏，點起燈來，偌大的一座磚屋，只有她一個人，雖說天氣已漸漸回暖，但這刹那金鈴却有一種冰冷的感覺，這是以前未曾有過的！

她呆呆地坐了一陣，今午吃了兩個包子，到現在啥東西也該化乾淨了，但金鈴却不覺得餓。她用乾毛巾擦一擦頭髮，便躺到床上。

「呼！」蠟燭被吹熄，今日爲了掃墓，一早便下床做包子，炊燒餅，有點累，雙眼很快便閉上。

說也奇怪，腦海中忽然浮上一張長滿鬍鬚漢子的面孔來，接着便見到他倒豎蜻蜓的情景，傻乎乎的神情，她心中泛上一個念頭：「他眞可憐！」

腦海中那傻漢，跪在地上向自己叩頭，金鈴暗罵一聲：「俺還想他幹啥？明天還得一早下床，煮臭蕃薯給豬吃！」

× × ×

天還未亮，金鈴便醒來了。她跳下床，打開大門，一陣風吹來，頭腦爲之一清，她走到灶房，點了蠟燭，將一些微爛的番薯用水沖洗，之後倒進鍋內，塞了一把乾草到灶膛內，引火點燃。

乾草燒着之後，金鈴又塞了兩根乾柴進灶膛，一會兒，乾柴也燒着了，金鈴走出灶房，準備去邱大娘家，接回女兒。

走着走着，她腦海中忽然又浮上那個傻漢的影子來，心中想道：「他不知還在不在山上，這種天氣別冷着了！嗯，天色還早，俺，俺不如上去看看，反正來回也用不着多久時間！」

金鈴走了兩步，心中又泛上一個新念頭：「俺去看他，如果讓人看見，會不會惹來閑話？」

她猶疑了一下，又自己作了解答：「怕什麼！他是個白痴，難道我要改嫁，會找不到一個好人嗎？」

金鈴快步走到馬勳的墓地，只見墓前收拾得乾乾淨淨，連昨晚燒的紙元寶灰燼，也不見了。

「是誰打掃的？」金鈴轉頭，碑前的祭品：燒餅和肉包子已一件不留。金鈴在墳地走了一匝，找不到那痴漢，便返回山去。

表弟求婚

天氣漸漸熱了，金鈴剛下田鋤草回來，還未到家，便見小鈴子迎面跑來。金鈴一見女兒，一天的疲勞都消散了，她拋下鋤頭，將小鈴子抱在懷中。

「小鈴子，誰叫你跑出來的？」

「娘，你知不知道，咱們家裏來了一位客人！」

金鈴微微一怔，忙問：「是誰，快告訴娘！」

「他說他是小鈴子的表舅舅！」

「表舅舅？」金鈴連忙放下女兒，抓起鋤頭，道：「來了多久？你怎不早告訴娘？」

「來了好一陣了！」小鈴子在背後追着，「大娘過來招呼他，是表舅舅不讓小鈴子來叫你的！」

金鈴一口氣跑回家，只見邱大娘在廳內陪着一個二十餘歲的青年說話。那青年穿着一襲青色的長衫，文質彬彬，皮膚白皙，手上還提着一柄摺扇，模樣兒十分瀟洒。

「表弟！」金鈴乍見親人，心中有股說不出的興奮。

那青年慢慢站了起來，側着頭，上下的打量着金鈴。「表姐，你晒黑了！」

「表弟，你快坐吧，舅父舅母這向可好？」

「托賴，他倆老人家身子還棒！不過娘怪你爲啥不去看她！」

金鈴替他斟了杯茶道：「我一個人要管內，又要管外，實在抽不出時間來！」

邱大娘道：「鈴子，你陪他談吧，大娘替你們煮飯。」

金鈴忙道：「這怎好意思？英姐病了，孩子又小，您過去吧，俺自己來！」

邱大娘道：「那大娘就回去了。」

金鈴道：「表弟，你先坐一會兒，俺煮飯去！小鈴子，你陪表舅舅！」

金鈴坐在灶前，灶火映得她一張黃臉泛着血光，回憶像一對巨大的翅膀，將她帶到遠方。

金鈴跟表弟陶定國，日夕相處，情愫暗生，那時候，比她小一個月的表弟，還十分害羞，只會用脈脈的眼波來表達他心中的情意。

情竇初開的金鈴，自然體會得到，而且她一早也看上這個讀書用功，斯文體貼的表弟，他們雖然沒有互訴心曲，但這一切却讓陶定國的父親陶進看在眼中。

有一天，金鈴剛燒了水，正想拿水壺進廳，忽然聽見陶進在廳內問兒子：「定國，你是不是看上你表姐？」他聲音頗大，金鈴又羞又驚，連忙站在外面偷聽，聽

聽心上人如何答話。

廳內沒有聲音，陶進怒道：「小畜生，老子問你的話，你怎不答？」

陶定國鼓起勇氣，道：「是的！爹，但孩兒並沒打算太早成親……」

陶進一拍桌子，罵道：「誰準備跟她成親？」

「爹，表姐有啥不好？」

金鈴心頭怦怦亂跳，更加尖着耳聽。只聽陶進道：「哼！她什麼都好，就是不配！」

「既然好，怎還會不配？」

「她有啥家底？」

「爹，您……」

「你給俺閉咀，你要是敢再跟她暗中來往，你就給俺滾出家門！」陶進大概怕兒子受不住，溫言道：「定國，你是長大了，過了年爹就替你找個媳婦兒！你放心，別担心！爹不會難為你，不會替你討個醜媳婦兒！你要是聽俺的話，將來就有你的好日子！」

陶定國見爹發怒，不敢再吭一聲，陶進大概進房去，廳內久久都沒有聲音。金鈴萬料不到舅舅竟會因為自己孑然一身而不許表弟跟自己來往，就像跌進冰窖，四肢冰冷。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她才定過神來。她一向堅强，吸了幾口氣，依然把水拿進去，只見陶定國低着頭，正在看書，聚精會神的，好像不知道金鈴進來。

金鈴以為他害怕舅父聽見，不敢跟自己打招呼，因此便回灶房燒飯。

晚上村內一位老先生又來教他們讀書，金鈴滿以為表弟會跟自己說話，不料陶定國一對眼睛只放在書本上。金鈴六神無主，好不容易才下課，老先生一離開，金鈴便道：「表弟，咱們……」

「對不起，我要回房休息。」

「俺有個字不懂唸……」

陶定國語氣冰冷無情：「剛才為啥不問老師？對不起，表姐，爹不准我跟你多來往！」

金鈴怒道：「是表姐教壞了你麼？」

「你不懂的……」

「不是我不懂，是你爹不懂，他以為我想高攀，錯了，你表姐雖是女流之輩，却不是攀龍附鳳的人！」金鈴轉身過去，走回自己房間，臨走還丢下一句話：「我以後也不會再來讀書，這樣你跟舅舅便放心了！」

「表姐，爹沒這個意思！」

「但我以後也不敢再沾光了！」金鈴懷着一腔怒火回房。這夜她在床上一夜沒合上眼，心頭翻過千百個念頭，只想早日離開舅舅家。

寄人籬下的生活，實在不好受，她渴望有自己的家。

一個月後，舅母也看出金鈴態度有異，有一天便在灶房裏跟她談起來：「鈴子，你生你舅父的氣麼？」

「那裏，我寄人籬下，能溫飽巳是萬幸，怎敢生別人的氣！」

「鈴子，你別騙我。好吧，你有什麼打算，總可以告訴舅母吧？」

金鈴說道：「多謝舅母關心，我現在沒有啥要求，只求您能夠替我找一頭好婆家。不用有錢的，最要緊的是男人要有志氣！」

舅母沉吟了半晌，道：「讓我跟你舅父商量一下。」

「還有，最好是把我嫁到遠一點的地方去！」

舅母一怔，問道：「這又是為啥？」

「去遠一點的，總比近較好，起碼可以開開眼界！」其實金鈴是不想再沾舅父家的光，也不想再跟他們來往。

陶進聽了妻子的話之後十分生氣：「我養了她四年，指望她多替我幹幾年活，她現在就想嫁？看不出她倒是個騷婦！」

舅母白了他一眼：「瞧你說這種話，那一點像長輩？人家可沒白吃你的，這幾年她白天下田，回家還要料理家務，只吃咱們三頓飯，還不如一個長工，虧你還敢開口，外面都有人議論了！」

「像個長工？長工有書讀麼？」

「你看她身上的衣服，那一件沒有補丁的？」

陶進放下茶盅，憤憤不平地說道：「好，就照她的意思，把她嫁得遠遠的，省得日後上門借貸！嘿嘿，離門之後，她才會知道老夫對她好，到時候後悔就來不及了！」

三個月後，媒人婆來報喜，說替金鈴找到了石湖村的一個單身男子，陶進一聽那人的家庭還不錯，不大喜歡，幸而舅母大力促成，雙方見過一次面，便訂婚了。

金鈴出嫁的時候，陶家虛情假意送了一些嫁粧，但金鈴到馬家之後，便着人將嫁粧退回去了。她的性格就是如此，一切都乾脆得很。

金鈴生了孩子之後，不通知舅父家，還託人送了五個大洋到陶家，雖然她沒說什麼，但陶家自然知道她的意思，拒絕收受，着來人帶回去。

金鈴將那五個大洋埋在屋後的菜園裏，表示不欠陶家的情。

灶膛的火巳經熄滅了，金鈴還不知道，忽然她肩上多了一隻掌，她猛然一醒，一轉頭，便見到陶定國，臉上帶着一絲曖昧的笑意。

金鈴一把將他的手掃開，陶定國不好意思地一笑，道：「你在想什麼？火熄了都不知道！」

金鈴吸了一口氣，抓起一把乾草塞進灶膛，劃了洋火點亮，頭也不回地道：「你到廳裏坐吧！」

陶定國拉了一張椅子坐在她旁邊，掏出一根烟，慢慢地點着。「聽說你丈夫死了，娘叫我來看看你。」

「多謝了，請代我向舅母請安，告訴她老人家，說我好得很！」

「你一個人又要耕田，又要養豬，還要帶小孩，還說好得很？」

「是的，自在得很！」

「你孤零零一個人，難道不會……」

金鈴截口道：「誰說我一個人？」

陶定國一怔，輕聲道：「難道你巳經有了新婆家？」

「你在胡說什麼？」金鈴轉過頭來，臉上巳有了怒容，「我還有一位聽話的女兒！」

陶定國乾笑一聲，道：「家裏沒有一

個男人，總比較不方便……對不起，你不要誤會，這是娘的話！」

「我認為一樣！」

灶房裏一片沉默，陶定國噴了兩口烟才道：「娘問你有沒有意思改嫁……」

「她要替我介紹嗎？」

陶定國臉上的陰霾一掃而光，眉開眼笑地道：「是的，是的！而且男家……你，你也熟悉！」

金鈴又塞了一把草到灶膛裏，她連問也懶得問男家是誰，便道：「多謝舅母好意，你告訴她，我心領了！」

陶定國一呆，問道：「表姐，你是不是有了對象？」

金鈴轉過頭來，道：「告訴你，這件事我懂得自己安排，我巳麻煩過舅母一次，不會再麻煩她第二次！」

陶定國有點灰溜溜地道：「自家人，何必客氣？」

「不要說我的了，說你自己的吧？你娶了那位千金小姐？」

陶定國精神微微一振，却裝出一副苦相，長長地一嘆，金鈴冷笑一聲：「莫非表弟婦也不幸病逝了？」

「她病死了倒好，就是不死不活的，才教人千辛萬苦！」陶定國側頭看了金鈴一眼，見她沒答話的意思，只好再說下去。「她家你也聽說過，是隣村李天賜的女兒……」

「千金小姐，沒見過也聽說過！那好得很呀，門當戶對，郎才女貌，俺恭喜你了！」

陶定國又嘆了一口氣。「從外表算來，的確……不錯，只可惜內在沒有你一半好！」

「表弟，這種話你最好別再說！」

陶定國陪笑道：「表姐你生甚麼氣，我這是比喻呀！」

「天下間那有十全十美的人？就說你吧，不過是一位紈袴子弟，藉父親餘蔭過活，內在也不太好！」

陶定國臉上一紅，訕訕地道：「表姐，你不知道她……咳咳……她整天只會吃喝睡覺，在家裏罵上罵下的，搞得家中沒一天安寧！」

「一白掩百醜，你就忍耐一下吧！」

「表姐你未見過她，怎知道她生得白不白？」

「我指的是白洋，她家中的白銀有山高！」

陶定國臉色更紅，道：「表姐，你以為我……咱們陶家是貪財的人嗎？」

「那就把她休掉呀！」

「她沒犯七出之條，這個……再說她爹不好說話！」

「當然囉，人家有父親嘛！我這個沒父沒母的，才沒有人替我說話！」

「表姐，你還生氣？」

「說眞的，我有時也感激你爹！」

「是的，其實爹待你不錯嘛！」

「不是他，我又怎會嫁給一個好丈夫？又怎會激勵我，要自力更生，不能依靠別人？」

陶定國如遭冷水淋頭，雙方又再沉默，陶定國又再掏烟，他自我解嘲：「我是給那賤人治得沒辦法，這才抽烟的！」

「男人抽烟很平常，你表姐夫以前也抽烟，不過他抽的是旱烟。」金鈴一邊炒菜一邊問：「你有幾個兒子？」

「說來更令人氣憤，那賤人進門四年，連個蛋也沒下！」

「那還不容易？你們有錢人家，沒後便納個妾吧！」

「娘也有這個意思，不過……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原來自從媳婦進門之後，陶進有了比較才發覺金鈴的好處，以前金鈴在時，家裏一切井井有條，那潑婦進門後，不但不幹活，而且東罵西罵，平白使他夫婦受了不少氣。

這還不止，她媳婦進門幾個月，巳跟隣居的關係，弄得十分惡劣，甚至有些田地也租不出去，偏生她仗着娘家的勢力，對丈夫和翁婆都不看在眼內。

陶進妻子見她沒生兒子，便想借此機會叫金鈴回去，做小兒子的妾侍，指望她替他們陶家生幾個孫兒，也可煞煞媳婦的脾氣，而且家裏又加了一把好手，當眞是一舉數得，不過陶定國見勢色不對，這種話却不敢說出來。

飯與菜都煮好了，陶定國獻殷勤地道：「表姐，我去帶小鈴子來吃，娘如果知道她這般乖巧，一定很歡喜，假如表姐不反對，我想帶她回去玩幾天，不知你意思如何？」

「你不怕你老婆會虧待她，我這個做娘的也放心不下！」金鈴道：「我帶小鈴子來，你們先吃！」

陶定國忙問：「你要去那裏？」

「我出去一下就回來！」金鈴扛起放在牆角的鋤頭，頭也不回地出去了。

陶定國跟小鈴子吃着飯，猛見金鈴拿着一隻生了銹的鐵盆子進來，不由奇怪地問：「這是什麼東西？」

金鈴打開蓋子，倒出五個大洋來，道：「表弟，我在你家吃住了四年，雖然也替你們家幹了不少活，但總覺欠了你父親一筆情，這五個大洋，我以前託人送給你父親，你爹退了回來，現在你來了正好，你就替我帶回去吧！」

「表姐，你這是甚麼意思，這幾年，你又忙外，又忙內的，娘常說咱欠你的情哩！這錢你收回去吧，要不大家還有甚麼親情？」

「我的脾氣，你大概還未忘記吧？這五個大洋，現在你如果不給我收去，便請離開！」金鈴一陣風似的，把門拉開。

陶定國直至此時才意識到，這個表姐比以前更加倔强了，他想了一下，陪笑道：「好好，我代娘收下，你別生氣！」他將這五大洋放進荷包，金鈴才將門關上。

金鈴在小鈴子旁邊坐下，道：「表姐不知道你要來，沒準備甚麼好東西，你將就一下吧，明天再宰隻鷄請你！」

「這菜好吃……你煮的菜，我一向愛吃，這就夠了！」

金鈴不想在女兒面前，讓他難下台，溫聲道：「那你就多吃一點吧！」她挾了幾箸菜，放在陶定國碗裏，陶定國心頭一甜，暗中又生了一絲希望之火。

一回，小鈴子放下碗筷，道：「娘，我吃飽了！」

「上炕去吧，娘等下來陪你！」

小鈴子乖巧地走進房內，金鈴瞥着陶定國，說道：「表弟，你爹知道你來找我嗎？」

「是爹叫我來的，他怎會不知道！」

金鈴嘴角泛起一絲難察的笑意。「你爹的脾氣，我清楚得很，他讓你來找我，一定另有目的，我不相信他眞的是爲了關心我，要不他早就派人來探我了！」

陶定國吶吶地說不出話來，金鈴冷笑一聲：「你是男人大丈夫，怎地像娘兒一般，連說話也沒一絲爽快！」

陶定國吸了一口氣，鼓起極大的勇氣，雙眼却不敢看金鈴。「爹叫我……叫我來向你提親……」

雷雨之夜

金鈴似乎早已料到，並沒有太大的驚奇，她挾了一隻荷包蛋，放在陶定國碗裏，淡淡地道：「你敢休掉李家小姐麼？」

陶定國好像患了口吃症，結結巴巴地道：「這個……不會把她休掉，她沒犯七出之條……」

「既然不將她休掉，你爹爲甚麼又叫你來向我提親？」金鈴聲音十分平淡，益使陶定國答不出話來，半晌，金鈴又冷笑一聲：「你是男子漢，爲甚麼說話吞吞吐吐的？」

陶定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鼓起勇氣道：「爹的意思是想請你委屈一下，希望你……」

金鈴截口道：「哦，說到底他還是沒把我看在眼內，要我做小的，那就不用說啦，請你回去告訴他，金鈴就算餓死，也不會踏入他家一步！你快點吃吧，我還得洗碗！」

她一口拒絕，陶定國倒不敢再說下去，默默地扒着飯，金鈴一吃完就把碗拿到木盤裏，陶定國吃不下咽，道：「表姐，俺也吃飽了。」

金鈴一看他碗內還有許多飯，便不悅地道：「你們有錢少爺那裏知道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如果吃不完，便自己洗碗吧！」

陶定國忙道：「俺吃乾淨就是，表姐不用生氣！」他飛快地將碗放進木盤裏，金鈴洗着碗，他道：「俺來帮你。」

「不用了，你到廳裏休息吧，你要喝茶的話，水瓶裏還有熱水，再冲一下還能喝！」

陶定國好像一個聽話的小孩子般，乖乖地走到廳裏去，金鈴洗好碗後，又到牛欄豬棚餵畜生，到她進廳時，天空已是一片漆黑。

「表姐，你怎地這時候才來？」

金鈴進房收拾了一下，道：「俺已收拾好了，你睏了就去睡！」她帶上門要出去。

陶定國急問：「表姐，你要去甚麼地方？」

「俺到大娘那裏去睡，瓜田李下，讓人閑話，可不好聽！」金鈴「砰」的一聲，將門關上，陶定國的心，隨着這道門聲，一直往下沉。

× × ×

金鈴在邱大娘家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回去煮稀飯，餵畜生，還宰了一隻鷄，準備中午欵待陶定國，她弄好這一切，天色經已大亮，便走去敲門。

她拍了好一陣，陶定國匆匆來開門，門一開，他便轉過身去扣鈕。金鈴道：「表姐忘記你們大少爺，非睡至日上三竿不下床，你等等，我拿水給你洗臉。」她伸頭進房叫道：「小鈴子，下床啦！」

陶定國吃過早飯便告辭了，他本來還懷着一絲希望，告辭不過是以退爲進的手段，不料金鈴也不挽留，道：「二十多里路可不短，你早點上路也好，我送你出村吧！」

陶定國窩了一肚子火，本想發作，不要她送，但不知爲什麼話到口邊又嚥回肚去，他抓起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金鈴拉着小鈴子，依言送他到村口然後回家，路上小鈴子問道：「娘，你爲甚麼不留表舅多住幾天？」

「你表舅不好，他要娘做他的小老婆，讓人瞧不起！」金鈴輕聲問：「小鈴子，娘再嫁好不好？」

「不好，小鈴子要娘永遠跟我在一起呢。」

「好，娘不嫁，永遠陪着你！」

× × ×

夏天的天氣，好像懷春少女一樣善變，日間太陽高照，但晚上忽然打起雷來，那震人心弦的雷聲過後，天上便像倒水一樣下着大雨。

金鈴與小鈴子正在吃飯，雷聲把小鈴子嚇壞了，金鈴放下飯碗，一邊哄着女兒，一邊抓起一件簑衣披在身上，叫道：「小鈴子，你自己吃吧，娘去看看大黃跟小黃就來。」

牛棚屋頂的稻草，不知爲什麼穿了個洞，一下大雨，水便漏個不停，金鈴害怕牛棚裏的那兩頭黃牛被淋壞，所以跑去看看。

牛棚漏雨的情況，結果頗爲嚴重，幸而牛棚面積頗大，她把牛拴在比較平的地方，又將欄關好，以免黃牛受驚衝出來。

當她跑回那間附在磚屋旁邊的土壘的灶房時，身上已濕了，小鈴子瞪着一對大眼睛，問道：「娘，雷公爲甚麼發怒？」

「不用怕，雷公不發怒，咱們那來的水？快吃吧，娘去換件衣服！」金鈴換了衣服出來，匆匆把飯吃飽，便哄小鈴子上床。

小鈴子在母親的歌聲中，安穩地睡着了，但這時候外面却傳來一陣拍門聲。起初金鈴以爲是風吹門扇，後來拍門聲越來越急，證明自己沒有聽錯，她覺得奇怪：「這時候還有誰來？」

小鈴子也被吵醒了，她睜開眼睛道：「娘，有人拍門，一定是大娘！」

「娘去開門，你睡吧！」

「娘，小鈴子害怕！」

金鈴重新點了燈，她一點便是兩盞，一盞放在房內，另外擧着一盞，走出去開門。「是大娘嗎？」

「是俺！」門外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不知爲何，那聲音叫人聽了好不舒服。

金鈴心頭一跳，站在門後，問道：「你到底是誰？」

「俺是過路的，下雨……請您行個善

，借個地方給我過一夜！」門外那人哀求地道：「俺身上有病……」

金鈴咬一咬牙，猛地將門拉開，一陣風雨潑了進來，玻璃燈籠裏火晃個不停，她抬起頭來，只見門外站着一條兇猛的漢子！

金鈴吃了一驚，下意識地把另一條胳臂繞在胸前，再定睛一看，這漢子好生面善，而這時候，那漢子也認出她來了，偌大的嘴巴，直喘着氣：「包子……包子好吃……你還有包子嗎？」

金鈴這才猛地想起，這人便是今年清明節，在丈夫面前偷吃燒餅的那個白痴漢子！

「沒有包子，燒餅也好……」

金鈴定一定神，道：「你等一等！」她在門外抓着一把油紙傘，撐着風雨，帶他到灶房裏去。那灶房有兩道門，一道通內屋的，一道是向外的，金鈴是個婦道人家，自然不容許他進內房。她打開了門，讓白痴進去，道：「包子和燒餅都沒有，還有點冷飯，你吃不吃？」

「吃，什麼都吃！」漢子一屁股坐在板櫈，身子晃晃盪盪，像坐在雲端。

金鈴見他嘴唇沒一點血色，雙眼赤紅，問道：「你病了？」

「病是啥東西？吃得嗎？我只是全身發滾，坐不穩！」

金鈴把門關上，將晚上吃剩的白米飯拿出來，道：「你等一等，我替你溫一溫吧！」

「不不，我愛吃冷的！」白痴漢子好像餓壞了，伸手進鍋，抓起飯團便往嘴巴裏塞去。

金鈴道：「還有點咸菜！」她從紗櫥裏拿出一小碟咸菜來，端到白痴漢子面前，那漢子一手抓起一撮，一手抓飯，眨眼間飯和咸菜都已吃個清光。

金鈴道：「你在這裏過一夜吧！」

那漢子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便睡，金鈴拾把乾草鋪開，道：「你就睡到草上去吧！」不料漢子已經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見他身子不好，不忍心叫醒他，便開了通往內屋的門，正想進去，忽然聽到那漢子喃喃地道：「娘……你不要走……是我不孝……」

金鈴一怔，暗道：「他怎會病得這般厲害，將我錯當他娘？」轉身一看，那漢子還在睡，那只是一句夢話，她又想道：「他母親離開他？」

「娘，是我不孝，對不起你，但你該知道，俺也是爲了你……」那漢子又叫了一聲，頭一歪，又沉沉睡去。

金鈴將門關上，還把木門拉緊，這才回房，小鈴子已經睡着了，她吹熄了燈，輕輕在女兒身旁躺下，她一閉上雙眼，腦海中便浮上那白痴漢子的容貌來。

「眞可憐，他是爲了啥，病成這個樣子的？看他的模樣，大概也有二十六七歲了吧？不知他娘爲何要離開他？咦，那天在墓前說的話……莫非他娘已死了？他是因思娘而成痴的？這歲月，像這樣的孝子可少見哪！」

窗外雷聲隱隱可聞，雨仍嘩啦啦地下着，金鈴懷着一顆好奇的心，進入夢鄉。

× × ×

第二天，金鈴醒來，雨已止了，但天色仍然灰沉沉，她一下床，便悄悄開門進灶房，只見那漢子仍躺在地上，哼哼哈哈的，還喘着氣，她吃了一驚，暗道：「別讓他死在這裏！」

金鈴連忙點起燈來，那漢子似乎有點感覺，眼波一動，輕微地叫着：「水……水……」

金鈴連忙倒了一碗水，扶起他的頭來，慢慢灌他喝下去，她鼻端嗅到他身上那股酸味和猛烈的男子氣息，一顆心怦怦地跳着。

那漢子喝了水，便一頭躺下，金鈴定一定神，這才發現他一襲破衣已爲汗水所濕，忍不住伸手在他額上按了一下。「好燙呀！他發高熱哩！」

金鈴緩緩站起來，忽然脚上一緊，她大吃一驚，低頭一看，原來那漢子一對大手，抓住自己的足踝，喃喃地喊着：「娘，你不要走，不要離開我……」

這刹那，金鈴忽然被激起她的女性的驕傲，沉着地道：「你放手，我去找個大夫來看你！」

那漢子也不知是否聽到她的話，慢慢鬆開雙手，又再睡去，金鈴握着油紙傘，打開門，一口跑氣出去。他們石湖村人口較少，沒有大夫，但隣村的湖景村却有一位老中醫，遠近馳名，隣近的人犯了病，都去找他。

金鈴一口氣跑到湖景村，到一家小院拍門，拍了好一陣門，那扇朱漆大門才「呀」地一聲打開，一個女僕問道：「啥事兒，是你呀馬大嫂！」

「崔大夫下床了沒有？我要請他去看個急病！」

「剛下床正在吃稀飯，是你孫子病了嗎？」

金鈴支支吾吾地應了一聲，女僕道：「你等一等，我去告訴他！」

過了一陣，崔大夫提着藥箱出來，這人醫術頗爲高明，但沒有架子，聽說他練過武，所以年紀雖不小，但身子健康得很，翻山越水，如履平地。「走吧！」

崔大夫跟在金鈴的後面，絲毫不慢，很快便到金鈴家，金鈴推開灶房的門，道：「就是他犯病！」

崔大夫有點奇怪，轉頭瞥了旁邊那位三貞九烈的寡婦，似乎料不到她家會突然多了位男子。

金鈴臉色微微一紅，道：「他昨夜跑來拍門，我讓他在這裏避雨，想不到他一倒地便不起了！」

崔大夫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馬大嫂你心腸倒好，我不收你診金就是！」

房內忽然傳來小鈴子的叫聲，金鈴連忙道：「多謝您，我去看女兒，就麻煩你了！」

金鈴回房替小鈴子穿好衣服，悄悄對女兒道：「小鈴子，你知道不，那個傻瓜昨晚睡在咱們灶房裏！清明偷你爹燒餅吃的那個！」

小鈴子瞪着一對大眼睛，問道：「他爲啥來咱家，偷東西麼？」

「胡說，他病倒了！咱們過去看看！」

金鈴拉着女兒到灶房，崔大夫已經把好了脈，面色却十分奇怪，她忙問：「大夫

，他的病不要緊吧！」

崔大夫招招手，把金鈴叫到一旁去，道：「他的病不要緊，只要服我三五帖藥下去，便能好了，不過，你可要小心一點，他不像是個普通人！」

聰明的「白痴」

金鈴問道：「大夫，你說他是一個白痴？」

崔大夫一怔，反問道：「他是個白痴麼？」

金鈴將清明節發生的事說了一遍，崔大夫道：「老漢沒這方面的經驗，單只把脈，診斷不出。」

「那您是指……」

「他身上有幾道傷痕，是刀傷，看傷口的情況，應該是去年受的傷！你要小心他是個……咳咳，經常打架的人，總不是好人吧？」

金鈴秀眉一皺，不同意地道：「身上有傷，不一定便是壞人，也許他是好人，被壞人打傷的呢！」

崔大夫點點頭，道：「這也有道理！老漢回去了，你若無空的話，老漢派人送藥過來，你依時煎給他喝，如果病情有變化，再通知我！」

「多謝你大夫，診金是多少，你算算吧！」

崔大夫微笑道：「你是個婦道人家，尚且肯救人，難道老漢便沒這個心意？」

金鈴再次道謝。「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崔大夫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金鈴望着地上的白痴，有點爲難，他倒在地上肯定不好，而且炊食也不方便。幸而灶房頗大，她在牆角地上鋪了一層乾草，然後道：「小鈴子，你叫醒他，着他睡到那裏去！」她淘米下鍋。

小鈴子略爲猶疑一下，叫道：「喂，叔叔你醒醒！」她喚了幾遍，白痴都不醒來，便蹲下來用力推着他的雙臂：「醒來醒來！」

白痴微微睜開眼睛，小鈴子有點驚，輕聲地道：「娘叫你睡到那裏去，你這樣咱們不能煮飯！」

白痴欠一欠身，却未能坐起來，金鈴只好在他後背托了一下，白痴慢慢爬到乾草上躺下，又喃喃地道：「水……」

「小鈴子，倒碗水給他！」

小鈴子端了一碗水給白痴，白痴半依着牆，將那碗水喝了。金鈴起了火，塞了兩根乾柴到灶膛裏，吩咐女兒看住火，自己又照顧畜生，接着又去田裏放水。

她回來，白痴又迷迷糊糊睡着了，金鈴又炒了鷄肉、鷄蛋和咸菜，然後盛了一大海碗的稀飯，小鈴子奇怪地問：「這碗誰吃的？」

「給叔叔吃的，涼了才叫醒他！」

當白痴吃了半碗稀飯之後，崔大夫已着人送上藥來，金鈴又忙着煎藥，這樣忙了三天，那漢子也喝了三帖藥，果然如崔大夫預料般，他病情已大有起色，起碼已可以走動，只是身子還十分虛弱。

白痴清醒過來後也沒說多謝，整天痴痴呆呆地坐在草上，金鈴既不怪他，也不問他的話，心中却希望他多住兩天才去，因爲這樣子出去，讓風一吹，可能又要病倒了。

白痴果然繼續住下來，第五天，他能吃兩大碗乾飯，金鈴見他病已好了，便又殺了一隻鷄，準備熬湯給他喝，吃過午飯，白痴便出去了，金鈴以爲他要走了，忙道：「你再住兩天才走吧，身子還未大好哩！」

白痴好像沒聽見般，一直走了，金鈴急道：「小鈴子，你看他去那裏！」

小鈴子跟在白痴後面，只見他一直走到牛棚，伸頭進去看了一下，忽然抓起一柄放在牛棚外的鋤頭，推開木欄，走了進去。

小鈴子吃了一大驚，連忙跑回去，叫道：「娘，不好啦，他拿了一柄鋤頭進牛棚，不知是不是去打大黃和小黃！」

金鈴一驚非同小可，連忙放下手中的鷄，也不洗手，飛快地跑進牛棚。一進去，他便怔住了，只見白痴用鋤頭在挖地上的爛草和牛糞！

白痴好像沒看見一般，只顧挖着，牛棚因爲漏水，牛糞給水一浸，臭氣滿天，中人欲嘔，連金鈴都感到心頭發悶，但白痴却毫無感覺。

白痴頭也不回地道：「籮！」

金鈴道：「你身子還未好，不要做，出去吧……過兩天，我有空了，自己會清理。」

白痴固執地道：「籮！拿籮子來！」

金鈴忽然覺得他並不傻得太厲害，起碼他還知道垃圾要放進竹籮裏，當下便將竹籮拿到了他面前。

白痴又道：「水桶和井！」

「井水是用來吃的，洗的水都是用湖裏的水。」

「拿水桶來！」

金鈴不知爲什麼竟然乖乖將水桶挑來，放在牛棚外，然後回去洗鷄。小鈴子奇怪地看着白痴。

白痴裝了一籮垃圾，雙手扛着出來，小鈴子道：「我帶你去倒！」

牛糞跟爛草焚燒了之後，可以當肥料，所以自然不會將其浪費掉。金鈴弄了一個小小的垃圾池，用來安放垃圾，白痴將垃圾倒掉後，又再進牛棚，他一共搬了十七八籮垃圾，然後去挑水洗刷地上。

有一件事可以證明白痴頗爲「聰明」，他先將牛拉了出來，然後才洗地。他一共挑了十六桶水才將牛棚冲洗乾淨，小鈴子高興地回去告訴母親。

金鈴拿出丈夫以前的衣服，叫小鈴子拿給白痴，叫他到湖邊洗澡再回家吃飯。

當白痴回來時，鍋裏的鷄肉已噴着香氣。白痴什麼話也沒說，吃了之後，又倒到草上睡大覺。

第二天，白痴去洗豬寮和鷄寮，這件事很快便傳到附近去了，邱大娘悄悄將金鈴叫去。「鈴子，那男人是誰？」

「大娘，他便是清明節那天在墳上偷咱們的燒餅吃的那個白痴！」金鈴將他求宿病倒的事說了一遍。

邱大娘道：「這人看來還不傻，他也懂得感恩圖報哩！」

「我不讓他幹的，但他一聲不說，硬

是要幹，過兩天他身子好了便叫他走！」

邱大娘道：「剛才俺經過豬寮，見他幹活還挺在行的，你一個人幹這許多活也太辛苦了，不如就僱他做長工吧！」

金鈴搖搖頭，道：「假如俺那男人在家就好，現在怎能留着他在家？」

邱大娘點點頭，道：「你自個揣摸着辦吧！他是個白痴，倒不怕別人閑言，就怕他痴性發作，有點害怕的！」

金鈴心頭一動，但仍道：「大娘不用担心，明後天俺便叫他走！」

吃晚飯的時候，金鈴小心翼翼地問：「你，你的病好了沒有？」

白痴楞了一下，反問：「俺聽你老是說病，到底病是甚麼東西？」

金鈴呆了一呆，暗道：「怎地他又傻了？」當下道：「既然你身子好了，明天便走吧，你替我幹了兩天活，我會算工錢給你！」

白痴沒作聲，低着頭吃飯，金鈴認爲他痴呆的程度不太深，起碼不會連金錢的功能也不知道，白痴吃飽又睡，金鈴一邊洗碗，一邊望着他，心中暗道：「像他這樣痴呆也不錯，只懂幹活吃飯，吃了飯就睡，沒憂沒愁的，强似咱們這一些正常的人！」

第二天早上，金鈴拍開了灶房的門，道：「這是你這兩天的工錢！」

不料白痴一把將錢洒在地上，抱了一大把乾稻草走出去，金鈴一呆，忙問：「你去那裏？」

白痴沒答她，一直走到牛棚外，將草放在地上，拿了一把竹梯，倚着牆，金鈴問道：「你要幹甚麼？」

白痴將稻草紮了起來，舉起拋上屋頂，接着他上竹梯。竹梯很低，離屋頂還有一大截，但他雙手在屋頂上一扳便輕輕「飛」了上去。

金鈴暗道：「莫非他要補屋頂？」當下連忙搬來了一把高梯，爬了上去，只見白痴將棚頂的屋扒開，她翻了上去，道：「你，你幹甚麼？」

白痴眼睛沒瞥過她一眼，道：「屋頂破了，要補！」

金鈴覺得他的痴呆病好像好了，便輕聲問道：「你懂得嗎？」

「俺甚麼活也幹過！唉，不行不行，你這棚頂上鋪草，下場雨便很容易霉爛，你叫人蓋的？」

金鈴輕聲道：「嗯！是我男人以前蓋的！」

「要全部拆下來，另外弄過！」

「要怎樣弄？」

「下面的支架不夠……嗯，先鋪一層竹蓆，再加稻草，然後再蓋上一層稀泥，這樣起碼就可以熬五七個年頭！」

「要弄多久？」

白痴想了一下，道：「如果材料齊全的話，大概五七天就可以！」

金鈴道：「草家裏還有很多，就是要買柱子和竹蓆……」

白痴截口道：「不用買柱子，山上有樹，等下俺去伐些來，你去買蓆。還有，你將柴草放在灶房裏，不好！」

金鈴道：「沒別的地方放……」

「俺替你造間柴房，就在牛棚跟豬寮中間，所以俺還要在這裏住上一個月！」

「你沒地方去嗎？」

「地方是甚麼東西，怎地俺不知道？」白痴的病只好了一會兒，好像又發作了。「好不好吃？」

金鈴想了一下，道：「你替我弄好這個牛棚就行了，柴房不用建了！俺會算錢給你！」

白痴怒道：「錢錢錢！俺不要錢，俺只要白色的肉包子！」

金鈴有點吃驚，忙道：「俺以後每日都替你弄幾個肉包子就是！」

白痴開心地笑了，笑得有點痴呆，金鈴對他不無顧忌，連忙下去張羅。

白痴伐了一天的木材，又砍了一捆竹子，便開始改建牛棚，七天之後，牛棚的樣子果然煥然一新，金鈴十分滿意。

白痴却不停手，又去打水冲洗牛棚，還用鋤頭和鏟子開了一道小溝，水溝直通牛棚外面，一直開至茅坑裏，這樣，以後清洗牛糞便方便得多了。

金鈴十分詫異，心中暗道：「他怎會痴呆得這般『聰明』？」

白痴弄好了這一切，已是黃昏，他又到湖邊洗澡。由于他天天來這裏洗澡，村裏的一些青年，都混熟了。一個癩痢頭的青年問道：「喂，你叫甚麼名字？」

白痴抓抓頭皮，道：「俺只記得俺姓白！」

「姓白？」那青年哈哈笑道：「俺告訴你，你姓白，叫痴，以後你要記住了，你的名字叫白痴，好不好聽？」

「白痴白痴，好聽好聽！」白痴傻乎乎地問：「俺是不是很白？」

那些來洗澡的青年都被逗笑了，另一個青年道：「是的，你比馬大嫂還白！」

「馬豆糕？馬豆糕很白嗎？」

「喂，俺問你，你看過金鈴洗澡沒有？她身上的肉，白不白？」

白痴傻乎乎地問：「女人也要洗澡的嗎？」

衆人又大笑起來，一個年紀較大的漢子斥道：「你們笑甚麼？他是有點痴呆，但却比咱們都聰明！」

衆青年都知道他替金鈴改建牛棚的事，也有很多好事的人去看過，都自嘆不如，吃那人一說，都有點不好意思。白痴却像甚麼也沒發生過般，洗了澡又洗好了衣服，便回去了。

他回到金鈴家，却不見金鈴母女，便又躺在草上，他的人生，好像除了吃喝、幹活便是睡覺，其他的一切都與他無緣！

金鈴這時候去那裏？原來她到邱大娘家去，將白痴要替她建柴房的事說了。邱大娘道：「就讓他建吧，又花不了多少錢，那人壯得像頭牛，你花錢也請不到！何況他還可以帮你幹其他活！」

金鈴還有點猶疑，邱大娘又道：「他這幾天對你怎樣？」

金鈴一呆，道：「大娘，您指……」

「他有沒有對你有不軌的行動？」

金鈴忙道：「這個倒沒有。」

「這不就行了嗎？若是老身，還要僱他做長工哩！」

金鈴得到邱大娘的支持，便滿懷高興地回去。她悄悄推開灶房門，將燈點亮，

巳見到白痴睡着了，金鈴躡手躡脚走着，勺了一壺水下鍋，再出去洗米。忽然小鈴子跑了出來，輕聲道：「娘，我看見白叔叔流淚！」

金鈴訝然問道：「他哭了？」

「沒有哭，只是流淚！」

金鈴心弦一震，道：「你不要吵他，不要笑他！」

「小鈴子知道！」

自從白痴來了之後，金鈴煮飯燒菜，都比以前細心，最低限度，也會多弄一兩道菜。

菜煮好後，小鈴子叫醒白痴。「吃飯啦，白叔叔！」

白痴爬了上來，坐在桌前默默地吃着飯，金鈴忽然覺得他身上似乎藏着無數的秘密，她忍不住道：「你要建柴房，需要甚麼材料，告訴我，我去買！」白痴忽然笑了，笑得十分開心，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十分好看，金鈴還是第一次看到他這樣的笑容，不由呆了一呆。

半晌，她才定下神來，低着頭道：「你還未答我。」

白痴搖搖頭，金鈴急問：「你不想建了？」

「不是，不用你担心……」白痴頓了一頓，才道：「你只需買竹蓆。」

異行

第二天，白痴便開始建柴房，他不用磚，只用碎石子、稻草碎和泥土擂，所有一切都由他一個人幹，不費金鈴一分錢，他只懂得吃，對工錢提也沒提過一句，反而金鈴耿耿於懷。

自從白痴來了之後，牛棚豬寮鷄寮，都由他打理，她只負責下田和煮飯，工作果然輕鬆了許多，臉色也比以前紅潤。

土屋逐漸成形，金鈴越來越當白痴是一家人，雖然白痴一天跟她說不到一句話，而且他的痴呆，時好時發，可是每次見到他，她俱有種實在的感覺。逐漸痲木了的感情，又再悄悄爬上心頭。

白痴的身材跟丈夫差不多高，身子比丈夫棒，也比丈夫能幹，只可惜他是個白痴，無論如何，都是一種缺憾。可是家中多了一個男人，本來有種不安的感覺，現在却改變了，反覺有點依靠，她不由重新考慮邱大娘的建議。

日子過得很快，白痴依然不變：幹了活就洗澡，洗了澡就吃飯，吃了飯就睡覺。小鈴子對他也不害怕了，有時跟他說話，白痴雖然不答話，却時時會露出笑容。

金鈴好奇之心越來越重，她很想知道他的過去，可是一提過去，白痴的病便發作了，因此全不得要領。

柴房終於建成了，金鈴進去看了幾次，十分滿意，忍不住請隣居來參觀，隣居看後，對這個白痴又另眼相看，一個中年婦女笑道：「這樣子的白痴眞好！」

邱大娘白了她一眼，道：「白痴有甚麼好？」

「還說不好？他心靈手活，甚麼活都能幹，又不計較工錢，幹了活就睡，也不用提防他，他也沒有憂慮，大家都好！馬大嫂，你家沒甚活幹了吧？不如讓他替咱家也建一間柴房，咱們照樣管他吃住，每天有肉，五天有鷄，絕不虧待他！」

金鈴心中莫名其妙地湧起一陣難受，很替白痴不值，因爲白痴也是人，不是一件貨物，當下她道：「他可不是咱家的長工，我無權指使他，而且他雖然不跟我計較工錢，但我也一定會算給他！」

那女人道：「他幹得這般勤快，俺也會付他工錢！」

邱大娘說道：「鈴子，你便問一問他吧！」

金鈴道：「這個倒沒問題，我回去問問他，也許他明天就要走了！」

那女人說道：「俺過兩天來討個好消息！」

晚飯，金鈴爲了答謝白痴，又殺了一隻鷄熬湯，炆了一鍋豬肉，另外還有鮮魚、菜蔬，煮了五六道可口的小菜，而且還買了一瓶子白干。

小鈴子高興地問道：「娘，今日又不是過新年，爲甚麼煮這許多菜？」

「白叔叔替咱們建好柴房，娘請他吃一頓好的！叫白叔叔起來吃飯吧！」

白痴坐在桌前，看到桌上那許多菜，目光一亮，喃喃地道：「好好！」

金鈴替他倒了一杯酒，道：「先喝點酒，再吃飯吧，菜多得很哩！」她又替他裝了一碗鷄湯，「吃吧！」

白痴擧起杯來，道：「喝！」他喝了一口，叫道：「好酒！」

金鈴道：「你愛喝酒嗎？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白痴放下酒杯，有點傷感地道：「有包子吃，已經很好很好……」

金鈴怕他的病又發作，忙挾了一塊紅燒肉給他，道：「你不先吃點東西下肚，很快醉的！」

白痴好像很高興，他擧杯道：「你喝不喝？」

金鈴也拿了一隻酒杯，白痴替她倒了一杯，兩人互碰一下，都將酒乾了。金鈴見他肯跟自己說話，十分高興，道：「以前我丈夫也常要我陪他喝酒！」

「難怪你好酒量！」白痴又挾來了一塊紅燒肉，呼嚕呼嚕地吃着，吃得津津有味。

「你喜歡吃豬肉，就多吃幾塊吧！」

金鈴又爲他斟了一杯酒。

「你燒的菜眞好吃，比我娘燒得還要好！」

金鈴心中不期然升起一陣喜悅，順口問道：「你娘呢？」

白痴臉上的笑意忽然又消失了，只低着頭吃菜，金鈴知道一定是觸動了他痛處，忙道：「你喝酒呀！」

白痴忽然抬起頭來，問道：「明天，我幹甚麼活？」

「明天？明天沒甚麼活幹……」

「那俺替你將柴草搬進柴房吧！」

金鈴鼓起勇氣問道：「蘇大嫂想請你替她家搭間柴房，不知道你……」

白痴忽然放下筷子，道：「我幹得不好？」

「不，你幹得實在太好了，所以他們才要僱你……你不要誤會，我很感激你帮了我許多忙！」

白痴喃喃地道：「你救了我一條命，我爲你幹半年，甚至一年的活……其他人的活，我不會幹！就算他們出一百個大洋，我也不幹！」

「那件事，你實在不要放在心上，我還是會算工錢給你的！」

「我不會要你的工錢……」白痴猛地喝了一口酒，喃喃地道：「也許到我離開的時候，你送我一點點錢，讓我能買幾隻包子，我便心滿意足了！」

「這樣俺怎好意思？」

「你怕別人閑言閑語？」

「不會的……」金鈴內心一陣慌亂。

「他們都知道你是正人君子……」

「我是白痴！」

「但是你跟別的白痴不一樣，有人還羨慕你哩，說你無憂無愁……」

白痴又放下酒杯，金鈴忙道：「我替你盛飯吧！」白痴不反對，金鈴將飯放在他面前。「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錯話？」

白痴抬起頭來，問道：「你會不會將我趕走？」

「不會的！」金鈴毫不思索地說，但話出口之後，她又有點後悔，喃喃地道：「我沒能力出很多工錢給你，有點不好意思！」

「嗯！那就行！過兩天俺帮你下田收割！」

「田裏的活，你也能幹？」

白痴的目光有點驕傲。「那種活還難不倒我！等下我便搬到柴房那裏睡，這樣你便不用害怕了！」

金鈴臉上微微一紅，道：「我，我一直放心得很……不過睡在柴房那裏也好，我替你張羅些被蓆吧，你還需要什麼？」

「有需要的話，俺自己會動手！嗯，對了，你多買些豬崽子和小鷄來養吧，粗重的活，俺替你幹！」

這話跟丈夫的口吻，多麼相似呀，金鈴的心弦被拉動了一下。她思想的翅膀，將她帶出屋外，在半空飄盪，幸而小鈴子的聲音，將她拉了回來：「娘，我已吃飽了！」

金鈴忙道：「我帶你進房，洗臉洗脚，完了你就要睡！」

當金鈴再度到灶房時，白痴已在搬草，她忙道：「俺帮你！」

白痴不應她，獨個兒走了，金鈴拿了一盞油燈跟在他背後。白痴進了柴房，將草鋪在牆角，道：「俺要睡了，俺以後吃、住都在這裏，你替我送一碗飯過來就行了！」

「是的……」金鈴感覺被人拒絕，心像火燒一般，轉身跑了，背後傳來「砰」的一道關門聲。

× × ×

月光自窗口照了進來，照在小鈴子那張紅樸樸的臉蛋上，金鈴引頸過去，輕輕在她臉上親了一下。不知爲何，金鈴今夜却睡不着覺。忽然她想起白痴，忍不住輕輕打開門走了出去。

牛棚、柴房和豬寮成一排，在正屋的對面，金鈴剛打開門，便見白痴坐在柴房外面，擧頭望着月亮，看他的樣子，好像滿懷心事般。

金鈴連忙退回屋內，輕輕將門掩上，却留下一條隙，繼續觀察白痴。

不久，只見白痴站了起來，在柴房外面踱着步。金鈴心中暗道：「他到底是不是痴呆？怎地有時候痴痴呆呆，有時候又好像正常人？好像今天晚上，他便正常得很！」想了一陣，她又啞然失笑：「有誰喜歡白痴，怎會假扮痴呆？再說這對他有啥好處？連工錢都不要，他還有什麼企圖？何況這個多月來，他都規矩得很……」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忽然發覺白痴嘴裏咬着一根樹枝，用力地吸着，她心頭一痛：「他痴呆病又發作了！」一個念頭突然爬上她心頭：「原來他以前抽烟的！」

她暗中立下一個主意。

再次抬頭時，白痴已進房了，金鈴將門閂好，也上床去了。

過了幾天，田裏的稻已熟了，農人開始收割，而白痴搬到柴房去睡的行動，估計村人都已知道，金鈴才拿出一根短短的旱烟杆，還有一隻綉着荷花的烟袋，再加上一包土烟絲到柴房去。

白痴剛洗了臉，金鈴便進來了，她把東西遞到白痴面前，道：「這個給你！」

白痴望着她，並不伸手去接，金鈴忙道：「今日要開始下田收割，很辛苦的，你就拿去吧！這是小鈴子她爹以前用過的，就怕你嫌棄！」

白痴的目光忽然「熱」了起來，好像有兩團火在燃燒，金鈴心頭一陣躁熱，忙把目光移開，手上一輕，那幾件東西，已被白痴接去，她不期然又抬起頭來，白痴那兩道令人心跳的目光已不見，換來的却是冷漠的神色。

白痴果然是一把好手，不但收割快捷，連脫顆也在行，令得村裏的其他婦女都對金鈴羨慕起來。

歇息的時候，蘇大嫂忍不住將金鈴拉到一旁去，道：「鈴子，收了割，你家也沒啥活要幹吧？將他讓給我家行不行？」

金鈴道：「說眞的，俺也蠻不好意思！我跟他談過了，他說他帮我幹半年至一年的活，是爲了報答我救他一命的恩情，別人請他幹活，他絕對不幹！大嫂，你若不相信的，你自個跟他說去！」

蘇大嫂嘆了一口氣，道：「俺也早料到他是爲了報恩，才肯這樣任勞任怨的！算啦，嗯，你知道他是那來的嗎？」

「俺問過了，一提以前的事，他便痴呆了，胡言亂語，但說目前的事，他倒也不太痴呆，我看他以前一定是受了什麼重大的刺激！」

「多可惜呀，好好一個人，變成痴呆！鈴子，說眞的，假如他不是白痴，倒是你的好對象！俺可不是取笑你！邱大嫂也這樣說哩！」

金鈴擂了她一下，道：「你亂嚼什麼舌根！」

「還不承認？你看你連馬大哥的烟杆也送給他了！」

金鈴臉色一紅，道：「放在家裏也是白放！」

「總之你對他不錯，咱都知道！」蘇大嫂認眞地道：「說眞的，咱不會閑話你，你的爲人咱還不知道的嗎？」

金鈴稍稍放心，忽然遠處傳來小鈴子

的叫聲，金鈴連忙丟下蘇大嫂，迎了上去。「小鈴子，發生了啥事兒？」

「娘，上次來的那位表舅舅又來了，還有一位老婆婆！」

金鈴一怔，喃喃地道：「舅母也來了？」她向白痴交代了兩句，便拉着小鈴子回家。果然不單只陶定國來了，連他母親也來了，她對金鈴有恩，金鈴不得不熱情地招呼她：「舅母，啥風將你吹來的？」

舅母嘆了一口氣，道：「上次國兒回去，說你丈夫過世，舅母一顆心就放不下，叫國兒送我來看看你！你歡迎不？」

金鈴道：「舅母一向疼我，我怎不歡迎？」

「老身準備在這裏住幾天再回去！」

「好呀，你就住下吧！」金鈴連忙張羅起來，舅母梁氏跟她到灶房，金鈴忙道：「你屋子裏坐去吧！」

梁氏上下看着她，道：「鈴子，你瘦了，黑了，眞難爲你了！」

「慣了也沒啥。」金鈴忙生火燒水。

「鈴子呀，你一個人要持家，眞不容易，可有想過再找頭婆家？」

金鈴心頭一跳，暗道：「原來她是爲這個而來的！」當下道：「多謝舅母關心，這個甥女自有打算！」

「你有啥打算？」

「舅母今日來是眞心來看我，還是來做媒的？請你不要再提這些事，要不甥女可要生氣了！」

梁氏忙道：「舅母只是順便勸勸你而已，你不用生氣！」

金鈴不再理她，自顧炊食，不久天便黑了，飯也快煮熟了，小鈴子進來道：「娘，白叔叔回家啦！」

金鈴道：「叫白叔叔先去洗澡，一會兒就能吃了！」

梁氏忙問：「白叔叔是誰？」

「是我請的一個臨時工！」

「姓白的？」梁氏見小鈴子叫他白叔叔，語氣親切，有點動疑。

金鈴淡淡地道：「他是個白痴，沒人知道他的眞姓名！」

「白痴的人，還能幹活？」

「他這個人很怪，平時痴痴呆呆，但幹活却很快！」

梁氏忍不住走出灶房，剛好白痴拿着衣服毛巾，要去洗澡，兩人打了個照面，白痴身體猛地震了一下，手上的木盆忽然「砰」的一聲摔落地上。

梁氏被他嚇了一跳，連忙走進灶房，不斷拍着胸口，叫道：「鈴子，你怎能僱這種人幹活！」

「啥事？」金鈴走出去，見木盆掉在地上，柴房却關着，她沉吟一下，走前拍門。「白……白大哥，你快去洗澡吧！」

柴房內沒有應聲，她吃了一驚，問道：「你生病嗎？」

白痴叫道：「滾開，別來煩我！」

金鈴頗覺委屈，但她又怕會讓梁氏笑話，所以裝作若無其事般。金鈴招呼梁氏母子吃飯，又盛了一大碗飯，挑了一碟菜，叫小鈴子送過去給白痴，可是白痴却不開門，一直至金鈴洗好了碗，那一碗飯，一碟菜仍放在柴房外面，她覺得白痴今日的行動有點異常，但怕梁氏閑話，又不敢去問他。

感情的堤岸崩了

由於舅母也來，所以這次金鈴沒到邱大娘家借宿，她讓小鈴子跟陶定國睡一間，自己則與梁氏睡一張床。梁氏嘮嘮叨叨地說了許多話，都是數說媳婦李氏的不是，如何潑辣，如何貪睡，去年讓人進屋偷了錢也不知道，如何過門四年沒養一男半女，金鈴日間忙着收割，疲累得要死，却也不得不虛應着。

梁氏却似乎越說越精神，金鈴再也忍不住，哀求道：「舅母，你就讓我睡吧，俺明天還得收割！」

「怕什麼，再聊一會兒吧，再不行，舅母叫定國明天帮你！」

金鈴心中暗暗冷笑：「他只懂讀死書，那裏懂得幹活？」

梁氏舊事重提：「鈴子，你再考慮一下吧，還是再找頭婆家的好，家裏沒個男人，那像一頭家！找生不如找熟，咱們就親上加親吧……」

金鈴知道她要說什麼，便索性閉上眼睡覺，不久便响着輕微的鼻鼾聲，梁氏搖着她的身子，金鈴也不醒來。梁氏忽然自言自語地道：「天氣這般熱，還穿着這許多衣服，也不怕熱壞了，這孩子眞是，到現在還不懂得照顧自己！」說着便輕輕將金鈴外衣的布鈕解開，金鈴睡得正歡，完全不知道。

梁氏輕輕跳下床去，將窗子關上，房裏一片漆黑……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金鈴忽然被驚醒，醒來時，只覺自己身上壓着一個人，她起初還以爲是舅母，伸手一摸，却摸到一片扎手的鬍鬚茬子，她猛吃一驚，睡意全消了，叫道：「你是誰？」

那人忽然一手捂住她的嘴巴，又伸手去解金鈴的內褲，金鈴死命掙扎，雙掌用力抵住對方的胸膛，那人猛力一拉，將金鈴的內褲撕破！

金鈴這一驚非同小可，她下身讓對方雙腿挾住，只好將頭一側，一口咬住對方的掌緣，那人一吃痛，下意識地縮開了手，金鈴拚命叫道：「救命哪——」

話音未落，嘴巴又再被捂住，這次對方用力更猛，金鈴無計可施，又覺得對方的褲子也脫了下來，炙得自己大腿發燙，她只好不斷扭着腰肢，心中暗道：「舅母去了那裏？就算她睡着了，也該被自己的救命聲吵醒！」

她掙了一陣，感到氣力漸弱，正在這個時候，大門忽然「砰砰」地响了起來。

金鈴身上那人，更加焦急，只停了一停，便用力迫開金鈴的大腿。

金鈴唔唔嗯嗯地叫着，可惜嘴巴被捂得死死的，她不甘心受辱，猛地一掀腰，將對方翻側，可是身子仍被對方大腿挾住，爬不上來，總算那人的手掌滑開了去，她喘了一口氣，又叫道：「救命——」

那隻可惡的大手又捂了上來，這時候，大門忽然傳來「蓬」的一聲巨响，一聽聲音，門已被人撞開，那男人有點怕，連忙支起上身，金鈴乘機跳下床，叫道：「救命呀！」

一條巨大的黑影閃了進來，問道：「啥事兒？」

金鈴認出是白痴的聲音，一顆心定了下來，閃到他背後，結結巴巴地道：「壞蛋就在床上，他，他要侮辱我！」

猛聽白痴悶哼一聲，只見他冲了過去，接着是「砰砰」的兩聲，伴之而起的是一個男子的驚慌的叫聲：「不要打，不要打！」

「是你陶定國！」金鈴說不出的震驚，她做夢也想不到要强姦自己的，竟然是自己的表弟！

房內漆黑，金鈴腦海却一片空白，耳中只聽到一陣「乒乒乓乓」的聲音，陶定國忽然大叫道：「表姐是我，你快叫他停手！」

白痴罵道：「人面獸心，衣冠禽獸，你們有錢人便可以欺侮人嗎？滾！」

內房的門忽然打開，梁氏衝了出來，叫道：「有事慢慢商量！」

白痴喝道：「老虔婆，你縱子行兇，也得打！」

梁氏說道：「這是咱家的事，與你何干！」

「啪」的一响，白痴摑了她一巴掌，道：「假如馬大嫂肯讓你們胡來的，俺就走，再賴下來，咱們就到官裏去了斷！」

梁氏吃起驚來，忙道：「鈴子，咱們是好意，你叫他走吧！」

金鈴怒火中燒，忍不住罵道：「枉我當你是親人，你却擺下這種缺德卑鄙的毒計，你們都給我滾，再不滾，俺就叫人來了！」

白痴扭住陶定國的手臂，將他扭出大門外，一脚踢在他屁股上，陶定國跌了個狗吃屎，月光下，只見他赤身露體，好不醜陋。「褲子，我的褲子！」

白痴走進房，又將梁氏拉出大門外，喝道：「快走！」

「就走！就走！」陶定國哀求道：「表姐，請你念在親戚的份上，把褲子給我吧！」

金鈴怒氣冲冲地抓起床上的衣服，走出大門，猛地發覺自己赤身露體，羞得她丟下衣服，便將大門掩上，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

「娘，嗚嗚……」小鈴子在房內哭，金鈴霍然一醒，走了進去，道：「娘在這裏，別怕！」她找了套衣服，胡亂穿上，忙進去哄着女兒睡覺。

小鈴子哭了一陣，又睡着了，但金鈴的心境仍未平靜，想起被辱的事，幾乎哭出聲來。

半晌，她似乎聽到一個「沙沙」的聲音，心頭一動，忖道：「不知他們怎樣了，剛才白痴有沒有看到我的身子？」

她又羞又驚，呆呆地坐了一陣，才悄悄走到門外，湊眼望出去，只見白痴在柴房外面在刨木，她十分奇怪：「他在幹啥？」忍不住推門出去，白痴仍然低頭幹着活，頭抬也不抬一下。

「你在做什麼？」

「木門被俺剛才撞斷了，替你再弄一根！」

金鈴心頭一陣甜蜜，輕聲道：「也不用急在一時，明天再幹吧！」

「讓人知道了就不好！」

金鈴臉上一陣發燒，咬着唇道：「多謝你！剛才要不是你救了我，我也不知道會……」

「你別忘記，你也救過我……而且這是應該的，不要放在心上。」

金鈴大覺安慰，目光一及，見地上仍放着那些飯菜，她輕聲叫一聲：「你還沒吃，我替你溫一溫！」她拿起飯菜到灶房去。

灶火映得她一張臉紅着像成熟透了的柿子，她驚魂已定，但臊熱未退，想到剛才赤身露體的情況，她便恨不得鑽到地縫去。

飯菜已溫熱了，外面的沙沙聲已不復聞，金鈴端飯出去，又回頭抓起那還有一小半的酒瓶，白痴不在外面，她以爲他在柴房內，可是柴房內也沒人，她吃了一驚，知道他救了自己，報了恩走了，慌了起來，忍不住叫道：「白大哥，白大哥！」邊叫邊往外跑。

冷不防在門外跟一個人撞了個滿懷，一抬頭，可不就是白痴？

白痴關心地問道：「甚麼事？」

金鈴粉臉一紅，羞澀地道：「你去那兒？」

「替你安上木門！」

金鈴忽然發覺白痴滿臉都是泥巴，低頭閃身道：「我打水給你洗臉，你吃飯吧。」她打了一盆水進去，白痴拿着飯碗，狼吞虎嚥。

「剛才你爲啥不吃？」

白痴不應，金鈴仔細地望着他，大概他是在睡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赤着上身，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寬廣的胸膛，令人產生安全感，這身體跟陶定國有多大的分別啊！

白痴吃了飯，金鈴扭了毛巾，替他擦臉，她又忍不住地問道：「你今天很多行爲都與以前不同，爲何不洗臉，也不洗澡呢？」

白痴好像木頭人一樣，呆呆地讓她爲自己擦臉，半晌才反問一句：「你相信我嗎？」

金鈴毫不思索地道：「相信，如果連你都不相信，還有誰值得我相信！」

白痴無神的目光，倏地發亮，他聲音忽然變得很溫柔。「那就好，你以後就別問！嗯……以後你對人要小心，不要看表面！」

金鈴深有感觸地道：「是的，想不到他是個讀書人，也會做出這種衣冠禽獸的事？」

「還有我，我也不是好人！」

金鈴笑道：「你瞎說什麼，如果你是壞人，還有誰才是好人？雖然你……有時腦袋還不靈光，但你比任何人都要好和能幹！」

白痴笑着道：「就怕將來你會將我趕走！」

金鈴心頭一震，身子不知爲何忽然發軟，傍着他的肩膀坐下。「我剛才還怕你會走哩！」

白痴喃喃地道：「走，俺還能走到那裏去？」

金鈴忽然伸手將他的身子扳過來，誠

懇地道：「白，白大哥，我求你一件事，假如你沒地方去的話，便永遠留下來好不好？」

白痴身子一震，忙將目光移到地上，半晌才道：「你要我一生都做長工？」

「不，你別這樣說，我從來沒有當你是長工……這裏就是你的家……家裏的一切是你跟我的。」金鈴鼓起了極大的勇氣。假如在今晚之前，她絕對不會說出這種話，但經過剛才那件不愉快的事，她才發現自己也有脆弱的一面，家裏的確要有一個男人，她懷着極大的希望凝望着白痴。

白痴却一直不敢望她，他嘆了一口氣，道：「將來的事，誰能預料？你……俺認爲邱大娘說得很對……」

金鈴一怔，問道：「她說什麼？」

「你應該再找一頭好婆家！」

金鈴心中暗叫一聲傻子，她腰肢一軟，輕輕靠着他，鼻端嗅到他那股烈酒一般的男子氣息，芳心怦怦亂跳，她見白痴不說話，只好又道：「只要你肯留下來，我，我那還用得另找婆家？」

猛覺白痴身子一震，他仍不發一言，金鈴幽幽地道：「要是有藥能醫好你的病，我不怕千辛萬苦，也要替你找來！」

白痴身子再一震。「俺的病不會好的，不過，這幾個月來，俺，俺活得很快活，你是個很好很好的女人……」他胸膛起伏有點急促。

金鈴輕輕嘆了口氣，幽幽地道：「但願你現在沒病，這幾句話不是騙人的！」

「我，我不騙你！」白痴的手忽然輕輕攏着她的纖腰，金鈴感到他的強壯和安全，疲勞泛上心頭，竟然靠着他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陣秋風吹來，金鈴在睡夢中驚醒，這才發覺自己靠在白痴懷中睡着，她粉臉微微一紅，幸而白痴也睡着了，她望着他那張滿是虬髯的臉龐，心中又愛又憐。以前她多次要將他臉上鬍鬚剃掉，但現在又覺得他那張臉，實在要有那匹虬髯才配。

白痴輕輕打着鼻鼾，金鈴輕輕將他扳倒，白痴忽然雙手團着她腰將她拉倒。

金鈴躺在他身上都輕了，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出來，白痴輕輕叫道：「娘，你還要離開我……孩兒不孝……來生再報答你吧！」

金鈴這才知道他在迷糊中，將自己當作娘親，心中有點失望，不過又感到他的孝道，對他更加尊敬。她輕輕拉開他的手臂，走出柴房，再將房門帶上。

抬頭望去，距離天亮還有一段時間，金鈴也回房睡了。

緊張的收割日子已過去，由于豐收，加上人口少，石湖村民都有餘糧，金鈴家的田地都是祖傳下來的，無須納租，剩下的就更多了。

白痴用草蓆將柴房分成兩邊，一邊放糧食一邊放柴草，靠門那邊則是他起居的地方，由于剛收割，稻草較多，所以有些還得放在鷄寮裏，因此白痴又忙了幾天。

自從白痴來了之後，金鈴又多養了五六頭小豬，和一大羣小鷄，現在鷄已長成，那些小豬也大了，因此金鈴便決定將原來那四頭大豬賣掉，然後再買些小豬來養，另外多餘的稻米也得運到城鎮去賣。

金鈴打算先將餘糧賣掉，這樣柴房便不會太擠，白痴也會住得比較舒服。但白痴不同意，他吸了一口濃烟，道：「現在大家都搶着將餘糧拿出去賣，價格一定低賤，過兩三個月再賣，會比較化算，有俺在絕不會讓你的稻米發霉。」

金鈴見他說得在行，又替他大感不值：「像他這樣的人，怎會變成白痴，上天眞是無眼！」當下憐愛地道：「多賺一些跟少賺一點，關係太大，但你這樣，住得可不舒服！」

白痴將烟灰敲掉，道：「有個地方窩身，俺已心滿意足！」

「天氣快冷了，趁現在農閑，你就弄張床舖吧，我替你縫張蚊帳！」

白痴不置可否，又裝了一鍋烟，又道：「明天將豬和鷄運出去賣吧！」

金鈴道：「咱倆一齊去，豬欄那裏我熟！」

白痴問道：你打算去那裏賣？」

「沂南城。」

白痴想了一下，點點頭，將烟杆插在腰帶上，默默地走回柴房。

第二天，白痴一早起床便將牛車拉出來，用布抹拭乾淨，再將豬和鷄裝上車，等候金鈴。金鈴將女兒寄放在邱大娘家：「大娘，我打算在沂南城買些東西回來，明晚是趕不及回來了……」

邱大娘回答道：「後天大後天也不打緊！」

金鈴在女兒臉上親了一下，道：「娘買塊布，替你做件新衣裳好不好？」

小鈴子高興地拍起手來。「娘，白叔叔的衣服也破，你也要替他做一件啊！」

邱大娘打趣地道：「小鈴子，白叔叔做你的爹好不好？」

小鈴子道：「他疼我，我就答應。」

奇怪，這次金鈴並無反對，只是紅着臉向邱大娘告辭，她走到牛車旁，發現白痴滿臉污垢，忙道：「你等等，洗個臉再走吧！」

白痴道：「不，快走吧！」

金鈴見他說得堅決，便將小小的包袱放在他旁邊，再坐了上去，白痴「呀」地叫了一聲，揮鞭催牛，那黃牛雖然還在盛年，但一來馱得重，二來牛的天性如此，慢慢地前進。

白痴不斷催促，金鈴道：「反正不急，任牠走吧！」

「看牠走得這般慢，黃昏才能到達，那時豬欄已關門了，假如留到明天才賣，回家天就黑了。」

金鈴道：「俺還想買些東西，反正一年才進兩三趟城，可不能錯過機會，大不了後天一早才回去……你不是有事嗎？」

白痴含糊地說道：「沒甚麼，不過人一多，俺的心便亂了，可不能陪你去買東西！」

「不要緊，你就留在客棧等我吧！」

牛車果然如白痴預料一般，在黃昏左右進城，而豬欄也果然已關了。金鈴將鷄擺在街頭販賣，白痴則駕車去租旅館，他一向節儉，但這次却闊氣得很，要了兩間

單人房，弄好這一切，他才去找金鈴，金鈴的鷄才賣了一半，但天已晚，再沒人上街買菜，兩人只好回旅館。

金鈴見他租了兩間單人房，完全沒有意見，而且十分高興，來到陌生的地方，她顯得很活潑，與白痴的態度也更加親切，經常靠着他，白痴既不反對，也不表示歡迎，神態有點呆板。

金鈴臨進房時對他道：「白大哥，咱們洗了澡去上館子吧！」

白痴道：「館子裏人多，俺心會亂，還是叫跑堂的送上來吧！」

金鈴道：「那麼咱們八點鐘左右再去吧，那時候已沒人了！你如果肚子餓的，俺包袱裏有燒餅！」

白痴點點頭便進房了，過了一陣，金鈴來敲門，白痴沒應門，金鈴只道他睡了，便回房休息，她覺得白痴今日的神態與平時有異，好像滿懷心事，目光不時閃過驚悸之色。

他什麼都好，只可惜不是一個完人，要不叫她金鈴服伺他十世人，她也心甘情願。

八點鐘的時候，金鈴換了一件花衣，再去敲白痴的門，這次一敲門便開了，金鈴一見，詫異地道：「你怎還不洗澡？」

白痴將門帶上，道：「走吧，俺肚子餓了！」

金鈴仍然高高興興地傍着他出店，斜對面就有一間食肆，白痴道：「就在那家吧！」

金鈴道：「挑一間好的吧！」

「何必破費，隨便吃一頓就行了！」

白痴不理她的反應，逕自走進那家食肆，金鈴見他爲自己着想，也不勉强。

金鈴要多點幾式小菜，又給白痴阻止，他只要了一碗鹵麵，金鈴也陪他叫了一碗麵，白痴吃了麵，便抽着悶烟，金鈴知道他不喜歡去逛街，便道：「白大哥，咱們回旅館吧！」

白痴回到旅館，態度又親熱起來，金鈴到他房內坐了好一陣才回房睡覺。

第二天白痴與金鈴將豬運到豬欄賣掉，金鈴道：「你先回去吧，俺去賣鷄！」

白痴也不客氣，道：「好吧，俺頭有點暈，俺回去睡覺！」

金鈴將賣豬的錢交給他，白痴縮手不迭，金鈴知他不收，便道：「你替我帶回去，等下再給我！」

白痴收了錢便離開，金鈴那些鷄到十一點鐘左右，已全部賣光，她心想這時候回去吃午飯還早，便到布匹店去買布。

她先爲女兒挑了一塊花布，再爲自己和白痴各挑一塊厚布，準備做冬衣，最後又剪一捲紗布，準備回去替白痴縫一件蚊帳。

金鈴還想買些咸魚雜貨什麼的，但又怕白痴等得不耐煩，便決定吃了午飯再買，於是返回旅館，她放下東西，便去敲白痴的房門，不料敲了好一陣，裏面都沒有聲音，心想白痴不可能睡得這般死，認爲他如果不是肚子餓先去吃，便是去街頭找自己便出店。

路經櫃台，問掌櫃：「掌櫃，東字七號房客，甚麼時候出去的？」

掌櫃十分奇怪：「他不是今早跟你一起出去的嗎？」

「不，他一早回來了！」

掌櫃指一指背後的木牌，道：「鑰匙還在這裏，俺未見到他回來！」

金鈴有點着急，急問：「掌櫃，今早你有沒有離開過？」

掌櫃叫了跑堂詢問一番，那跑堂也表示沒見到。「大嫂，俺今早只去了一趟茅廁，是他代俺看櫃的！」他想了一下，也吃起驚來，拿下鑰匙，道：「你自個開門進去看看！」

金鈴拿着鑰匙，快步跑去，將門打開，那裏有白痴的影子？她在房內找了一下，也找不到那些賣豬的錢。「難道他拿了那些錢跑了？」

這個念頭一昇起，金鈴又立即否定了，因爲左看右看，白痴都不是那種人！假如白痴要錢的，他一定會跟自己計較工錢，以他建柴房的工錢，計算起來不會比賣四頭豬的錢少多少！

那麼白痴去那裏？會不會走到半路，痴呆病發作起來，迷了路？

一想到此，金鈴立即抓起鑰匙，衝了出去，她將鑰匙交給掌櫃，又交代了掌櫃幾句話，然後出店，她在街上找了幾圈，都找不到人，最後又逐家到飯館去找，可惜依然一無所獲。

金鈴返回旅館，掌櫃立即告訴她，白痴還未回來，金鈴不甘心，再度去找，這一次，她還厚着臉皮問人，可惜無人見過白痴。

金鈴找了半天，又飢又渴，沒奈何只得到糕餅店，胡亂吃了一些東西，懷着一絲希望回旅館，可惜掌櫃又再一次令她失望。

現在她唯有希望白痴是在路上遇到朋友，被朋友拉去喝酒。「他晚上一定會回來的！」她這樣安慰自己。

夜已深，白痴並無回來，金鈴在床上輾轉翻側，不能成眠，直至今日，她才知道白痴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是那麼的重。

沒有了白痴，她簡直不知道怎樣繼續生活下去，就算她丈夫死後，當時也沒這個感覺。

「他怎會這般狠心，拋下俺？就算他討厭，也該先跟我說一聲！」

今夜她雙眼根本沒闔過縫，一直等到天亮，又到旅館外間去等候，可惜她站了一天，白痴仍然踪跡渺然。

金鈴還想多等幾天，可是心中又着實記掛着小鈴子，沒奈何只好回家，第四天早上，她到櫃台付帳，又交代掌櫃，敎白痴回家。

掌櫃見她一雙眼窩都陷了進去，十分同情她，問道：「大嫂，他是你甚麼人？你家在那裏？」

金鈴幽幽地道：「他是我未婚夫！咱們住在石湖村。」

掌櫃心想白痴一定是移情別戀，是以勸她道：「你回去吧，老漢見到他，一定勸他回家！」

金鈴謝了一番，三魂不見六魄地駕着牛車回去了。她千思萬想，都猜不透白痴不辭而別的原因。

白痴不辭而別去了那裏？

仇人見面

白痴拿着錢，擠出人羣，向旅館的方向走去，他很討厭人多，更討厭到城鎮裏去。

街角有塊告示牌，上面的告示已被雨水沖得不成樣子，但他每一次經過，心頭跳動便加快，而且雙脚也擺動得更快，就像是個小偷般。

忽然他目光在告示牌旁邊掃過，便像着了魔了一般，雙脚倏地站住，後面的人料不到他會突然停止，收不住脚，撞到他背去，他都沒一絲感覺。

剛才經過告示牌那位戴着毡帽，叨着象牙烟嘴，手指上戴着一隻白漢玉戒指，衣服華麗的漢子，別人可能不認識，但對于他這白痴來說，實在太熟悉了！

這幾個月來，他爲他失眠，爲他憤怒，爲他痛苦，這個人他怎會忘記？

那漢子悠閑地轉頭向人羣望了一下，便向一條小巷走進去。

一股熱血湧上心頭，白痴再也忍不住，悄悄向小巷走去。到巷口，只見那漢子剛走進一戶人家，白痴連忙走前，那扇門「砰」的一聲關上。

房子雖然已舊，但門却是新的，門板上的朱漆還發着亮光。那兩個吉祥的黑字，在朱漆下顯得十分注目。

「這是甚麼地方？趙祥貴怎會住在這裏？不，任他的胆子有多大，也不會住在這裏！」白痴在門外徘徊。

那朱漆大門，忽然又打開，兩個健壯高大的漢子道：「爺，您是不是想發財？進來吧！」

裏面傳來「畢畢啪啪」的推牌九聲音，白痴恍然大悟：「原來這裏是賭館！」他忙道：「對不起，俺找錯了地方！」說着他自另一頭出去了。

那兩個漢子咒罵了幾句，又將大門關上，白痴在附近走了一圈，發現這家賭塲建造十分巧妙，表面上雖然只有一個門，但它跟兩旁的幾座屋子都連接起來，假如裏面有門相通，那麼出口便有十數個之多了，而且四通八達，假如他守住一個門口，極可能等不到他想等的人。這個人出賣了他，白痴一定要跟他算帳！

白痴想了一下，便買了幾隻燒餠揣在懷裏，然後悄悄爬上對面那座平房的屋頂上。

這座平房不高，不過院子裏長着一棵老槐，又高又大，而且枝葉茂盛，椏枝却長到屋頂上面來，藏在上面，不虞被人發現，於是白痴爬了上去。

他要找的人趙祥貴，進去兩個多鐘頭還不出來，白痴有點着急，很想去通知金鈴一聲，但終於忍住。

金鈴對他的感情，他不會不清楚，不過他只能辜負她，但這仇却不能不報！

也許賭塲裏面有飯供應，到下午，還看不到趙祥貴出來，却看見金鈴兩番穿巷而過。

天色漸黑，臉下那些平房的烟卤已冒着炊烟，趙祥貴才在這時候離開賭塲，果然他不是由進去的門離開，而是由通向大街那扇門走了。

那裏離白痴頗遠，因此白痴迅速滑下槐樹，又輕捷如同貍貓般跳到巷裏，快步跑出小巷。

趙祥貴在街上大搖大擺走着，白痴不敢在街上跟他鬧起來，因此遠遠地吊着。

趙祥貴好像沒有發現，仍然不徐不疾地走着，經過菜市塲時，還買了一條魚和一瓶白干，一直向城東走去。

黃昏，日將落，城外林裏的歸鳥啁啾地叫着，另有一番景象。

白痴無心欣賞，加快步伐，慢慢追貼趙祥貴，走了一陣，路上行人漸少，趙祥貴似有所覺，回頭看了白痴幾眼，大概沒認出他是誰，態度一如剛才。

不久，前面便出現一座小村，那村子在一片林子後面，十分隱蔽，趙祥貴似乎要去那裏，白痴立即跟上去。

趙祥貴忽然進林，白痴猶疑了一陣，匿在一棵樹後，趙祥貴在林內小解，事後出林，看到樹後露出的衣角，冷笑一聲：「兄弟，今天弟兄輸了錢，你找上我，也算倒霉！」

白痴慢慢露出身來，冷笑一聲：「老趙，恭喜你啦，相信你還沒忘記俺這個弟兄吧！」

趙祥貴臉色一變，看了白痴幾眼，不能肯定地道：「你是白，白成德？」

白痴大步踏前，怒道：「總算你還記得俺！」他右手一伸，喝道：「拿來！」

趙祥貴退了一步，道：「拿什麼？」

「你別裝蒜，姓趙的，俺恨不得生吃你的肉，死寢你的皮！今日無論如何，都要跟你算帳！」

趙祥貴道：「老白，你這話就奇怪了，這裏不方便說話，到村子裏去吧！」

「別忙，先進林裏去！」白成德（白痴）一瞪眼，有一股懾人的神光，趙祥貴不由自主地退進樹林，這時候，白成德那有一絲白痴的樣子？

兩人在林中，白成德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老白，是你壞了規矩，沒到白茅林等俺，可別怪俺，俺還以爲你死了哩！說眞的，我還暗中打探你的消息！」

「是你沒去白茅林，還是俺沒去？」

趙祥貴眼珠子一轉，道：「不敢瞞你，俺是在第四天的下午趕去的！」

白成德雙眼又是一瞪，道：「當時你們約定的是什麼日期？」

「是第三天，但俺受了傷呵，你應該等俺才對！」

「你受傷？當時離開的時候，你身上一點彩都沒掛，所有的人都追着俺，你那來的傷！」

趙祥貴苦着臉道：「這你就有所不知了，當時還有兩個有槍的人，在半路遇上俺，俺中了一槍，受傷不輕哩，所以第四天才敢去白茅林！」

「你那裏受傷？」

「左腿中了一槍！」

「把褲脚拉高給俺看看！」

趙祥貴臉色大變，半晌才乾笑道：「老白，你今天不是來跟俺抬槓的吧！」

白成德踏前一步，道：「誰跟你抬槓，你拉不拉褲脚？」

「老白別認眞，那些錢……」

「錢的賬，等下再跟你算，帳是要一筆筆地清算，不能馬虎！」白成德道：「老趙你不拉褲脚，俺就要代勞了！」

趙祥貴轉身要走，但白成德已經一個虎躍橫着一雙手抓住趙祥貴的腰肢，向後用力一扳。趙祥貴失却重心，身子晃晃盪盪的。

白成德喝道：「倒下吧！」伸手去拉趙祥貴的褲脚。他一時間想不到趙祥貴手上有一瓶酒，只見他手起瓶落，「噗」的一聲，酒瓶破碎，白成德腦袋雖然沒被酒瓶打穿，但刹那間，滿天星斗，眼前一黑，登時暈倒地上。

趙祥貴冷笑一聲：「白成德，你空有一身武藝又能怎地？不如老子智賽諸葛，又福星高照！」

他走出樹林張望，見沒有路人，重新進林，獰笑一聲：「是你自個來找死的，可怨不得我！」說着解下了腰帶。

昔日的二流子，流氓趙祥貴，今日已搖身一變，成爲周公子，沂南一帶，再無人知道他以往不光采的歷史，只要解決了白成德，便再無顧忌！

趙祥貴蹲了下去，輕輕抬起白成德的頭，將腰帶放在他頸下，正想將腰帶打結，忽然白成德一拳搗出，正中其鼻子！

這一拳力道極猛，趙祥貴同樣眼冒金星，幸而他心思靈活，滾了開去，白成德撫一撫腦袋，爬了上來，冷笑一聲：「天見可憐，教我及時醒來，趙祥貴，你現在還有什麼好說？」

趙祥貴剛自地上爬上來，白成德已飛身撲去，一拳搗出！

趙祥貴跟他同鄉，白成德武功如何，他清楚得很，因此連忙向後一退。白成德一拳落空，第二拳又再擊出！

趙祥貴沉臂一格，白成德左掌橫掃，又讓趙祥貴低頭讓過！

「好小子，有進步嘛！」白成德的身子一偏，左膝一提，在趙祥貴的胸腹間撞了一記。幸而趙祥貴及時卸腰，才沒有倒地！

白成德精神一振，連攻三拳，趙祥貴心頭大悸，大叫道：「老白，你不要錢了嗎？」

話音一落，胸口已着了一拳，他上身剛一幌晃，冷不防白成德左腿一掃，又將他摔倒地上！

趙祥貴知道要糟，連忙滾開，白成德快步標前，右脚又在他後腰上踢了一記！

趙祥貴忍着痛，爬了起來，白成德劈頭又是一拳！

這一拳力道極猛，又將趙祥貴打倒。趙祥貴在地上喘氣，白成德道：「今日不打個夠本，俺這口氣，怎能消得去！」

趙祥貴又中了一拳之後，臉已無人色，他忙道：「老白，你就算打死俺，也沒法改變現成的事實！」

「什麼事實？」

「你打刦又殺人，你是個殺人犯！」

他不提猶自好，一提之下，白成德又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拳。「人明明是你殺的，爲什麼罪名却落在俺頭上？」

趙祥貴道：「誰叫你走得慢，讓人認出來，帳自然要算在你頭上！」

白成德痛苦地喘了一口氣：「眞是天無眼！」

「老白，你我一場兄弟，俺也不想見你長期過着不見天日的生活！」

「你還有什麼辦法？」

「你那一份錢，俺一直替你收着。你拿了錢，遠走高飛吧！」

白成德想了一下，側頭望着他。「你眞的肯給錢俺？嘿嘿……只怕你沒安着好心！」

「怎會呢！俺若沒安着好心的，又怎會將你那份錢收着？」

「有多少錢？」

「俺想那些古董及首飾變賣，加上陶家的那份現金，共是三百零伍個大洋，俺一直將一百伍十個大洋藏着！」

「才這樣少？」

「你有所不知，風聲緊哪，那些收買古董的，都乘機壓價，你知道俺又等着錢用，只好認栽了！」

白成德這時候只求能逃出山東，不用再以白痴示人，重新過着正常的生活，便於願已足，當下問道：「錢在那裏？」

「就在村裏，俺有個女人在這裏，錢就放在她家，俺帶你去！」

「你別想再耍花槍！」

「俺若騙你的，便不得好死！」

「天黑了再回去。」白成德仍坐在趙祥貴身上。

趙祥貴可憐巴巴地道：「俺還能耍什麼花槍？鬧起事來，俺也脫不了關係！」

「就怕村內那戶人家，住的不是女人，而是一羣漢子，俺跟你回去，不是送羊入虎口？」

「你扭住俺的後衣，這樣總該放心了吧！」趙祥貴輕笑一聲：「你的胆子一向都很大，爲什麼現在却胆小如鼠？」

「好，你如敢再耍花槍，老子拚着死，也要拉住你！」白成德抓住他的衣襟，將他拉了起來，再拾起那隻破酒瓶。「要死的話，你會比我早一步！」他將趙祥貴一推，改抓其後衣，再用破酒瓶抵住他後腰，道：「走吧！」

趙祥貴道：「老白，你最好將破酒瓶收在袖管內，要不讓別人看見，大家都不好！」

「有什麼不好？就怕有人報官，你跑不掉！」

白成德這幾個月的東躲西藏，已成爲驚弓之鳥，考慮了一下，終於依言將破瓶收在袖管裏，他改摟住他的肩膊，狀似多年老友，兩人向村裏走去。

白成德一直担心趙祥貴會耍花槍，不料趙祥貴竟與他有說有笑，帶他進村，來至一棟紅磚屋前才停住，門口半掩着，一個妖嬈，年紀約略二十三四的女人，霍地將門拉開，罵道：「你死去那裏，到現在才回來！」

趙祥貴罵道：「臭婆娘，你給俺閉嘴，你看不到俺臉上有血跡，要不是俺剛巧碰到這位朋友，那還能回來！快去弄些吃的來！」

那女人見一條虬髯漢子陪着丈夫，不敢再罵，乖乖走進護厝（附在主屋之旁的建築物，稱爲護厝，一般都作灶房、柴房或儲物室），趙祥貴說道：「老白，請進吧！」

白成德將他推進屋裏，裏面沒有人，他沉聲道：「錢在那裏，快拿出來！」

趙祥貴拉一拉一隻樟木槓，伸手去掏鑰匙，白成德接過鑰匙，道：「俺自己來！」他將蓋子打開，只見裏面放着一柄手槍，他暗暗冷笑，將槍拿了出來，推下扳機，道：「老趙，你自個將錢拿出來吧，快！」

趙祥貴吃驚地道：「老白，這種玩笑不好開，你等等！」他從槓裏拿出一隻首飾盒來。「這裏面不止一百五十五大洋，你點收，多的請給俺！」

「不用了，相信俺那一份不止一百五十五，將盒子打開！」

趙祥貴將蓋子打開，裏面果然有一大疊鈔票，白成德一把將鈔票抓過來，塞在口袋裏，道：「趙兄，咱們再見！」他舉着槍，邊說邊退！

冷不防跟一個人碰了個滿懷，原來是趙祥貴的女人！那女人一見到槍，登時尖叫起來，手上的沙鍋也跌落地上！

白成德不敢再停留，轉身向村外跑去。趙祥貴喝道：「別叫，快請魯大哥過來，說俺有事要跟你商量！」

× × ×

白成德出了小村，飛進樹林，借着月光，將那疊鈔票掏出來，粗略計算一下，竟是趙祥貴所說的三倍，他心中暗罵：「這小子眞是欺我太甚，幸好皇天有眼！」

他出了林，本想進城，可是回心一想，這裏是趙祥貴的地頭，進城可危險得很，何況現在他有錢，應該盡快離開山東！主意打定，白成德便向南走去，他打算天亮之後，乘船南下，沿沂河到江蘇，到了江蘇，便是海闊天空，任其翺翔！

走了一程，他忽然想起金鈴來。「她待我這般好，俺怎能一聲不吭就走？唔，她的確是個好女人，只可惜她不知道俺的底細，不知道俺是個殺人犯……嗯，假如俺向她坦白，她會不會跟俺到別處去？」

白成德左思右想，終於決定到石湖村，一來他不能不辭而別，二來他估計別人還不知道他的身份，而知情的趙祥貴又不知道他的去向。

白成德辨別一下方向，便向西走去。

細說前因

白成德專擇小路而走，因此走多了許多冤枉路，但他到村外時，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叫他：「白大哥，白大哥！」

白成德轉過身去，只見金鈴駕着牛車，連揮鞭子從後面追上來，白成德迎了上去，道：「你現在才到！」

「人家找不到你，在城內又呆了一天！」金鈴不無怨懟地道：「你要走爲什麼不說一聲？你知不知道，人家兩個晚上都沒合過眼！」

白成德不想在路上說話，但不欲騙她，一時之間無話可說，只好說道：「對不起……」

金鈴輕聲道：「你忽然間迷了路？」

白成德跳上牛車，道：「咱們回去再說吧！」

兩人回家之後，白成德將布拿到金鈴屋裏，便去打理牛車和養牛，金鈴則去邱大娘家，帶小鈴子回家。

這幾天由蘇英夫婦替他們打理豬牛，白成德見牛棚一團糟，便又挑水冲洗起來，他一直弄到天黑，小鈴子才將飯送到柴房。

白成德吃了飯，洗了澡，坐在柴房外面乘涼。金鈴兩夜沒睡，又疲又累，可是白成德又突然回來，使她精神大振，哄女兒睡覺之後，便拿了一條薄被到柴房，見白成德坐在門外，便道：「天氣涼了，俺拿一條薄被給你！」

白成德輕聲道：「俺在等你，你累不累？」

「你有話跟我說？」金鈴又吃驚起來，担心白成德要提出離開她，因此急跟着他進房，問道：「是什麼事兒這般急？」

白成德將柴房的門關上，金鈴芳心亂跳。「外面沒有人，不用担心！」

金鈴在草上坐下，白成德坐在她旁邊，慢慢裝着烟，金鈴溫柔地劃了火柴，替他點上：「說吧！」

白成德道：「你看我像不像有病？」

金鈴看了他幾眼，道：「雖然你時好時發，但大部份時間都很正常！」

「你看錯了，我任何時候都正常！」

金鈴一怔，睜着一對大眼睛望着他，白成德嘆了一口氣，道：「那天晚上你對俺說的話，俺很感動，俺活了二十七年，除了俺母親之外，再沒有別的女人像你這樣待我好！」

金鈴臉上如染了胭脂，低下頭不敢看他，白成德繼續說下去：「俺也很想跟你一起……」

金鈴截口問道：「你要走了嗎？」

「是的，我希望你能跟俺一齊走！」

金鈴一呆，抬頭望着白成德，只見他一臉誠懇，不像開玩笑，不由說道：「只要你是認眞的，我，我願意跟你去，但小鈴子……」

「俺既然要你，自然也要她！何況她那麼乖巧聽話！」

金鈴臉上露出笑容，道：「白大哥，俺不管你有沒有病和要去那裏，我都跟定你了！」說着她腰肢巳軟了，又輕輕靠着他。

白成德輕撫着她的頭髮，道：「俺根本沒有病，白痴是俺故意裝出來的！」

金鈴欠一欠身，問道：「哦？這是爲啥呢？」

「俺正要告訴你，我還希望你不要太早決定，要不要跟着我——等你聽了我說的故事，然後再決定！」

金鈴輕輕咬着牙，道：「不管如何，我都相信你是個好人……嗯，你說吧，俺聽着，而且俺絕對不會將你的故事告訴別人！」

白成德大爲感動，雙臂忍不住圈住她的腰肢，半晌他才嘆了一口氣，道：「我家很窮，只有兩兄弟，俺是小弟，俺大哥大俺十歲，本來娘還生了幾胎，但都活不成……」

金鈴輕輕問道：「你爹呢？」

「俺還未滿周歲，爹便病死了，咱倆兄弟都是我娘一手養大了。俺十八歲那年，大哥成了親，不久又生了幾個小孩，家中人口驟多，生活就更加困苦，不過咱們

都吃慣了苦，加上大小相處和洽，生活倒也快樂。可是三年前，我大哥因爬樹摘果子，跌斷了腿，只能躺在床上，這樣一家的重担便落在俺身上了，爲了替大哥治傷，還欠了一大筆債……」

金鈴輕輕撫着他的手，憐憫地道：「咱們都一樣，都是在苦水中長大的！」

白成德縮回雙手，又裝了一鍋烟，慢慢地吸着，烟絲一閃一閃地發亮，映得他的臉，滿是痛苦，金鈴接過他的烟桿，吸了一口，但隨即嗆咳起來，白成德笑道：「你學抽烟幹啥？」

「我以前偶爾也抽的，只是很久沒抽了。」

白成德道：「你用喉管吸，慢慢吸，不要急，這樣便不會嗆着了。」

金鈴又吸了一口，再慢慢噴了出來，道：「你繼續說下去吧！」

「這樣過了幾個月，大哥知道沒有痊癒的希望，竟然在半夜，趁咱們睡着了，吊環自殺了！大嫂跟咱們熬了半年，實在熬不下，便下堂求去，但娘却叫俺娶她，因爲娘不想孫兒失去娘！」

金鈴問道：「你大嫂肯嗎？」

「她起初不肯，後來終於答應，俺對她却沒多好的印象，因爲她有時跟村內些青年眉來眼去，只瞞着娘和大哥。」

說至此，他吸了一口氣。「俺娶了她，家裏的環境並無改變，那臭婆娘，再度下堂求去，總算她還有點良心，抱走了一個孩子。

「家裏少了兩個人，生活較好，可是債台高築，利錢又重，就像一座大山那樣。壓在俺頭上，壓得俺直不起腰，抬不起頭來。

「更不幸的事來了，俺娘染上病了，這次人家巳不肯再借，因爲舊債未清，俺是娘一手養大的，爲了能治好她的病，俺願意做任何事，在走投無路之下，終於決定挺而走險，去做賊！」

金鈴輕叫一聲，隨即用手捂住自己的嘴，接着倒了下去，將頭枕在白成德的大腿上。「你是個好賊，是個孝順賊！後來呢？」

「咱們村裏有個二流子，叫趙祥貴，俺正有了那個念頭，他便找上我了，咱們一說即合！於是俺託隣居照顧我娘，便連夜跟趙祥貴走了，咱們一直跑了二十多里路，才決定在那附近動手！

「說來眞巧，咱們第一個光顧的主顧，你也認識！」白成德苦笑一聲。「便是你舅舅家，俺也是那天見到她母子才知道的！」

金鈴又「啊」了一聲，喃喃地道：「難道那天你不吃飯又不洗臉！」

「俺到底是個人，自然知道羞恥，而且俺也怕會給他們認出來！」

「那次順利嗎？」

「順利！那夜你表弟不在房內，咱倆潛進去時，只有你那表弟妹，她胆子小得很，將抽屜裏的錢都拿了出來，咱們拿了錢便走。」

「咱們出去一數，共有一百七十多塊，每個人可以分八十多塊，對俺來說巳十分足夠，但趙祥貴却不滿足，他說再做一宗，才能改善生活，俺讓他說得意動，結果咱們便去隣村，他知道那裏有家姓李的，十分有錢……」

金鈴喘了一口氣。「那便是俺表弟婦的娘家！眞巧！」

「她家眞的很富有，書房裏架子上放着無數古董，還有牙雕、玉雕的，趙祥貴不分由說，見到便將它放進布袋，誰知他不小心摔掉了一隻花瓶，『砰』的一聲，驚動了李家的保鏢！

「趙祥貴剛好站近窗子，他一下子跳了出去，俺稍慢一步，便被保鏢纏上，我又驚又急，十成武功只能使出三成，身上中了幾刀，趙祥貴出去之後也遇上人，原來他悄悄帶了一柄大槍，俺竟然不知道，他開槍殺死了一個保鏢！

「槍聲驚動了其他人，俺也乘機衝出去，趙祥貴打開後門便走了，俺因爲跑得慢，給他們用手電照過，而且俺臨出門時



金鈴坐在白痴身旁細聽他訴說往事。

也中了一槍！幸而子彈只在肩上擦過。

「咱們出了李家，趙祥貴說俺掛彩，贓物由他拿，一個向東，一個向西跑，第三天到白茅林見面和分贓！那時候怎還有時間細想？俺便向東跑！

「李家的保鏢挑燈苦追，因爲我受了傷，跑過的路都有血跡，所以一直擺脫不開！」

金鈴一骨碌坐了起來，問道：「後來你是怎樣擺脫他們的？」

白成德將烟桿在地上用力一敲，怒道：「趙祥貴很陰毒，他要俺向東跑，因爲東邊有沂河攔住，可是也算命不該絕，正是那條河救了我！」

「俺跳下河去，順流而飄，因爲俺的水性不錯，因此順利過河，將李家保鏢撤掉！

「俺過了河之後，見路便跑，後來還潛進一戶人家，偷了一套衣服。俺躱了兩天兩夜，傷口已開始結痂，於是依言去白茅林等趙祥貴，想不到那傢伙竟然私吞贓金，居然不來白茅林！」

金鈴道：「他可能一早便存心利用你了！」

「俺在那裏等了一天，又飢又渴，又怕讓人發現，只好離開。俺躱在山裏，養了幾天傷，等傷口都合縫了，然後上路。

「俺怕讓人認出，所以日間都躱着，晚上才走路，這樣走了幾天才回到家鄉。

「我悄悄爬進家裏，家內竟無一人，這時候，俺再也忍耐不住，便到隣居處打聽，這才知道，李家報了官，局子裏的人，居然十分厲害，一下子便找到俺家，他迫我娘說出我的去向，我娘那夜便懸樑自殺了！」

白成德說至此，竟然輕輕飲泣起來，金鈴爬了上來，輕輕拍着他的後背安慰他：「你娘泉下有知，她也會知道你這樣做是爲了她，一定不會怪你！」金鈴替他裝了一鍋烟，自己吸了一口，點燃之後才將烟桿塞到他嘴裏。

白成德感動地握住她的手，金鈴一投入懷，道：「白大哥，你命眞苦！」

白成德吸了一口烟，舉袖拭去淚珠，繼續說下去。「隣居十分同情俺，還送了俺幾個銅板，叫俺趕快離開，俺向他叩了個響頭，作爲報答他替我娘收屍之恩。

「俺離開隣居，越想越感不値，因此又悄悄到趙祥貴家，他家只有一個婆娘，那女人在俺的威脅下，說她男人還未回家，俺心想他殺了人也不敢回去，所以也離開了！」

金鈴玉手輕撫着他寬廣的胸膛。「後來你便假扮白痴？」

「俺沒錢，能在那裏？又不敢露面，所以長滿了鬍子，假扮白痴，四處遊蕩，那幾個月受盡白眼和嘲弄，俺都不敢怪人，誰叫俺做賊？而且在流浪時，俺還知道一件事，官府是將俺當作殺人犯！」

「俺本身也想到自殺，但每次想起趙祥貴，便給我無窮的勇氣，俺一定要活下去，所以我四處找他！

「俺本來只是爲了仇恨而活着，但自從遇到你之後，俺才知道人間尙有溫暖，你從表面上根本看不到俺的內心，這幾個月，俺經常睡不着覺！」

「啥事兒睡不着覺？」

「問題很多，一來是爲自己的命運，二來俺發覺俺竟然愛上了你！但是俺是個殺人犯，朝不保夕，俺根本不配愛人，而且會連累你！咳，你說俺有多痛苦？」

「你怎不早告訴我？」

「俺怎敢？」

「嗯，對啦，清明節那次之後，你去那裏，又怎會回來？」

「那次你給俺肉包，俺很感激，後來四處流浪，都找不到趙祥貴。有一天，跟人打起架來，其實是他先欺侮我的，俺忍無可忍，迫得還手，不想他回村，召了十多個壯丁追來，俺正好躱在後山裏去。

「大概因爲沒吃飽，又睡在山上，所以便犯了病。那天下雨，山上沒處可躱，迫得俺下來借宿！俺也不知道你住在這裏！也許是緣，更可能是命不該絕，讓俺在那時候遇到你，要不俺早死了！」

「你是個孝子，一定有好報！你知道不，你在病中，不斷叫你娘哩，還有幾次將我當作是你娘！」

白成德尷尬地笑了一笑，但臉上又泛上痛苦的神情。「娘是讓我害死的，我至死難安！」

金鈴怕他難過，連忙岔開話題道：「那天你爲何在城裏失踪，應該不是迷失路吧！」

「天可憐見，叫我在沂南城遇到趙祥貴！」白成德於是將當日情況說了一遍。

「原來如此，却害我担心了幾天！你呀，你眞是個害人精！」金鈴撫弄着他的鬍子。「你爲啥又會來看我？爲啥到今日才對我說這些話？」

白成德掏出那一疊鈔票來，道：「這是從趙祥貴那裏得來的，有了這筆錢，咱們便可以跑出山東，遠走高飛到別處，那時候，俺便可以過正常的生活，不再扮白痴，所以俺才敢向你表白！」

金鈴臉上泛着紅暈，半晌才道：「這些錢不能用，因爲到底是偷來的，咱們窮要窮得有志氣！」

白成德臉色發紅，道：「這道理俺也知道，但俺實在不能再過這種生活！再下去，俺只怕眞的會變成個白痴！」

「你不跟趙祥貴算帳了嗎？」

「有了你，俺一切都可以放棄！」

「你打算去那裏？」

「先到江蘇，再作打算，去上海、杭州、天津都行！」白成德道：「不過若不用這筆錢，咱們能去那裏？」

金鈴道：「你得先答應我，不用這筆錢，其他的就不用你担心！」

白成德沉吟了一下，忽然將金鈴拉起來，面對面地道：「嗯，俺倒忘記了，你還未答應我，到底肯不肯嫁給我這個殺人犯！」

山盟海誓

金鈴的手指頭在白成德額上戳了一下，道：「傻瓜，我若不答應你，又怎會倒在你懷中？」

白成德傻乎乎地笑了。「你跟着俺，要吃很多苦，甚至有性命危險，還要揹着一個殺人犯家屬的罪名！」

「誰說你是殺人犯？那殺人的是趙祥貴！」

「只可惜除了你之外，沒有人肯相信我！」

「將來一定會水落石出！」

白成德道：「這些錢你收了吧，俺都聽你的話！」

金鈴也不推辭，將錢塞進懷裏，白成德又道：「你說有辦法，是啥辦法，難道你有很多錢？」

「傻瓜！」金鈴又戳了他一下，道：「明早再告訴你，我睏了，今夜要睡在這裏！」她完全沒有防備白成德，蜷縮着，像一頭小貓，轉身睡着了，不久便輕輕打着鼻鼾。

白成德望着她，心中對她又感激又尊敬，還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高興，他暗中發誓，今生今世一定要好好待她。他又抽了一鍋烟，然後在她身旁躺下，由於他將心中的秘密告訴了心愛的人，又得到諒解，是以心頭十分舒暢，不一會兒也酣然入睡了。

× × ×

「喔……」白成德是被一陣鷄啼吵醒了，醒來時，金鈴還在他懷裏睡得正酣，她臉上露着笑容，就像一朵盛開的鮮花，白成德不由看痴了。

「喔……」鷄叫三遍，天色已漸亮，白成德生怕汚了金鈴的清名，只好爬上來，打水淘米，生了火，然後再到柴房叫醒金鈴。

金鈴見到他，臉上沒來由地飛上兩朶紅雲，嬌羞地說道：「你怎不早點叫醒我呢？」

「現在也未遲，你已兩天沒睡，俺不忍心叫醒你，就怕外人知道了，要笑話你呢！」

金鈴一骨碌地爬起來，奔回正屋，白成德煮了稀飯，又去弄猪食，還鋤了一捆草餵牛。

吃早飯的時候，金鈴問小鈴子：「小鈴子，娘要再嫁人，你高不高興？」

「是嫁給表舅舅還是白叔叔？」

「嫁給表舅舅怎樣，嫁給白叔叔又怎樣？」

「小鈴子不愛表舅舅！我要白叔叔做我的爹爹！」

金鈴心中十分高興，帶點羞地道：「娘要告訴你，娘要嫁的便是白叔叔！」

「那好啊，啥時候？」

「你別亂嚷嚷，這個娘要跟白叔叔商量一下，而且咱們要跟白叔叔去很遠的地方！」

「白叔叔家在很遠嗎？是啥地方？」

「告訴你，你也不懂，你去不去？」

「娘，你去那裏，小鈴子都跟着去那裏！」

金鈴憐愛地將女兒抱進懷中，在臉蛋上親了一下，道：「小鈴子乖！你先別將這個消息告訴別人！」

「小鈴子曉得！」

× × ×

午飯，金鈴親自捧飯到柴房，白成德精神煥發，說道：「鈴子，既然你肯跟我共甘同苦，那就早作準備，俺想早點離開這裏！」

「急也不能急在一時，要等俺將田地、猪牛和屋舍都賣掉，要不那來的錢！」

金鈴道：「俺不是告訴你，不能用你那些錢嗎？」

「鈴子，俺……你這樣待俺，俺實在感激不盡！」

金鈴白了他一眼，道：「還說這種話幹啥！」

「俺以後若不好好地待你，俺便不是人！」

金鈴笑道：「我要對你沒信心，也不會跟你離鄉別井！」

兩人相視一笑，一切盡在不言中。白成德問道：「鈴子，你打算將田地賣給誰呢？」

「等下俺先將消息告訴邱大娘，請她替咱們放出去，免得我逐家去問，怪羞人的！」

「匆匆忙忙賣掉，只怕不大値錢！」

「能賣多少就多少，反正俺還有點錢，能夠咱們路費和做小生意就夠了！」

「做生意只怕俺不在行！」

「那隨你吧，要耕田就耕田，你替人建房子也不錯呀，做個判頭，也能賺點錢，總之一切隨你，俺是嫁鷄隨鷄，嫁狗隨狗！」

白成德道：「未離開山東，俺總是難以心安，你早點賣掉，咱們早日離開！」

金鈴戳了他一下，道：「難道我不急？吃了飯就去！」

× × ×

趙祥貴大部份家當，都在那隻首飾盒子裏，白成德將錢拿去，他除了一點首飾和零碎的錢外，別無其他，要他重做窮光蛋，這口氣他怎嚥得下？

村子裏有個姓魯叫牛山的，是出名的無賴，他雖然不是啥幫會大阿哥，但平常在城內胡混，手底下也有幾個弟兄。

趙祥貴是個心思玲瓏的人，來到這裏知道要多方搭關係，所以不時請魯牛山吃吃喝喝，有時也借點錢給他，算得上有點交情。

趙祥貴的女人，本是人家妾侍，後來丈夫死了，給大娘趕了出來便被趙祥貴勾搭上了。這女人倒也有點錢，她是看上趙祥貴那瀟洒外表和哄女人開心的手段，所以跟趙祥貴還眞有點眞感情。

當下那婆娘到村頭將魯牛山請來，婆娘張羅了酒菜，擺上桌子，道：「魯大哥，你得多喝點呀，今日買不到好菜，不要見笑！」

魯牛山經常沒飯吃的時候就來串門子，大家都挺熟的，他挾了一塊炸肉丸子放進嘴裏咀嚼，吃得嘴角流油，惡形惡相，笑道：「嫂子，你倒客氣，大家自己人，何必說這種話！」

趙祥貴正要他說這樣話，當下立即加上一句，道：「不錯大家都是自己人，不用客氣！阿紅，櫃子裏還有一瓶高粱酒，拿來給魯大哥嚐嚐。」

魯牛山看看桌上的菜，笑道：「老趙，你今天不是生日吧？怎地請俺過來？」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不敢瞞你，小弟有件事要請大哥帮忙！」

魯牛山喝了一口酒，一拍胸膛：「說吧，只要俺辦得到的，一定帮你！」

「俺剛才遇到一位同鄉，他跟小弟套交情，也是小弟太喜愛結交朋友，不防有詐，帶他回家吃飯！」趙祥貴一拍桌子。

「操他娘的皮，想不到那傢伙，人面獸心用刀子威脅俺，搶了俺的錢！」

「是這件事？他媽的，這眞不是人哪！給他拿了多少？」

「三百多個大洋！」

「啊？」魯牛山目光一亮，「你快說，那小子跑去那裏？」

「俺不知道，所以要請你帮忙，這人叫白成德，俺走在城內遇上他的！」

「白成德這名爲啥這樣熟？」

「就是那位殺人犯嘛！」

「官府都找不到他，這個可不容易辦呀！」

「要是容易找到的，又怎敢勞煩大哥你？他在城內出現，俺估計他一定還窩在城內！」

「俺弟兄整天在城內混，假如他是窩在城內的，俺不會不知道！」

「他現在滿臉虬髯，面貌跟通緝告示上的圖案，大不相同！」趙祥貴道：「魯大哥，你弟兄多，叫他們到旅館裏面查查，也許能够查到，事成之後，不會虧待您的！」

「好！一言爲定，明天俺就進城。」

魯牛山舉杯道：「來，咱們乾一杯！」

「祝魯大哥馬到功成！」

× × ×

魯牛山果然有點本領，第二天黃昏，他便興冲冲地來找趙祥貴。「老趙有消息啦，原來那小子進城時是住在通海旅館的，不過只住了一晚上就不見了，也就是說他遇上你之後，便沒回去了！」

「他一個人進店的？」

「對啦，俺忘記告訴你，她跟一個女人一齊住店，每人開一間個人房住，那女人是他的未婚妻，說是石湖村人氏！」

「這樣看來，那小子一定還會去找她！」趙祥貴一頓，又道：「魯大哥，石湖村在那裏？」

「靠近孟良崗，俺去過一次！說來眞邪門，那村裏的男人都很短命，寡婦比別的地多許多！」

「難怪那小子有此艷福！」趙祥貴放了幾個大洋在桌上。「魯大哥這你先拿去，還有一件事要再借助你的大力！」

魯牛山不過是小脚色，那幾個大洋已令他心頭怦怦地亂跳，當下忙再道：「請說！」

「俺想請你的弟兄，替俺到石湖村將錢搶回來，同時將那小子幹掉！」

魯牛山眉頭一掀，道：「小小意思，何必傷人性命？」

「魯大哥，這口氣俺無論如何都瞧不下去，只要手脚乾凈，有誰知道？何況他是個殺人犯！」趙祥貴興奮地道：「對啊，殺了人之後，你再拿屍去領賞，又可以拿一筆花紅了！」

魯牛山有點意動。「局子裏問起，俺怎樣答？」

「哈！」趙祥貴道：「這還不容易？就說他搶你的錢，你跟他糾纏起來，自衞殺死了他！」

「好，妙！俺答應你，不過俺手下那些弟兄……」

「事成之後，再賞他們一百二十個大洋！」

「俺有個條件，你要跟咱們去，要不殺錯了人，可吃不着兜的走！」

趙祥貴沉吟了一下，道：「你去找幾個人來，咱們明天就出發！還有，那小子武功很不錯，可不能找些飯桶，而且他還拿走了俺的一把槍！」

魯牛山臉色微微一變，道：「這就得從長計議，他有槍，咱們可不能沒槍！」

「有沒有辦法，弄兩柄槍來！」

「辦法是有，可俺沒錢。」

「租兩把來，錢由俺付！」

「明天俺再進城找何老大，他有幾柄槍出租！」

× × ×

邱大娘聽了金鈴的話後，眉開眼笑道：「鈴子呀！他病好了，俺就恭喜你了！難得他又不嫌你是個寡婦，咱們也替你高興！」

「要離開大娘你們，有點捨不得！」

邱大娘笑道：「大娘也捨不得你倆母女，不過這件事咱可不敢勸你，嫁鷄隨鷄嘛！」

「大娘，那俺拜託你了！」

「鈴子，是不是很急的？」

「他病好之後，急着回家見他娘，能多快就多快！」

「這樣價錢可不好！」

「俺不計較這些了，賣成了不會少你的！」

邱大娘笑罵道：「瞧你說這種話，咱現在就去替你問！」

「大嫂邱大哥那裏，就請替我說一聲！」金鈴回家之後，心中亂糟糟的，摸東摸西，就是沒個底，終於忍不住去找白成德，可是白成德却去挑水，她心想遲早要走，就又殺了一隻鷄，燒了水拔毛。

昨天晚上她還不覺得怎樣，現在一顆心却揪了起來，很怕逃不出山東，到時候便好夢成空了！

一天便已這樣，難爲白成德在這種環境下生活了幾個月！所以她也急起來，準備先收拾些細軟。

吃晚飯時，金鈴吩咐女兒去柴房，叫白成德過來吃飯，白成德也不再避嫌，拿着烟杆到灶房去。

小鈴子高興地道：「又有鷄肉吃！」

「不吃白不吃，以後娘天天都宰一隻鷄給你吃！」

「爲啥？」

「因爲咱們要到別的地方去了！」

小鈴子問道：「白叔叔，你的家在那裏。」

「我家在很遠很遠，等以後再告訴你吧！」

金鈴問道：「白大哥，咱們要帶些什麼東西上路？」

「除了財帛之外，兩套衣服就好，趁現在秋天好走路，等到冬天就難走了。」

「是的，我知道，我已叫大娘替咱們把賣田地的消息放出去！一兩日之內就有消息，白大哥，大娘家沒有牛，俺想送一頭給她，你看好不好？」

「好，東西是你的，俺沒意見，總之留一頭牛一架車子就行！」

× × ×

晚上，金鈴躺在床上，却有孤衾被冷之感，見女兒已睡着了，便下床去柴房，她敲了幾下門，裏面便傳來白成德的聲音：「誰？」

「這時候還有誰？」

白成德開門道：「你還沒睡？」

「睡不着！」金鈴坐在草地上，「世事有時眞的很奇怪，你剛建好這間柴房，現在就要賣了，早知你也不用辛苦。」

「你捨不得？」

金鈴靠在他懷中，道：「是有一點！不過我更加捨不得離開你！」

白成德忍不住摟住她，道：「好日子就快來了，不過今天俺老是心驚肉跳，覺得……」

「覺得怎樣？」

「覺得這一切好像都沒有可能的。」

「傻瓜，明擺着的事！還說沒可能，你不是說好日子就要來了嗎？」

「以前像活在地獄裏，突然要升上天堂，令人難以相信！」白成德慢慢裝着烟，道：「剛才我也睡不着哩，俺怕俺沒這種福氣，可以得到你！」

金鈴將臉貼在他胸膛上道：「你千萬別這樣說，能嫁給你，也是我的福氣。」

「俺不是說這些，而是怕咱們設法離開山東，沒法結爲夫婦。」

金鈴抬起頭來，幽幽地道：「你別担心！就算讓局子裏的人找上來，大不了坐幾年牢，俺一定等你，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都等你，只怕你到時要嫌棄我這老太婆！」

她說話時，熱氣噴在白成德脖子上！又酥又痲，又香又膩，白成德忍不住拋下烟杆，緊緊將她抱住，「鈴子，你眞好，我白成德若辜負你的，叫我不得好死！」

「我要你好好活下去，不許提個死字。」她眼睛觸到白成德那對火熱的目光，心弦一顫，不由自主地閉起雙眼。

白成德心頭一蕩，頭一低，火熱寬厚的嘴唇，印在那兩片濕潤的紅唇上。

金鈴完全沒有掙扎，她早已決定將一切貢獻給心愛的人，慢慢，她雙臂也圈住了白成德的脖子，腰肢越來越軟，終於兩人倒在草地上。白成德軟玉溫香抱滿懷，只覺自己如踏在雲端，勝似神仙，兩人直至喘不過氣才分開。

白成德不及於亂，輕聲道：「這裏冷，你回房睡吧！」

金鈴道：「你能睡我也能睡。」白成德忍不住再度擁着她熱吻起來，這晚金鈴仍蜷縮在白成德懷中睡覺，白成德發乎情，而止於禮的態度！使金鈴更加敬重他。

新仇舊恨

邱大娘放出去的消息，像一顆五百磅的炸彈，在村中炸開，大家既驚奇，又爲金鈴高興，却也有一些男子，對白成德又羡又妒。

村裏最有錢的石財主，第二天下午便來找金鈴，商量價錢，他提出的價錢，使金鈴生了一肚子的火，忍不住道：「石老爺，你是要買八畝地，不是八棵樹！」

石財主笑嘻嘻地道：「本村除了石某人之外，只怕沒別人能出得起錢買了。」

金鈴道：「多謝石老爺關心，這價錢俺不賣！」

「鈴子，俺家的田地已夠了，俺是瞧在馬侄子跟你要改嫁這上面才買的。」

「那就更加多謝了，村內沒人出得起，石景村、石豐村怕就有人出得起。」

石財主臉色一沉。「鈴子，老夫痴長幾歲，你將馬家的土地賣給外村人，只怕村長要管你，而且村人也有話說！」

「再次多謝石老爺，俺沒辦法！只好一畝一畝地賣吧，相信有人出得起錢！」

石財主臉色又是一變，道：「老漢再加三個大洋！」

金鈴一口拒絕，石財主灰溜溜地離開，邱大娘道：「鈴子，你不是想盡快賣出去嗎？」

「這個價錢，俺寧願慢一點，躭多幾天，將它分開來賣，讓窮人佔便宜，好過讓這種老財主佔便宜。」

邱大娘的兒子在旁邊豎起拇指，讚道：「鈴子！咱們就是佩服你的志氣，行，俺替你跑一趟，分開來賣，要多少買多少，俺知道黃二哥有點錢，正想買地，俺這就去找他！」

這天，黃二果然買了兩畝，而且價錢比石老財出的還高。金鈴很高興，便叫白成德將小黃拉到邱家：「大娘，這幾年來，讓您多方照顧，反正這頭牛用不着，就送給你們吧！」

邱大娘道：「等你們走了再說吧！」

「早一天跟遲一天有什麼分別，您一定要收下，要不俺反而心頭難安。」

邱家寧道：「娘！這是鈴子跟白大哥的好意，咱們就生受了吧，不過俺有個條件，今天晚上你們要讓咱們請！孩子他娘，去買點菜跟酒回來。」

金鈴道：「那怎好意思？」

邱大娘道：「大家好像一家人，客氣什麼？反正你又不請咱們喝喜酒，這頓酒就算是咱們替你送行兼預祝你們早日完婚吧！」

白成德剛好拉牛過來，便道：「那咱們也就不客氣。在這裏叨擾兩杯了！」

邱大嫂道：「白大哥，你坐下吧！」

金鈴道：「俺過去帶小鈴子過來，今晚俺就偷懶一下不煮飯。」

邱大娘與媳婦立即下厨，邱家寧的老婆邱二嫂買了一大堆酒菜回來，烟卣的烟直噴，香氣四溢，金鈴也進去帮忙，小鈴子則跟邱家寧的兒女玩耍，白成德與邱家寧在廳裏抽烟。

吃晚飯時，好不熱鬧，大大小小，一共十多個人，白成德酒量極豪，不過他自制力極强，淺嚐即止。

飯後，大家又閑談了一陣，邱大娘道：「鈴子！給小鈴子在這裏住一晚吧，老身孫子捨不得她走！」

金鈴笑道：「大娘您一向疼她，她也捨不得離開你們，小鈴子，你在這裏睡！還是跟娘回去！」

「在這裏睡！」小鈴子綳跳着叫。

白成德道：「那咱們過去了！」他送金鈴到正屋，「鈴子，你也早點睡吧！」

金鈴道：「小鈴子不在，你不如在這

邊睡吧！」

白成德笑道：「等咱們成了親之後，俺日日夜夜都陪着你。」

金鈴回答道：「你不進來，那我就過去！」

「這個俺不反對！」

金鈴將門鎖上，跟白成德到柴房。「白大哥，你也早點睡吧！」

白成德道：「是的，怕再過幾天！想睡也沒有地方睡！」他脫下外衣躺下。

他倆雖然不曾行禮，但金鈴巳跟他「同床」兩次，因此也不害羞，解下外衣向內睡倒，一忽，兩人都打着鼻鼾。

白成德在夢中，忽然被一陣脚步聲吵醒。「這時候！還有什麼人？」他急忙推醒金鈴，披上外衣。

「什麼事兒？」

「好像有人來！」話音剛落，牛棚裏傳來大黃的叫聲，白成德將金鈴拉到草堆後面，輕聲道：「無論發生什麼事，你都不要叫，也不要出去！」

白成德說罷伸手到草堆裏，摸出自趙祥貴家搶來的那柄手槍。

這時候，外面有人道：「他媽的，莫非他們聽見風聲逃跑了！」

白成德聽得心頭怦怦亂跳，暗道：「想不到到這時候才讓他們找上來，他媽的，俺的命怎地這般苦！」

外面有人道：「不會，家裏還有首飾細軟，證明不是逃跑，也許去串門子！」

白成德覺得這聲音有點耳熟，但一時之間又記不起是誰。只聽第三個人道：「老趙，反正咱們巳偷到那批首飾，也值不少錢，算了吧，弄出人命來，又有什麼好處。」

白成德心中暗叫一聲：「原來他們不是局子裏人，是趙祥貴那畜生！」

趙祥貴聲音雖低，但充滿狠毒：「他一日不死，俺一日不得安寧。」

「哼，他怕俺會去告發，殺人兇手是他！」

魯牛山問道：「你到底跟他有什麼仇恨？」

「魯大哥，這個你別多問，總之殺死姓白的，你不但可以去局子裏領賞，俺另外也有賞，請你帮帮忙，他才一個人，咱們有五個，難道你害怕。」

「笑話，俺魯牛山天不怕，地不怕，又怎會怕那小子！」

「這就好，大家再搜一搜！」

一個破鑼似的聲音道：「大哥，這棟土屋咱們還未搜過，裏面可能有人！」

白成德十分緊張，他轉頭過去，依稀見到金鈴在草堆後向他招手，他連忙揮手，示意她縮回去。

「怎辦？讓不讓他們進來？」白成德心念電閃間，外面巳在撞門。

假如讓他們走來，金鈴便有生命危險了，他當機立斷！抽出槍來，胡亂向窗外打了一响！「砰！」清脆的槍聲，在黑暗中更加响亮，外面一陣凌亂，趙祥貴道：「那小子就在裏面。」

魯牛山說道：「小心人家聽見槍聲趕來！」

白成德跑到草堆後，叮囑金鈴不要露面，窗外「蓬」的一响，窗櫺盡裂，一塊石頭飛了進來。

白成德倏地一跳，雙手抓住橫樑，爬了上去，他盡力向上捅着，屋頂是稻草加稀泥，很快便被他捅開一個洞來。

窗口露出一顆腦袋來，還有一柄槍，白成德首先一槍摑去，那人縮了回去，白成德立即爬上屋頂！他飛快向柴房後看了幾眼，隨即跳了下去。

一個漢子叫了起來：「後面好像有聲音。」

白成德早巳跑到牛棚後面，悄悄探頭出去，見趙祥貴距離自己約十來步，後背正對着自己，他新仇舊恨一齊湧上心頭，忍不住瞄準向他開了一槍。

「砰！」子彈呼嘯而去，但他極少開槍，準確性甚差，子彈射不到趙祥貴！却射到他旁邊一位高大漢子的大腿！

那漢子「啊」地一聲倒地，趙祥貴大驚，閃身發了一槍，他那一槍射到牛棚裏去，白成德連忙再扣動扳機，再一顆子彈呼嘯而出，越祥貴跟那漢子無所依憑，急作鳥獸散！

一個瘦漢去拖地上受傷的漢子，却讓白成德第三槍嚇退，那漢子幾次爬上來，都再度摔倒，叫道：「老許，他媽的，你們怎能丟下俺！」

白成德喝道：「將手上的槍抛過來，要不老子先幹掉你！」

那人正是魯牛山，他平日口氣極大，但這時候胆子却比老鼠還小，忙不迭道：「別開槍，別開槍，俺投降！」他果然將槍向牛棚這邊抛過去！

由於白成德怕趙祥貴他們藏在對面正屋後面，所以不敢貿貿然出去拾槍，以免成爲槍靶，雙方便這樣僵持着。

小村又重歸寂靜，但實際上氣氛却比剛才更加緊張！

良久，遠處忽然傳來一陣响亮的銅鑼聲，白成德知道村民巳發覺出事，正在召集壯丁，他一顆心才稍爲安定，但心頭突然閃過一絲念頭，他一顆心又忐忑起來！

白成德迅速考慮，忽然大聲叫道：「强盜在這邊呀！」隨着他的叫喊聲，對面屋後，有幾道黑影，閃了出來，向遠處竄去！

白成德稍等一下，也向魯牛山走去，他俯身拾起地上的槍，將槍管抵在他太陽穴上，道：「鈴子，你出來！」

金鈴應聲而出，白成德道：「搜搜他身上！」

金鈴在他身上搜出一包首飾，還有幾十個大洋，即是今日賣田的錢和她的積蓄。「白大哥，現在怎辦？」

白成德道：「你老實答俺的話，要不俺就不客氣！叫什麼名字！」

「魯牛山……」

「俺現在說的話，你都要記着，要不後果俺可不負責！」

「您說什麼，俺都聽！」魯牛山肉在俎上，連聲答應。

「等下有人問你，你就說是被强盜趙祥貴迫你來搶刦的，這槍是給從强盜的手中搶來的，將你打倒，你便求他們原諒，讓你自新！」白成德低聲道：「你如依俺的話說，俺也會替你求情，對俺不利的話，你就少說幾句，要不，哼！大家臉上不

好看！」

「是的白爺，俺曉得！」

「你叫俺什麼？知道俺姓白，他們還會相信你的話嗎？」

「是是，俺不認識你，請替俺先止血吧！」

「別急，死不了！鈴子，你快呼叫吧！」白成德將魯牛山的槍揣進懷裏。

金鈴大聲呼叫：「快來呀，强盜跑啦，給咱白大哥抓住了一個！」

鑼聲越來越近，壯丁們都跑了過來，紛紛問因由，白成德道：「剛才鈴子過來柴房跟俺商量賣田的事，吺，這人跟一批强盜，冲進正屋偷走了一批首飾和現欵，幸好俺在柴房內聽見聲音，吹熄燈，冷不防冲出去，跟他們打起來！」

一個壯丁道：「俺聽見槍聲！」

「是的，黑暗中他們不敢亂開槍，是向天開的，給俺搶過來一柄，一槍將這死强盜摑倒！」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可有沒有什麼損失？」

「吺，被偷去的就是這些！」金鈴道：「幸好讓白大哥回來！」

「這算是大幸！哼，你這强盜也算倒霉，什麼地方不去，偏去找白大哥？」那癩痢頭青年，以前一直瞧不起白成德，但自從白成德不再「白痴」之後，又對他敬佩起來：「白大哥，你眞棒呀！早知咱們都跟你學武！」

白成德笑道：「小時候練的，都有好幾年沒再練了，想不到還管用！」

「將這人綁起來吧！」

魯牛山叫道：「諸位鄉親父老饒命，俺是個好人，請放俺一條生路！」

白成德道：「聯羣結黨偷錢，還算好人，天下間還有壞人嗎？」

一個壯丁道：「好啦，村長來了！」

石湖村村長是個五十餘歲，舉止威武的漢子。「什麼事兒！」

金鈴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下，魯牛山忙道：「村長，俺是好人，俺是要去臨沂探親，半路上讓一個叫趙祥貴的賊首抓去做强盜，這還是第一宗，眞的俺沒騙你，請村長你大人有大量，放俺一條生路！」

村長冷笑一聲：「俺當了這許多年村長，還未曾遇到强盜小偷，一開始便承認自己是壞人的！」

「眞的眞的，俺第一次做賊，還是被迫，俺可以發誓！」

白成德道：「這人大腿上的血還未止，先替他止了血吧！」

癩痢頭叫了起來：「白大哥，你怎地仇將恩報！」

「也許他的確是被迫的呢，何況咱們又沒有損失，再說，無論如何，也得先替他止了血才行，總不能叫他死在這裏！」

白成德將槍捧至村長面前：「村長，這柄槍是俺剛才從强盜那裏搶來的，就交給你了！」

村長接過槍笑笑。「白兄弟，想不到你還是個神槍手——」

「慚愧！俺本來是要殺賊首的，沒料到却打到站在旁邊的他身上，也算他倒霉了！」

衆人都笑了起來。村長道：「難得你心腸好！好，替他止止血吧！」

金鈴道：「俺家有藥散，我去拿！」她進屋拿了藥散和紗布，替魯牛山止血和包紮。魯牛山連聲道謝。

忽然有人道：「石財主來了！」

石財主計勝一籌

石財主雙手負背，挺胸凹肚，道：「村長，聽說來了一批强盜，又抓住了一個是不是？」

「不錯！」村長指指地上：「吺，就是這個！」

石財主哈哈一笑：「馬大嫂，奇怪呀！人家偷你的錢，你還替他敷藥，傳出去人家都要笑咱們石湖村的人是呆子！」

金鈴怒道：「你少說風凉話！俺金鈴辦事一向有分寸，用不着你多說！」

「你知不知道，你這樣是助長賊威！以後他們再來也沒什麼可担心的了！馬大嫂，你要走了，可不能留些麻煩給咱們的呀！」

村長忙道：「他說他是被迫的……」

石財主笑道：「這種騙小孩子的話，連村長您也會相信？」

村長不悅地道：「石兄這樣說是什麼意思？認爲俺沒資格做村長？不錯，你說的也有點道理，但做人也得寬大一點，假如他是被迫的，咱們讓他的血流乾而死，心中也難安！」

「您怎知道他是不是被迫的？」

白成德道：「俺可以證明！」

「哦，外村人，你怎樣子證明！」

「剛才有人要拖他跑，但他在地上滾動，不讓他們拖回去！假如他不是被迫的，又怎會這樣？」

這句話十分有力，石財主登時語塞。半晌才說道：「村長打算怎樣處理？把他放走？」

村長道：「俺自有分寸！」他轉頭對魯牛山道：「俺給你一個機會，你今晚好好想一下，明早俺來問你的話，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魯牛山忙道：「俺絕對不會隱瞞，村長放心！」

村長道：「夜深了，大家都回去睡覺吧，明天再來！白兄弟，你武藝高强，就請你看他一晚！」

白成德說道：「沒關係，包在俺的身上！」

人羣逐漸散去，石財主走近村長身旁。「村長，你不覺得這件事有點奇怪？」

「有什麼奇怪？」

「强盜那裏都不偷，爲什麼偏光顧馬大嫂，又偏讓姓白的逮住？」

「這有什麼奇怪？你想到那裏去啦？馬大嫂家最靠後山嘛！人家武藝高强，捉住一個被迫入伙的强盜，算得什麼？」

「您別忘記姓白的是外村人，他以前是個白痴，出了一趟城，回來病就好了，這件不透着奇怪嗎？俺看這個人一定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你，白兄弟是個好人，換作別人，一早就跟馬大嫂……咳咳……哼，在我眼中，他比一些本村人還好！」

原來去年底石財主跟他爭做村長，兩人本

有心病，說話也就針鋒相對。

石財主一揮袖，甚爲不悅地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俺可是爲了您好呀！」

「謝你這罵人是狗的好心人了！」

石財主哼了一聲，頭也不回地走了，走了幾步，輕聲自言自語：「你放人，老子就抓人，到時候看誰厲害，明年這村長非由俺做不可！」

× × ×

白成德將魯牛山拖進柴房，魯牛山道：「白爺，您要救救我……」

白成德踢了他一腳。「俺說過的話，從來不說兩遍！你好自爲之！老實說，你跟趙祥貴是什麼關係？」

「你是說老趙？俺只是跟他的女人同鄉，其他的可不知道，是他請我來殺人的，俺不幹，只答應替他偷回那三百多塊！剛才您也該聽見吧！」

「你還知道什麼，快說！」

「不不，俺不知道……還知道你姓白，是老趙的同鄉，就是這樣而已！」

白成德拿了一條草繩，將他的手脚綑了起來，然後拉着金鈴到正屋，金鈴焦慮地道：「那姓趙好心毒，咱們怎辦？」

白成德眉頭深鎖，道：「鈴子，時間太緊迫了，咱們一兩天之內，就要走，要不俺就先走！」

「不，要走咱們一齊走！」金鈴頓了一頓，問道：「眞的這般緊迫？」

「趙祥貴害我之心不死，我就不能在這裏逗留下來！」

「我看他們經過這次，也不一定敢再來！」

「你別忘記，俺是個被通緝的殺人犯，他不來，難道不會向村長那裏通風報訊嗎？」

「他不怕你供出他來？」

「通了風，報了訊，他就離開山東，海闊天空，誰能奈何他？」

「那咱們什麼時候走？」

「明天太急，再說會引起別人思疑，後天吧！就這樣決定！明天你盡量把田地和房舍賣掉，便宜也要賣！俺回去了！」

白成德走了兩步，又回頭說道：「不，你一個人住在這裏危險得很，跟我過去那邊睡吧！」

× × ×

白成德跟魯牛山剛吃過早飯，村長便帶了幾個人來了。「你叫什麼名字？」

「魯山。是槐村莊人氏，您不相信可去問問！」

「俺不問你這個，你知道趙祥貴有多少人馬嗎？」

魯牛山想了一下，道：「俺見到的，約莫有二十多個，不過昨晚兒來的只有七八個！」

「爲什麼只來七八個？」

「其他人聽說都讓他派出去做『買賣』了！」

「人數不多嘛！」村長看了旁邊的人一眼，繼續再問：「他老窩在那裏！」

「在孟良崗山上有個山洞，但那裏不像是他們的老窩，只是一個歇脚點吧……嗯，看他們的行動，倒像流寇，不過還不成氣候！」

「你被他們抓去多少？」

「半個月左右，所以他們的情況，俺不太清楚，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我！」

村長點點頭，道：「本來要把你交到局子裏，不過念在你是被逼，又受了傷，就饒了你吧！」

魯牛山在地上叩頭：「村長，你眞是俺的再生父母，您是比和尚還慈祥的好人哪，一定能長命百歲！」

村長得意地笑了，道：「俺現在就放你回去！」

白成德在旁邊道：「且慢，村長，現在不能放他回去。」

村長與魯牛山異口同聲問道：「爲什麼？」

「第一，他腿上的傷，還未結疤，不能走路的，第二，他這時候回去，很可能又會讓趙祥貴抓住，所以俺認爲過兩天再放更加適當！」

村長點頭道：「還是白兄弟細心，魯山你就在這裏多住兩天吧！」

白成德冷冷地對魯牛山道：「俺是爲了你好，你不用吹鬍子瞪眼睛！」

村長斥道：「魯牛山，你別不識好人心！要你乖乖留下，咱們不會難爲你！」他站了起來，說道：「這個人還是交給你看吧！」

「放心，他敢走就任他走！村長！您慢走！」

村長離開之後，魯牛山道：「白爺，要是有了什麼變卦，俺可……」

「哼，不會有變卦！」

「你爲啥不讓我走？」

白成德冷冷地道：「少廢話，換藥！」他替魯牛山換了藥之後，仍將他綑住。白成德生怕放了魯牛山之後，趙祥貴又會找上門來，他決定在他離開時才放人！

× × ×

金鈴果然將那幾畝地和茅舍賤賣，地契就在村長家辦理，她晚上回來時，白成德對她道：「小鈴子今晚還是放在大娘家，明早再抱回來，晚飯俺煮，你去收拾，明天一早咱們就走！」

金鈴二話沒說就進房子，白成德煮了飯，也不去催金鈴，却將牛車推了出來，將車輪抹拭一番，還加了油，又切了一些乾草，準備在路上給牛充飢。

吃過晚飯，金鈴將那三百多塊交給白成德，白成德不收。「還是由你保管！」

「路上奔波，你也要錢！」

「你給我十個大洋就好！你將錢綁在襪子裏面，首飾金器也要藏好。」

「得了，這些你都不用担心！」

白成德道：「缸裏面還有麵粉，趁今晚蒸些包子，烙些燒餅吧，路上要吃！」

一夜他倆忙到半夜才能歇下，魯牛山見他倆睡在一起，却十分規矩，心中暗道：「他媽的，這白成德是不是男人，抱着這樣一個標緻的女人，也不動心！」

白成德與金鈴打着鼻鼾，反而他久久不能入睡。

次日一早，白成德與金鈴便起來了，金鈴煮了一鍋麵條，燒了水，然後把女兒抱回來，替她換上新衣服，然後才吃麵，還沒吃完，隣居都來與他們相辭和道賀。

金鈴將剩下來的衣服布料家具，都送

與平日有來往的隣居，忙了好一陣才能脫身。

白成德拿了一壺水上車，還在車上鋪了張棉被，讓她母女坐在車斗裏，他把剩下來的麵條拿到柴房裏去，替魯牛山解繩子，道：「你吃了麵條就走吧！」

「俺不餓，俺不吃！」魯牛山恨不得立即離開，鬆了繩便瘸着腿走了。

白成德上了牛車，村長還來相送，問道：「白兄弟，你家鄉到底在那裏，以後咱們路過也去拜訪你！」

白成德道：「俺家在魯山附近的黑石村，遠得很哪！現在不走，天氣冷了，路上就更加辛苦了！」

「那咱們也不躭誤你的時間了！」

白成德與金鈴見村民如此熱情，而自己却一直在欺騙他們，心中十分難過，白成德到底是男人，他「呀」地叫了一聲，揮鞭催牛前進，大黃便抬着步子，慢慢走出村子。

石財主站在遠處，見他們出了村，人羣也散了，便向另一個方向走出。他每日都有散步的習慣，沒有一個人懷疑他有目的。

石財主走進一座樹林，學貓頭鷹叫了幾聲，一忽一個他家的長工便跑了過來，道：「老爺，找不到那小子！」

「飯桶！他瘸了一腿，走不遠，還不快給我散開找一找！」

那七八個長工便散了開去，在樹林裏找尋起來。原來魯牛山粗中有細，他怕村民不服村長的判决，會暗中追上來洩恨，所以他進了林之後便躲起來觀察一番，果然不久便見到有人進林，當下便躲在草叢中，不敢亂動。

那些長工找了好一陣，都沒有結果，石財主抗着拐杖，也在附近找尋起來，他邊找邊罵長工飯桶。

忽然他發現野草無風自動，知道有古怪，便退後幾步，叫道：「阿吉，阿林，你們過來，扶俺回家！」

他喚了幾遍，便有兩個長工跑過來，石財主用杖子一指：「小心，在裏面！」

那兩個長工走進草叢，不久便將魯牛山拖出來，魯牛山叫道：「你們村長巳放了我，你還怎地？」

石財主用拐杖在他肚皮上戳了一下，道：「你可以騙別人，却騙不了我！你不是賊……」

「俺早說過，俺是被迫的！」

「但你是來找姓白的霉氣的！」

「不是……俺不認識他！」

石財主拐杖在他傷腿上擊了一下，道：「乖乖招出來，免受皮肉之痛，他人巳走了，你還害怕什麼？」

魯牛山痛得慘叫起來，忙道：「俺說俺說，他是被通緝的殺人犯白成德！」

「哦？可是眞的？」

「俺若騙你的，教我不得好死！」

「諒你也不敢騙老夫，告訴你這地方殺死了你，也沒人知道！」石財主惡狠狠地道：「你還知道什麼？」

「俺只知道這些，請你高抬貴手！」

「你爲啥會找上他？跟他有仇？」

「不，俺是受人之託的！」魯牛山將趙祥貴委託他的經過說了一遍。「俺什麼都告訴你的，你該放了我吧！」

「呆子，要放你，俺又何必來找你？阿吉，將他的手縛起來！」石財主哈哈大笑：「老七啊，你要跟俺比，還差一大截哩！明年的村長非我石某人當不可！」

長工阿吉問道：「老爺，咱們是不是帶他回村？」

「飯桶，帶回村去，老七又會說咱們將他屈打成招！送他到局子裏去，老夫也得親身走一趟！叫他們都來吧，速速行動，不要躭誤我領功的時間，讓白成德跑遠了，這功勞可就要減輕！」

逃亡

出了石湖村，牛車一直向東行，走了兩個鐘頭，才行了七八里路，白成德忽然問道：「鈴子，這附近那裏有馬賣？」

「沂南城。」

「不能去！」

「咱們坐船吧，又快又便利！」

白成德吸了一口氣，道：「假如只是俺一個人，俺一定選水路，但你倆是旱鴨子，萬一有事，那可是一條絕路！」

「包艘有篷的船，沒人看到！」

「萬一在碼頭上露了行踪就完了，這骨節眼時候，千萬不能走錯一步，還是走旱路！不過這牛車太慢，一定要換一匹好馬！」

「我聽人家說，青駝寺那裏有馬賣！嗯，拐向南吧，由這裏去，大約四十里路不到！」

白成德望了一望天色，道：「快一點今晚就能趕到！」

出乎意料，大牛走得雖慢，但還在盛年，氣力悠長，步伐均勻，到青駝寺那小鎭，天才剛黑不久，不過馬集巳經散了，只能等明天。

白成德到鎭上那家唯一的小旅館，租了一間房，安頓好行李後，只叫跑堂的送些麵和飯到房內。小鈴子頭次出門，在路上吱吱喳喳，興奮得不得了，吃過飯便倒頭而睡。

白成德抽着悶烟，他要計算路程，和估計將會出現的情況。金鈴輕輕拍拍他的肩膊。「大哥，別担心，船到橋頭自然直嘛！」

白成德不想將心中的憂慮告訴她，點頭道：「你睡吧！俺沒事，抽了這鍋烟就上床！」

第二天天還未亮，白成德便下床盥洗。他吩咐跑堂送一壺熱水進來，送了兩隻冷硬的燒餅，便到櫃台問路，掌櫃叫他早點去，因爲馬市很早便開始。

白成德到達馬市，果然馬市巳開了，要買與賣馬的人都集中在那裏，亂哄哄的。幸而剛開市不久，白成德很快便挑了一頭健馬，議了價錢，又問馬販要不要買牛，馬販介紹他到另一處，那裏有兩位販子，不但賣馬，還賣牛和騾驢的。

白成德也不講究價錢高低，只求將大黃賣掉，因此很快便議好價錢，拉着馬，帶販子到旅館，那販子見到大黃長得粗壯，滿心歡喜，二話不說便把大黃拉走了。

大黃似乎知道將與主人分別，悲鳴幾聲，白成德在牠背上輕拍幾下，道：「大

黃大黃，咱們也捨不得將你賣掉，只是爲了咱們前途，你去吧！」

大黃似解人意，低頭跟着牛販子走了。白成德出店買了些油條和包子給金鈴母女吃。

金鈴問道：「買了馬嗎？」

「買了，大黃也賣了！」

小鈴子一聽大黃賣掉，登時哭了起來，白成德忙勸她：「大白比大黃更好看，你一定喜歡！」

小鈴子問道：「大白是誰？」

「是一匹大白馬！你不要難過，那人很喜歡大黃，大黃也很喜歡牠！」白成德向金鈴打了個眼色。

金鈴道：「小鈴子快吃，吃飽了咱們就趕路去！」

× × ×

李家保鏢被殺的案子，至今已十個月，案情如石沉大海，沒一點進展，沂南派出所早將案子呈了上去，交由省偵緝隊處理。

魯牛山被石財主和他的長工押到沂南，他暗暗叫苦，以前他在城南鬧事，仗着人面熟，還有幾次讓他逃脫，所以派出所一直奈何不了他，這次只怕再無機會走脫，還怕新案舊案齊發，少不免嚐嚐幾年鐵窗風味！

派出所所長聽了魯牛山的供詞之後，說不出的高興，問道：「現在白成德還在石湖村嗎？」

「不，他離開了，說要去魯山，他家鄉在那裏。」石財主在旁答話：「俺聽得清清楚楚的！」

派出所所長道：「你們等等！」他到辦公室內撥了個電話到濟寧分局，向黃揚義分局長報告了一切，電話筒傳來黃揚義的聲音：「這件案子已交給省偵緝隊處理，你等等，王隊長剛在這裏，我請他聽電話！」

一忽，電話筒裏又傳來另一個聲音：「喂，是沂南派出所啊？」

「是，王隊長，俺是董泉呀！咱們這裏的命案，有了新發展！」派出所所長將魯牛山的供詞說了一遍。「兇手帶着一個女人一個小孩，坐着牛車正去魯山！」

「他家鄉根本不是在魯山，這都是假的！」

「石湖村裏有人作證，說是親耳聽到的！」

「俺不是說他們說假話，說假話的是白成德，他不會向北走，一定是向南逃！」王森道：「注意，叫人注視沂河！坐牛車能逃得多遠？他們會由水路下江蘇！」

「隊長果然高明，俺這就派人去沂河檢查。」

王森道：「俺現在就坐車，趕去你那裏！」

董泉高興地道：「隊長親自出馬，那更加好，一定可以把兇手抓回來！」

黃森說道：「俺要兇手跟那女人的畫像！」

「立即替你準備！」董泉收了綫，便請來畫匠，根據魯牛山和石財主的供述，畫了兩張肖像，畫後魯牛山與石財主都認爲有八九分相像。

董泉道：「石公，多謝你們協助，抓到兇手之後，咱們會請你來領賞金！」

「俺辦這事是爲地方除害，不是爲了賞金！」

「這是您應該得的！」董泉道：「俺還有事要辦，不送！」

× × ×

馬的速度比牛快得多，可是有一點是白成德意料不到的，他從未駕過馬車，因此跑了一陣，那馬便使性子了，白成德越打牠，牠越不聽話，故意綳綳跳着，車子顚簸不已，小鈴子被嚇哭了，金鈴忙道：「白大哥，慢點來！」

白成德只好放鬆了韁，也不打牠，但是那馬便不走了。結果走走停停，受了一肚子的馬氣，大約走了七八里路，日已過午了。

金鈴嘆了一口氣，道：「早知這樣，便不要將大黃賣掉了！」

白成德道：「有機會便再換一匹馬，俺不相信所有的馬，脾氣都這般烈！」

金鈴道：「先找個地方吃飯吧！」

白成德讓馬兒慢慢踱着步，走了好一陣，才見路旁有個賣麵品小食的攤子，三人胡亂吃了一些，便上車了。那馬不肯吃草，有氣無力地走着。

天色漸晚了，三人急得要死，因爲找不到宿頭，晚上風又大，最後他們只好將馬停在樹林裏，啃些冷饅頭。

金鈴說道：「白大哥，把馬兒卸下來吧！」

白成德將馬卸下，拉着韁，準備將馬兒拴在樹上，不料馬突然發瘋，猛力一掙，白成德猝不及防，馬韁被掙脫，那馬衝出樹林而去！

「他媽的，連你也欺侮我！」

白成德要追，却讓金鈴叫住：「算啦，這時候，天黑路滑，怎追得上？」

小鈴子道：「俺早就說不要將大黃賣掉！大黃多好，牠又乖又……」

白成德早窩了一肚子火，聞言忍不住喝道：「閉嘴！你一個小孩子懂什麼？」

小鈴子見他凶巴巴的，登時哭了起來，金鈴忙哄她。「小鈴子乖，你別吵，爹心情不好嘛，睡吧。」

「娘，我要你陪我睡。」

金鈴拉起被子躺在女兒身旁，說道：「娘陪你睡，別怕，明天買些好東西給你吃。」

白成德仍在篝火邊抽着烟，越接近省界，他心情越緊張，希望就在明天，千萬別在這骨節眼上，出現問題啊！

他心中不斷地叨唸着，忽然肩上多了一隻柔軟的手，他頭一抬，便見到金鈴那張透着溫柔的笑臉。他抓住她的手，輕聲道：「對不起，俺心情不好，剛才……」

金鈴搖搖頭，坐在他身旁，道：「沒人怪你，你別放在心上。」

「鈴子，您眞好！」

金鈴倒在他懷中，抬頭問道：「你担心咱們走不出山東省？」

白成德唔了一聲：「以前不那麼怕，但現在不行了，我多了一個老婆，一個女兒……俺不但要爲自己活着，也要爲你倆母女活下去。」

金鈴喃喃地道：「咱們都會活下去，也一定能過着幸福的日子。」

白成德苦澀一笑：「只要你母女能好好活下去，俺便已心滿意足，俺自小至現在，都沒過個什麼好日子……那種生活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場夢！」

金鈴聽着有點心痛，忙道：「你別想得太多，再過幾天，一切就會變好！」

白成德忽然握住她雙臂，道：「說眞的，咱心情很矛盾，既想得到你，但又怕你跟了我要受苦，俺很想能過好日子，但又覺得自己沒那種福氣。」

「傻瓜！俺什麼都拋掉跟着你，你還担心什麼？」金鈴覺得要給他一點安慰，忽然將紅唇湊前，主動親吻他。

白成德身子如觸電一般，抖了一抖，雙臂一緊，將她緊緊摟住，半晌兩人才分開嘴裏，白成德問道：「鈴子，你眞不後悔？」

「你再問，俺就不高興了？」金鈴忽然將他拉倒，兩人便躺在地上，白成德的嘴唇再度印下，金鈴手掌在他身上摩挲游動。

良久，白成德的一隻手放在她胸脯上，金鈴緊緊地閉上雙眼，毫不反對，白成德動作忽然粗暴起來，將她上衣的鈕扣解開。

金鈴眼睛雖然閉上，但却感覺得到，任由白成德輕薄。他由喉管吐出幾個字來：「鈴子，你眞漂亮！」

一陣風吹來，地上的落葉，紛紛飄飛，白成德霍然一醒，忙將她衣襟掩上，金鈴雙臂一緊，將他拉個死實，在他耳畔夢囈似的道：「白大哥，今夜便是咱們大喜的日子……我願意把一切交給你。」

白成德腦袋「嗡」的一响，動作再度粗暴起來……

「大喜」雖然沒有什麼禮節，但篝火之旁，落葉之上，星星爲媒，大地作證，却是頂羅曼蒂克的！

× × ×

篝火已熄，金鈴上衣扣還未扣好，但她已蜷縮在白成德懷中睡着了，睡得好不甜蜜，白成德更是酣暢，年來的苦惱，憤恨和憂慮，都在這一次行動得到平息，他神經從來未試過這樣鬆弛過。

夜深，風冷。白成德忽然被一陣風吹醒，醒來時發現金鈴仍在自己懷抱中，他將她抱了上來，輕輕放在車斗上，再蓋上棉被。

醒來之後，憂慮讓鞭子抽打着他的神經，他睡意全消，坐在地上，背倚着車轅，又慢慢裝着烟，沒有了馬，明天如何繼續行程？

就在此刻，白成德忽然聽到一個「息息索索」的脚步聲。

來的是人是獸，白成德顧不得抽烟，拋下烟杆，抽出槍來，飛跳至一棵大樹後面，半晌，那聲音忽然消失，白成德向馬車看了一眼，向前竄出，再匿在樹後，探頭觀察。

不遠之處，有道黑影蠕蠕而動，那黑影也伏在樹後不動。白成德心頭怦怦亂跳：「難道是局子裏的人找上來？」

轉念一想，來的只有一個，又不像是局子裏的人的行徑，通常他們都怕死得很，每次出動，都要好幾個人，何況捉拿的是個殺人犯。

既然不是局子裏來的，這又會是什麼人？

白成德左思右想，都猜不出對方身份，那個黑影忽然自樹後探頭出來，手上還有一柄槍，白成德怕他會傷及金鈴母女，當機立斷打了一槍。

「砰！」槍聲在深夜格外响亮，那人吃了一驚，也胡亂開了兩槍，隨即連滾帶爬地跑了。」

他一跑開，白成德便立即退回去，他生怕對方還有人，由別方進入樹林，金鈴被槍聲驚醒，她立即伸手掩住小鈴子的嘴巴，輕聲在她身畔道：「別怕，娘就在你身旁！」

白成德進林之後，立即向四圍觀望，金鈴問道：「大哥，什麼事兒？」

「剛才有一個人拿槍要進林，被俺驚退。」

金鈴忙問：「是什麼人？」

「俺也想不通！」白成德道：「不要緊，你們睡吧。有俺在，便不怕別人傷害你們！」

金鈴心頭吃驚，却道：「也許是過路的，不必杞人憂天。」

白成德點點頭。「總之天一亮，咱們便離開！睡吧睡吧。」

金鈴一邊扣上鈕，一邊哄着女兒，她怕白成德担憂，故意閉上雙眼，其實她那裏睡得下？

天剛濛濛亮，白成德便以人代馬，拉着車子，金鈴在車旁走着，車上只坐着小鈴子，還有棉被和隨身衣衫。

拉了一陣，白成德額上都爆出汗珠來，金鈴連忙掏出手絹，替他抹汗，兩人四道目光在空中接觸，心中都泛起一陣甜蜜和溫馨。

「大哥，你歇歇吧。」

白成德道：「俺不累，到有歇脚的地方才休息吧！」

他邊跑邊四處張望，生怕有人跟踪，幸而不久便來到一座小鎭，他將車拉了進去，停在一間麵店前。

金鈴將小鈴子抱下車，道：「小鈴子，你要吃什麼東西？」

小鈴子說道：「爹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白成德將她接了過來，在她臉上親了一下。「你不生爹的氣？」

「爹是好人，我不會生氣的！」

白成德心中苦笑，將小鈴子交給金鈴，大聲道：「掌櫃的，俺這車子放在您店門口，勞駕注意一下。」

一個跑堂的過來，道：「您放心，放在俺店外，沒人敢動，大爺，您想吃點什麼？」

白成德問道：「你們這鎭上可有馬賣嗎？」

跑堂搖搖頭，白成德再問：「那麼牛呢，可有沒有人要賣？」

「大爺，您這車子沒馬的嗎？」

「嘿……那頭畜生半路使性子，掙脫了韁，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白成德又再問：「鎭裏可有馬車賣或租賃的？」

「有是有，不過不曉得人家車子有沒有空，您先吃吧，等下再說。」

白成德結結實實和吃了一頓飽，他向

掌櫃問了路，跑去找馬車。

這小鎭雖不大，但街上却挺熱鬧的，白成德依址去拍門。一個女人開門，白成德向她道明來意，那女人道：「咱男人昨天替人家馱貨，到現在還沒回來，吶，斜對面那家門上貼着揮春的，她家男人也是馬車夫！」

白成德謝了一聲，又去對面問話，那女人道：「咱家的馬車，只載人，不賣，你想去那裏？」

「附近那裏有馬車賣的，俺想去買一輛，就替咱們載到那裏去吧。」

那女人還未答，白成德無意中轉過頭去，忽見對面屋簷下有個人站着，正在注視自己，但當自己轉身時，他又縮着頭向鎭口方向走去！

白成德覺得這人後背有點眼熟，忽然心頭一跳，這不是趙祥貴嗎？他媽的，昨天晚上九成是他，俺不去找他霉氣，想不到他反而找上我來。」

那女人問他道：「你要向南走，還是要向北，俺男人去吃早點，一會兒就會回來。」

白成德心中只顧盤算着趙祥貴，她說什麼根本聽不進耳。忽然又一個念頭，侵進心房，他急道：「對不起。」轉身便向鎭口跑去。

白成德不是要去殺死趙祥貴，而害怕趙祥貴跟在自己後面，要趁自己來此，而去加害金鈴母女，假如趙祥貴胆敢動金鈴母女一根毫毛，他一定會毫不猶疑一槍將他了結。

趙祥貴走了一陣，忽然閃進人羣，等得白成德追上去，已失去他的踪影，白成德略一猶疑，立即到麵店裏去，一眼看見金鈴兩母女在座，他一顆心才定了下來。

金鈴見他臉色難看，輕聲問道：「什麼事這般急的。」

「俺見到趙祥貴，怕他過來，所以匆匆趕來。」

金鈴吃了一驚：「他胆子倒大呀！」

白成德咬一咬牙，道：「他怕俺眞將相告訴官府，所以一定不會放過俺，哼，他不自量力，俺對他也不會客氣！昨晚九成就是他！」

「鎭上有馬車賣嗎？」

「他們只肯租，咱們走一程是一程吧，到有馬賣的地方再打算！」白成德叫道：「掌櫃，會帳。」

白成德將棉被捲了起來，叫金鈴拎着包袱，道：「掌櫃，這車子送給您。」他拉着小鈴，向鎭中心走去。

兩面受敵

到了那馬車夫家，車夫剛回來，白成德向他表達要求，那車夫上下看了他幾眼，道：「你們坐三個人，俺要貴一點，而且要走三里路才有馬賣。」

「都依你，」白成德將棉被拋進車篷裏，又將小鈴子抱上去，他等金鈴上了車，再向周圍看了幾眼，然後上車。「大哥，煩你快一點，咱們有急事要辦。」他放下車簾，一忽，馬車便開動了。

白成德十分緊張，車篷後面也用布遮着，便揭起一角觀望，背後雖然有許多行人，却不見趙祥貴。

金鈴望着他，目光帶着驚惶，白成德放下簾子挨着她坐下，金鈴將棉被鋪開，再坐在上面，抱着女兒偎在白成德懷中。

白成德將手槍塞在棉被下面，輕輕撫弄着金鈴的秀髮。半晌，他附耳對她道：「有事發生時，你帶小鈴子先走。」

金鈴道：「不，要生要死，都在一塊兒。」

白成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俺很感激你，不過你這樣，俺可難安。」

金鈴輕輕在他臂上揑了一下。「不會有事的，你別胡思亂想。」

「娘，爹有什麼事？」

金鈴連忙將小鈴子的嘴巴掩住：「大人說話，小孩子別打岔。」

白成德打一陣瞌睡，一醒來，又掀起一角布簾向後視察，此時日已過午，路上行人較稀，不見趙祥貴白成德稍稍放心。

車夫在前頭道：「爺們，前面就有個吃飯的地方……」

白成德忙道：「就停在那裏吃吧！」

吃過午飯，馬車繼續前進，白成德在車上抽烟，由於四處密封，濃烟嗆得小鈴子嗆咳不停，白成德連忙掀起布簾，讓濃烟散掉，却見到後面不徐不疾地跟着一輛馬車。白成德見那馬車夫不斷看着自己，但車篷封得嚴絲密縫，看不到裏面的乘客，他磕掉烟灰，放下布簾。

再走一程，他再度掀起布簾，那馬車仍在背後，距離跟剛才一模一樣。

白成德心頭一沉，忙爬前掀開前面的布簾，道：「大哥，請將馬車停在路旁，讓後面那輛車馬先過去！」

車夫看了他一眼，似乎大惑不解，但却沒有問，果然將車趕至路旁，背後那輛馬車夫慢慢在他們旁邊經過，白成德道：「等一陣再前進！小鈴子，你不是要撒尿嗎？下車吧！」

馬車再度前進，約莫走了半里路，剛才那輛馬車也停在路旁，白成德心中十分奇怪，知道車內的人九成是在跟踪自己。

果然過了一陣，那馬車又不徐不疾地跟上來，白成德道：「大哥，請將車子駕向沂河旁！」

車夫很不高興地道：「你到底要去那裏？」

「車錢絕對不會短你的，你就駛去沂河吧，俺想過還是坐船舒服一點！」白成德爲了「鼓勵」車夫，掏出一個大洋，塞到他手中，「這個給你買酒喝！」

車夫轉怒爲喜，道：「到前面路口再轉！」有錢使得鬼推磨，到了一條小路，車夫便轉了進去，白成德則緊張地望着後面。一忽，那輛馬車，再度跟上來。

金鈴也看出兆頭來了，忙問：「白大哥，怎辦？」

白成德沉吟了一下，道：「等下俺下車，你們繼續前進！」

金鈴拉住他的手，道：「白大哥，那太危險了，你要跟他拚？」

「有他就沒有我，俺的幸福不能讓他毁掉！」

金鈴焦慮地道：「萬一你出了事，咱母女怎辦？別下去！」

白成德輕輕推開她的手，道：「俺也

捨不得離開你，放心！俺會小心。」

「答應我，不要殺人！要不，你就要成爲眞正的殺人犯！」

白成德在她的目光下融化了，過了一陣，他才道：「俺答應你，但俺還是要下車！」

「旣然如此就算了！」

「讓他一直跟在後面，俺怎能安心？」白成德撫撫她的秀髮：「俺只打他的馬，這樣他就追不上了！」

金鈴放開了手，道：「那咱們在前面等你！」白成德將槍插在腰帶上，等到馬車拐彎，視綫爲大樹所阻時才跳下去。

那樹十分茂盛，附近野草及膝，白成德伏在樹後，靜靜地等着，不久那輛馬車便逐漸接近了，白成德瞄準馬匹，「砰」的一聲迎面給了牠一槍。

白成德的槍法雖然不好，但一來距離近，二來馬匹目標大，子彈射進馬匹的頸下，登時悲嘶一聲，用力一跳，連馬帶車掀倒在地。

車篷裏有人喝問：「老大，啥事兒？」馬車夫一早已滾開，白成德認出是趙祥貴的聲音，又向車篷上角開了一槍！

這一槍目的是阻嚇對方，不怕他立即鑽出來，因此他開槍之後，立即弓起腰向前奔跑。

馬車果然停在半里處，路旁有田地，這時候田地裏的人並不多，他們雖然聽到槍聲，但大概不知道那聲音是發自槍管，因此並無引起驚惶。

白成德跳上車篷，便道：「大哥，開車吧！」

金鈴見他安全回來，放下了心頭大石，取出手絹替他拭汗，輕輕地問道：「怎樣？」

「都聽你的話，那馬就算不死，也拉不動車子了！」白成德又揚聲道：「大哥，請你快一點，到前面歇脚吃飯，俺請你喝酒！」

「黃昏就可以到河邊！」

「吃了飯再下船！你可知道啥地方有碼頭？」

「臨沂一定有，但到臨沂要明天中午才到達！河邊一定有小船，如果你要去遠一點的，晚上他們不一定肯開船！」

白成德看了金鈴一眼。「那就去臨沂吧！找個能歇脚的地方歇一晚。還有，旣然要去臨沂，現在就轉南吧，不要再向西走！」

馬車夫應了一聲，又「呀」地叫了一聲，催馬前進。

小鈴子問道：「爹，咱們還要走多少天路？」

「快了，明天晚上就到，奶奶一定很喜歡你！」

「奶奶她年紀多大了？」小鈴子還未出世，便沒有奶奶和婆婆，公公和爺爺，所以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

「奶奶今年六十多了！」白成德心頭發痛。

「爺爺呢？」

金鈴忙道：「小鈴子，明天再問，爹累了，讓他歇一會兒！」

馬車依然向南馳，白成德閉上眼，思想已飛去老遠，他默默計算路程，由臨沂下船，兩天就能離開山東，他默然禱告，希望父母在天之靈，保佑他平安。

暮色蒼茫，馬車停在一座小集處，衆人下車，去旅館投店，又安頓了馬匹馬車，白成德才帶他們去飯館吃飯，他估計趙祥貴已追不上自己，心懷歡暢，陪車夫喝了幾盅。

回旅館時，白成德又悄悄塞了一個大洋給車夫。「叫跑堂的替馬匹上好料！」

車夫感激地道：「俺曉得，不敢餵牠吃劣料。」

第二天，馬車又向南行走了，白成德數番掀起布帘，都不見背後有馬車跟着，心頭輕鬆了不少。

車夫走慣了這一帶的路，車子果然在正午時駛進了臨沂城。白成德算了車資，打發了車夫回去，便將金鈴母女安頓在飯館中，他却跑去河邊找船。

到了河邊，見碼頭附近有刑警看守，還有幾個穿便衣的偵緝人員，在監視來往的船隻。

「停船，檢查！」一個刑警用槍，指着河上一艘有篷的小船。

「長官，咱們是去李家莊的，不在這裏靠岸！」

「檢查，你聽見沒有？靠岸！你就算溜過咱們這一關，下面還有幾道關卡，也逃不了！」

船夫忙將船靠岸，哈腰道：「船上只有俺老婆和女兒，咱送老婆回娘家的。」

他還未說畢，刑警已不耐煩地喝道：「少廢話，不是針對你，所有的船都要檢查！叫她們上岸！」

船夫一邊吩咐老婆女兒上岸，一邊遞上一根烟。「長官，這是啥事兒？」

「發現一位在逃的殺人犯，他叫白成德！」

白成德在遠處聽見，如遭冷水淋頭，連忙走回城。原來王森騎摩托車到沂南了解情況後，立即通知附近幾處派出所對沂河兩岸和來往船隻嚴加監視。

白成德只覺雙脚變軟，滿嘴苦澀，料不到來到這裏，却是條絕路！

他在街上走着，神志恍惚，忽然「呼」地一聲怪叫，將他嚇了一跳，所幸他反應敏捷，立即跳上行人路，只見一輛三輪摩托車，在他身邊馳過。車座上坐着一條高大的漢子。

摩托車在對面的派出所停下，派出所裏湧出了幾個人來，向摩托車上的漢子行禮。

白成德隱隱聽見他們道：「歡迎王隊長大駕光臨！」

「王隊長？是山貓王森？」白成德心頭猛地向下沉，更覺走在絕路上，他呆呆地站在街頭上，良久才拖着沒有感覺的雙腿到飯店裏去。

金鈴見他面色蒼白，神志恍惚，吃驚地問：「大哥，你病了？」

白成德搖搖頭，猛地叫道：「掌櫃的，來一瓶酒！」金鈴心頭忐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又知道他的脾氣，他不想答時，你問也是不白問，便默默地陪他喝了一杯。

當白成德要倒第四杯酒時，却讓金鈴用手按住。「大哥，別再喝了，時候不早

，該上路了！」

「該上路了？」白成德頹然放下酒杯，問道：「路在那兒？」

送上門去

金鈴見他神態大異平日，又是一驚，道：「大哥，路是人走出來時，那兒沒路，咱們就走哪兒！掌櫃，算帳！」

白成德喃喃地道：「路是人走出來的？那裏沒路走那裏！對，會帳！」白成德猛吸一口氣，精神略爲一振，會了帳便拉着她母女出店。

對面牆頭圍着許多人，小鈴子道：「娘，咱們去看看熱鬧！」

白成德隱隱猜到那是怎麼一回事，忙道：「沒啥好看的，快走！」他不向西而向南走。

金鈴悄聲問道：「大哥，咱們沒走錯路？」

「西邊一路上都有狗，他娘的，也不曉得他們怎會知道咱們的行踪！」

金鈴說道：「白大哥，一定是魯牛山說的！」

「不錯！一定是他！」白成德咬牙道：「早知就一槍結果他！」

「快別這樣說！咱們現在怎辦？」

白成德抱起小鈴子，道：「路是人走出來的，就是前面有十百座大山，也要翻過去！」

牆上雖然貼着通緝告示，還有白成德和金鈴的圖像，但這幾天來，他們風塵僕僕，滿懷憂愁，面貌與告示上的圖像，有了些不同，加上沒人注意到，所以既然讓他倆平安走出沂臨城。

出了南門，白成德改向西行，小鈴子問道：「爹，咱們爲啥不僱馬車？」

「小鈴子乖，因爲城裏沒有馬車！」

「那咱們要走多少天？」

白成德心頭一沉，假如他一個人上路，攀山越嶺，兩三日便可離開山東，但現在有女人又有小孩，只怕非多一倍時間不可，多耽一天，便多一分危險，這路可難走哪！

金鈴道：「大哥，咱們找些偏僻的路走！」

白成德悶着聲向西走，走了一程，三人坐在石上歇息，白成德無意中抬起頭來，只見一個人慌慌張張地向這邊跑來。

金鈴叫道：「這人是不是趙祥貴？」

「正是！」白成德將金鈴推開。「你帶小鈴子找個地方躲去！」

金鈴道：「小心……咦，他好像不是來找咱們的！」

白成德自樹後探頭觀望，果見趙祥貴奔進對面樹林中，又過一陣，只見幾位刑警向這邊跑過來。白成德心中暗道：「咦，莫非局子裏的人已清楚了眞相？」他不知就裏，更加不敢妄動。

刑警車至樹林前，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大家小心，那傢伙有槍！」

另一個道：「咱們喊話迫降吧！」他一提聲調：「白成德，你已被咱們包圍了，投降吧！」

他們喊了幾次話，樹林裏都沒有反應，便開始入林搜索，原來王森一到沂南，便提審魯牛山，在他利眼之下，魯牛山不敢隱瞞，將趙祥貴託他到石湖村殺白成德的事供了出來。

王森吩咐董泉將該案的檔案拿出來，發覺入屋行刼的，一共是兩個人，他沉吟了一下，便作了判斷：趙祥貴一定是另一個行刼的人，他與白成德一齊行刼，事後因爲分贓不勻，兩人反目成仇，最近白成德找上趙祥貴，將贓金取走，因此趙祥貴要殺他。

董泉忍不住問道：「就算這樣，他搶回贓金便可以了，犯不着再殺人！」

「唔，魯牛山，你還知道啥？」

「俺只知道趙祥貴一直堅持要殺他！」魯牛山可憐巴巴地道：「其他的，俺便不知道了！」

王森道：「這個趙祥貴也不能放過，請所長找個畫師，將趙祥貴的樣貌繪畫出來！」

× × ×

趙祥貴不知道魯牛山已供出一切，而且王森會突然插手此案，所以他從馬車篷中爬出來後，便繼續前進。

他估計白成德會乘船逃跑，因此便徒步西行，到了河邊便坐船南下。

路上經過幾次檢查，由于公文未到，他都安然無事，但却因此而知道白成德不會走這條路，所以又棄船步行，一直來至臨沂。

這時候，王森已帶着楊鎭，乘摩托車來至臨沂派出所，捉拿趙祥貴的告示也貼了出來。

趙祥貴餓着肚子，走到人羣中去，一看之下，見自己的也被畫上告示，大吃一驚，不敢再逗留，立即離城南下。

趙祥貴見自己不能再在山東安身，也跟白成德一般心思，急着離開山東，到蘇北另闖天地，可惜他千不該，萬不該走去看告示，他的面貌被人認了出來，悄悄跟到派出所報告。

那時候，所長正陪着王森出去吃飯，留守人員立即派了三個刑警追緝。

趙祥貴發覺背後有刑警苦追，便知道自己行踪敗露，因此見路便跑，却料不到又跟趙祥貴跑到一塊兒！

× × ×

王森、楊鎭和所長回派出所之後，留守人員向他們報告了一切，王森急道：「爲啥不去通知一聲？所長俺派小楊這就追下去，再有新消息，你就派人通知！」

王森問明白成德的去向，便與楊鎭跳上摩托車，「呼」的一聲，急急飛出臨沂城！

× × ×

白成德見到刑警進林，立即說道：「咱們快走！」他重新抱起小鈴子，向西快跑。

跑了一陣，金鈴已經氣喘，白成德抱着孩子也非常吃力，找了個地方歇了一下，又向南行。

由于他們不敢在人前露相，因此一有人便躲匿起來，行程甚慢。枝頭的歸鳥吱吱喳喳地叫着，小鈴子因爲走路，肚子餓了，叫道：「娘，小鈴子肚子餓了，走不動！」

白成德道：「爹抱你！」

金鈴道：「大哥，咱們就在附近再歇一下吧，天黑了後再走！」

「也好，俺去找到東西來吃！」

「不，你不方便，俺去！」

白成德點點頭：「你小心，咱們就在這林子裏等你！」

金鈴將包袱交給他，用一塊方巾裹着頭，繼續前進。一會兒，便見到前面有座村莊，暮色中炊烟直冒，金鈴暗道：「這倒是時候！」便快步進村。

× × ×

摩托車發出的聲音，如老虎的咆哮，老遠便聽得到。在樹林裏搜不到趙祥貴的刑警，聽見聲音，便衝落公路。

楊鎭立即將車煞停。「你們找到人沒有？」

一個刑警道：「咱們追到這裏，見他走進了樹林，但咱們進去搜了好久，都找不到！」

「看到白成德沒有？」

刑警們一齊搖頭。王森再問：「樹林後面是什麼地方？」

「有條小路，附近是農田和村子！」

「他跑不遠的，你們三個沿小路追下去，有事向天開槍示警！」王森向楊鎭打了個眼色，摩托車又「呼」他一聲飛前。

王森道：「慢點，天快看不清楚！」

楊鎭將車速減輕，不斷向兩邊張望。「這兩個死犯，也算本領高强，到現在才露『餡』！」

「隊長，你別長他倆志氣！依俺看是沂南派出所的人低能！」

王森笑罵道：「你這樣也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嗎？」

楊鎭尷尬地一笑，道：「隊長，現在怎辦？」

「下車搜索！你譏笑別人，現在就要看你的表現了！」

× × ×

金鈴走進那村莊，屋外有些孩子正在玩耍，見到一個陌生的人，都奇怪地跟在她後面，金鈴問道：「你們這裏有賣食的店子嗎？」

孩子道：「沒有，你是乞丐嗎？」

另一個罵道：「乞丐的衣服那有這般整齊的？姑姑，你是找人的？」

金鈴道：「俺回娘家，因貪趕路，錯過宿頭，想買點東西吃！」

那孩子說道：「到俺家去吧，俺賣給你！」

「小强子，你家開飯館嗎？」一個孩子扯着他。

小强子道：「娘已煮好了飯，但俺大伯父忽然過來請爹跟大哥去喝酒，家裏吃飯的人少了，就可以賣了！來，姑姑快跟我來！」

金鈴想不到這般順利，十分高興，笑道：「慢慢走，不用跑！」

那孩子拉着她穿過幾條甬道，來到一棟土屋前，道：「到了！」他見大門關着，忙去拍門。「娘，俺帶生意上門！」

屋內傳來一陣聲響，一個女人問道：「小强子，你帶誰人來？」

「是個要買飯的女人，娘，你快開門吧！」

「等一等！」

金鈴輕聲道：「你家好像有人！」

小强子道：「那就是我娘！」

大門「呀」地一聲打開，一個三十左右的女人上下看了金鈴幾眼，道：「啥事兒？」

「俺是過路的，想向你買點吃的，剛才聽見你兒子說……」

那女人道：「對不起，咱們不賣，你到別家去吧！」

「娘，爲啥有錢你也不賺？」

「小鬼頭，誰叫你多事？你表舅父來了！」

「表舅父啥時候來的？」

「剛到！」女人對金鈴說道：「你走吧！」話音剛落，裏面忽然傳來一個沙啞的聲音：「表姐，反正俺生病，吃不下，你就賣給她吧！」

那女人沉吟了一下，道：「那好，你進來吧！」

金鈴跟她母子進屋，大門忽然「砰」地一聲被關上，她吃了一驚，轉頭一望，只見門後站着一個臉帶奸笑的漢子，那漢子手上的槍管，正指着自己！

剎那間，金鈴如陷于冰窖，手足冰冷，半晌才道：「是你？」

「不錯！」那漢子赫然是趙祥貴。「眞是皇天有眼，讓你闖進來！」

小强子她娘忙道：「祥貴，你不要殺人！」

「你放心，俺不會在你這裏動手！」趙祥貴一把抓住金鈴的衣襟，槍管抵在她太陽穴上。「快說！白成德在那裏？」

金鈴咬牙不語，趙祥貴怒道：「你眞以爲俺不敢殺你麼？」

金鈴道：「官府也在抓你，你不趕快逃跑，還敢殺人？這對你有啥好處？」

「他如果不是殺人犯，便是俺！他死了這件秘密便沒人知道！就算俺被抓去，最多也不過坐幾年牢而已！」

「你現在逃走還來得及！離開山東，就連牢也不用坐，你是個男人，難道連這個道理也不知道？」

趙祥貴嘿嘿冷笑：「想不到你這婆娘，膽子還大！說得好，離開山東就不用坐牢，但俺現在身上只有幾個大洋，沒有錢，到蘇北喝西北風？」

「你只是要錢？」金鈴稍稍放心，道：「這還不容易？」

「你身上有？」趙祥貴左手立即在她身上摸索。

金鈴怒道：「拿開你的臭手，錢不在俺身上，在白大哥那裏。」

「你以爲俺會怕他？他對你痴迷得不得了？你在俺手中，還怕他不聽話？」趙祥貴沉聲道：「快說，他在那裏？」

「在村外！」金鈴話音未落，便被趙祥貴推了出去。

最後一步棋

趙祥貴一手抓住金鈴後衣，另一手持槍抵在金鈴後腰，避開村人，走出小村。

「在那兒？」

「前面那座樹林！」

趙祥貴到了樹林十來丈便停住，將金鈴拉到身前，大聲叫道：「白成德，快出

來！」

樹林沒人應，趙祥貴又叫道：「你老婆在俺手中，你還要不要她？」

白成德在林裏聽見，大驚失色，他忙將小鈴子拉到樹後，輕聲道：「小鈴子，你躲在這兒，爹去救你娘，無論發生啥事兒，你都不能叫，不能哭！要不壞人知道你躲在這裏，他們就會把你抓走！聽到沒有？」

小鈴子乖巧地點點頭，白成德將包袱交給她，自己慢慢向林外走去，到了邊緣，匿在樹後偷看。黑暗中只隱約見到一道黑影。

「趙祥貴，你胆子倒大呀，俺寧願做個殺人犯，也要殺死你！」

趙祥貴冷笑一聲：「小白，咱們是老兄弟，俺不得不提醒你一句，現在你老婆就站在俺身前，你最好瞄準一點！」

「你別用這個來騙我！」

趙祥貴哈哈一笑：「婆娘，你再不開聲，你女兒就快沒娘了！」

金鈴只好叫道：「白大哥，你別開槍，他只要錢！」

「不錯，現在俺跟你一樣，是個通緝犯，俺也要遠走高飛了！你老婆家當多得很，夠你吃幾年安樂飯，那三百多塊，你可得物歸原主啊！」

「那些錢根本就是俺的，俺還沒跟你算利息呢！」

「你最好死了這一條心，要不你老婆就得完蛋了！我姓趙的最不會憐香惜玉！」趙祥貴道：「俺數十聲，你不把錢丟過來，就去黃泉找她吧！一，二……」

「慢！」

「少說廢話，你我都要趕路，快丟過來！」

「俺把錢給了你，你是不是立即就放人？」

「不放人，難道還要帶你老婆啊？你老婆雖然漂亮，但現在是在逃命呀，俺可不是風流的大少爺！完了沒有？」

「你等等，錢俺放在樹林中，俺就去拿！」

「你最好快一點，要不只能拿錢來換屍！」

白成德連忙找小鈴子拿了那一叠鈔票，金鈴早已將鈔票用一個小袋子裝着，因此白成德拿了袋子便向林外拋出去。「接住！」

趙祥貴見袋子落在身前，慢慢推着金鈴走前，他左手仍然緊緊抓住金鈴的後衣，右手收起將槍插在腰帶裏，彎腰拾起，小心翼翼，生怕趙成德放冷槍。

「還不快放人？」

趙祥貴道：「慢着，誰知道裏面放的是眞鈔票，還是假的？」他拉着金鈴便慢慢退後。

白成德大怒，奔出樹林，趙祥貴把手槍架在金鈴的肩上，喝道：「你眞想找死嗎？」

「他媽的，趙祥貴你要食言？」

「哼，你站着，俺檢查過那些錢是眞的，自然會放她！」趙祥貴不斷後退。

「你敢動她的一根毫毛，老子就斃了你！」

「別追上來，要不俺就開槍！」趙祥貴拉着金鈴快跑。

金鈴道：「快放人，不放俺就叫！」

「叫吧，有種的就給我叫！閉嘴！」

趙祥貴忽然將金鈴推到一條小路去，然後竄進草叢。

「你要幹什麼？」

「看看那些鈔票是眞的還是假的。」

趙祥貴解下腰帶，將她雙脚紮住，再用手絹，塞進她的嘴巴……

× × ×

白成德等了一陣，還不見金鈴回來，暗叫不妙，大聲呼喚了起來：「鈴子，鈴子。」

叫聲驚動了樹上的宿鳥，「撲簌簌」振翅飛起，白成德忽聞林內有點低低的飲泣！忙進林喊道：「小鈴子！」

小鈴子從樹後撲了出來。「爹……我怕……」

白成德五內都攪在一塊，但仍將她抱起來！哄她道：「小鈴子，別怕，爹陪着你。」

「爹，娘去那裏，我要娘！」

「娘等下就回來，」白成德五內如遭火灼，抱着小鈴子走出樹林，却不見有人，他心中暗罵，「操你娘的皮，趙祥貴，我不殺你誓不爲人！」

他考慮了一下，覺得不能失去金鈴，便抱着小鈴子向前走去，邊走邊叫金鈴的名字，小鈴子也帮着叫。

白成德和小鈴子的叫聲，就在附近，金鈴心如刀割，可惜她嘴巴被手絹塞住，後背又被趙祥貴的槍抵住。

「趙祥貴！你這狗雜種，俺操你娘的皮，是男人的就放了女人，出來跟俺拚一拚！」

趙祥貴暗暗冷笑：「俺才沒有你這麼笨！」

金鈴不斷地掙扎着！趙祥貴在她耳邊輕聲道：「臭婆娘，再不聽話，老子就在暗處，抽冷子給你情夫跟女兒幾槍！」

這幾句話比聖旨還靈，金鈴只好乖乖蹲着，不久白成德跟小鈴子的叫聲便逐漸去遠了，趙祥貴心中暗暗盤算，不料白成德又抱着小鈴子走了回來，他連忙全神貫注戒備。

白成德回到樹林，仍不見金鈴，他知道趙祥貴不會放他老婆回來了，頽然地坐在地上，小鈴子抽抽泣泣地哭着，白成德忙道：「爹在想辦法，你別笑，你一哭，爹就想不出來。」

小鈴子十分聽話，立即收淚，過了半晌問道：「爹，你想到了沒有？我一定要娘！」

白成德嘆了一口氣，道：「小鈴子！爹也不能沒了你娘，可是那壞人……我再想想！」

小鈴子又說道：「爹，小鈴子肚子餓了……」

白成德好像挨了一拳，心中不斷問着自己：「現在俺該怎辦？帶着小鈴子上路，丟下金鈴可不行，丟下小鈴子去找金鈴，萬一出了事，不但良心難安，也愧對金鈴……」

白成德左思右想，都沒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小鈴子又哭喊，白成德耐心地哄她：「現在天黑買不到吃的，明天早上才吃吧，你睡就不餓了。」他輕輕拍着小鈴子的後背，小鈴子似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一陣夜風吹來，樹林沙沙亂响，小鈴子霍然一醒，叫道：「爹，娘回來了。」

白成德心頭發酸，道：「不是你的娘，是風，娘明早才會回來……」

「爹，你騙我，那壞人把娘抓去了，你快去救她！」

「爹恨不得替了你娘，可惜不知道他們在那裏！」

「我不管，我要娘，我好怕……那壞人會殺死娘！」

白成德心頭猛地一跳，暗道：「不錯，那傢伙不是善男信女，他狠起心，眞會殺人，怎麼辦？」

他想了一陣，下定决心，抱起小鈴子奔了出去，大聲叫道：「趙祥貴，你再不放人，俺就去報案，大家沒好結果！」他邊走邊叫。

夜風將聲音送到趙祥貴耳中，他有點担憂。「這小子脾氣倔得很，他是說得出做得到的，放不放人？」

一忽，另一個念頭又浮上他心間：「他去報官，等他們來了！老子早已遠走高飛啦，而且，萬一讓他們追上，俺手裏有這張『皇牌』，也多點本錢討價還價！」

立意一定，趙祥貴將金鈴緊緊地按倒在地上，解了她腿上的腰帶，再將她的雙臂扭到背後，然後紮緊，靜候機會離開。

白成德同樣也想到這個問題，假如他進臨沂城投案，一來一回太遠了，正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幸而他想到一個辦法，他相信王森和刑警們必在附近，因此抱着小鈴子向公路跑去。

到了公路，他對小鈴子道：「你捂住耳朵，爹要開槍叫人來救你娘！」

小鈴子驚惶地掩起雙耳，埋首在白成德的懷中，白成德拔出槍來，對天連開兩槍，過了一陣又再開兩槍！

清脆的槍聲在夜空中飄盪，趙祥貴隱隱聽見，暗吃一驚：「這槍是誰開的，莫非是白成德那傢伙跟刑警遭遇上了，不好，這裏不安全！」他低頭對金鈴道：「你聽話俺不會難爲你，要不老子先要了你的身子，再殺了你，起來！」

趙祥貴拉起金鈴，推着她踏上小路，向前跑着，金鈴故意裝作跑不動，讓趙祥貴拉着她。

趙祥貴大感吃力，他今早才啃了一個饅頭，到現在還沒吃上飯，跑了半天，已累得筋疲力倦，何况還要拉着一個人，跑了一陣，才停了下來喘氣……

× × ×

槍聲响過不久，白成德便聽到一個輕微的摩托聲，摩托聲在遠處停下，接着便是一陣令人心悸的死寂。

白成德知道刑警來了！又向天開了一槍，跟着便大聲叫道：「俺是白成德，俺投降，王隊長，請你快來。」

過了一陣，黑暗中便有人問話：「你是誰？」

「俺是白成德。」

「白成德？你逃跑了快一年，怎會到現在才投降？你別使詭計！」

「是眞的，俺懷中還有一位小孩，你們千萬別開槍！」

黑暗中那人十分憤怒：「俺平生最看不起那種拿女人跟小孩威脅俺的臭賊！」

「你是王隊長，俺眞的是誠心投降的，這小孩是俺女兒，俺叫你們別開槍，只是怕誤傷了她！」

「好，你爲什麼要投降？」

「因爲俺已經走投無路，這是最後一步棋！」白成德大聲道：「王隊長，趙祥貴抓走了俺女人，俺投降是爲了救她。」

「趙祥貴在那裏？」

「不知道，俺就是因爲找不到她，所以才向你們求救！」

話音一落，樹後忽然射埠兩道光綫，照在白成德身上、王森喝道：「把槍丟掉，把小孩放下！」

白成德將槍向光綫來源拋去，再將小鈴子放下，小鈴子哭道：「爹，我怕，我要你抱！」

「別怕，他們是好人！」白成德雙臂高擧。

只見樹後走出幾個人來，爲首那個正是今午在近臨沂見到的那個，他兩道目光在自己身上掃射，就像兩柄鋒利的七首一般，白成德心頭一寒，輕聲叫道：「王隊長，請你快救人……」

王森說道：「你先將趙祥貴的事說一遍。」

白成德將剛才發生的事說了一遍，王森立即道：「楊鎭，你帶人坐車追上前去，其他人都跟我向小路那邊搜索！」原來臨沂派出所見王森未回去，又從沂河岸邊調來十多個刑警助他。

刑警們在白成德的率領下，很快到達那條小路，「隊長，剛才咱們就在這樹林裏！」

王森吩咐手下用手電筒射着地上！沿路搜索，走了一陣，白成德忍不住道：「隊長，那傢伙不知道會不會經兩旁草叢樹林裏跑。」

「再走一段路才說！」

走了十多丈，一個刑警發現地上泥土有痕跡，忙報告：「隊長，您看，地上有兩條淺坑坑，不曉得是怎樣弄成的！」

王森看了幾眼，倏地道：「他們從這條路走，快追！」

白成德叫道：「請諸位小心，他有槍，我女人又讓他抓住！」

地上爲什麼有兩道淺坑，原來是趙祥貴拉着金鈴走，金鈴心思玲瓏，故意用鞋尖抵地，這樣趙祥貴拉她時，地上便現出兩道淺坑。

看誰才是諸葛亮

那一道懾人心魄的摩托車聲，使得趙祥貴心頭一沉，在金鈴後背打了一拳，道：「再不快走，老子就斃了你！反正老子已殺過人，讓他們抓住就是死罪，多殺一個，也只賠一條命！」

金鈴覺得他說得有理，只好跟着他跑。趙祥貴轉頭望後，見到遠處有幾點晃動的亮光，知道王森已追上來，又驚又恐，他心念電轉，忖道：「俺何不到表姐家避一避？等他們過去了，俺再走！」

主意一打定，便向金鈴推去。「走那邊！」

金鈴自然也看到後面的情景，知道救兵已至，但料不到趙祥貴要改變去向，假如後面的人追失，自己這一生就完了！

怎樣「通知」他們？金鈴心念一動，忽然一個踉蹌跌倒地上！她一跌倒，雙手落地一抄，便抓住了一塊小石頭。

趙祥貴一把將她拉起。「飯桶快走！」金鈴已迅速地在地上劃了一個箭咀！

趙祥貴推着金鈴在田上飛奔，再向他表姐家的村莊奔去。

金鈴邊跑邊動着心思，臨進村裏，她又用力一掙，「嘶」的一聲，後背已破，她人也跌倒在地，她忍住痛在地上劃了個箭頭，還寫了兩個字：村內！

趙祥貴見追兵已暫時被擺脫，也暫不理她，叉腰喘着氣。半晌才罵道：「他媽的，你不用花腦筋想歪主意，你是跑不了的！」他拉起金鈴向村內走去。

到了表姐屋前，趙祥貴四處望了一下，便伸手拍門，金鈴記得那是棟土屋，因此又用石尖在牆上劃了個×，她本想寫清楚一點，但裏面已有人應聲，只好匆匆寫了個鈴字。

「誰呀？」是個男人的聲音。

「表姐夫？是俺趙祥貴！」

大門無聲地打開，一個中年漢子，舉着一盞油燈，瞇着雙眼，道：「你表姐說你已經走了，怎又回來？」

趙祥貴道：「天黑不好走，明天再走！」他將金鈴拉進去。

那漢子道：「這是誰？」

趙祥貴苦笑一聲：「俺的事，表姐對你說過沒有？」他見他點頭，便又道：「她是俺的護身符！」

趙祥貴表姐開門出來，怨道：「祥貴，你別再作孽，放了人家吧！」

趙祥貴道：「表姐，刑警追上來了，她就是俺的護身符，怎能放？」

趙祥貴的表姐夫廖添丁道：「既然他們追上來了，你就走吧，還進來幹啥？咱們可是規矩人！」

趙祥貴陪笑道：「您放心，他們散了之後，咱就走，而且他們只在附近，根本不曉得俺在這兒！你們睡吧……啊，不，有沒有吃的東西？俺一天都沒吃過飯！」

表姐道：「鍋裏還有冷飯和地瓜，我替你熱吧！」

「不能燒火，冷就冷吃吧！」趙祥貴接過油燈，拉着金鈴到灶房，着她坐下，他揭鍋裝了一大碗飯，又找了些剩菜，就狼吞虎嚥起來。

那碗飯下了肚，趙祥貴才喘了一大口氣，掏出烟來，點上一根。他眼睛一瞄，見地上有條草索，便將金鈴的脚紮住，道：「俺可憐你，放你吃飯，你可別不識好歹，胡亂叫喊，老子要殺人容易得很！」他雙手作了一個卡人的樣子。

金鈴點點頭，趙祥貴拿開她嘴裏的手絹，再解開她雙手的腰帶，然後丟了一塊冷地瓜給她。金鈴默默地吃着。

趙祥貴邊抽烟，邊側頭望着她，金鈴後衣破了一大個洞，露出雪白的肌肉來，趙祥貴目光忽然一亮，露出一個淫笑，慢慢挨過去……

× × ×

地上的淺坑忽然不見了，衆人都着急起來，尤其是白成德，更如熱鍋上的螞蟻。王森道：「分出一半人繼續前進找尋綫索，其他的在附近搜索！」

黑暗之中，雖說有手電筒，但搜索綫索可甚爲困難，而且周圍都有樹木野草，趙祥貴又有槍，衆人小心翼翼地，進程甚慢。

小鈴子已挨不住，伏在白成德的背上睡着了，白成德喉頭發乾，但仍忍不住抽烟，來鎮定神經，他抽了幾口便嗆咳起來，心中不斷地問着自己：「不知鈴子怎樣了！」

時間慢得像隻蝸牛，好不容易又挨了半個鐘頭，到前面去的刑警，忽然回來報告：「隊長，前面路旁發現有個箭頭，請您過去看看！」

王森跟他到前面去，看了地上那用石子劃的箭頭之後，忙說道：「這可能是金鈴留下的，從這方面搜過去，把他們都叫來！」

穿過一排灌木，下面是一片田地，刑警們一看都傻住了眼。王森道：「別怕困難，那女人這般聰明，她一定還會留下什麼綫索，大家分開來找，兩個人一組！」

白成德拉着一個刑警，道：「俺跟你一組！」

王森道：「好！」他將多出來的一位刑警叫到身前。「你到公路把小楊他倆找回來！」

已是凌晨三時了，王森與刑警們還找不到綫索，大家都有話說了。「那女人既然聰明，爲甚麼不再留個綫索，我說她根本是個笨騾！」

白成德怒道：「你胡說！也許她找不到機會呢！」

「剛才又能够找到機會劃下了那個箭頭……」

王森斥道：「廢話！趙祥貴狡猾得很，不是笨蛋，少囉嗦，再找！」

× × ×

金鈴一回頭，道：「你幹甚麼？」

趙祥貴笑嘻嘻地道：「今晚上，你就陪俺睡吧，俺本來比你那情夫好多了，包保樂得叫親哥哥！」

「告訴你，你敢動俺一根毫毛，俺就自殺！」

「自殺！」趙祥貴雙手已放在她身上：「咬舌自殺是不是？俺再把你的嘴塞上！」他鬆了手又掏手絹。

金鈴忙道：「你要跟俺做長期夫妻，還是霧水的？」

趙祥貴上上下下看了她幾眼，道：「跟你做長期夫妻，你也夠資格的，就怕你不會眞心待我！」

「你要人家眞心待你，首先你就得眞心待我！」

趙祥貴笑嘻嘻地道：「怎樣個眞心法？先來親一親？」

「你要跟我做長久的夫妻，便等離開了山東再說！」

「你是眞心的？」

「到了蘇北，人生路不熟，不依靠你依靠誰？」

趙祥貴嘻嘻一笑：「這話有點道理，就一言爲定！俺要睡一會兒，你也睡吧，不過俺對你還不放心，再委屈你一下！」

他仍將手絹塞進金鈴的嘴巴，然後倚牆瞌睡。

金鈴知道他有這種心，那裏還敢睡，她雙手未縛，大可以將脚上的草繩解開，但趙祥貴就坐在門房，所以不敢輕舉妄動，要等他睡熟了才動手。

過了一陣，趙祥貴忽然睜開眼睛來，問道：「你爲甚麼不逃跑？」他又拉開金鈴嘴裏的手絹。

金鈴嚇了一跳，心中叫道：「幸好我沒輕舉妄動！」她淡淡地道：「俺逃出去跟白成德和你有甚麼分別？還不都是個逃犯！」

趙祥貴冷笑一聲：「你別以爲俺是傻瓜，俺是出了名的賽諸葛，女人不會這樣快變心的，到了蘇北一段日子，就有可能！」說着重新將金鈴的雙手縛起，再塞回手絹，「這次俺眞的要睡了，還是謹慎一點好！」

果然不久趙祥貴便打着鼻鼾，金鈴默默地想着心事：「不知道白大哥跟小鈴子怎樣，他們會找到我嗎？啊！白大哥一定是自首了，不知道以後他會怎樣？不會判死刑吧？」

想到此，她心頭怦怦亂跳，又自己安慰自己：「他又不是眞正的殺人犯，怎會判死罪？一定會水落石出的，他最多坐幾年牢，俺還等得着，以後就跟他過個好日子！」

金鈴悄悄瞥了趙祥貴一眼，心頭猛地一跳，暗中又盤算起來，她實在太累了，挨了兩個鐘頭，終于迷迷糊糊睡着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大門忽然傳來一陣「砰砰砰」的聲音，趙祥貴像一隻受驚的兎子般跳了起來，用槍抵在金鈴的太陽穴上。

金鈴又驚又喜，臉上却不敢露出一點丁來，轉頭望窗，天色朦朦亮！

拍門聲一陣緊似一陣，趙祥貴忽然竄了出去，只見廖添丁已拿着燈走出房門，他走前輕聲道：「表姐夫，如果是陌生人就別開門，請帮個忙，俺不敢忘記你的大恩！」

廖添丁道：「行啦，你以後最要緊是要學好！」他用混濁的聲音，拖長調子問道：「誰呀——」

「大叔請開門，咱是過路的！」

「過路的到咱這裏幹甚麼？」

門外的人答道：「討點飯吃！」

「沒飯沒菜，滾吧！」廖添丁放下心來。

門外忽然換了個人，道：「咱們是局子裏來的，有人看見一個小偷跑進你們屋子裏……」

「胡說，沒這回事！」

「有這回事也好，沒這回事也好，都請你開門，咱們是辦公事！」

廖添丁倒不傻，道：「俺怎知道你們是不是賊來賺門的，要是你們眞的是辦公來的，請到村長那裏說去，眞要進來的，就叫村長來跟俺說話！」

另一個人問道：「你們村長叫甚麼名字？他家在那裏？」

「他叫廖鴻發，拐過去那家最大的院子就是了！」

趙祥貴將廖添丁拉了回來，輕聲埋怨道：「表姐夫，這樣子他們還是會進來的，而且一定有人守在外面，現在叫俺怎麼辦？」

「慢慢來，別急！」廖添丁拉着他到一間柴房，將燈放在地上，撥開柴草，揭起地上的兩塊紅磚，露出一個地窖，笑道：「這是俺用來避强盜的，想不到現在反而讓强盜用上了！」

趙祥貴也不理他的諷刺，跑到灶房將金鈴抱了過去，廖添丁道：「你得先下去才行！」

趙祥貴爬了下去，金鈴已知道是甚麼回事，心中十分着急，一急之下，給她想到一個良策，她裝作不在意，在地上一滾，那油燈登時倒地，廖添丁怕會燒着柴草，連忙將燈拿起，金鈴乘機用右脚尖，踢踢左脚的布鞋，再依法把右脚的鞋也推掉了。

趙祥貴在下面道：「表姐夫，快丟她下來。」

與此同時，外面又傳來拍門聲，廖添丁匆匆將金鈴推下去，趙祥貴在下面接着。「快蓋上！」

廖添丁蓋上紅磚，再胡亂拿些柴草蓋上，然後帶門出去，却看不到牆角的一對鞋子。

× × ×

這次來拍門的，果然有村長在內，廖添丁不敢怠慢，開門迎客，村長道：「添丁，他們是局子裏來的，這位是省裏的偵緝大隊長王森隊長！」

王森道：「咱們懷疑有强盜挾持一名女人藏在你家裏……」

廖添丁忙道：「那有這回事？」

「那女子十分聰明，她沿途留綫索，還在你們屋外牆上留下記號！」王森帶他出來，指着牆上的人，「相信這是剛劃上去不久的吧？」

「這是孩子們鬧着玩的！」

「那這個鈴字怎樣解釋，那女人就叫金鈴！」

「隊長，女人叫什麼『鈴』的，多如牛毛……」

王森板着臉，沉聲道：「俺希望你跟咱們合作，不要犯窩藏强盜的罪！」

「我眞的不知道，昨天晚上俺喝醉了酒，迷迷糊糊的……咳，您不相信的，就請搜查！」廖添丁認爲地窖十分隱秘，連村長也不知道，不會讓他們搜出來，所以態度十分安詳。

王森看了他一眼，信心有點動搖，不過他不是那種輕易相信片面之詞的人，因此道：「多謝合作，大家進去吧！」

到房內去搜查的人紛紛出來報告找不到人，王森抽着烟道：「再搜，一寸地方也不能放過！」原來他們找了半夜，便發現金鈴留在村口的綫索，所以便進村繼續工作，終於在廖添丁家外發現了另一個綫索。

白成德拉着廖添丁，大聲道：「她是俺的女人，萬一出了事，哼！老子可不饒你！」

王森道：「將他拉開！」一個刑警立即將白成德帶開，小鈴子經過連串的打擊，早已忘記了肚子餓，她面色青白地伏在白成德的懷中。

忽然一個刑警進來報告：「王隊長，咱們在柴房裏面找到了一對鞋子，是女人的！」

王森甩掉烟蒂，來到柴房，他見地上柴草十分凌亂，便猜到幾分，叫刑警將鞋子拿過來，讓白成德看，白成德只看一眼，便叫道：「這便是鈴子的鞋！」

廖添丁臉色青白地，道：「這是俺老婆的……」

「你老婆呢？」

「在房內！」

「小楊，拿去給她認！」王森向楊鎭下命令，楊鎭應了一聲便進房，「你們散開，不要高聲叫，迫趙祥貴是殺人！」

一忽，楊鎭回來，道：「隊長，她老婆說這不是她的，也不曉得是誰的！」

王森在廖添丁肩膊上輕輕拍了一下。

「原來你是同黨，把他拉出去！」

廖妻在房內衝了出來，叫道：「他不是同黨的……」

「拉出去！」王森對廖妻道：「你一定知道內情，老老實實招出來，會減輕你丈夫的罪！」

「是是，我說！」廖妻「噗」一聲跪下，將表弟趙祥貴來求助，後來金鈴無意中撞進來等等事件，一一詳述。「柴房下面有個地窖，他倆就藏在下面！」

王森點點頭，道：「大家聽着，在柴房外和屋外佈防，不許張聲，沒有我的命令，不許進去！」他又掏着一根烟來，慢慢地抽着。

廖妻道：「隊長，俺男人……」

「放心，死不了，等着俺的命令！」

白成德道：「隊長，你旣然知道他們在那裏，還不去救人？」

王森道：「你老婆在他手中，怎救人？他拚着死，開槍打死她，你忍心嗎？捨得嗎？」

白成德打了個顫。「請您想辦法！」

× × ×

地窖裏的通氣設備不太好，加上其中一個通風孔是在柴房牆角，剛才廖添丁心急，撥動柴草時，恰好將通氣孔塞住，因此窩了一陣，趙祥貴與金鈴都覺得十分悶熱。

趙祥貴喃喃地道：「他娘的，怎麼這般久！」他不敢推開出口出去，只好將上衣脫了下來。金鈴也出了一身汗，衣服都貼在肌肉上面，曲綫表露。趙祥貴看得喉乾舌燥，不斷嚥着口水。

金鈴轉身以背相向，趙祥貴從後面伸手過去，金鈴用力掙扎起來，她的雙脚抵在牆上，用力一撐，立即將趙祥貴撞倒地上。

趙祥貴怕驚動了上面的人，忙道：「好好，我不再動你，你好好坐着！」

地窖裏越來越悶，悶得趙祥貴心煩意躁，不斷輕聲咒罵着，忽然上面傳來了聲響，趙祥貴立即拉起金鈴，將她擋在自己身前，同時伸出槍來，雙眼緊張地望着上面。

磚塊揭開，露出一張女人的面孔來，卻是表姐，廖妻緊張地道：「祥貴，快上來！」

「他們呢？」

「他們搜不到什麼，出林去了！」

「表姐夫呢？」

「你表姐夫陪他們去村長家，我在外面看過了，沒有人！」

趙祥貴心念電閃，忽然笑嘻嘻地道：「我還是在這裏，比較穩當，明天後天才走！」

廖妻急道：「傻瓜，他們現在是去村長家吃飯，那姓王的隊長，認定你一定是在附近的村莊裏，叫人去打電話找人來搜索，你現在不走，就危險了！」

趙祥貴有點吃驚：「眞的？」

廖妻急道：「我騙你作甚？趁他們在村長家吃飯，你由村後溜掉，這是大好機會，俺已經煮好了幾塊地瓜，讓你帶上路吃！」

趙祥貴解開金鈴腿上的草繩，拉着她的褲頭，叫她沿竹梯慢慢爬上去。

廖妻見他如此仔細，一顆心怦怦亂跳，原來這是王森教她的，用來誘趙祥貴出來，免得誤傷了金鈴，而王森現在就躲在柴房內。

金鈴探出頭來，見到房內有一個陌生漢子，便知道是俺回事，但現在自己被人制住，有救兵也不容易脫險，當下她向王森打了個眼色，又向房門方向呶呶嘴，王森會意，閃出柴房外。

趙祥貴在後面罵道：「他媽的，走快點！」他十分乖巧，先探出半個腦袋瓜子，向房內看了幾眼，然後才爬上去。

柴房內似乎沒有異樣，只是廖妻態度有點異樣。趙祥貴道：「表姐，俺都不怕，你怕啥？」

「他們說窩賊强盗是有罪的，俺是個女人，有男人有孩子，怎會不怕！」

趙祥貴放了心，笑道：「累不到你的，放心，俺發了財，一定不會忘記你跟表姐夫的恩典！」

「俺去替你拿地瓜！」

「一齊去吧！」

廖妻將門打開，悄悄向外面看了一眼，剛才守在外面的兩個刑警和王森不知去了那裏。

趙祥貴出了柴房，問道：「你那兩個孩子呢？」

「俺怕他們會亂叫，叫他們到外面去了！」

趙祥貴道：「叫他們倆進來！」

廖妻吃了一驚，道：「他們去村長家附近探風……」

「算啦，快替我準備一下！」趙祥貴仍然牢牢地抓住金鈴，站在廳裏。廖妻根本沒有煮什麼地瓜，到了灶房就慢慢關門，嚇得她猛唸觀音經。

趙祥貴正在奇怪，大院忽然「砰砰」叩門聲響，外面有人喝道：「是刑警，開門！」

趙祥貴一驚非同小可，立即拉着金鈴，向柴房退去。他十分謹愼，一直將金鈴護在身前，慢慢退回柴房。

他一脚剛跨進門檻，猛覺持槍的右手腕一陣劇痛，五指不由一鬆，手槍便跌在地上！

原來王森見趙祥貴輸如此狡猾，便與楊鎭匿在柴房屋頂，叫刑警退出屋外。當趙祥貴進廳後，他便想到一個辦法，叫楊鎭跳出去，到前面拍門！

尾聲

趙祥貴的反應也十分快，立即將金鈴扭到身前，伸臂去勾金鈴的脖子，同時叫道：「別亂來，俺殺死她！」

金鈴一轉身便見到王森，她十分機警，立即曲腰一撞，屁股撞在趙祥貴的下腋，令他一陣難過，王森趁這機會繞了過去，飛快地劈出一掌！

這一掌又再切在趙祥貴的左臂上，趙祥貴立即鬆開了金鈴。王森揮手又是一拳，趙祥貴伸臂一格，冷不防王森飛起一脚，正中他小腹，「蓬」的一聲，飛出幾尺，捂着肚子伸不起腰來。

王森一手將他扭住，再在他身上打了兩拳，趙祥貴已像一條離水的魚兒，不斷地喘着大氣。

王森放下他，拾起手槍，替金鈴解開繩子，道：「你快把大門打開！」

金鈴拉出嘴巴裏的手絹，一瘸一拐地跑去將門開了，楊鎭帶着刑警湧了進來，當中還有一個白成德，她霍地撲在他的懷中，哭了起來。

小鈴子叫道：「娘，我在這裏！」

金鈴根本沒有聽見，嗚咽地道：「大哥，是我累了你！」

白成德十分平靜，輕撫着她的頭髮，道：「你沒事，我就放心了！」

「如果不是我，你就不用自首！」

「如果沒有你，我早就病死了，而且我偷錢搶錢，也應該得到懲罰，我不但不難過，反而心安理得！」白成德捧着金鈴的臉龐。「從來也沒有這樣無牽無掛！」

金鈴貼在他胸膛上痛哭，白成德輕聲道：「鈴子，你找個適合的……」

金鈴捂住他的嘴巴。「不許你說！」

白成德掙開了她的手掌，道：「俺是說眞的，俺不想累了你……」

「你忘記咱們已經『拜過了堂』嗎？我給你的時候，便已死下心，這一輩子都跟着你，那怕沒要坐十年的大牢，還是二十年！」金鈴忽然抱起小鈴子，問道：「小鈴子，你還要不要爹？」

「要要，爹對我好！」小鈴子天眞地叫着。

「鈴子……」白成德再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

× × ×

白成德與趙祥貴被押到沂南城審訊，在王森英明的判斷下，趙祥貴口供破綻百出，最後只好承認李家保鏢是他殺的。

開庭判決時，金鈴帶女兒趕到濟寧城聽審。法官判趙祥貴無期徒刑，白成德坐牢六年，金鈴鬆一口氣，六年時間雖不短，但也不長，正如白成德所說，這是白成德罪有應得的受到懲罰，反而心安理得。

散庭時，王森對金鈴道：「本來白成德犯罪之後逃跑，應判八年，法官念他爲了替母親治病的孝心，減了兩年，如果他表現好的，將來有機會再減，你探牢的時候勸勸他！」

「不，白大哥認爲這樣他才會心安理得！謝謝你救了我！」金鈴拉着小鈴子退下，她也不回石湖村，在濟寧賃了一間破屋，等候白成德出獄。

（全文完）

俠情短篇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海上一條龍

「海上一條龍，有影却無踪，見者無人活，魂魄上九重。但願賤命歸，不願腰纒萬金重，燒香求上蒼，此龍早游地獄中。」

這是十幾年來，爲沿海漁民、船伕，那怕是走水路的商賈，鏢行所熟悉的一首歌謠。曾經爲有心人詢問過，龍是什麼？因爲，歌詞之中，對這條龍充滿了恐怖、怨恨之意，可惜，唱者會對你說：等吧，等到那個時份，你們會明白，會知道，龍是什麼？

如果你有耐心，也或者天爲人願，你果然會看到了……死屍，一具連一具的漂來，當然，風、水的關係，將這些不幸者隨浪而至……有男的，有女的……男的還

海上孽龍 肆虐無辜

好，至多被綁了手脚，有的，連手脚也沒綁，至於女的，唉！赤身裸體！即使海水冲洗了她們的身體，可是，被辱的痕跡，決不是海神敢自作主張掩沒的，何況，還有小孩……

破碎的船板，傢俱……空的箱籠，等等——有的時候，海灘邊會熱鬧幾天，這說明，龍來過了，牠發過威了，牠也飽嘗所慾了。翻了船，死了人……不過，據說：如果風是順着這裏吹，那麼，眞能來那麼幾批……並且，說走江埔一直到遼遠的關外營口……看來，這條龍遊玩的地區是極長極長的。

這是條惡龍，也是條孽龍！

人們的口中不會說；是人不是龍，是海盜……可惜，他們不敢。因爲，說是人，是海盜，那不是坍了做官的台，掃了做官的興？說是龍，大家蠻好，蠻舒服……

可惜；人們是聰明的，即使把人民當作了草，請看；在大石所壓制的四週，草是不會絕跡的。他們善於迂迴求生，也更善於迂迴表達他們的感情。龍，是龍，但是，他們希望早些歸遊地獄中，希望牠別爲禍人間，希望牠早早上天……逼不得已的情形下，不在人間，在什麼地方也好：祇求人間太平。

唉，十幾年了，以爲是太平了—其實是風不準而水不順。突然的，不聲不響的，又來了：好人易死，而惡人，非得惡貫滿了盈，他們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龍，到底是多少人？不，是一條，或者是幾條？這，對不起，不清楚。直到今天，還沒聽說過，能與龍朝了相而能安然無事的。也就是說；不見龍則已，見了龍，活不了命，祇有一首首浮屍，算是說明了，這些見龍者的下場。當然，又有可能是碰上了海浪吧……但是，誰聽說過啊？至少，海神爺不至於讓婦女赤身裸體，更不至於個個死前被辱……而男的，也不至於綁了……神，做不來了事，除非神借了人的手……

龍，是個謎，但願你我別面對這個謎。至少，你我不希望，也沒那好的精神去研究這個謎……

因此，漁船之出海，就如鬼門關歷險……能夠平安歸來……誰也得上天后宮，龍王三太子廟去還願祈福，也因此，沿海的海神廟，香火大盛。

可能是拜得神多神庇佑，也眞是誠心則靈……當然，也不可抹煞了人多勢衆之故，漁船是極少看得見龍—這說明了他們極少出海不歸。偶而有，在極少極少的事件中，他們祇會疑心到，心不誠之故……如此而已。就這樣，鬧鬧傳傳，拜拜談談的過了十幾年，龍，也肆虐了十幾年……

這一年，正是海神誕，這是漁民的大日子。此地海王鎭是大爲熱鬧。漁民子弟爲了這個日子，他們巳紛紛出海歸來，收穫不少，當然，那些所謂頭臉人物，有家有業，靠漁民發財的漁商，更是起了勁。老實說；漁民少出事，他們是少受損失，多有收益啊。所以，今年的海神寶誕，在他們的倡導下，是不惜工本，也可說不惜浪費的，讓海神爺風光風光。海神廟前的香火、三牲，簡直是你來我往的擠不開：那些攤販，小商民：尤其是賣吃食的更是起勁賣力，招呼的招呼，敲打的敲打—敲打什麼？炒菜的鑊啊！鍋啦……菜勺啦，熱鬧中更增加了幾分熱火……人，全變得大方闊氣了，也因此，乞兒也有着個好收入……

在近海邊，有幾個大石包兒做着屏障，令海水在它的前邊嘩嘩叫。而這個海屏障下，也有着個小飯舖，當家的是個五十幾歲的老婦，仗了一男一女兩個大小孩作個帮手，所以，他們可沒法同人家搶地盤。非但如此，逼啊，擠啊的，讓人擠到了這個離廟幾百丈的苦角落裏來。好吧，他不能招呼大人大物—反正也不想招呼。可就招呼幾個窮漁民，窮山民……噢！還可招呼幾個化兒哪……

不是說過了，這幾天啊，連化兒也有了個好收入？本來，乞討個冷粥殘飯，這幾天，又有誰能顧住這些？有錢麼，買來吃……不過，化兒們他們可不能壞人家的賣買啊，試問；往那個堂中一坐，好了，誰還能招呼其他客人？所以，他們是買了就走，坐到個冷角落去吃。就這樣，那些個闊地方，還不肯做他們的生意呢！

就是這個攤子—方老太太的攤子，能三錢二文的，不嫌痳煩，骯髒……而且，還好臉相迎，好氣相問，老人說得好；反正，咱們也和個乞兒差不離啦，在這塊冷角落，憑他們多熱鬧，也不能不讓我們有些兒便宜，做些兒苦買賣，祇憑家常的豆腐，蔬菜，加上些海上出產，至多，也是自己餵養大的鷄，和生出來的蛋，當然，自己看着也寒傖，能招待有錢的闊人們？笑了話啦！窮山民啊，漁民啊勉强搭個數。有幾位窮人來招呼，那就更好啦……

方大媽就是那麼看得開。

可今天，大媽却看了不平，也打了不平。

有個小化子，年紀大約是十三四歲吧，與自己的孫女阿環差不上下。比孫子阿沙小了那麼二三歲。是個怪可憐，看來也挺守本份的孩子。這幾天，他老是露出些羞愧的眼色，遞過二個小錢，買碗飯，他可能有錢，可是他捨不得多化一二個小錢，買些小菜，豆角，搭口送飯！反是阿沙看了可憐，在他的飯上澆上些鹵汁等等，所以，這幾天來，他是積了百來文大錢，這是一筆不小的財產！老大媽也親眼看見過他在自己的篷帳邊，數啊數的，面上露

出種從來沒見過的笑容。

「大娘，鷄，多少錢一只？」

「你問這個幹什麼？」

「我……」化子的臉上有了潮紅；表示他有着些愧意，「我想：買只給娘……」說不下去了，好像他買鷄也犯法的！

「孩子，廟會完了，如果我的鷄還沒賣完，孩子，我讓你帶一只回去。」

孩子突然哭了，並且，跪在方大娘的面前，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可他還想說什麼呢！但是，結果也還是說不出口來了。

唉，這個頭叩了還沒一個時辰，方大媽正在炒菜。因爲，來了個寒士，即使是寒士，人是挺正派，他說嫌上面人吵得討厭，這兒倒蠻清靜，就照顧了自己。他本人帶來了酒，看自己的鹵菜，魚乾挺好，吃了一二口，說呱呱叫，老大媽讓他讚紅了臉。唉！聽說此君要吃炒菜，她，還能不細心的烹調？不想，一陣哭叫，吵罵聲，讓她幾乎放錯了調味料。

那個小化子可憐啊，給打了個面青鼻腫，還不算呢，讓那個大漢，自命爲海神誕的值理，周松拖了來。山地，沙石崎嶇，本來巳沒有片好布的化子，能經得起這樣的磨蹭？孩子嫩皮嫩骨能不鬧個遍體鱗傷？

周松將孩子當作了只癩皮狗般，拎起又擲下，孩子幾乎閉過氣去，但是，他是不能不有所辯白：「大媽！大媽！」叫了二三聲，他才發現，自己的聲帶也給打損了，變了，祇能乾嚎的份，「寃枉……祇有您……能……」能什麼？孩子可曾了過

去了。

「你不用裝死，媽的，小賊……說！起來……」

「周大叔，您叫他怎個起法？您打得他這個模樣……」

「哦！方大娘！你說俺打錯了？是嗎？你可知道，亂世用重典：賊，不打，打哪個？啊？」

「周大叔，別那麼聲音大。此地，也用不着說什麼亂世用重典：賊？他是賊？偷了誰？偷了多少？」

「我的……死小鬼，他可是有眼不識泰山，偷周大爺的錢，這不是他瞎了眼？偷了我……我……」他在數了，這一疊錢是小化子辛辛苦苦，求爺告娘的累積，她是看得出，也認得清，壹百五十個大錢……

「什麼？周大叔，這是您的？」

「不是我的，還是你的？」

「一百五十文？」

「對啦！就是這一百五十文……」

「周大叔，人，得有個良心啊，不能誣人爲賊，更不能弄虛作假，這些錢是孩子他求爺告娘，幾天來的積聚啊！我可是看得清，認得明啊。孩子他沒紅頭繩束錢，他用的是他的破衣，撕條……你大叔的錢，能用這個……」

眞憑實據啊，可周松他是發了個橫！

「方大娘，你好啊，你記恨我啊，把你的攤子逼到了此地，你心中不忿，而今，你啊，借機報復！」

這算什麼話呢？分明是他誣陷了無辜的孩子，現在，他是根本不理這個事了——他明知越說下去越糟，他就此來個指東打了西，一岔就岔到了個第二山，不理一百五十文是他的還是孩子的，反而大叫大吵，說方大娘挾恨反陷！於此可看清了，這個街面上混混的可惡面譜。

「周大叔，您的錢該用這些布條……」大媽是不鬆口！

「你……借機報復！」

「別岔出話題，我請問你，您的錢串是用破布條？而且，破布條也是從孩子的衣裳邊取下？你說，你說！」

「我找人去，我才不理這些個！」他分開人羣，他走了！可能是借勢脫身，但是，方大媽對文士苦笑了笑：「命苦，剛有個好座頭，好主顧，可讓個惡漢打岔：相公，您不如換個地方？」

「爲什麼呢？大娘，您煮得很好啊！唉，人啊，全給那些聲勢迷了眼啊，上面，誰也沒你的乾淨，實惠……我啊，反正閒着也是閒着，不相干，慢工出細貨，哈哈……」

「可我得照料那個孩子。」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亞聖之言，而大娘能行之，可佩可敬，可敬可佩！比那些個人頭而畜鳴者，不知其相差幾千萬里矣！小生敢候教，哈哈……呃，各位，如若有暇不妨坐下，請看……這豆腐干，別看小小一件豆腐干，要全無豆腥之味，而能酥、脆、香、鮮……」

莫明其妙，文士那來這好的興趣，在代方大娘招徠客人。更莫明其妙的是，有那麼幾個人，眞的坐了下來，眞的在喝着粗酒，小菜，奇怪，也眞的能吃得津津有味！有些是三二成羣的，果然你評我比的，然後，一致公認，文士之言有理。

方大娘是看環兒與沙兒在應付，她是將個小化子抹乾了血跡，心中是萬分痛惜。大娘是明白，孩子是個天性至孝的小人，他一個人奔走十來里山路，趕來此地，所求的是，帶只鷄，最好能再帶些蛋啊，肉啊，這是阿沙與他相敘時說出來的。「娘他越來越瘦，吃山糧，噬糠菜：姐姐又是不能拋頭露面，他這才趕來廟會，他祇求些好的吃物，讓娘高興，讓娘吃些，讓娘……」化子哭了。

而今，被打，被誣陷，被搶走了，他辛苦之錢，大娘是十分的關心！抹乾淨了血跡，又餵了他幾口熱水，孩子醒來了，啞聲的哭求：「還我錢，還我錢……」

不想，外面已傳來了呼吆喝六之聲，人，還來了不少，至少，有那些十來個，個個是臂粗力壯，面目猙獰，眉眼可惡的大漢，在周松的引導下，來了。分明，他們想來拆方家的攤子。

阿環可急了，阿沙更傻了眼……孩子雖小，他們可明白，這些漁霸王的手下，誰也不敢對他們有個哼兒哈兒的。他們說長，你們連說不太長也不成。那敢說出個短字？奶奶是個好人，是個挺講道理的人，可孩子們的心中明白，窮人還講道理，該窮上再加個苦字……看來，今天，苦運得降了頭。

「姓方的，如今，咱姓周的來找二場了！」說得明白，什麼誣陷啊，一百五十文大錢啦，全不提，找二場，就是找二場，「朋友們，動手！」

「慢來！」方大媽可也犯了海邊漁民的蠻勁來：「動什麼手？」

「拆了你的買賣！」

「憑什麼？」

「不憑什麼，你周大爺喜歡！」

「你講理不講理！」

「要講理，上衙門。咱姓周的恭候着您……」

「有王法沒有！」

「今日，姓周的就是王法！」

好！話說到了這兒，大娘可沒了詞兒。眞，一個婦道人家，除了看打之外，還能有什麼辦法？

「慢來，慢來……這幾盆菜……可不能摔……」

姓周的弟兄剛才開始見盤擲盤，見盃擲盃，三不知的讓人給阻住了。一個滿面笑容的老人，在打恭作揖……「菜，燒得極好，摔了有損口福，閻王爺也不能够答應……」

「放屁！」這位大爺可發了火。對不起，不知他撞了什麼邪，瞪眼凸肚的，不動了，文士在嘆氣：「嘖嘖嘖，唉，得罪了閻王爺，你看，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

也眞是奇怪，此君之怪相一現，那十來個自命不凡的豪傑全傻了眼，心中可明白，出了事了，不是得罪了什麼閻王爺啊，實是得罪了人間的惡星宿！

周松就義不容辭的啊，他該上前去打個圓場！

「這位大叔……」

沒人答應，那個文士是滿面喜容的捧住了那一大盆鹵菜——其中有魚乾啊、墨

魚啊、豆兒啊、豆腐干啊……「還好，還好，總算沒讓個粗人給摔了。哈哈，各位，與有未盡乎？大可再添……不過，吃多少麼，就得自己心中有數，不能吃了不認賬，更不能抹了良心多吃少報！」

「如果吃多報少如何？」有個人還開了個玩笑。

「福有攸歸，福有攸歸！」

衆人在鬨笑，在添菜，大叫嚷……

「方大媽，該下厨啦！炒幾個精品，做幾個拿手，以令我輩一飽口福！」

方大媽是個人物，可惜，她自知是個不夠格的人物，雖然如此，她可不至於有目無珠啊！這些人，分明是有爲而來的啊……自己……「可憐我，不知有高賢光臨……我們寒家山居，那能——那來能有好的接待——」

「無佳厨，雖有良餚佳料，也是浪費。有良厨，即使山蔬豆甫，也成佳味。大媽何必客氣！」

「可是，這位大爺！」周松可變了口，大叔變成了大爺。他是明白了，將他們乾擱一邊，何非是根本不當他們是個人。一個在示衆，等於將他們全體處了刑……該怎辦？得求求他，開開恩，奈何，你現在即使是稱之爲大爺……他也不理不睬你啊？

「周大叔！」嗨嗨，有了些轉機了：「我啊，與你素不謀面，對不對？」

周松祇有點頭的份，他實在是與他未見過面。

「但是，我可看你有些不對味兒！」

周松聽出來了，所謂不對味，就是自己爲人，與他不是一條綫上的，跑不到一塊兒。

「我呢，喜歡杯酒歡談，抵足高論。尊駕是講打，講殺。說什麼亂世應用重典啊，說什麼小賊不打，打哪個……不太好，因此，我說，你該回去——回去——」

周松對文士點了點那個示衆的人，意思是懇請放他一馬。

「至於他，他可是曹海蛟的侄子？」

「你認識曹海蛟？那該好說話了。」

「我不認識他，如果，他要活十成的侄子，可以，活八成的，也行，活五成，活三成，甚至於，爲了借刀殺人，將他死鬼大哥的家財歸其一，讓他死了，更成，祇要他開個價，我們照辦。」

越說越不像話，將個曹海蛟意圖殺掉之事也公諸於衆，這成什麼意思，你說，周松可就咽了氣，也開不了口。祇有一個辦法，找曹海蛟去——但是，總得問個姓名來歷吧！因此，現在變得柔順如貓，低頭哈腰：「請問！大爺！你尊姓大名？」

「問我來歷？成！大叔，你坐下。」

「爲什麼得坐下來？爲什麼……」

「怕你聽了嚇暈過去——一口氣回不過來，嗚呼哀哉，伏惟尙饗，豈不可惜。當然，死，你是非死不可，不過，現在，尙未到死的地步，我還不捨得你死呢！啊，坐好了吧，好，聽準了！

「『海上一條龍，有影却無踪，見者無人活，魂魄上九重。但願賤命歸，不願腰纏萬金重，燒香求上簽，此龍早游地獄中。』聽明白了沒有……」

老實說：文士吟詩般，兼且唱詞的唱出第一句「海上一條龍」時，周松大爺已經面色雪白。越唱，越令他混身篩了糠！最後，他是大有可能一口氣回不過來……讓文士說中了，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其實，在場人不少，他們是在看熱鬧，他們想不到，這個熱鬧如此刺激的，看出了條龍來……

早已說過，這條龍是毒龍，是孽龍。

又說過：誰與此龍朝了相，誰就不能活，試問，你能不恐懼起來，你能泰然處之，無動於衷？不，誰也怕死啊，尤其是此地，大部份人是靠海吃飯的啊……

人，鬨散了一大部份，連那幾個吃客，也不敢留下來了，祇剩那個不會動的曹海蛟侄子，他有脚行不得也哥哥——還有，方大娘與孫兒女，加上個可憐的小化子。當然，那個自稱一條龍的文士……

「你不怕？」文士笑口吟吟。

「不是不怕，而是無法可怕……唉，祇是你，該走了啊，在岸上，他們人多勢衆！」

「我還沒吃飽……」

「我不想賣啦！」

「嫌我的錢汚腥？嫌我的錢退了邊。或者銀色太差？」

「好，閣下該明白，你們，或者你，是那來的錢？殺人放火，姦淫擄掠……」

「你親眼看見了？」

「如果老身看得見，早已是平頭山上的一把枯骨了……」

「啊……是的，海上一條龍……見者無人活！」

「你明白就好了，你們做得也未免太過份，雖然，我相信你們，可能祇有你一個人，學得了驕人之技藝。更可能，你們有無人可知之悲慘身世，以致令你……無所不用其極，殺人不眨眼，姦人殺人命：：可是，天……不會沒有報應的，相公，唉……」

文士是眼神已變，方大娘的孫兒女看得分明，現在文士的眼神是冷、尖、可怖，阿環祇與他對了一眼，她的心靈就是一緊，一凜，她怕，可能這對眼神透着邪勁啊……越可怕，你越是會不自覺的看，當然，越看，越令你心靈不安逸。

「總不成讓我空了肚皮去……」語氣中有極大的不滿！

「大娘，該賣！該賣！」

奇怪，一個小化子，啞聲嘶然的求大媽賣，爲什麼：「海上一條龍，是可怕，是狠毒，大娘啊，比他們又如何？這樣的人，該殺，該由一條龍殺，殺，殺！」

孩子簡直有些陷入了興奮之狀態中了……最後三個殺字，是聲嘶力竭的喊出來的，而他的手，還在作狀的劈，「娘！不能……沒鷄……沒蛋……」慢慢的，他又倒下了頭，靠在山石邊，睡着了。

方大娘果然的整理起鏤、勺本來炒的一只筍片肉丁，已過了火候，不成了，她重新炒了一只。方大娘的確是個好厨娘啊！火候掌握着十分，因此，令平凡普通的家常菜，煥發着可愛之光采。

文士沉着的吃，而炒菜一只接一只，一共上了三只，蘇辣豆腐，還加一味醬爆什錦——實在美味。什錦中是海中的蜆、螺、魚片，加上了豆腐干，些少鷄脯，混

合的妙。並且，先後下鑊的時候掌握得好，蜆螺難熟，與鷄脯的易熟，豆腐干的不爛不碎，却又入味，這是難能可貴的手上功夫……文士本來冷狠的面色變了，變得獨得其樂，而陶然自得的，放懷大笑了。

人來了，方大娘不禁微微嘆息了聲：

「唉，到底來了。」她看四週，搖了搖頭，她自信，這裏是無法可以保全了。不過，孩子，這個可憐的小化子必需保全……所以，她將小化子交給兩小，要他們先回家……

人家走的時候，他們可眞的是，少吃而多付了錢。到現時，阿環與阿沙才發現，竟然多了幾倍，他們可怔住了。孩子倆窮是窮，可窮得清清白白，從來不會多收一錢半分，而現時，一錠錠的銀子啊，少說，幾乎枱子上，可收那麼三十來両——說實在，那怕是最熱鬧，最大的攤子，他們能供應鮑魚，魚翅，也不能有那多的收入啊，可一個與化子爲伍的窮攤子，能賣出那麼多的銀子？可算是海外奇談，令人瞠目！

時間急逼，方大娘是命令他們先退然後找原主！

孩子們走了，方大娘算是看自己的攤子，該怎樣的毁了……

「你不痛心？」文士悠然地問着。

「我祇担心你——如何走脫？」

「啊，哈哈，原來你啊，依舊是有人心！」

方大娘可讓這個文士幾乎氣得閉口難出了聲。甚麼話，到現在，你才看出，我，算是有人心，一條龍，你呢？照例說，該由我來批判你，你有人心沒有？方大娘眼前依稀看見了一具具的死屍，有男的，有女的，有的被縛，有的赤身裸體……有多少人在說一條龍的不是，說他們絕滅天性，說他們濫殺無辜……

曹海蛟是到了。再看一看法，怪不得了那麼多時候，原來，他們在找人——海神寶誕，引來了近鄰縣、府的財主啊，豪紳的光臨，他們的來，當然得有護院啊，拳師啊，打手啊，保鏢等等的人，方大娘是聽說：最近，連山東有名的泰山派名宿，威震七省，無敵連環鈎孔君偉，帶同他門下四大弟子也來觀光，而今，在曹海蛟的身邊，而又爲曹海蛟卑躬照呼的，那個有身材魁梧，精神矍鑠的老者，恐怕就是了……

再看看來人們，唉，有不少山東名武師在內啊！有梅花島島主靳祥可，有山東查家拳拳師查四寶，有山東唯一大鏢頭無極門掌門丁豐云……何況，還有孔門的四大弟子在，方大媽是祇有嘆氣的份……

「那位是海上一條龍……」

「我……」冷，並且聽得出，一無懼意！

「你，哈哈哈——朋友，叫字號，也得看看地方，雖然，一條龍惡名傳遍沿海各，但是，他可從來沒上過岸。還有，他也不會自壞招牌……哈哈……」

曹海蛟的笑，笑中有意啊！這分明在說文士有冒名之嫌！所謂自壞招牌，因爲，海上一條龍是有了名的見者無人活……現在，他已自報大號，可是，聽見的人，與他朝過相的人，不是一個或者二個，他們全沒有死啊……人，可以改錯了名，決不會改錯外號。並且，也決不肯名不符實——所以，他敢如此的肆無忌憚的笑……

不對了，笑，那會笑得那麼長的！再看看他，那個被稱爲山東一傑，威震七省的無敵連環鈎孔老爺子，他首先看出不妙……因爲，他與曹海蛟是最近啊。一聽笑聲不對勁，馬上對其面色一看，呃，豈有此理，笑得連面色也變成了紫，並且，頸間的脈經也脹得如蚯蚓在扭動般，出了事了，可，就不知是什麼攪的，莫非此人能邪術……

孔君偉立即施展他泰山派中的截脈手法，這是江湖上獨門而又失傳已久的解穴倒穴的獨特手法。總以爲曹海蛟是中了陰穴，損脈的手法，那麼自己的截脈手法，是大可阻止其氣炁之陰陽兩脈之流動，而不損害其功穴……不料，又不對頭，曹海蛟爲孔君偉之手法一着身，本來是在狂笑無節，現在，可變得欲洩無從，就如狂流之怒衝，硬爲巨壩所阻那樣，水流不洩，澎湃更劇，如果不再宣洩的話，可能，就此將個曹海蛟鬧了個氣息難宣，死於非命了。

不對，曹海蛟的面色，越來越苦痛了，眼睛翻了白，口中嗬嗬連聲——算是在笑！

孔君偉是個精明人，否則，他也決不能博得個威震七省的雄譽，他對文士打了一恭：「請閣下手底容情！」

「但是，他說過，我是名不符實啊，自壞名號啊，嘿嘿，我不能不勉爲其難，成全了他！」

「朋友，冤家宜解不宜結！」

「海上一條龍，幾時又怕結了，不解了？」

「一定要他死嗎？」孔老人有些忿然了。

「不，他還沒資格在我手下領死，不過，我得他吐出他那些搶、奪、陰、盜的家財來——」

什麼？陰、奪、搶、盜！曹海蛟一方漁商，需知：沿海漁民，又有那個能避得過漁霸的剝削。也因此，眞正的漁民，他們可以說是欠了一世還不清的閻王債，而曹海蛟是接手他大哥曹海鯨的家底！

曹海鯨可是個獨一與衆不同的漁商。他並不剝削漁民。平借平息，而收買漁穫，決不大秤小秤的盤剝，即使是漁民逢有漁汛估計錯誤啦，收穫減少……他不會向他們逼、收、强買，反而，千方百計的讓他們挺過難關。

不想他一死，由曹海蛟一接手，非但大改前章，更且連大哥遺下的舊欠，加本收息的，逼了幾戶漁戶上吊了，死了人！

曹海蛟成了海王鎭上最大的漁霸。也不知什麼攪的，眞個是惡運來時鬼神驚，三年來，非但上天不佑善人後，反而是對這個惡霸是福佑降祥。他不喜歡的，有那麼巧的，不是遭殃，就是一命嗚呼。在他的盤算侵蝕之下，海王鎭上，也祇有他的手下能過好日子，他的爪牙可以托曹海蛟做個小漁霸！……

本來近黃海，渤海……乃是個天然最好的漁場，漁獲極多。唉，可就讓曹海蛟佔盡了天利，即使不是敲骨吸髓，可也給

那些一口風、一口浪的漁民，祇能在一條龍的陰影下，過着他們粗衣淡飯的日子。至於他們——曹海蛟的那一批人，眞是有化不完的金銀財帛，吃不完的細糧珍食。

中國的老百姓是善良的！祇求有口飽飯吃，他們決不會離鄉別井，他們決不肯逃命他邦！或者想到死！死，他們有好死不如惡活來譬解。至於走，他們更說天下烏鴉一般黑。嫌稅收重，剝削狠，唉！他們說是「東山老虎能吃人，西山老虎就能不吃麼？」

他們就是這樣的死挺活挨的過去了！

就是這樣的中國人，養活、養肥了一個又一個的惡霸——曹海蛟，或者，貪官、及汚吏——

天，有時會顯示了她的懲罰。而那些眞正的俠義道中人，也祇有他們敢打破了人間，所謂王者的枷鎖。他們不怕權、勢、威、儀。他們更不信朝廷上三申五令的皇皇誥令，「予欲行仁政，萬方無罪，罪在朕躬。」他們是見不平即鏟除之，他們決不會迂迴曲折，他們決不能忍受公文之旅行。訪得罪眞情實，好……替天行道，殺！

他們明白，殺是最乾脆，最俐落的好事！

殺一惡霸，萬家生佛，阿彌陀佛！

曹海蛟是碰到了報應！一條龍——就算他是冒名頂替的，可是，現在！他在可怕的厄境中了。不錯，人，越是聰明的人



，越是懂得發財立品的道理！而今，他的左右，有不少是江湖上的英雄前輩——事實上，他也怕有江湖道上人來找他的火氣……以爲，這些前輩人物，可以代他擋災解難。不想，一條龍不賣這本帳……將他大出異相，更宣佈了他的奪產罪狀……孔君偉也給窘住在當場……

「朋友，姑不論如何？要錢要銀，也得讓他緩過一口氣，總不成來一個人死，罐破、鷄飛、蛋碎……」

「我，無所謂，祇怕你，姓孔的，你能担多少分両……」

哼哼，一條龍——文士的口氣，他對孔君偉是極不給面子呢。但聽聽，他是勝劵在握，他看來不怕什麼人死……罐破……可是他怕姓孔的担不起這份肩架……言下之意，隱隱然，他的開價大，連姓孔的你也做不了這個中間保人。

孔君偉是山東大豪啊，非但自己，手下——就算他的江湖朋友，還能少了一百二百的。他人老薑辣，他不想當場爭這口氣，解決了曹海蛟，此事一完，一條龍，我看你飛走上了天……

孔老人可犯了非門不可之好勝之心。甚至於爲了曹海蛟，他眞的發下輕易不動的武林帖——

「朋友，曹某之事，即是孔某之事，那怕是潑天的銀子，曹某不算，孔某也承了——」

好！不知那來的一聲好，曹海蛟之可憐笑聲立至。但是，這一笑，眞笑得他三魂走二，七魄去五——人，是氣喘吁吁，立足不穩……不過，笑，那個可以制其死命的笑，是停止了——孔君偉如此個江湖有名人物，可憐，他是看不出曹海蛟爲何而笑，更看不出他因何而止！雖然，有一點已可斷定的是：文士，決不是個出手人，由此而推斷，一條龍更決非是一個人。可恨的是，他，也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他更難將個隱身之人找出來。

孔君偉是明白了，這一仗，自己是澈底的敗了。

「好了，姓孔的，自己年老眼花，當是三十年前嘛！哼哼，找不出來，不必東張西望。坐下，嗥，該算算這筆賬，老實說，大丈夫一言既出，哼，諒你姓孔的，有名又有姓，也不能說了不算——」

「我就不信你是天神，說了一個准！」說話的是那個梅花島主靳祥。事實上，他是越看那個文士越不順眼。現在，又大刺刺的說什麼算帳啊，不能不算啊，哼，武林人士，那能給個虛聲所懾。再說，曹海蛟是爲人暗算所中，幾時又見過了眞章。梅花島主出了名的不信邪，他能放你過去——當然，他的出聲，也間接的向老孔表示了不滿之意。

唉，可是我捧老孔啊，靳祥可到底是軟那麼一點兒啊。現在，又豈是你可以來揷口的？現在，你祇有靜觀事變。人，不怕正面交鋒，人最怕是敵暗我明——你看，不是出事了。在場人——不是少數，全是武林道上稱字號的人，他們可沒有半個看出來，人，在那兒，而又是什麼樣的鬼門道，靳祥可又給中了邪，笑了，他身高力不虧，衷氣充沛，笑聲更大。

「朋友，手下容情！」孔老焦燥地說

着。

「他，是自找的。本來，他，與兩海之間的海盜有些勾結。哼，海盜們啊！天良盡喪，可對他，勾結得緊！有不少，還是外邦人呢！他自己不出手，他坐地分贓，本來可以說，這姓靳的與海盜們是朋友，他們幹什麼，我又沒生千里眼，順風耳……哈，什麼事也可一推六二五，可，自巳送上門，我們眞是却之不恭啊，嗯！孔老兒，你，這個保人作不作？」

什麼？又——來了一個，在攪什麼鬼？他們……

反正承了一椿，脫不下二椿，報仇，以後的事。承！一咬牙：「想來，一條龍海中住膩了，想上岸發財，好，姓孔的，再攬一筆買賣又如何？」

好，眞見鬼，靳祥可是笑聲止，但是，他不愧爲梅花島統率大小卅六島嶼的頭領。他是一切全聽在耳中，當他莫明其妙的笑腰穴爲一道寒冰似的陰氣襲中，他是實在無法忍得住笑。當一股熱氣在氣海穴上一轉時，他是挾憤已久，自己的大梅花，五行煞手已蓄勁而出。靳祥可是江湖上的名宿，更精劈空掌法，而今挾憤而來，可以說是全力而爲，招招是「循環，來復」，雖然一招，其實梅花一出，一招分五，更可怕的是；五招循環分拆，迴施，五行炁又分木水土金火，互生互成的抖出，文士在一瞬間之內，可以說連經五股眞氣之重擊！並且，是武林中人，一定明白，有了一招，決不會後繼無式的啊！

不料文士，現在算是眞正的抖出了他的眞功夫來。如此循環綿密的五行梅花掌，而且，五行眞炁各挾性質不同之勁力而臨，有耳音者，誰也聽得出那清、濁、洪、烈、重五種聲息……金主清，木轉濁，水聲洪而火音烈，最後是后土之力凝重……一等一好手，在一瞬眼之間，爲五種不同之掌式眞炁所壓，至少也得有着些應付維艱，手忙脚亂之形狀出現，最少最少總得退步、轉身以卸來勁的吧，那裏想到文士依然是這樣的嘻皮笑臉，指手劃脚，身形、脚步是一些兒也不見有什麼退、讓之象……

在場人個個有眼的啊，對靳祥可的武功技藝，非目睹也耳聞，然而，今天，出手招不錯是令人心服，但是，那個文士又如何？他不至於敢如此托大，最不能令人明白的是：看他是在指手劃脚，而一指一劃之間，依稀看出，他是有的放矢。他是將靳之五行眞炁不是指向邪邊，就是一劃兩斷……五行眞炁是以圓轉如意爲主則，五招合滙，就可形成一個五行圈，將對方圍住！如今，不是一指偏，或者索性一劃而斷，試問，那來的五行圈可合滙？

靳祥可是明白，自己眞正的遇見了高手。而文士非但高出自己一頭，不，簡直可以說是高出三五頭。自己無論如何是，走不出他的指劃之間

此人是誰？唉，靳祥可到了這個時候，這才想起，靳老！你未免是太後知後覺了吧！

至於文士又如何？他是嘻皮笑臉之中，這出言之間，更對靳祥可是挖苦了够：……說他是個比海盜更可惡之山寨王。比海盜更殘忍，更無恥的惡魔——靳祥可爲了要施展五行梅花掌，可惜，他是祇能閉口運功，變成了聽罵不還口。如今，他越聽越氣。越氣越發令運功不純，最後，他是口一張，可憐，一個號令羣雄的梅花島島主，竟然爲外圍內火之交攻下，落了個嘔血重傷……

「你……你……不是人……」

「我，人稱一條龍……你忘了！」

「爲什麼？爲什麼？你對我……如此……狠……毒……」

「因爲，你家規不嚴，你昏瞶懵懂，沿海多少地方，在你的手下兒郎之慫恿下，有多少人死於非命……你！座鎭的梅花島，總以爲是個海上之總站，可以救人，可以阻煞不少海盜之不法行爲，不，你非但不作此企圖，反而，你在有意無意之間的，爲宵小作掩護！累我們走了多少的冤枉路……」

文士越說，面色越來越嚴峻，再不是那個猥瑣、落魄之文士，而是個足可以傲視羣雄的英俊豪俠……他的言詞之中，隱隱有不少弦外之音！而靳祥可是無法可說了，或者他是默認了。

「你聽住了，這十年來，你，也積聚了不少的財寶，最大的一筆買賣，在黃海洋面，你們取得了十只海船。殺的是外邦人，而其中，却有着珍珠、象牙、珊瑚、金器，據我三弟說，大概值四千萬兩——好，拿出來，我們祇要那些可以變賣的東西——回去之後，你大可付出四千萬兩銀子，也可付出同等的珠寶、古玩……交付毒龍礁上一條龍收！別出花樣，我也不妨說個消息你聽，其實，你一家大小，自你老婆計算起，到最小的孩子爲止，我們全已伏下了暗椿……就算你，試問：你那會不能五行眞炁循環成圈？還有，你那淚白穴、左太陽穴爲什麼子午兩時有針刺之現象？告訴你——你已中了老夫之陰陽雙氣……也可以說是陰勁陽鑠法！」

啊，陰勁陽鑠？在場人個個嚇了一大跳。這是比天山七煞奇門符更可怖的殺人於無聲無影的手法！並且，被暗算的人，到死也不知是中了暗算。個個以爲練功不愼，而內火外勁相交相煎之原故。死，是死得慘苦無比，可惜，即使你看見，你出盡辦法，你也無能爲力。更有一椿奇處，想即時殺死他，圖個痛快，對不起，中招人是對自己力弱，對外來之襲擊，他們的迴擊之力，比本身可增十倍或百倍！也就是說，外人決不能助其歸天，反而，一個不小心，尊駕你反而爲他莫明其妙的，將他的陰勁陽鑠，移到了足下的身上。

如此慓悍、能幹，並且具大能耐的梅花島主，突然的，會變得面無人色。更是不顧慮，一島之主，他，跪下了！他啞聲力嘶的說道：「四千萬，我——認罰……認罰……大俠，你……你可千萬手下容情呀……」

「言出法隨，決不節外生枝！」然後，他是兩眼精光如電的對孔君偉道：「閣下又該如何？」

孔君偉一聽得陰勁陽鑠四個字時，他是威風盡喪。當然，文士與靳祥可的出手，老人已是心有驚悸之意。自己是井底之蛙，眞，到了這個時候，他算是澈底看清了自己，什麼山東大豪？什麼威震七省？

說實在是江湖朋友的抬愛，憑靳祥可，一個小小的梅花島主，自己就不能担保能拾奪得下來。至於文士，一直以爲他吹法螺，自吹自擂，才幾招，不，幾個指手劃脚，他已想起了恩師生前說過，江湖上有一個獨特門戶，名爲金指斷玉門，創派的祖師，是達摩同時代的玄磨佛陀……他與達摩祖師各有心得，各有演繹。不過，他是後來中原，並且當他發現達摩巳赴中國時，他不來了。因爲，他明白，達摩是可以代傳大乘憚悅之理，自己何必多來饒舌！因此，他留在西域……佛陀也有他不可輕視的佛學妙理，以及別具一得的武學强身之道。金指降魔，斷玉誅邪……在西域漸漸的傳行……可惜，西域回人不如漢人的聰慧穎悟，所以，大師的眞正佛藏，祇在西域流行。而流行的是長刀、馴馬……來去如風，殺人於無影而巳。其中眞正是妙諦玄悟，在西域的古黑水城中，幾乎被大漠黃河淹沒……

聽說有人巳取得秘藏，聽說：此門之傳人極難……爲什麼，不清楚——祇不過，眞正的武林前人是知道，眞正的金指斷玉門，決不在少林、武當正宗門之下。

然後，是聽說了「陰勁陽鑠」之大法來——

那麼今日，孔君偉是看到了金指斷玉門下高士！

可惜，他們却是爲沿海邊民，深恨痛絕，殺人越貨的一條龍……

一條龍——不自禁的又聽見了那支歌謠來——

「孔君偉！」

孔老人不禁打了個寒噤。

「曹海蛟縱侄行兇，爲什麼？哈哈哈，孔老爺，你是聖人鄉里，當然讀過幾天書吧。左傳、鄭伯克段於鄢！該明白吧！鄭莊公那個大奸雄，不想担負殺弟惡名，縱容……子段爲非作歹。今天下人說：子段該殺……哈哈哈……曹海蛟，我相信，你也是這個辦法吧？死了孩子，你，可獨霸一切……」

這個文士看來什麼事也知道，人們可眞有些弄不清楚，一條龍是在海上作生涯的啊，那會連岸上陸路之事也知道個十不離七八？有奸細……可，奸細是誰？

本來，那個示衆的大漢，他能活動了——他，不是個小孩子啊！他當然聽得清楚，也看得明白。本來，他是想，祇能靜靜的想，想自己的一切。現在，那個文士一說，說實在的，能橫行無忌，能欺壓鄉里，並且，也能招呼一班人聽他的指揮，他決不是個沒心沒肺，沒頭沒腦的人。經文士一點透，他笑了，他可是天良未泯，再說；曹海鯨是個好人啊……他明白了叔父的行爲，的確有這個存心……至少，他幾次想取得一些主權，可是叔父死霸住不肯放，更說火了，曹海蛟是咆哮着：「等我死了，全讓你——」

看來，他是不肯死，自己，也眞能死了……死在他的陰謀毒計中……

「孔老爺，是你承了。靳寨主的，由他自己挑，至於曹海蛟，命他拿出伍千兩黃金，散佈百姓窮人，還有，他那曹家的主，也應轉個主了……你……曹元飾，該自己作了主。你也出過海，你也幾乎死……是誰救了你？嗯！想想明白，啊……多做一些好事！說實話，如果不是曹海鯨他的遺愛在人間，我才不來管這個奪產閑事呢——」

陸地神龍　興雲佈雨

一燈如豆，方環兒與方沙兩個孩子，留住個小化子。可，化子想走了。他，還想去乞討，好在廟會還有三天才結束，焉知三天內，不能求乞得多些……方環是比較聰明，也有個分寸。她是怕那個周松，還有，最近，比周松更討厭的人，不知有多少！突然，不知什麼一來，他們可談到了一條龍……

那會當一條龍是好人？

化子——單玉兒不知什麼的，他說：「海上一條龍是殺人，而且，殺人很慘。不過，我——可能是不對，總之，那位相公，決不會是殺人一條龍。」

「憑什麼？」環兒也挺有興趣的研究着。

「他……唉，海上一條龍，有影却無踪，見者無人活，那麼，他勢必連我們也得殺了。」

「哈哈哈——」一陣極凄厲的長笑傳來，雖說是在午後時分，可是，太陽尚未落山，光天化日啊！不知什麼的，這一陣笑聲傳來後，莫明其妙的有着一陣陰森氣——別說是三個孩子，那怕是三個大人，甚至於一等一武林高手，也該爲這一聲笑聲，驚了個六神無主。那麼，三個孩子不該駭了個面無人色——

門，無風自開，人，進來了，可憐三個孩子啊，一見了來人，誰也不敢再睜開他們的眼睛了。爲什麼？來人，不，是鬼，是魔……人，那會有這樣可怕的面容。

這是一張新死人——而巳開始了尸變的面容。爛肉斑駁——而眼睛，因眼眶的爛法不同，引致眼睛有了大小。不，有着血……淚……一口白牙，白得蒼然，而整個面容是：難看、令人悚目而驚心——可是，這個魔鬼是一步逼一步的笑着而來。

「不，不，你——殺我……」單玉兒不知從那來的氣力，他死命的將方氏姊弟推開，往門外推！可是，孩子，你該看看清，門口，爲那個身披一件極長，極黑却又黑得異常耀眼的披風的魔鬼守住了——那能走得出？

「海上一條龍……見者無人活——對，你們，也該殺，也該死……至於你——」他指着環兒，笑得更怪，更難聽：「雖然小，還可以……哈哈哈——」

單玉兒是恨極了，他是一手不知從那裏抓住了柄利斧，他也不理一切，兜頭兜腦就是一斧——孩子巳用盡了他的全身力氣，他祇有一個念頭，拚命。救方氏姊弟……不理自己有多少能耐，而所謂一條龍，他們會怕你一個孩子的出手？可是，奇怪，孩子的一斧是老老實實的擊中了那魔頭的左肩——中得很着實。一聲又奇怪，又愕然的笑聲，顯示了此人的驚愕！

「師弟，我巳放了二次了——」後面却傳來了一聲極清脆的語聲，語聲中充滿了恨怨之意。而那個魔頭是笑了，笑着走了……「我不會承你的情，並且，我得殺

人——你們可以壞我招牌，我——不得不修復招牌——桀桀桀——」笑聲也變了，變得萬分的狠厲，滿蘊怨毒之意。

三個孩子是蜷伏在一起。經過了困難，而且在鬼門關邊打了個轉回來，他們的感情，不必再形容，自然而然的會更進一步湊緊了，孩子們哭，眞的，所謂驚魂甫定啊，孩子們除了笑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發洩之法。

方大娘來了，她看見了驚心動魄的江湖爭鬥，她是更明白了，自己的一些三脚貓功夫，實在祇有隱居邊地，不露不宜的好。孫兒女是自己的主意把握得定，她沒有引他們上路，否則，孩子們好宣揚，唉，死了還不知是爲了什麼呢。

奇怪，在遠處，在剛要到自己的山居前時，她依稀聽得由風聲傳來了孩子們的笑聲——嗯，那會一進了門，不見了人——爲什麼？桌上——有一張白柬帖。

「海上一條龍……」又是一條龍，她巳對一條龍有了些新的觀感。什麼？找上了自己那一家——再看一看請柬帖：「先殺三小——然後，等見者死完，你的報應也到了——」

方大娘幾乎厥了過去——一條龍，一條龍……

第二日，她是不能再擺攤了。因爲，心神不寧，至少，兩個孩子……另一個可憐的化子，當她看到了自己所養的僅餘幾隻蘆花大鷄時，她心中一陣感觸！不禁老淚縱橫——海上一條龍，簡直是殺人不見血，不可理喻的魔王了！

這幾天，本來是廟會的最高潮時分，今天，發生了個反常之象……一打聽，嘿，周松死了，並且，死得那個慘法，據與周松之隣居秦老人說：周松是慘叫乾號的，叫了那麼一夜。

然後，一門寂然，秦老人是不敢出門，這，就可看出老人的謹愼！他巳風聞方大娘的攤子出事，也聽到了有人直認爲海上一條龍……老人是明白，這種事不見爲妙……不過，第二日，他也算是個圖正啊，周松一門不開門，在鎭上有大事之時，能不開門過日子？這像話嗎？他敲門，他希望能聽得見人聲……哼，門，一推即開，老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他一聲驚叫中，奔出了周家……

來了不少人，有公門中人，甚至於連防海的守砦的兵勇也由守備帶了來。這才算是看清了，周松是簡直被活剝了皮——一副血肉淋漓的尸體，可說是體無完膚。周松的又肥又大的老婆，滿身是針！祇不過對準了心口有口三寸來長的巨針，狠狠的釘住了心臟……七竅——眼、耳、口、鼻七枚長針……有人是知道啊，周松的老婆一生喜歡用針來刺手下的可憐丫環婢女的啊——這是報應！不過，報得太慘了啊——還有，周松的兩個孩子，爲人活劈兩半。

周家一門死了。奇怪的是：家中的四個丫環，二個家奴不見了。嗯！報應——血……滿地是血，呃，牆上也有血字，「海上一條龍」……够了，殺人者乃一條龍……他，來應了自己的招牌：「見者無人活——」

鎭上，並不是一個周家啊，見過一條龍的，至少，有十來個人——連孔君偉、靳祥可、丁豐雲、査四寶，連孔門四傑，曹海蛟的手下……奇怪的是，曹海蛟的手下，至少，除了曹海蛟，曹元飾兩叔侄之外，這幾個爲虎作倀者，無一倖免！死的，全是一門一戶——血跡中；寫上了五個字：「海上一條龍……」

海神廟會完畢，而殺人也殺得差不多了。

祇剩了一個方大娘，她是不理一切了，天天，她點香叩頭，默禱着自己死，不過，她是誠心誠意的說道：「孩子無罪，殺我老婆子，天公地道，孩子……放過他們，他們根本連這世界的善惡是非，尙未弄清呢——」

「成啊——」有一聲清脆的語聲傳來。方大娘是凜然起身：「你！大俠，能……俯允所請……」

「叫我大俠，你是在駡我！」

「不敢……眞……」

「好……，黃芝華，咱們來做個交易吧……放了那個小叫化兒，我殺你一孫兒如何？」

方大娘是毫不加考慮：「成，孩子——該死！那個小化兒可憐。並且，到現在，他那母親，姊姊還不知他身在何處？他……唉，他是個孝子，老太婆答應了。你——看着辦吧！」

這是毫不作僞的說話。這是山東大娘的豪俠本性。她是眞的，不加考慮，也不打折扣的吐出了她的心聲。孩子，單玉兒事實是個孝子，他該回去與母姊會面……

「那也好，今天晚上，在平頂山頭，那個萬人塚前，去領你的孫子之尸首吧，一條龍允許你親自收殮！」

「是，」方大娘答應了。不過，饒是她是個豪俠過人的女中豪傑，這一聲，也不得不吐露了她的抑郁，她——哭了。方家，祇此一條根。而今，由此而斬。雖然，大娘是看得開，也見過不少强兇霸道的人，他們死了，絕了——越是好人，越是死得慘，越是死得快——不過，自己，巳經茹辛含苦，巳經委曲求全……結果，一條龍……一條龍……他們的武藝，簡直是……大娘想着，苦笑了。自己祇配去死，人家比你强得多，强得不可以道理計。等死，收尸！然後——對孫女說：安份守己，能過就過，別太强掙，掙——什麼也掙不到的……

天還未黑呢，大娘巳經爬上了平頂山。巳來到了那個兇狠、惡毒的所在。一樣的大地，有的大地生長着活人的莊稼，而這兒，是個大口，吞埋着人，人，人……大娘是毫無表情，至少，她不善於思理，推敲了。祇是想着死……收尸……叮囑活人——

一個血污的包袱，即使大娘巳有準備，可依然令她觸目驚心——她跑過去——她解開了包袱，血，有些膩手。她是不想流淚的，可恨的是淚，不聽控制；一串又的一串的流下了她面龐：「孩子，不是我不痛惜你，咱們方家，沒什麼可宣揚之事……祇是家訓傳言：『捨己爲人』。那個孩子，比你更可憐，我相信，他的母親也不會寬舒……該我們死！反正，死了也就了了……」

「大媽——」單玉兒突然出現了。方大娘是再不哭了，她是一把將個單玉兒摟了個實：「孩子，走吧！快回家……回我的家中，在我床……褥下……有銀子……有三十來兩，拿去吧，還有，幾隻蘆花老母鷄……給你娘……」

「大媽——你——爲什麼——祇顧了我，不理你自己……」

「我，還能受……眞，咱家至少不至於一無所有——」

「騙人——」清脆，而又冷酷的語聲響起。

「啊！你！」

一個英挺、俊秀的文士。可是，他的雙目如電，透着又冷又狠的眼神。他在苦笑，可是一笑，顯示他的老態……他一手牽住了個孩子，方大娘滿以爲自己眼睛花了，看錯了人……再凝了凝神！不錯啊，是方環、方沙……方大娘的心跳了一陣。半晌，她不禁嘆了口氣，她明白，這個滿面冷漠的人——一條龍中的一個，分明是想當了她的面殺人！唉！一條龍就是冷酷的殺手……即以對周松一家來說，殺……殺得有多少的恐怖。即使以每次淌過來的浮尸來看——死的人——不是受盡凌辱，就是綁緊了手脚——做了人餛飩……

方大娘想不出，他將要如何來殺死自己……

「一條龍是殺人越貨，無惡不作的惡徒。他們，一共十三人，不幸，爲首的是我最喜愛的師弟——我，巳將他幾乎殺死——可惜，他求我，他提說習技時的一切……他，那時純正，可愛，精靈……他也做過不少的善擧。可惡的是；他被陷入了陷阱之中了……讓他轉了性，他恨了——他變了——他對我說——他的不幸……他的不忿——當然，他也向我服了低，求我饒了他……

「在師門，我們說過笑話——說我不會殺他——後來，他與我師妹好了——最近，師妹捨生忘死的與我對了一掌……她，死了……死在我懷抱中……垂死之時，求我饒了他……

「我祇能饒他三次——我知道，這樣，他會害不少人，沒辦法，我請求了我的好朋友，防範他，看住他——

「爲什麼我們要對梅花島主靳祥可如此——因爲，他有意無意的庇護了他們——一條龍……」

一條龍，不……變成了二條龍了！不錯，是有二條龍；一條是無惡不作的孽龍。而現在，她看到了另一條興雲佈雨的神龍……

「我們不會胡亂殺人的啊……孩子，帶回去，黃芝華，別以爲不理江湖事，可以圖個太平無事。大哥挺賞識這一對小兒女，至於這個小化子，他比他倆，天性更厚，我們，目前有事，算是將他交託給你……以後，有人帶了金令箭來，希望您把孩子交給了他……」

「不能跟我老化子爭弟子啊……」黑暗中，突然升起了股火！火光之中，有個滿身骯髒的黑瘦化子。不過，即使在火光中，依然可以看出他的十指似玉，面孔是黑，頸以下，也透着玉色……化子，最近，來不了少啊！誰又爲對個化子注目留意了。

「原來是你！」

「本來是我！」

「好！玉面神丐，憑心而話，此子是適合你，還是適合我？」那個看來年紀不小，但是神色落寞，顯示出多少蒼老的中年人說着落寞，蒼然之語……這一個問題，令那個看來骯髒，其實別具風度的乞兒有了個愕然之感。他並不開玩笑，他是十分認眞的在想問題，半晌，半晌，他嘆了口氣，對中年人道：「如果長期跟隨我，當然我比你更適宜，因爲，鐵翅金茅，你能眞正的坐下來敎他麼？」

哦，叫化子提出個新問題了！這該是中年人認眞考慮的時候了……他想了很久很久，然後嘆了一口更長的氣，說：「我輸了……」

「不見得，商老弟，你贏了，我不與你爭，其實，我是根本爭不過你！不過，商老弟，無論如何得好好的敎他們三個小孩子，尤其是那個姓單的！求忠臣，多半出於孝子之門！老叫化是遲了一步，唉，再見！」

列位！這是一場看來十分離奇古怪的爭徒之戲，其實，內中包含了不少武林之至高哲理在！

一個天資好，質地高的弟子，是任何一個有眼光的武林宗師所重視的。尤其是希望這個孩子能够眞正的担負起門戶的大事……

資質好，天性較差，或根本要不得，那非但不够担負門中大事，一個不巧，簡直是代江湖武林，潛伏了個極大的禍胎。試看有多少武林狂魔，他們的資質何嘗不好，用功更是勤奮，毅力非但驚人，更且堅韌不拔，你可不能知道，他的心中之企圖……

這一位被稱爲鐵翅金茅的商先生，他就有一個令他痛心，却又難以擺脫的師弟在……

上文不是有一段獨白，而這段獨白中，更說明了一條龍其實是他師弟之組織。爲害人間多少年？又讓他們姦淫擄掠了多少人？當然，他的師弟不至於是個沒用的低能兒啊！可惜，稍一不愼，或者爲外魔所誘，更可能他別有刺激，姑不論如何，覆轍不遠啊，武林中是多了一個混世的魔王，殺星……

玉面神丐是愛惜單玉兒，因此，與商先生有了爭徒之擧。最後，他老人家是老謀深算，至少，他不能如商先生那麼有切膚之痛，因此，他善於防範，相信他決不會縱容單玉兒，而將單玉兒他們養成另一個禍患！因此，他甘願退步，不過，你是走了，這位商先生可爲了難。

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更是個難得的武學奇才，悟性之高，擧世無雙。可是，玉面神丐之爭徒、讓徒，他立即發現，自己爭是爭來了，這三個武學中的未經雕琢之璞，可能成爲耀目之奇玉，也可以成爲害人之禍胎！他苦笑了笑，對方大娘恭手一揖，就手帶了三個小孩走了，不必再等時候了。

方大娘是個江湖上奔馳過來的人，她不在乎，當然，她喜驚交迸！喜的是，孫兒女爲江湖名宿所收錄，懼的是：以後，

孫兒女們是得眞正的參預武林間的大兇殺！唉，譬如讓人殺了，譬如……方大娘可以有幾十百個譬如，而她帶着那些個譬如，一忽兒從夢中驚醒，一忽兒從夢中笑醒！這可是她的事——撇過不提——

孔君偉是回到了家中，當然他老人家是認爲畢生大辱，一條龍，一條龍，他是氣得病了。而病中不忘三個字，那想到，才到得了自己的宅第，那喪門帖前後脚到了。

所謂喪門帖是武林中的兇煞柬帖！有不共戴天之仇，才會發下這種令人震慄之血字帖來。這不是示威，更不是虛張聲勢！這是帖到，時辰到，喪門星也到的「三到」閻王帖，孔家叠立江湖數十年，即使孔君偉執掌門戶以來，也有了四十年，幾時有人上門挑釁到如斯地步？何況，一條龍你即使人多勢衆，難道，你們忘了，孔家是地頭蛇，佔了天時，地利兼人和？好吧，既然如此，咱們不妨來拚上一拚。孔君偉以爲，在海面上，或者是你們强，可是，孔家在岸上啊，難道這也會落個下風不成？

孔君偉是大房，還有二房，三房，更且兩個妹倩！此時得召集他們來提說，商議一番——因此，他是派了手下去請人。孔君偉，這就是你的不對了，你到現在還不能有所警覺……更不能自覺其短，你是在明而敵在暗啊！你不派人去找親戚，是上上之計，一派人，這簡直是自露所處，代對頭說明了一切，可惜，派出的親信，到了掌燈時分，一個也沒歸來，到此時候，孔君偉有所發覺時，對不住，死人已驚動了官府，高密縣的縣太爺不敢來——實在，那麼多的死人，令他看到發了瘟。他老人家派遣他士兵都頭，宓德仁，何不黨，率領了幾個快手來報訊！事實也祇能報訊而已——幾個衙門的兵役，還能有多大能耐？

孔君偉到了這個地步，他才開始發了茅！可是，他無論如何想不出，自己與一條龍到底結了什麼樣的樑子？而非得斬盡殺絕，一個都不放鬆？

與土豪劣紳結交，可能是自己的不是，可是已由閣下開出了數，列明了條件，曹海蛟該看得出，但等一切交待清楚，他是不能活得太長久的——如果說：爲了名符其實，那麼，曹元飾又該如何？難道自己……突然，孔君偉想到了自己的門下四大金剛：鄒、鄧、郭、鄷，他們也該名列其間，不過，他們是分居在高密之附近各處……

可憐，你說巧，可以，說是一條龍的示威，更對勁，他的四大弟子，全來拜見恩師老大人了！本來，他們拜別師父回了家，什麼事要他們不顧一切的又趕了回來？十成沒好事。

再看看四大弟子的面色，滿臉晦氣色，不必問，出了大事，死了人。孔君偉是又驚又怒，又懼又寒……一條龍到底有多少人？難道，小小一個高密縣，來了那多的武林中人，會沒人看出些形跡來……

孔家說實在，決不是仗勢欺人啊！縱奴爲惡啊……他們是武林大豪，他們對江湖朋友，難免不分良莠，可是，他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至少，他們對本鄉本土，還是作得好事多，而壞事少。逢有水旱澇湫，田產不豐，孔家開倉放賑，那是常有的事。多年來，高密小民之不必掛籃討飯，逃荒流淚，孔家有大功於桑梓！而今，孔君偉不禁老淚縱橫了，事實俱在，他！老了，孫輩也不小啦……一條龍殺人手法殘忍，他是風聞過，也領教過，一變而要自身挨刀……試問；老人能不掉淚！

孔老是得叫出自己最鍾愛的一對金童玉女來；這是孔家唯一的孫兒女，生得玉雪可愛，大孫兒十四歲，小孫女十二歲：……一想到如此的讓人欣羡的小兒女——唉，老人突有所悟，越是好，越是令你痛苦……越是放捨不下。

奇怪，就是不見這一對小兒女，找來找去，東喊西叫，他倆不知躲到那裏去了？孔老門下鄒、鄧兩金剛，對這一對小兒女更是關心，好，一找，找出了大宅門，找到了宅後的竹園中來了。

「回去——」

兩人聽到了這兩個又冷，又淒然的字時，奇怪，週身莫明其妙的起了身鷄皮疙瘩！誰！可惜這個字還未說出口，眼前突見一張如僵屍，不，該說是陳死人，剛被挖出土的臉……一條條爛肉，而眼圈也已爛去了眶……眼睛有了些大小，一口白牙，加上竹影之掩映，兩人宛如身墮寒冰地獄般……祇覺得一陣接一陣的冷氣……

「桀桀桀——」怪笑之聲中，又一聲：「回去——」

可惜，兩人眞想回去啊！因爲一個猝然而來的大恐懼，令兩人的脚不聽話……祇會抖而不會走！再看看清！僵屍的身後，依稀有着個赤裸的女子……鄒世琳比較眼尖，看出是孔老的三媳婦……他也想起來，海上——時時有漂來女屍，而女屍是先姦後殺——他——不忍再看下去了！那個僵屍却又在笑了，笑得更難聽，也更可惡：「看也看了，何必裝作不見，不錯，是我們所做的——男的，殺無赦，女的，先姦後殺，決不破例……好，讓你們多活幾個時辰，把她帶回去，哈哈哈——」

笑聲搖曳在竹林中，人，眞像鬼啊，一瞬眼就不見了。鄒世琳，鄧世良號稱孔門四大金剛中人，不是沒見過死人，也不見得沒動過刀槍殺過人，嗨！會讓目前的情景，嚇了個心震魂搖……兩人實在無力也不能帶走孔老的三媳婦，他們拔脚想走，那想到鄒世琳面前突感一股壓力，幾乎壓得他肺中積氣，而無法吐出，耳聞一聲又尖又難聽的笑氣：「什麼？怕見那個光脫脫，滑膩膩的妙人兒啦，傻旦，是個死人，怕什麼……」

鄒世琳又是一個悶哼……人，被一股莫明其妙的大力，將他摔了個大跌，不知是對頭有意惡作劇還是什麼的，他這一跌，跌在三少奶的身上！而且，幾乎與個死屍親了咀，鄒世琳想跳起身來，雙手必需借勁施力啊，雙手一按——按在了三少奶滑膩膩的身體上。

「再不乖乖的聽話！看我不扒光了你的衣服，與她做對並頭的死鴛鴦——」

這句話比什麼更有力，鄒世琳祇有叩頭認輸的份，哈哈聲中：「那些個武林道，就喜歡那些個僞禮節！假門面，僞君子！嘻嘻……」

鬨笑聲中，鄒世琳與鄧世良算是聽出來，人，不少，至少不是二三個那麼簡單——並且，個個是一流的好手，也因爲他們自認爲有實力，這才敢肆無忌憚的殘行暴爲，看來，自己——唉，陪葬吧！

江湖人士死是不怕的，怕就怕那些沒天良的傢伙，做些手脚，弄得死後負汚名，含淚將三少奶的光身裸體，用自己的長衫包了包，走！現在，奇怪，走得飛快！不過，依然找不到這一對金童玉女，但願他們死得清清白白，我佛慈悲！

當三少奶之死訊傳來，孔君偉之三子小連環孔懷禮是冷靜的闔上了妻子不閉眼睛，不過，誰也該看得出，孔三少爺已豁了胆，拚了命，人，最怕是自知死期將至，而靜等死神來臨。待到人對死神已不再懼怕時，他是會橫了心，而向死神挑戰！三少爺已顯示了他的雄心。

「該吃的吃，該喝的喝……」

後院可又傳來了驚叫聲——孔懷禮早有準備，雙鈎在手，一長身向後撲去，你快，人家也不慢，一條灰影突出，手彎中抱住一個女子。孔懷禮看清是大嫂紅雲蓮狄香茗。而且，看情形已爲對頭不知用什麼手法點住穴道，孔懷禮比一般人老辣，雙鈎金虹抖起，阻住此人，一招大連環，朱武雙套——雙鈎金虹竟然幻化成一個又一個的小金圈……將個灰衣人圈住在金虹中。

灰衣人是哈哈一笑，單手五指伸曲如鷹爪，而一面，將個狄香茗往金虹圈中撞來，在他以爲，孔懷禮一定會投鼠忌器，不敢遞招……可是，你估計錯了，孔懷禮比你想得更遠一步，雙鈎並不因爲有自己人闖來而拖慢了節奏，反而雙脚一個連環進步！嗥，這就是孔門連環訣的精華，並且在拚命之情形下，越顯得威風凜凜！

灰衣人是呆得一呆，心中一凜，而金虹已中門突入。不錯，灰衣人之功力，着實比孔懷禮高出多，可是，孔懷禮本來爲死神所脅，令他們心神不寧，患得患失，一直沒想到拚命一戰之事，所以，讓你們一個又一個的殺人立威。越殺得人多，令他們的門志越形削弱，此長則彼消，好，變得被殺者形如鷄犬。孔懷禮的一戰，灰衣人幾乎弱點盡露……他是無論夢想不通，孔懷禮那會雙鈎不理誤殺自己人，反而進招更急。

一道血虹起處，一聲長嘯傳出，孔門中到底不乏有心人啊，尤其是孔君偉，見三兒子如此出手，知道他是拚了命，對，該拚命，現在，他們是你死我活之殊死戰！那裏還理什麼江湖規矩，何況，薑桂之性，老而彌辣，雙掌一錯，脚步一領，走向雙式連環，已將灰衣人扣住了。

孔三公子是朱武連環，所謂「朱武」、「朱雀」、「玄武」的一個連環，而封殺兩門。所謂前朱雀，後玄武，老人是看得清，加上一個青白；「左青龍」、「右白虎」……好，前、後、左、右，四面封煞，灰衣人一直自以爲可以予取予携，人家一個拚命，即使你的鐵指玄鈎，功力驚人，孔老人首先有幾十年之功力，你就不易指劃鈎挑的，將對方之掌力劃斷挑散，何況；孔三公子是拚了命！

手中的狄香茗已經受了重傷，她是什麼穴也能够開了，但是，狄香茗比任何女人更沉着，更具心機，她依然硬迸了一口氣，爲什麼？她在伺機出手，與敵同歸着盡……

可是，灰衣人淸嘯傳出，一條白影飛來，是那中年文士，孔君偉不由大怒，你……這算什麼，價由爾開，事由爾料，爲了一條龍之招牌，你……殺人，你姦淫……你……對付姓孔的，並且一路跟了來，你，不該遺禍我子孫，我子孫與你們有何關係……

不料，一片紅光，一聲慘號叫，那中年文士不禁面色一變，再不怠慢，抓起了灰衣人，一個大盤旋，盪開了孔老之出手，一聲再見，越牆而出，一晃無踪——

×　　×　　×

來得快，去得更快。孔懷禮是一心關顧大嫂——不錯，他是去拚命，他可以不理大嫂死活而進招，但是，他這是以進爲退，欲擒故縱啊！而今，灰衣人在孔君偉，孔懷禮之進逼下，大嫂突的發難……孔恆禮是看得清，大嫂將那個惡徒灰衣人的雙目釘瞎，並且，手中多了樣東西……

大嫂奄奄一息：「三叔，多謝你！」

「大嫂，我無可奈何中的拚命辦法，你不怪我……我……劃傷了你？」

「大嫂……那會怪……你……不如此……我死得如……三妹……一般……多受……一場……侮辱……拚命……你……是對……的……」

死了，狄香茗是死得很滿足，因爲，她明白，十分十分明白，身落人手，穴道被點……勢必也得受人之辱。人，死得連個淸白也不可保全，那……

「香茗……我，對不住你……」老大孔懷仁在哭。不過，他也明白，老三的做法對。還有，他看出來，自己妻子的最後一擊，如果可是三弟的一鈎——不顧一切的一鈎劃破了妻子，那麼妻子決不能衝開穴道，以致有最後的拚死一擊……

「娘——」「娘——」兩聲哭叫，孔門中的一對金童玉女出現了。還有一聲嘆息聲：「來遲了一步，還是來遲了一步……」

一對玉雪可愛的男女孩，似飛的橫在秋香茗的尸體上號啕大哭。孔懷仁是一把一個抱住了兩小，大人的眼淚比小孩的更多……

但是，孔氏門中，現在已懂得拚命的辦法……因此，將個灰衣人圍住了！他們個個心中在說：「好你個賊胚，又來了？好大的胆！」

是的，他們圍住的是一個灰衣人，那個幾乎將狄香茗擄走的灰衣人……但是孔懷禮不愧是孔門中唯一的智囊，他見事明，分析準，更且反應靈敏。不錯，一樣的灰布衣衫，一樣的蒼白面色，一樣的中等身材，雲鞋白襪……不過，先前的人已經中了招……爲狄香茗釘盲了雙目……而此君之雙目，精光烱然，而且，透着七分的冷……

兩小是機靈透頂的人，一抬頭，看見家中人個個面色憤然的圍住了自己的恩公，奇怪了……不對啊！可能其中有了誤會了吧！

「爹，甚麼事……這位鮮於恩公啊，如果沒有他，我倆早已爲甚麼一條龍，八

只脚的，開膛破肚，剖心挖肺……全仗他……擊退了二個强徒……你們這是幹甚麼呀？」

啊，這個灰衣人那會搖身一變，變成了孔家的恩公了？孔君偉是有些兩可之間，但是孔老三却俯在大嫂尸身邊……由其是她的手……嗯，依稀看見她手上抓了些東西……現在，他是撐開的手指，一張帶血的人皮面具，孔老三是個聰明人啊！立即明白了其中的原故。好厲害的一條龍，他們非但自己出手，更且移禍江東的……還叫人代其受過，讓他們在暗中看好戲！

他們——眞的，兇殘可惡的一條龍，人殺得越多，那麼有人會代他們頂了個寃枉包袱，四處代其受罪、打架，甚至於令他們也落了個眞正的濫殺無辜的罪名。

這是個毒計，可怕的毒計。

當孔懷禮說明其中關鍵後，灰衣人不禁對孔懷禮看了一眼，這是個人才，一個難得的人才，不是講句黑心話，孔家人可以死盡死絕，此君不可。因爲，商老三的顧忌，怕他的「好」師弟，佈置的連環兇計會令自己一行人，萬難解脫！不，有了孔懷禮……至少，有人可代證明，一條龍之所以謂：有神龍、孽龍之分者，就在於此……

灰衣人再看了看地下的狄香茗，他抬頭望天：「從今日起，我鮮于老五是再不敢看小了婦流之輩……」

「我姓鮮于，實在是個無名之輩。」

「不，鮮于大俠，今日，老夫才算看到了眞正的大俠風範，也眞正的看到了兇徒之可怖面目！」

「他們是沒面目的，老太爺，因爲，他們是擅於易容，善於嫁禍於人！我啊！算是服咱們的商老三了……說實在，我們爲了追殺一條龍！由北海一直追到了黃海，東海，不應該的是……老三……他那個婆媽勁兒，眞，老三人品好，本領高，看事準，分析强……可不知甚麼攪的，一見了他的短命師弟，就算我們倒了霉，不殺，不殺……爲甚麼？說甚麼小師妹地下有靈，含恨他，不照顧他的小師弟……」

甚麼商老三，甚麼小師妹，甚麼小師弟，孔老人是一頭霧水，分不出個東南西北。奇怪的是孔懷禮，他依稀有所明白，他們這批人中，一定有個至交好友是海上一條龍中，某個環節的重要人物的師兄。八成是那個商老三……小師妹一定是商老三心儀之人……而小師妹不知甚麼的，她喜歡商老三的師弟……

「前輩，商前輩的師妹死了……」

「死了有十幾年了——」

「哦，想必死前囑託商前輩照顧這位師弟！」

「不錯。」

「而這位被照顧者是海上一條龍的一個——」

「哼，一個帶頭者，一個組織者，甚麼壞事全是這位忘八旦想出來，策劃出來的。」

「老五啊，別說了……」是個文士，那個在方大娘攤子出手露面，又自認一條龍的文士，剛才來過——當然，孔家是認出來了，他也是被冒充的……「咱們走吧！唉，老三是沒有白費了心機，他，已將他們全給扣住了……」

「甚麼？扣住了……」

「扣住了——一條龍另外扣住了一條龍……」

× × ×

「大師兄！你出來！」說話的是個面如陳死人的那個傢伙……地下，有一對被擊斷的分水刺。兩個黑衣人坐在地上，各人用左手托住右手，分明，右手不知甚麼的爲人擊斷了。

「你來看，看看我的面孔，你，總該滿意了。一子走錯，滿盤落索，我明白你的厲害，不論是機智，不論講武功，你，比我强……是的，你比我强得多。可惜，你，得不到師妹，因此，你害我……」

「一條龍的大龍頭，你善於倒打一耙，好，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是怙惡不悛……」遠處有人聲傳來。

「你是誰？」

「蒲伯庸……」

「哦，我師兄的帮兇！」

「大龍頭甄曼雲啊，你難道不能够回首……」

「哈哈哈，我爲甚麼回首？他逼我，逼我，我會回首？不，我要死在他眼前，我要讓他欠人一世情……哈哈哈——」

這個橫行海面十幾年的一條龍之首甄曼雲！他已經爲天峯七俠追逼了二三年……事實俱在，在七俠的擠逼下，一條龍——龍鬚兩人，龍頭一人，龍身五人，龍爪四人，龍尾一人已被毀了七個。現在，又重傷了一個，却使甄曼雲本身，何嘗不是爲高老三連扣七次，而毀耗了他不少功力。一次又一次，到了勢窮力竭之時，他們就服低、認輸、悔過、知罪……一次又一次，這個號稱武林俠義道中之第一人物，竟然放了一次又一次。

七俠之首龍湫老樵蒲伯庸是幾乎同商老三打起架來。全仗三俠中的老二全子琛，老四司徒賓解勸，更說明了老三决不是個濫好人，他之所以如此做，一定有他的難言之隱……如果，七俠散了伙，憑甄曼雲的機智爲人，雖說一條龍中兩條龍鬚，四只龍爪被殲滅，誰又敢担保他們不來報復？老大可想起來了，老三是放了他們，不過有意無意之中的，憑仗他的金指斷玉訣，點毀了甄曼雲的功力，以及他的手下的生死大穴……

老大明白了，老三是怕自己這一伙人吃虧，老三是個有心人，可是，今晚，老三說，可以出手毀滅他們了。因爲，他們越來越濫殺，越可怖，他們不死，由海上殺到了陸上，一條龍的罪行是無法洗得清，自己一行人，必需爲他們大打無謂官司，捲入無謂之風波之中……

不過，商老三他流了淚，他不能也不肯出面，蒲伯庸再不會說他是婆婆媽媽。因爲現在，他是明白了他的心意！情，商老三才是眞正念情之人……

所以，甄曼雲的叫，不見他本門師兄商天風出現。

「他不會來，因爲，他不能饒恕你，可又不忍親手殺你。而今，你是惡貫滿了盈。看見沒有，寇氏弟兄巳爲他金指斷玉掌，砍斷了右手，他對我老頭子說：他這一斫，已附上了庚金本炁，因此，寇氏弟

兄是毀定了。

「至於那個假冒鮮于老五的文和端呢，眼瞎了，也不能短期內可以還過魂來吧！祇剩了你，加上惡龍子柴欽健，毒龍掌成星漢，小龍神柏陽元，我們是六個人，對不起，對付你們，决不能講什麼江湖規矩，因爲，你們殺人也不講武林道義，黑白道理。」

「對！」一聲斷喝中，但見金虹翻飛，孔懷仁、孔懷義，孔懷禮在孔君偉之率領下，首先突入。根本不是江湖尋仇，而是除惡務盡，金虹耀眼中，加上了蒲伯庸率同了五位同盟好友之往來掠陣，文和端首先爲孔君偉之連環雙鈎的奪命三套，連環三擊再中重招，雖仗其獨得的幻影八變身法，爲其奪出重圍，不料，兇星照命，鮮于湘正好對面撞見，一個天玄神磁掌，當胸一壓，文和端吃了雙目已盲之虧，因此連聲也未出，一口鮮血已嘔出，文和端最怕倒經反血，功力一散，祇有等死的份兒。

本來是孔家爲死神所威脅，鬥志低落，置之死地而後生，八柄連環金鈎，交織成一面金網，而海上一條龍，買少見了少，寇氏兄弟根本受了重傷，爲啇天風的金指斷玉掌砍斷了右手，本來柴欽健，柏陽光可以左右護衛，現在，全子深、司徒賓、鮮于湘、老六焦作師，老七木道全力一壓下，柴、柏、成，三人首先發覺不妙，雖然甄曼雲深精魔教火燄飛魔手，可惜，一次又一次爲其本門師兄啇天風的摧損下，他的功力巳大打折扣，火燄是引發不出了，飛行也不能圓轉自如，何況：天峯七俠中的老大，對他更是恨如刺骨，好，蒲伯庸的天地無形手展開，以形對形，以炁對炁，甄曼雲他是眞正的明白了師兄的心意，他是代自己開了不少活路，祇是自己桀傲不馴，還有，自以爲探明師兄之心意，不會眞的殺死自己，他越來越險惡的，拖他們下水。唉，師兄是可以不忍心殺自己，他的好友呢？蒲伯庸目光如電，而出手發招中，隱隱然有股磁力吸引，這是大師兄的絕技，天磁玄靈炁啊！

一條龍一個又一個的怒吼聲中，他們全走了。向鬼門關報到，有幾個，他看得清楚，他們是自擊功穴而死，祇剩下了自己，他們在向自己打招呼，一塊走吧，到了陰曹地府再組一條龍，大鬧陰曹地府。

可是，甄曼雲他必需要死得慘，萬分慘，爲什麼？要讓大師兄啇天風看，看了令他一世難過：「大師兄！你出來！我死給你看，哈哈哈……小慧，小慧，你看，大師兄多好，照顧得我多好……」

現在，已成十人合圍一人之局。甄曼雲有意無意的向孔氏父子的金鈎上碰撞，血，不，簡直可以說是血肉模糊，他明知大師兄不會不來，因爲，大師兄是個天性特厚，並且重情重義之人。

突然，一條黑影，宛如來了只大蝙蝠，又是嗆啷啷一陣响，啇天風出現了。他無法尅制自己的情緒，他具有與衆不同的身手、功力。何況他看得準，出手快，孔氏父子八柄金鈎爲其砍斷，邊砍邊收，他十分尷尬的對孔氏父子打招呼，而另一方面將個血肉模糊的甄曼雲扣住了。

「他羽翼盡去，他再無能爲……」

「他一身功力未散，他還可再組織……老三，你到底在攪什麼鬼？」

「我……不忍……我扣押住他，我，再不會放他出來。」

「能嗎？」蒲老大連同五俠關心的問，啇天風苦笑，他是說出了句震天動地的話：「我陪他，由我看住他……」

甄曼雲是氣力不支，但是，在場人又有那一個會相信他？遠處，祇見二個男孩，一個女孩恭敬的站着，當他們看見了啇天風時，很親熱的迎上前去，代甄曼雲抹血，裏衫，他們根本不當甄曼雲是個惡漢，也不怕那張陳死人的臉，其中，祇有鮮于湘，他流了淚！

「前輩，啇先生的小師妹是美人？」

「是個醜八怪，就因爲是個醜八怪，才會上了這個惡人的當。」

「啊……」孔懷禮他幾乎形同塑像，他是個善於思索的人，他想明白了，甄曼雲是個工於心計的人，可能爲學師門絕技，他是討好師妹，甚至於娶了師妹。

啇天風是個至情至性的人，他眞的愛小師妹，他也怕小師妹上當，他……可惜無法用更好的甜言蜜語來打動師妹。不，如此人物，决不能如此做。他心懷磊落，他希望師妹幸福，但是，師妹上了當，他……啇天風也上了當！

「爲了追阻一條龍，老三付出的心血不小啊，結合了我們，然後一路追截，結果他還是不忍下手，寧可陪他一輩子。」

「大俠，這才是眞正的至情至性的人物。」孔懷禮噙着淚說，遠處升起一縷陽光……

（完）

龍虎雙傑傳奇故事

馬騰·文
可飛·圖

勇救佳人
（上）

結識新女友

泰迪今日顯得份外精神，臉上喜氣洋洋的，一邊輕鬆地吹着口哨，一邊穿上那件剪裁合度的西裝上衣。

不過，他却沒有結上領帶，因爲那太一板正經的，一點也不輕鬆，也不夠洒脫，所以，他平時穿西裝，一向甚少結領呔，除非是出席一些隆重的場面，他才會莊而重之，結上領呔。

他只是將襯衣的領反了出來，整個人就顯得瀟洒輕鬆有型得多了。

穿好衣服，他看看腕錶，時間是晚上七時三分，離赴約的時間還有個多小時，但他却急着出門去了。

本來，從他這裏到赴約的地點，坐車去不用三十分鐘，但他却寧可早些去等。

因爲這一次，他是佳人有約，這就難怪他唯恐去遲了。

也難怪他這樣喜氣洋洋的。

吹着口哨，他步履輕快地走向大門口，準備開門出去，他的手才握住門把，那知道，一陣又急又响的電話鈴聲，驟然响起來。

他先是呆了一下，繼之嘟喃一聲：「會不會是她打來的？」隨即像一陣風般，轉身衝向客廳，伸手一把抓起了放在茶几上的電話聽筒，同時放柔了聲音，「喂——」了一聲。

而他的臉上，亦綻開了笑意——他在等着話筒中傳來的嬌脆語聲。

「喂，泰迪麼？」那知道話筒中傳來的，却是一把男子的聲音。

心煩兼意亂

他在失望之下，沒有辨認傳來的是誰的聲音，沒好氣地說道：「不是我，還有誰？」

「哈哈……泰迪，你怎麼了，吃了火藥？……」

泰迪這時已聽出是卡凡的語聲，立刻有點歉意地說道：「卡凡，是你啊，好傢伙，怎麼你揀我要出街的時候，才打電話來？」

「泰迪，你好像不耐煩似的，是否我阻着你出街？」卡凡在那邊說：「那我收綫了。」

泰迪忙道：「卡凡，你別怪我，我只是有點心急，你有甚麼事麼？」

卡凡在那邊道：「沒有甚麼事，我快下班了，想起咱們已經有個多月沒有見面了，所以打個電話，想約你出來吃頓飯而已。」

泰迪急急道：「卡凡，好對不起，我今晚已約了人，明晚好麼？」

卡凡在那邊笑嚷道：「泰迪，是否佳人有約？」

泰迪只好有點不好意思地笑道：「卡凡，你不會怪我吧？」

卡凡在那邊哈哈笑道：「泰迪，怎會呢，我高興還來不及，我不阻你了。免得累你遲到，你在心中罵我。」

泰迪忙道：「卡凡，時間還早，別收綫，咱們說定了，明晚在甚麼地方見？」

卡凡在那邊打趣地道：「泰迪，明晚你不用陪她麼？」

泰迪笑罵道：「卡凡，說正經的。」

「那麼，咱們明晚準八時在漢堡餐廳吧，怎樣？」卡凡在那邊沉吟了一下，才說。

「好吧，明晚見。」泰迪說完，便收了綫。

噓口氣，他立刻起身，看看腕錶，才不過七時十八分，起碼還有一個小時，他放心地笑了笑，拍拍衣服開門出去。

本來，有一個小時的時間，應該很充裕的了，那知道却遇上了都市中繁忙時間經常出現的交通阻塞，這一來，就令到泰迪坐在的士車內，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了。

因爲這時候是下班時間，萬一塞上半個小時，那就麻煩了，因爲這時已是七時四十一分，而他又是第一次約會，萬一遲到，那就……

他不敢想下去了。

這時候要不是前後左右皆有車輛堵塞着，他是會棄車拔腳奔向約會的地點。

幸好，停下來的車龍終於動了，泰迪這才鬆了口氣。

本來，還要十分鐘左右的路程，便到約會的地點的了，那知道車子在路上停停走走的，足足走了二十分鐘，才來到目的地。

泰迪急不及待地付了車資，走下車子，看一下腕錶，才只不過八時零三分，離約定是時間還有二十七分鐘，他的心情定下來，理理衣服，這才輕輕鬆鬆地，放緩腳步，向那間叫愛神餐廳走去。

憑他的經驗，時下的男女約會，一般來說，那些女孩子爲了表示矜貴，就算不遲到得太離譜，也不會準時赴約的，這已經成了一條不成文，但却順理成章的通例，要是有一個女孩子比約會的時間還早到，那眞是太陽從西邊出來，時光倒流了。

所以，泰迪一點也不心急，因爲他已早來了差不多半個小時，他有的是時間。

那知道他才走到那間愛神餐廳，流目四顧，正準備找一個雅靜點的座位坐下來等候時，却瞥到裏面靠着街道那面的落地玻璃前的座位上，有人向他招手。

他不由疑惑地定睛瞧去，但是，這一瞧，却令到他目定口呆，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原來，那個座位上，向他招手的人，正有今晚與他第一次約會的女子。

這眞教他意外，而且是大大的意外。

莫非眞的時光倒流了？

女的比男的還要早到，這怎不會令他驚詫得呆住了。

但他立刻便回過神來，急急趨上前去，展露着笑容。抱歉地對那女子道：「眞對不起，我來遲，累你等候。」

那女子年約二十二三歲，清麗可人，衣着趨時，端莊中顯露出一種逼人的青春氣息來，身材一流，怪不得泰迪對這一次的約會這樣緊張了。

這女子的確是一位對異性具有很大吸引力。

那女子嫣然一笑，語聲嬌脆悅耳地道：「泰迪先生，你並沒有遲到，是我早到了，你看，還有二十五分鐘，才到八點半呢。」

泰迪有點尷尬地笑着拉開椅子坐下來，連忙說道：「蘇小姐，但我總是比你遲到了……」

蘇小姐看到泰迪那種尷尬不安的樣子，不禁莞爾一笑，說道：「泰迪先生，都怪我到得太早了，令你心中不安，眞對不起。」

接又解釋道：「本來我沒有這樣早到的，剛巧五時許時，有點事要到這附近來一趟，辦完事，已經是七時五十四分了，我便順路先來，找個座位，歇歇腳，喝杯飲品解解渴，我只不過比你早到那麼三分鐘。」

正說着，侍者端來了蘇小姐要的飲品，泰迪亦乘機吐了口氣。

蘇小姐喝了兩口，抬眼瞧着泰迪。「泰迪先生，你要吃些甚麼？」

泰迪很有風度地一笑道：「蘇小姐，你先點吧。」

蘇小姐露齒一笑，瞟了他一眼。「泰迪先生，你太客氣了。」

泰迪道：「蘭小姐，這是禮貌。」

蘇小姐笑望着泰迪，道：「那我點個龍蝦沙律，再要一個羅宋湯吧，你呢？」

泰迪眨眨眼道：「我也是，那就來個雙份吧。」

說完，招手叫來侍者，將要的東西說出來。

兩人經過這一番談話後，拘謹與客氣一掃而空，氣氛也開始融洽起來，漸漸地，兩人談笑甚歡，並且互相都被對方所吸引。

這一晚，可是泰廸自未婚妻死後，第一次與異性交往相處得最開心的了。

× × ×

「泰廸，看你喜上眉梢的，那位小姐一定很討你喜歡了？」八點正，卡凡與泰廸準時在漢堡餐廳相見，才坐下，卡凡瞧着泰廸，便打趣起來。

泰廸眨眨眼睛，笑道：「卡凡，你今天是否打爛了醋埕？」

卡凡一時間弄不明白泰廸的話意，莫明其妙地道：「我沒有啊，泰廸，你爲何這樣說？」

泰廸蠱惑地笑說道：「哈哈，既然沒有，那來這樣大的『醋』味？」

卡凡這才恍然明白，握拳作勢要捶泰廸。「好傢伙，一朝得意，便要來取笑我了？」

泰廸忙搖手道：「別這樣說，卡凡，我是重色輕友的人來麼？」

卡凡亦正經地道：「說正經的，泰廸，說說你那位女朋友的情形給我聽聽，好麼？」

泰廸剎時眉飛色舞起來，忍不住笑說道：「哈哈，我只是第一次與她約會，對她所知有限，有什麼好說的？」

「泰廸，那你就不夠朋友了。」卡凡瞪着泰廸，「譬如說，你是怎樣認識她的，她叫什麼名字，你總該知道吧？」

「這當然知道。」泰廸一直笑得合不攏咀。「卡凡，她叫蘇碧琪，是在上個月一個同事的生日派對上認識她的，當時我便想約會她，但却又不好意思，直到前兩晚，我再也忍不住，終於打電話約她，當

時，我心中忐忑，緊張得一手是汗，生怕她一口拒絕，幸好——」泰廸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下，表情豐富地噓了口氣，說下去：「她原來對我的印象也很深，我一說出名字，她便記起我是誰，並一口答應了我的約會。」

泰廸說完，掩不住心中的喜悅，端起那杯啤酒，舒暢地喝了一大口。

卡凡禁不住替泰廸高興。「泰廸，加把勁吧。」

泰廸攤攤手道：「卡凡，說來容易，我只是第一次約會她，根本就不知道她對我如何，眞是十劃未有一撇……」

「不管如何，你既然喜歡她，那就要大胆追求，否則，你如何知道人家是否對你也有意？」卡凡居然比泰廸還要急。

泰廸摸着髮根，說道：「卡凡，你不會說我重色輕友吧？」

卡凡怔了一下，隨之笑說道：「怎會呢，我高興還來不及啊，你我的年紀也不輕了，難得你又碰上一個喜歡的人，我自己沒有，也希望你行桃花運的啊！」

泰廸不由緊緊地執住卡凡的手。「卡凡，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

卡凡笑拍泰廸肩頭。「泰廸，你幾時學得這樣文縐縐的，來，預祝你蜜運成功，乾杯。」

說着，拿起啤酒杯，向泰廸一照。

泰廸忙拿起杯子，與卡凡一碰，兩人「骨嘟嘟」地，一口氣將大半杯啤酒喝光，然後互相拍着對方的肩頭，也不理會會引來隣座的好奇目光，開心地哈哈大笑起來。

× × ×

泰廸本來一直想再約蘇碧琪相會的，可惜接連十多日，他都接到通告，忙着拍戲，故此，他只好强捺下心中那股思念之意。

終於，那組戲拍完了，暫時，他有數天的時間空閑。

雖然昨晚他捱通宵，並且接下來拍到今日下午才煞科，但他回到家後，洗了個澡，連覺也不睡，便撥電話到蘇碧琪的家中。

電話打通，但却沒有人接聽，他耐心地等了約十分鐘，才若有所失地，將話筒放回機座上。

隔了半個小時，他忍不住又撥電話給蘇碧琪，那知道仍然沒有人聽，他只好又放下話筒。

倚坐在梳化上，他一心只想着蘇碧琪，準備隔一會兒，再撥電話到蘇碧琪的家中。

那知道他却不知不覺間，睡着了。

他實在是太累太睏了，而他又不是鐵打的。

直到一陣「鈴鈴鈴」的急驟鈴聲吵耳地响起，他猛然從睡夢中扎醒過來，才知道自己睡着了，而且睡了不少時候，因爲屋子內一片黑暗。

這時候應該是晚上了。

他先是怔了一下，繼之才醒覺到，是電話鈴聲，忙伸手一把抓起來，「喂」了一聲。

話筒中即時傳來一把女子嬌脆的語聲：「喂，請問你是泰廸先生麼？」

泰廸一聽，利時精神一振，他聽出那是蘇碧琪的聲音，急忙道：「我就是，你是蘇小姐麼？」

對方馬上道：「泰廸先生，我正是碧琪，你可以馬上出來見我麼？」

這正是泰迪求之不得，緊接答道：「可以，蘇小姐，妳現在哪裏？」

蘇碧琪在電話中說道：「我現在西區那家叫愛爾蘭的咖啡店中……」

泰迪立刻道：「好，我立刻趕來，拜拜。」急不及待地收了綫，衝入房中，穿好衣服，便又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泰迪只用了十五分鐘的時間，便乘的士趕到那一家愛爾蘭咖啡座，找到了蘇碧琪。

蘇碧琪似乎有什麼事的樣子，緊蹙着眉頭，見到泰迪，只是淡淡地笑一下，招呼泰迪坐下。

泰迪坐了下來，見蘇碧琪喝的是咖啡，他便也叫了一杯咖啡，這才發覺到，蘇碧琪一副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樣子，不禁關心地問道：「蘇小姐，妳是否有點不適？」

蘇碧琪舉手掠一下鬢髮，勉强一笑道：「沒有，大概是我下午時跑了很多地方，有點累吧。」

「哦，怪不得我下午打了兩次電話，也找不到你。」泰迪恍然地說道。

蘇碧琪瞟了泰迪一眼，拿小匙攪動着杯中的咖啡。「泰迪先生，你找我有什麼事麼？」

泰迪有點尷尬地道：「有……沒有……我不過想約你出來見面晤談一下。」

接又道：「蘇小姐，請你叫我泰迪好麼，加上先生，似乎太客氣了。」

蘇碧琪爽快地道：「好，泰迪，那你也請叫我碧琪吧。」

泰迪當然滿口答應，深深地看了碧琪一眼。

但他馬上就發覺到，碧琪那蹙起的雙眉，始終沒有舒展過，心中想道：「她今天怎麼哪，似乎有點不開心的樣子，莫非她有什麼心事不成？」不禁又多看了碧琪兩眼。

蘇碧琪也發覺了泰迪對她注意，口齒微動，勉强說道：「泰迪，很對不起，我約你出來，却自己發呆……」

泰迪忙道：「碧琪，我只要見到妳，便心滿意足，妳是否有事？」

說着，他的臉一陣發熱，因爲他不知道自己怎會說出那句「我只要見到你，便心滿意足」的話來的。

碧琪却似乎沒有留意到泰迪說的話，心不在焉地搖搖頭道：「泰迪，多謝你的關心，我沒有什麼事，只是有點累。」

泰迪本來想邀她到附近一家有名的菜館共晉晚餐的，聽她說累，只好不說，陪她坐着。

碧琪似乎提不起興趣與泰迪談話，只是不停地喝着咖啡，有兩次似乎想說什麼，但却又咽住了，令到泰迪納悶得很。

終於，泰迪再也忍不住了，問道：「碧琪，妳一定有什麼事的，若你將我當朋友，那說出來聽聽，或許我可以帮忙你解決呢？」

碧琪聽了，眼中閃過一抹神彩，但瞬

即閃逝，瞧着泰迪，遲疑着道：「泰迪，多謝你的好意，我沒有什麼事。」

接又歉然地道：「泰迪，你一定很悶了，眞對不起。」

泰迪忙道：「不悶，與你在一起，就算不說話，我也覺得快樂。」

碧琪的目光閃射了一下，囁嚅着道：「泰迪……你……你眞好。」

泰迪聽得心中一甜，笑道：「碧琪，你是我所認識的女孩子中，其中最美麗的一個。」

碧琪有點不好意思地垂下頭。「泰迪，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人。」

泰迪見她似乎沒有那樣悶了，便乘機說道：「碧琪，妳餓麼？」

碧琪搖搖頭，忽然省覺地抬頭，望了泰迪一眼，說道：「你一定肚餓了，我怎麼省不起來，這裏的鐵板牛扒不錯，你不用客氣，叫一份吃吧。」

泰迪聽她這樣說，只好叫了一個鐵板牛扒餐，打消了邀她到那家飯館吃晚飯的念頭。

結果，這一晚泰迪雖然陪碧琪坐了差不多三個小時，但他却感到非常之沉悶，碧琪整晚像是心中有什麼解不開的結般，要不是他挑起話頭，她也是提不起勁說話，令到泰迪感到有點無趣。

× × ×

泰迪一覺醒來，看一下床頭的鬧鐘，已經是早上十一時三分了，他連忙起身，但馬上又躺回床上。

因爲他不知道起身之後，做什麼好。

卡凡這個時候正上班，肯定找不到他，他起床後，一個人不知到什麼地方消遣好，那何不睡到天黑才起床。

但馬上，他又從床上彈了起來——他想到了蘇碧琪。

昨晚她那個樣子，不知道有什麼事，何不打個電話找她出來見面談一下。

他下床，赤着脚走出客廳，撥電話找蘇碧琪。

電話才撥通，那邊便馬上有人接聽。

「喂，阿仁麼？」

泰迪一聽便聽出是碧琪的聲音，語氣似有點焦急，大概正在等那位阿仁的來電，才會拿起話筒，便問是不是阿仁了。

泰迪雖然感到有點奇怪，但却沒有多想，高興地道：「碧琪，我是泰迪啊。」

碧琪在那邊聽了，似乎呆了一下，接着語氣有點急切地道：「泰迪，有什麼事麼？」

泰迪笑道：「碧琪，這時候快中午了，我想請妳一道去午餐。」

碧琪急急道：「對不起，我要等電話，下午也有事要幹，改天吧。」

泰迪一陣失望，心中的喜意也一掃而空，停了一會，他才有點不死心地道：「今晚呢？大概有空吧？」

碧琪在那邊似乎遲疑了一下，才又急聲道：「好吧，泰迪，你今晚再打電話來吧。」

說完，不等泰迪再說，便「嗒」地一聲收了綫。

泰迪刹那感到一陣若有所失，但也激起了他的好勝心與好奇心，他決定不管如何，他也要盡一切努力，追求下去。

晚上六時三十九分，他便撥電話去找蘇碧琪。

但電話撥通之後，却沒有人聽。

泰迪只好將話筒放下，心中奇怪，碧琪明明約他晚上通電話的，怎麼却不在？

接連半個鐘頭之內，他打了四次電話，通了，却沒有人接聽。

泰迪在奇怪之下，開始感到有點失望了。

但他仍不死心，正想再次撥電話給碧琪時，電話却驟然响起來了。

他心中一喜，急急伸手一把抓起聽筒。「喂，碧琪麼？」

但話筒中却傳來一把男子的話聲：「喂，泰迪，你是怎麼攪的，聽也不聽清楚，就說我是你那位新交的女朋友碧琪，你大概想她想痴了吧？」

泰迪馬上聽出是卡凡的聲音，有點不好意思起來，幸好不是面對卡凡，還不至太難堪，他急忙道：「卡凡，你這傢伙，我怎想到是你打電話來。」

「哈，這麼快就忘了朋友麼？」卡凡笑責道：「嗯，你一定是在等那位女朋友的電話了。」

泰迪忙分辯道：「卡凡，我是那種重色輕友的人麼？我不是等她的電話，而是想打電話給她。」

「那我不阻你了。」卡凡識趣地說：「我收綫了。」

「唏，卡凡，別收綫！」泰迪急急叫道——他忽然間改變了主意，不想再打電話找碧琪了。

「泰迪，你是怎麼了？我剛才只是說笑的，別認眞，快打電話找她吧。」卡凡在那邊說，似要收綫。

「卡凡，別收綫！」泰迪急急叫道：「你在什麼地方？下班了麼？」

卡凡在那邊有點訝異地道：「泰迪，你怎麼忽然問起這些，你不是要打電話給她麼？我不會怪你的，快收綫吧。」

「不！」泰迪急道：「卡凡，我不想打電話給她了，你幾時下班？」

「我現在巳下了班，」卡凡在那邊疑惑地道：「唏，泰迪，你怎麼又忽然改變了主意？」

「見面再說吧。」泰迪道。「你現在那裏？」

「我現在報館中。」卡凡說道：「泰迪……」

「那咱們就在報館隔隣那條街的大牌檔見面吧，我立刻趕來。」泰迪說完，立刻收了綫，開門出外。

× × ×

卡凡一見泰迪來到，便奇怪地打量着他，直到他坐下來，目光仍然在他的身上溜來溜去。

泰迪坐下來，沒好氣地笑道：「卡凡，你怎麼了，不認識我了？」

卡凡眨眨眼道：「泰迪，我瞧出來了，你對她的追求，進展不大順利吧？」

泰迪不由失笑道：「卡凡，你幾時變成了睇相佬的？」

接吁口氣道：「我與她交往認識尚淺，根本就談不上追求她。」

「但我看你眉心聚攏的樣子，好像很煩，別在我這個老朋友面前隱瞞了。」

泰迪苦笑道：「卡凡，你要我怎樣說，才相信了無錯，她確實很吸引我，而我也承認喜歡她，但這只是我一廂情願的事情，我確也想追求她，但根本就不知她的意思如何，現在談順利成功與否，尚言之過早。」

「那你為何像是有點煩惱的樣子，而且，改變了主意，不打電話給她，却約我出來？」卡凡定定地望着泰迪，彷彿想望穿他的心事般。

泰迪不得不直說道：「本來，她約了我今晚打電話給她的，但我在你打電話來前，曾幾次撥電話找她，她却不在，我不知她是在玩弄我，還是有事，才失約，旣然她不在，而你又打電話來，那咱們正好聚一下。」

卡凡聽完後，喝口啤酒，說道：「泰迪，會不會是她因事趕不及回家，你怎麼就洩氣了？對面士多舖有電話，你快去致電找她，看她在不在吧。」

泰迪搖搖頭道：「算了，我若是這樣巴巴地打電話給她，還以為我好緊張，天下間只得她一個女孩子，而我又只認識她一個，來，咱們喝酒。」

卡凡忙道：「泰迪，你這樣說，證明你很緊張她，天下間的女孩子雖然多如過江之鯽，但却很難遇上一個合自己心意的，你既然遇上了，又喜歡她，那何必隱瞞自己的感情，因此而錯過機會？快去打電話吧。」

泰迪却一口喝乾杯中酒，拿起啤酒樽就倒。「卡凡，你的好意我知道，但你也要知道，緣份是很重要的，也強求不來，還是順其自然吧。」

說着，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卡凡看泰迪那心煩意亂的樣子，搖了搖頭，說道：「唉！泰迪，我眞拿你沒辦法。」

「那就喝酒吧。」泰迪笑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明天再算，來，卡凡，咱們今晚暢飲一番！」

說完，舉杯邀飲。

卡凡拿他沒辦法，勸說也無用，只好亦舉杯道：「泰迪，別喝得太多。」

泰迪牛飲完那杯啤酒，伸手抹抹嘴邊的酒漬，笑說道：「卡凡，你幾時變得這樣量小了？你記得麼，有一次，你不是與我喝了一打啤酒麼？」

卡凡只好不再多說，與他喝起來。

這一頓飯，兩人結果共喝了十罐啤酒。也有了些微酒意。

卡凡恐防泰迪在失意之下，會做出傻事來，只好送他回家。

泰迪却說時候不太夜，走一段路再乘車回去，卡凡只好依他，沿着行人道，信步走着，看着馬路上那些車輛有如天上的流星般馳掠而過，確也有一番趣味。

「泰迪，你不是對那位蘇碧琪心灰意冷了吧？」卡凡關切地問。

泰迪邊走邊用手拍打着路邊的欄杆，低沉地道：「卡凡，你以為我是個稍遇挫折，便退縮不前的人麼？」伸手拍拍卡凡的肩頭。「不會的，越是難追求，我越有興趣！」

卡凡聽他這樣說，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氣。

他們兩人雖然不是親兄弟，但交情卻比手足還要深厚，也所以，卡凡會如此關心泰迪。

「泰迪，別走了，就在這裏上車吧。」卡凡忽然感到有點內急，想快些趕回去解決，覽着是很難受的。

泰迪却忽然間定定地注視着前面路口的一家燈火輝煌的高級食肆門口，正有一雙男女從食肆內走出來，那男的年約三十許，粗黑壯實，眉粗眼大，相貌粗悍，雖然衣着趨時，但却一看，便知道出身教育水準不高。

而那女的，清麗可人，身材一流，赫然正是蘇碧琪！

這就難怪泰迪如此眼定定了。

而一絲羞怒之意，也立即湧上了他的心頭。

蘇碧琪明明約了他今晚致電相見的，但却失約，原來與那男子在那食肆中共晉晚餐，那豈不是瞧不起他麼，他有一種被輕視，受騙的感覺，臉上一陣發熱。

他不是自高自大，自命風流英俊，他曾認識過不少女孩子，從未試過被女孩子輕視欺騙的，這一口氣，他實在忍不下。

他是因了羞怒，才臉上發熱的。

這一口氣，他有點忍不下。

要不是卡凡叫了他一聲，他因了羞怒，眞會上前去奚落碧琪一番，令她難堪一下。

原來，卡凡已截到了一輛的士。

這個時候，泰廸恰好亦瞥到，蘇碧琪在那粗黑男子的扶持之下，進入了一輛房車。

深深地吸口氣，在卡凡的催促下，他才悻悻然地，彎腰走入車內。

卡凡馬上便發覺泰迪神色不對，一張臉沉着，雙眼瞪着，射出一片怒火來，他却有點莫明其妙，不明白泰迪因何變得怒氣難平的。

「泰迪……」卡凡小心地道。

「卡凡，我沒有什麼。」泰迪截斷了他的話，深長地吸了口氣。

卡凡只好閉上咀巴，沉默下來。

回到泰廸的家中，還未坐下，卡凡再也覽不住了，問道：「泰迪，剛才在車上你好像發怒的樣子，發生了什麼事……」

泰迪雙手拳握着，「呼」地吐了口氣，才憤憤地道：「卡凡，剛才你在的士時，我無意中，看到碧琪與一名男子從一家高級食肆中出來。」

「你沒有看錯？」卡凡急問。

「那食肆門口燈火輝煌，距離又不遠，我怎會看錯？」泰迪喘口氣道：「她不該騙我的。」

卡凡了解地望着泰迪，開解道：「泰迪，或許她忽然有事要應酬那男子呢？」

泰迪冷笑道：「但是她總可以打個電話來，取消晚上的約會啊，我泰迪雖然不是情聖，但也從未被女孩子這樣騙過，幸好我改變主意，與你吃晚飯，否則，我豈不是像白痴一樣，在家中不斷打電話給她麼？」

這確是關係到一個人的自尊問題，卡凡也覺得那位蘇碧琪太過份了，難怪泰迪這樣羞怒的。

「泰迪，算了吧，你與她只是普通朋

友，何必那樣認眞？」卡凡只能這樣開解他。

而他亦對那位蘇碧琪的印象，打了個大折扣。

「當然算了，難道我去找她，揍她一頓麼？」泰迪揮揮手，苦笑道：「我只是不忿被她作弄了。」

接又自嘲地道：「幸好我與她只是普通朋友，沒有將感情放下去，就當作沒有認識過這個人算了。」

卡凡聽泰迪這而說，放心了。

他知道泰迪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否則，他在兩年前，他那位未婚妻被一名心理變態的狂徒殺害後，他就算不自殺，也會因悲傷過度，變成瘋子的。

「泰迪，別多想了，很晚了，睡覺吧！」卡凡伸手拍拍他的肩頭。

泰迪洒脫地道：「過去了，我不會再想她的，卡凡，這麼晚了，你就在這裏睡一晚吧。」

卡凡抓抓頭髮道：「那好吧，我明天還要上班，我不和你說了，我去洗個澡就睡。」

「隨便你。」泰迪笑說道：「卡凡，浴巾就在浴室的壁櫃內。」

「知道了，」卡凡已經走入浴室，隨手關上了門。

泰迪斜躺在梳化上，將頭枕在扶手上，閉上眼睛，不知在想些什麼。

驀地，一陣電話鈴聲吵耳地響起來，泰迪就像受驚的蚱蜢般，猛地張眼彈挺起來，伸手將話筒拿起。

這麼晚了，是誰會打電話來呢，莫非是阿李打電話來，通知我明天回片塲去拍戲？

泰迪心中思忖着，將聽筒拿到耳邊，隨口「喂」了一聲。

語筒中馬上傳來一個女子焦急慌張的語聲。「泰迪麼？我是碧琪啊？」

打電話來的竟是藍碧琪，這大出他意料之外，楞了一下，他馬上冷淡地道：「碧琪，這麼夜了，你打電話來幹嗎？」

那邊的碧琪似乎聽不出泰迪那冷淡的語氣，急急道：「泰迪，今晚我有急事，失了你的約，很對不起……」

泰迪心中冷笑一聲，沒好氣地道：「有什麼對不起的，我與妳只是普通朋友，女孩子失約，本是平常的事，我又不是那種未見過女孩子的青頭仔，好了，我要睡了。」

說完，便想收綫。

豈料話筒中却傳來碧琪慌惶帶哭的語聲：「泰迪，你別收綫，你可以來救救我麼？」

泰迪這一次聽出了碧琪語聲有點不對，心中一驚，早已將氣惱抛到九霄雲外，急聲道：「碧琪，妳怎麼了，是否發生了什麼事？」

那邊的的碧琪急急道：「泰迪，你現在可以出來見我麼？在電話中說有點不方便。」

泰迪不由緊張地問道：「碧琪，妳在哪裏？我立刻趕來見妳。」

「我現在南區快活大道的那家金都餐廳，你可以在半個小時內趕來麼？餐廳快打烊了。」碧琪語聲很急。

「好！我立刻趕來，你等我！」泰迪馬上放下話筒，跳起身來，大聲朝浴室內的卡凡叫道：「卡凡，我有點急事要出去，你不用等我回來，自己隨便睡吧。」

話未說完，便像一陣風般，急衝了出去。

「泰迪，泰迪，有什麼急事啊？」卡凡赤着脚，腰部圍着一條毛巾，開門從浴室內走出來時，已不見了泰迪的踪影，他只好搖搖頭，自語道：「唉，他走得好快啊，眞拿他沒辦法。」

× × ×

泰迪在二十五分鐘之內，乘車趕到了金都餐廳。

正自焦急不安地定定望着餐廳大門的碧琪，一眼看到泰迪推門進來，馬上向他招手。

泰迪馬上朝她點點頭，走過去。

這時候，已經零時三十八分了，餐廳內就只剩下疏落的兩三枱人客，那些侍應已在作着打烊前的的例行工作。

碧琪看着泰迪走過來，眼中閃出就像一個遇溺的人，看到一根浮木向他飄來的目光。

而泰迪一眼就瞧出，碧琪的臉色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臉上的神色，就像一隻受驚的小白兔般，慌惶不安，看到他後，神色才鎭定了一些。

他不由心中奇怪起來——碧琪到底在這短短的兩三個小時內，發生了什麼事如此驚慌。

他才坐下來，碧淇便緊張地伸手抓住了他的一隻手。哀求地道：「泰迪，請你帮帮我，你一定要救我，否則我……」說到這裏，陡地全身抖顫了一下，說不下去了。

泰迪將另一隻手按在她的手背上，安慰她道：「碧琪別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我一定會帮妳的，妳放心。」

這刹那，他看到碧琪慌張可憐的樣子，對她的不滿巳一掃而空，同情之心油然而生。

泰迪就是這樣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他的俠義之心也很重，這是他與生俱來的。

「泰迪，有人要……」碧琪說到這裏，全身抖地一震，說不下去了，一雙眼恐懼地望着餐廳玻璃牆外的行人道，全身抖個不停。

玻璃牆外的行人道上，這時巳有三個人貼着玻璃牆走着，邊走邊向餐廳內窺探着。

泰迪一眼便看出那三個人，不是善類，不由心中打了個突——莫非碧琪惹上了黑社會人物？

目光一轉，瞥到碧琪臉色死灰，簌簌地顫抖着，驚恐欲絕得呆若木鷄。

泰迪何等機靈，馬上便猜到碧琪之所以這樣慌恐，可能與那三個人有關，而看那三個人，像是要找尋什麼人似的，他心中一動——莫非那三個男子找的正是碧琪不成？

想到這一點，他馬上低聲對碧琪道：「那三個人是來找你的？」

碧琪顫着咀唇，幾經辛苦，才吐出幾個字：「泰……泰……迪……不……不…

…要……讓他……們找到……我……」

泰迪一聽，馬上將碧琪摟入懷中，將臉緊貼着碧琪的臉，將她的臉龐遮擋起來，從座位旁邊走過的人，便不會看到她的臉龐，那便無法看出她的誰了。

而兩人這時的情狀，就像一雙熱戀中的情人般，無論在什麼場合，也不放過親熱的機會。

這絕對不是泰迪趁機輕薄，而是這時候那三個男子已推開餐廳的玻璃門，走了進來，走避已經無及，躲藏又沒有地方可以躲藏，所以他只好出此一策，希望蒙混過關。

這時候餐廳內只走剩泰迪與另一枱人客，快打烊了，一名侍應見那三個男人推門進來，馬上迎上前去，對走在前面的一個男子道：「先生，還有十分鐘便打烊了，請你到別一間吧。」

那男子「哼」了一聲，瞪着眼，惡聲惡氣地說道：「走開，我進來看看不可以麼？」

說着伸手一撥那侍應，往座位這邊走來，目光掃視着。

那侍應幹這一行的，正所謂見多識廣，馬上便看出這三人不是善男信女，得罪了這種人，等於是惹禍上身，他忙知機地閃開，一聲也不敢出。

其他的侍應亦知機地縮在一邊。

那三名男子散開來，在餐廳內巡視起來，經過泰迪那張枱時，看到兩人糖黐豆般的親暱樣子，邪笑一聲，便走過了。

那刹那，泰迪緊張得一顆心收緊，只要那三名男子稍有表示，他便會搶先發難了。

眼見那三名男子沒有對他與碧琪起思疑，他暗暗鬆了口氣。

那三名男子發覺不到餐廳內有他們要找的人，便互相看了一眼，先後向廳餐外走去。

一名侍應就在這時拿着一個圓盤子，圓盤子上放着一張賬單，走過來對泰迪道：「先生，請結賬會鈔，已經到打烊的時候了。」

泰迪這時候不得不鬆開摟着的碧琪，直起身來，伸手入衣袋內將錢包摸出來，取出鈔票會賬。

碧琪亦只好從泰迪的懷中直起身來，抬頭向餐廳門口那邊瞥望一眼。

豈料走在最後的一名漢子，這時候正推門走出去，很自然地側轉身鬆手讓門關上，目光不在意地往內掃了一眼。

那眞是無巧不成書，碧琪在那刹間，正好亦抬起頭來，朝大門那邊瞥望一眼，四道目光相觸，被那男子一眼便望到了碧琪。

那人鬆開的手立時一把抓住了正自動彈回去的玻璃門，同時口中疾喝一聲：「那條女就在裏面。」

喝聲中，他已一閃身，從門縫中衝了入來。

碧琪全身一軟，發生出一聲驚叫，軟倒在泰迪的身上。

泰迪驟然聽到那聲疾喝，便知道那三名男子發現了碧琪，他正好摸出一張鈔票來，放到那圓盤中，情急之下，他順勢一把從那侍者的手中奪過那不銹鋼製的圓盤，摔身像擲飛碟般，抖手向那衝過來的男子擲過去。

接一手抓住碧琪的手臂，低喝道：「碧琪，別慌，快走！」喝聲中，一把拉起了碧琪，向餐廳的後門衝去。

那名首先衝進來的男子這刹那手上已赫然握着一柄牛肉刀，一眼瞥到一個銅盤向他飛旋過來，吃驚之下，連忙側身閃避，但仍然被那銅盤擊在右手臂上，雖然沒有將他的手臂擊斷，但也痛得他手臂發痲，握在手上的刀噹一聲，鬆脫落地，發出一聲痛叫。

但他却沒有停下來，兇悍地追撲向泰迪碧琪兩人。

而這時，另兩名男子亦已衝了入來，各自亮出暗藏在身上的牛肉刀，分開左右，追撲向泰廸兩人。

那些餐廳侍應及收銀員，莫不嚇得手顫脚軟，慌不迭躲避起來，沒有人敢挺身攔阻那三名男子。

泰廸因爲要拖着一個脚軟身顫的碧琪，所以，跑得不快，眼看着那名男子便要追上來了，他在情急之下，一手執起一張椅子，摔身向那名男子扔去。

那名男子慌忙往旁邊一張椅子撲伏下去，那張椅子便從他的頸側上空飛過，砸在一張枱面上，發出一聲巨响。

那名男子閃過之後，彈身便又追撲上去。

泰廸見阻止不了那名男子，念頭一轉，想到了一個主意，左手一陣亂扯，將兩旁的椅子扯跌在地上，阻止那名男子的追撲。

這一招果然有效，那名男子不得不蹦跳着越過那些倒在他前面地上的椅。

這一來，他的速度自然便慢了。

這時，泰廸已拉着碧琪衝到通往餐廳後門的厨房門口前，門邊擺放着一輛放滿了杯碟的四輪車，而另兩名男子已左右追撲到來，前面的那個揮動着寒光閃閃的牛肉刀，作勢撲斬，泰廸扭頭回望，一眼瞥見，不禁大吃一驚，一脚將厨房門踢開的刹那，同時一拉一推，將碧琪推入去，另一隻手接一把抓住那輛四輪車的把手，回身一扯，接全力一推，那輛載滿了杯碟的車子，就像炮彈飛車一樣，飛撞向那兩名追撲到來的男子。

那兩名男子冷不提防之下，慌忙閃避，但却閃避不及了，被那輛車子撞得歪跌開去，跌在地上。而那輛車子亦失去平衡，傾跌在地，車子上的杯碟「嘩啦」聲中，恰好傾砸在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上頭上，砸得那男子怪叫不已，狼狽地滾避開去。

待到那名男子追到來，倒地的兩名男子從地上掙扎起來的時候，泰迪已經閃身衝進了厨房內，那兩扇門重新關了起來。

按照防火規例，厨房門是不能用門閂上的，一定要裝彈簧門，所以，那兩扇門雖然關上，但却不能關牢，一推便開。

所以，那三名男子毫不猶豫地先後疾衝向那兩扇門。

最先衝到的，是那名手臂被銅盤飛砸中的男子，與那名沒有被傾瀉的杯碟砸中，另一名男子，一個伸手便推，另一個舉脚便踢，那知道那兩扇兀自左右搖動的彈簧門，驀地「砰」然震响聲中，向兩人飛

彈撞擊過去。

那兩名男子作夢也料不到，那兩扇彈簧門會驀然彈撞過來，那裏閃避得了？「砰砰」兩聲，兩人被那兩扇門撞個正着，痛叫聲中，往後便倒。

兩人這一後跌，恰好將第三名男子也撞倒了。

這一次，由於那兩扇門的反彈之力很强，而那兩人又是被撞在頭臉上。只撞得兩人滿天星斗，頭腫鼻青，差一點沒有暈過去。絕無疑問，那兩扇門反彈撞出那兩人，是泰迪的傑作。

原來，泰迪在閃入厨房後，知道不可能完全擺脫了第三名男子的追擊，拖着一個幾乎跑不動的碧琪，遲早會被追上的，那時，以一敵三，還要兼顧碧琪，那就危殆了，他在急中生智之下，一眼瞥到那兩扇兀自不住擺動的彈簧門，立時計上心頭，馬上閃身貼站在門邊，傾耳聽着，聽到急驟的脚步聲在門前响起的刹那，他便閃身出來，凌空一跳，連環雙踢，猛踢在那兩扇門上！

這一着，是危險的，他若是把握時間不準，遲那麼一點點，被那兩人先推踢那兩扇門，那麼，他就會被反彈的門撞倒；他若是太早踢門，便有可能撞不中那兩人，而被那兩人追截上。

待到那三名男子「哎唷」聲中，從地上爬起來，踢開那兩扇門，衝入厨房時，已不見了泰迪與碧琪的影踪，甚至連那些厨師也不見了，一個人也沒有。

但那扇通向後巷的門却大開着。

不用說，泰迪碧琪是從那敞開的後門逃了。

那三名男子馬上追出了後門，但却在後巷中呆住了，因爲已失了泰迪的影踪，而那條後巷有兩個出口，三人拿不定主意往那個巷口追出去才好。

但三人馬上便有了主意，三個人分成兩撥，朝兩邊的巷口追出去，看看泰迪碧琪逃向那個方向。但三人追出兩邊的巷口，依然發覺不到泰迪碧琪兩人的踪跡，那三人不敢停留，其中一人返身奔到另一邊巷口與另兩個人會合，匆匆溜之乎也。

他們不是呆子，也不是胆小，他們知道，這時候餐廳內的人一定致電報警，若是再還留下去，萬一警方接報趕到來，那時，他們就想溜也溜不了。

而餐廳內的人，果然撥電報警。

× × ×

泰迪碧琪這時已坐在一輛的士上，那是兩人夠運，從餐廳後門衝出後巷，慌不擇路地奔出一頭巷口，還未喘過氣來，便到有一輛的士駛來，泰迪急忙揮手，將之截停，還未等那輛街車停下來，便拉開車門，將碧琪推上車。他也一頭鑽進去，邊關車門邊對那司機胡亂地說了個地方，一邊却扭頭往橫巷內望去，直到那車開動，還不見那三人從餐廳後門追出來，泰迪這才喘過一口氣。

碧琪則癱軟在車座上。

在車內說話有點不方便，泰迪便不說話，只是不時地閃眼向後瞥望，看看有沒有可疑的車輛跟着。

這時候已是深夜，街上行人寥落，車輛也不多，若是有車輛跟着，很容易便發覺，泰迪看不到後面有可疑的車輛出現，放心地鬆了口氣。

他這才發覺，碧琪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禁嚇了一跳，望一下，看到碧琪雙眼閉上，還以爲她抵受不了剛才的驚嚇及奔跑，暈了過去，慌忙推一下碧琪，低聲叫道：「碧琪，妳怎麼了？」

碧琪倏地張開眼來，看了泰迪一眼，有氣無力地道：「沒有甚麼，泰迪，好多謝你。」

泰迪正想說話，的士已停下來，司機扭頭朝泰迪道：「先生，到了。」

泰迪聞聲扭頭向車外望去，發覺的士已停在紅燈區的一家豪華夜總會門前，霓虹燈閃爍的大門前，站着一名穿制服的高大阿差，這正是他向那的士司機說的地點，他邊取出兩張十元鈔票，遞給司機，說一句：「不用找了。」一邊推開車門，當先下了車，接着將碧琪也扶出來。

那街車司機多謝一聲，便將車子開走了。

站在路邊，泰迪碧琪仍然有如驚弓之鳥般，目光在街道上掃視了一遍，看不到有可疑的人走來，兩人這才長吐一口氣。

而泰迪之所以會叫的士司機載他們到這裏，是泰迪在情急之下想到的，因爲紅燈區這種地方，乃是不夜天，越夜越熱鬧，正所謂龍蛇混雜，而警方對這種地方一向很注意，例必派出大批便衣探員，混跡其間，一來是防止罪案的發生，二來是找尋綫索，所以，這種地方一向比較安全，還少罪案發生，泰迪正是恐防那三名男子可能乘車追踪而來，來到這種地方，就比較安全了，那三名男子多少有些顧忌的。

「碧琪，妳怎會惹上那些人的？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泰迪再也忍不住了，低聲問碧琪。

碧琪似乎還未從慌恐中回復過來，有氣無力地倚靠在泰迪的身上，看起來，像是一雙情侶，她聞言之下，仍然忍不住顫抖了一下，顫着聲道：「泰迪，我支持不住了，請你找個地方讓我坐下來好麼？」

泰迪首先便想到進入那間豪華夜總會，但想一下，那種地方，說安全，其實又不安全，很容易便會被人「點相」，想了想之後，他認爲最妥當的，還是送她回家。「碧琪，我送妳回家好麼？」

碧琪慌急地連聲道：「不要，不要送我回家，他們一定會找到我的！」

泰迪只好順着她的語氣道：「好，妳別怕，我不送妳回家。」

但不送她回家，到那裏好呢？總要找個地方讓她歇一下，安靜下來的啊，她既然連自己的家也感到不安全，不敢回去，那就要找處安全的地方讓她休息一下了。

泰迪想着，驀地念頭一轉，如今最安全的地方，應該是帶她回自己的住處了。

於是他立刻問道：「碧琪，妳願意到我的住所休息一下麼？」

碧琪連連點頭，有點迫切地道：「泰迪，我跟你回去，快截車吧。」

泰迪看到有一輛的士駛來，忙舉手截停，扶碧琪進車向的士司機說了地點。

的士司機載着兩人，飛馳在寂寥的馬路上。

（未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岳小玉傳



下山闖功業　長安遇紅顏

▲前言

我寫「虬龍倚馬錄」的時候已曾考慮過用「岳小玉傳」作爲書名，但後來却覺得前者這個書名比較有氣勢，所以最後又決定把該篇小說命名爲「虬龍倚馬錄」。

有人說，江湖上所有的故事，永遠不會完結，這種說法很有點「玄」的味道，若要詳細分析，更非要長篇大論來研究一番不可。

長篇大論通常都會令人感到枯躁，甚至是感到討厭，所以我不想在這裏研究這句說話。

但「虬龍倚馬錄」是一個還沒有完結的故事，却是眞的。

既然還沒有完結，爲甚麼不繼續用這個書名寫下去？

爲甚麼？好一句爲甚麼！

我倒想問問：「世間上有些叫豬仔鴨妹大頭蝦的孩童，爲甚麼一長大就不再叫豬仔鴨妹大頭蝦，而要別人改稱梁大業司徒昌和苗小翠之類的名字？」

「前者是乳名嘛！」一定有人這樣反駁：「但人長大了，再叫乳名就不怎麼好聽。」

這就是了！

人可以有乳名，小說爲甚麼不可以有乳名？

「但『虬龍倚馬錄』這五個字堂皇冠冕，看來正經得不能再正經，又怎會像是甚麼『小說乳名』了？」

這種反駁也一定會出現。

但孩童的乳名，有時候也會一本正經之極的，例如有人叫部長，有人叫法官，有人叫科學家，甚至有人會被稱爲總統！

所以，用「虬龍倚馬錄」來作爲小說的乳名，實際上並無不合之處。

或曰：「人會長大，而且是靠吃乳汁才一點一點慢慢成長起來的，所以才有乳名這種稱呼，但小說又怎能和人類相提並論？」

我曰：「小說也會長大，只不過人吃乳汁，而小說吃的却是墨汁而巳！」

或會有抽後腿者言：「旣然如此，何不稱之爲小說的『墨名』？」

我哈哈一笑，道：「墨汁本來就是小說的乳汁，正是字雖不同義意一樣，又何須分劃得如此清楚？」

必有人嗤之以鼻，視我之所言爲歪論，或者是强辭奪理。

這也無妨，眞的無妨。

在下提出這種「玄」的概念，究竟有多少人接受，又有多少人啞然失笑甚至是破口大罵，那是一點也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虬龍倚馬錄」這篇小說長大了之後怎樣。

長大了的「虬龍倚馬錄」，就是「岳小玉傳」。

連小說都長大了，岳小玉是不是也會隨着快高長大起來？

這倒是可以肯定的，在下總不會倒轉來寫，把岳小玉的年齡越寫越細小，一直寫到他甫出娘胎吮啜母乳兼撒尿時候的景況。

岳小玉！

你眞是江湖上最可愛兼最可惡的活寶貝！

×　　×　　×

臘月初五，長安城內出現一件怪事。

在長安，人人都知道德村古玩店的老闆是個精打細算的守財奴，但就在這一天的正午，這古玩店的老闆忽然善心大發，在古玩店門外派米贈衣，而且凡是超過五十歲的老人，一律慨贈白銀十兩。

十兩白銀不算太多，但長安城裏超過五十歲的老人却不少。

誰也不知道這老闆爲甚麼會突發慈悲，人人都是嘖嘖稱奇，甚至有人說：「今晚太陽準會從東山掉落下去。」

到了黃昏，太陽依舊還是日落西山，而古玩店門外的窮苦老弱却越來越多了。

又過了兩個時辰，負責派米贈衣的伙計宣佈：「都派完了。」

「白銀呢？我娘親今年八十五歲，行動不便，所以叫我來領取。」一個滿臉泥垢的小伙子叫道。

一個伙計望他一眼：「閣下尊庚？」

「我不叫尊庚，我姓方叫方孟海。」

「放屁！俺是問你幾歲！」

「噢，是十九歲！還差三天就二十歲可也！」

伙計冷冷一笑：「就算你二十歲好了，而你娘親却八十五歲，豈不是她在六十五歲那年才把你生下來？」

方孟海一怔，還沒有回答，週遭的人巳爲之哄然大笑。

方孟海暗叫一聲「糟糕」，再也不好

意思混水摸魚，唯有灰頭灰臉的溜掉了。

天上有星星，雖然星光疏落，但看來却還是十分明亮。

方孟海跑到一間客棧旁邊，沒精打采地躺了下去。

他抬頭望着天上的星星，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喃喃道：「老天爺，我還欠九兩銀子就可以得償所願了，但你怎麼總是不肯帮我一把？」

他這句話才說完，立刻就有一塊石頭從天而降，而且不偏不倚，正向他的嘴巴掉落下來。

方孟海吃了一驚，急忙伸手去一抓，總算他出手不慢，那石頭立刻給他抓在手中。

他正要怒聲呼喝，忽然發覺手裏抓着的並不是石頭，而是一錠銀子。

這一錠銀子，少說也有二十兩！

他儍住了。

他這一輩子之中，從來也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情。

「是誰把銀子亂抛？」他大聲叫道。

但四周空蕩蕩的，街上連一個人也沒有，他連續叫了幾聲，客棧裏才有個大漢走了出來，怒道：「是那個龜雜種灰孫子臭王八蛋在大呼小叫，打擾了大爺喝酒的雅興？」

方孟海見他一出口便傷人，心中大是憤怒，便說：「你這殺千刀的倒路屍，怎配甚麼談『雅興』二字？」

那大漢更是無名火起三千丈，立刻一拳向方孟海迎面打了過來。

方孟海冷冷一笑，右手輕輕一撥，居然輕描淡寫地就把大漢的拳頭撥開。

那大漢一怔，做夢也想不到這個年輕小伙子竟能撥開自己的拳頭，而也就在他這一怔之間，臉上巳重重的捱了一拳。

這一拳打得眞的不輕，那大漢登時滿面血醬，仰天便倒下。

方孟海冷冷一笑，說道：「你想怎樣打我，我就怎樣回敬給你，你說公道不公道？」

但那大漢巳昏迷過去，再也無法出聲回答。

方孟海得意地一笑，但接着却又捧着那錠銀子，爲之眉頭大皺起來。

這銀子到底是誰的？難道是老天爺聽見自己的埋怨，所以特派財神爺爺來帮忙一把？

他抓了抓腦袋，怎樣也想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不久，那大漢巳悠悠轉醒，方孟海不願意再跟這種蠻橫酒徒瞎纏下去，只得匆匆走了。

夜巳漸深，街上越來越是冷清清的。

方孟海在街上溜了幾個圈子，來到了一條黑沉沉的巷子裏。

忽然間，巷子裏有人在笑。

方孟海怔住，他以爲這巷子裏絕不會有人，誰知巷裏不但有人，而且那發笑的人還是個女子。

這女子的笑聲很好聽，就像是銀鈴一般清脆悅耳。

方孟海怔了一怔之後，接着便掉頭而去。

在這夜深時候，巷裏有人，而且又是

個女人，準是個不怎麼正經的路柳牆花。

方孟海並不歧視這種女人，但也不想接近她們。

但他才掉頭走出兩步，那銀鈴般的聲音又已傳進了他的耳朵：「你不記得那隻母蜘蛛了？」

方孟海陡地呆住，腦海裏忽然閃過了一個人的影子。

「丹楓！妳是丹楓！妳一定是樓丹楓！」他臉上泛現起興奮的笑容，然後馬上回頭向那巷子走了進去。

巷子裏忽然發出了光，那是燭光。

在燭光之下，他看見了一個漂亮的少女。

少女在笑，而且笑得很甜，很愉快。

雖然這裏只不過是一條黑暗的陋巷，但她看來却像是置身在春光明媚的花園裏一樣。

她姓樓，叫樓丹楓，是方孟海從前隣居的朋友。

那時候，他們的年紀還很細小，直到方孟海十歲那一年，他們終於分開了。

那一年，方孟海的娘親病死了，父親接着却出家做了和尙。

在他父親出家之前，方孟海拜了一個江湖隱士爲師，既修練文才，也苦練了武學。

十年了，方孟海的師父叫他下山，叫他出去外面闖一闖。

方孟海興奮極了，立刻遵照師父的命令，準備在江湖上闖出一番功業。

但這一番「功業」應該如何闖法？

方孟海的師父沒有說，而他自己也是不甚了了。

兩天前，他來到了長安，到了今天深夜，更遇上了童年的「小紅顏知己」樓丹楓。

×　×　×

樓丹楓長大了，眼睛比從前更清澈更明亮。

但她臉龐的輪廓還是沒有改變，笑起來的時候頰上還是有着兩個可愛的酒渦。

「妳怎會在這裏的？」方孟海詫異地問她。

她嫣然一笑，撥了撥背後長長的秀髮：「我在長安已經三年啦。」

方孟海眨了眨眼：「妳媽媽呢？」

樓丹楓笑道：「她也搬到了長安，還開了一間藥局。」

方孟海「哦」了一聲，道：「長安是大地方，她老人家在這裏開設藥局，生意一定很不錯了？」

樓丹楓道：「生意是挺不錯的，但我媽好像一點也不在乎。」

方孟海道：「妳又怎知道她不在乎了呢？」

樓丹楓道：「我是她的女兒嘛，她高興不高興，在乎不在乎，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會更清楚？」

方孟海微微一笑，道：「妳說得對，嗯，這麼晚了，妳在這巷子裏幹甚麼？」

樓丹楓道：「等你。」

「等我？」方孟海奇道：「妳怎會知道我一定會來到這條巷子裏？」

樓丹楓道：「你昨天晚上，也不是睡在這裏嗎？」

方孟海更感驚奇：「妳又是怎會知道的？」

樓丹楓道：「我在前天晚上，就已看見了你。」

方孟海「啊」的一聲，道：「怎麼你不叫我？」

樓丹楓道：「因爲那時候你很忙。」

方孟海眉頭一皺：「我很忙？我忙些甚麼？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樓丹楓淡淡一笑，道：「那時候，你正在跟一個老人下棋，地點就在土地廟的門外，對不？」

「對！對！」方孟海拍了拍腦袋，說道：「原來妳在那時候已經知道我在長安了？」

樓丹楓笑了笑，道：「本來，我是認不出你的，但和你對奕的老人，却忽然說了一聲：『方孟海，這一局你又輸掉啦！』所以我加以細心留意，哈，這才終於認出眞的是你。」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和我下棋的是錢公公，他棋藝很高，我不是他的對手。」

樓丹楓道：「贏輸是不打緊的，只要你肯苦練，總有一天可以反敗爲勝！」

方孟海搖搖頭，道：「下棋這種事，對我來說是半點也不重要的，輸了就是輸了，我絕不想刻意加以苦練，來求取反敗爲勝的戰果。」

樓丹鳳想了想，點頭道：「海哥哥，你說得很對，而且輸給『九省棋俠』錢有多，也不能算是甚麼恥辱。」

方孟海吃了一驚，訝然道：「甚麼？那錢公公就是『九省棋俠』？」

樓丹鳳掩嘴一笑：「你不知道嗎？」

方孟海拍了拍額角，苦笑道：「我若知道他老人家就是鼎鼎大名的錢棋俠，是豈敢在他面前班門弄斧了。」

樓丹楓悠然一笑，道：「我倒想知道，你怎會跟錢棋俠下棋的？」

方孟海嘆了口氣，道：「那都是我貪心之過。」

「貪心？」樓丹鳳一楞，「你從前似乎並不是個貪心的人。」

方孟海又苦笑了一下，道：「連出家人都很難戒除貪念，我這個凡夫俗子又怎會完全沒有半點貪心之想？」

樓丹楓沉吟片刻，點點頭說：「不錯，我也是很貪心的。」

方孟海奇道：「妳貪甚麼？」

「貪吃。」樓丹楓眼珠子骨碌地一轉，過了半晌接着又說：「還有貪睡。」

方孟海聽得爲之啞然失笑。

「不許你笑我！」樓丹楓立刻鼓起了香腮道：「你再笑，我以後再也不理睬你了。」

方孟海忙道：「不笑！不笑！」

樓丹鳳凝視着他，道：「你跟錢棋俠對奕，又和貪心有甚麼關係？」

方孟海說道：「因爲我看上了一把短劍。」

「一把短劍？」樓丹鳳也是奇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方孟海道：「錢公公有一把好劍，長僅尺許，但却鋒利無匹，我很喜歡，於是便向錢公公直說出來。」

樓丹楓道：「錢公公怎麼說？」

方孟海道：「他對我說：『這短劍是不能賣的，但却可以送。』我聽了不禁大是洩氣，心想：『就算送也決不會送給我。』但錢公公接着又說：『你我只是暫面相識，老夫自無雙手把短劍奉送之理。』我道：『無功不受祿，即使公公肯送給晚輩，晚輩也不能接受。』」

樓丹楓點點頭，道：「你說得對！」

方孟海道：「錢公公看見我面露失望之色，便道：『送雖不可，輸却無妨。』我不懂他的眞正意思，便追問下去，錢公公笑道：『你要這把短劍，大可以跟老夫下棋，只要你能勝我一局，老夫就認輸，讓你成爲這把短劍的新主人。』我聽見了很是高興，道：『但我若輸了又怎樣？』錢公公道：『每局棋五兩，你說怎樣？』那時候我身上有一百二十兩銀子，除非一口氣輸二十四局，否則只要有其中一局殺敗對方，那麼他這把短劍就是我的了。」

樓丹楓冷冷一笑，道：「這倒是便宜得很。」

方孟海臉上一紅，誰知樓丹楓接着說道：「大佔便宜的人並不是你，而是錢棋俠！」

方孟海一呆，半晌才道：「他那一把短劍，絕不止值五兩，甚至絕不止值一百二十兩！」

樓丹楓冷哼着說道：「就算那一把短劍值十萬兩，他這樣跟你賭，還是大佔便宜的，因爲你根本就沒法子可以贏他任何一局棋！」

方孟海初時大不以爲然，但接着平心靜氣一想，却又不得不承認：「妳說的不錯，我已一口氣輸了二十幾局，不要說是贏他，就連和棋也沒出現過。」

樓丹楓道：「你若能和九省棋俠戰成平手，那才是怪事！」

方孟海嘆了口氣：「連和局亦求不得，想贏他是難比登天啦。」

樓丹楓道：「你還剩多少銀子？」

方孟海赧然道：「差不多輸光了。」

樓丹楓道：「輸光就輸光，爲甚麼去冒充窮人？」

方孟海的臉更紅，訝然道：「妳在古玩店門外看見了我？」

樓丹楓噘嘴一笑，神氣地說：「當然是看見了，不然又怎說得出奇？」

方孟海乾咳一聲，道：「我知道那是很不對的，但若不是這樣，我就沒法子籌足十五両銀子去買錢公公的短劍。」

樓丹楓兩眼一瞪：「甚麼？錢棋俠願意以十五両銀把劍賣給你？」

方孟海點點頭，道：「不錯。」

樓丹楓道：「他不是對你說，那短劍是不賣的嗎？」

方孟海道：「本來是不賣的，但他老人家後來却又改變主意了，說只要十五両銀子，就肯把短劍割愛。」

樓丹楓冷冷一笑，道：「這分明是存心作弄！」

方孟海道：「何以見得？」

，樓丹楓道：「你有錢的時候，他怎麼說也不肯把劍賣給你，但等到你身上的銀子已輸得差不多乾乾淨淨，他才改變主意願意平沽，這豈不是故意來一套『賤物鬥窮人』嗎？」

方孟海沉吟半晌，道：「也許不是這樣的，我們萬萬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嘎！你把我當作是小人了？」樓丹楓的眼睛一紅，連嘴也扁了起來，「既然這樣，把銀子還給我！」

「銀子！甚麼銀子？」方孟海想了想，恍然悟道：「那錠銀子，是妳拋給我的嗎？」

樓丹楓道：「不是我還有誰？難道你以爲眞的是上天派財神爺來帮一把嗎？」

方孟海嘆了口氣，道：「老天爺從來就不會帮助眞正倒楣的人，否則這世間上也不會有這許多貧苦大衆了。」說着，把那錠銀子掏了出來，交回給樓丹楓。

樓丹楓接過銀子，臉上的神情更是氣忿。

「你眞的不要？」

「銀子本來就是妳的，正是無功不受祿，我又怎能白白接受了它？」

樓丹楓氣得臉色發白，突然右手一揚，把那錠銀子遠遠拋掉。

方孟海吃了一驚，叫道：「妳幹嗎把銀子拋掉了？」

樓丹楓冷冷道：「銀子是我的，我喜歡怎樣便怎樣，誰能管得着？」

方孟海怔怔的望着地，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忽然間，燭光熄滅，樓丹楓突然「唷」的一聲叫了出來。

在黑暗中，方孟海感覺到有幾條人影，正以飛快的速度急掠而至。

「丹楓！」方孟海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想拉住樓丹楓。

但他的手還沒有觸及樓丹楓的衣衫，黑暗中突然精光暴閃，一把鋒利的鋼刀「颯」聲劈了過來。

這一刀又快又狠，而且招數詭異莫測，方孟海雖不怕死，却也無法不閃退了兩步。

再不怕死的人，也不能無緣無故白白的送死。

就在這刹那間，他已感覺得到，樓丹楓已落入別人的手裏。

樓丹楓的武功怎樣，方孟海暫時還是不大清楚的，但從黑暗中突然掩殺而來的人，肯定是經驗老到的江湖高手無疑。

天上有星光。

星光雖然微弱，但方孟海却已看見，樓丹楓已給一個全身裹束着黑色衣裳的人擄走。

那黑衣人的輕功，極是超卓，才一眨眼間工夫，便已躍過了一道丈來高的牆頭，消失得無影無踪。

方孟海又驚又怒，想拚命追出去，却又給一把鋒利的鋼刀逼得透氣不過，正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又怎能把樓丹楓救回來？

而揮刀攻向方孟海的黑衣人，也可算是一位武功卓絕的武林高手了，他連揮數刀，以爲一定可以把方孟海斃諸刀下，想不到連連狠攻之下，都給方孟海閃避開去，也不禁爲之十分驚奇。

其實，以方孟海的功夫，絕不比這黑衣人稍弱，但對方攻其不備，而且一上來

更佔了先機，所以才屈居下風而已。

那黑衣人見屢攻不下，知道對方也不是弱者，當下不再纏鬥，耍了一輪虛招，急急撤身而退。

「慢走！」方孟海大叫。

但那黑衣人却走得更快，方孟海追了片刻，已消失了他的踪影。

方孟海臉色驟變，氣得連連頓足，忽見街角有人搖搖幌幌地走了過來。

方孟海定睛一看，急忙上前叫道：「錢公公！錢公公！我在這裏！」

原來這個走路一搖一幌的人，正是「九省棋俠」錢有多。

這時候，錢有多手裏捧着一罎女兒紅，滿身酒氣地望着方孟海，忽然格格一笑，道：「來得好！來得正好，咱們來浮一大白，不醉無歸！」

方孟海眉頭大皺，道：「現在不是時候，請恕晚輩無法奉陪！」

錢有多怫然不悅，道：「喝酒又何必分甚麼時候？總要喝得高高興興，那就萬事皆通也矣！」

方孟海跺了跺脚，道：「晚輩有個朋友給歹人擄走了，若不把她救回來，不要說是喝酒，便是瓊漿玉液，晚輩也是無心品嚐。」

錢有多揉了揉眼睛，道：「光天化日之下，誰敢爲非作歹？」

方孟海嘆了口氣，暗忖道：「現在乃是黑得不能再黑的晚上，他却當作是光天化日，眞是醉得一塌糊塗。」當下不再和他說下去，匆匆施展輕功到處去找尋樓丹楓。

但這時候街上已空空蕩蕩，哪裏還有樓丹楓和那些黑衣人的影子？

方孟海越找越急，忽然背後有人輕輕嘆了口氣，道：「盲頭蒼蠅這四個字聽得多了，但直到今天才知道是怎樣的混帳東西！」

方孟海悚然一驚，回頭望去，立刻就看見了錢有多的臉。

錢有多是個鼻子紅紅，頭髮如亂草般的糟老頭，他雖然不是個叫化，但一身衣着只怕也和叫化子差不多了。

這個糟老頭，原來就是「九省棋俠」，方孟海以前曾經聽師父屢次提及，想不到一進入長安，就遇上了這位風塵異人。

錢有多奕棋本領高明，方孟海是巳經領教過的，但却沒想到，這個看來巳醉得天昏地暗的老人，他的輕功竟然猶在自己之上。

錢有多顯然一直都跟着方孟海，但方孟海却完全察覺不到。

只聽見錢有多又慢條斯理地喝了一口酒，然後良久才說：「在長安找人，倘若有老夫帮忙，機會一定可以提高。」

「可以提高多少？」

「一倍！」

「一倍？」方孟海道：「這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錢有多悠然道：「你有幾隻眼？」

方孟海說道：「有兩隻，你也是一樣的。」

錢有多道：「對了，咱們兩個人加起來，總共就是四隻眼了，所以機會肯定可以增加一倍！」

方孟海爲之啼笑皆非，道：「前輩，還有別的方法沒有？」

錢有多道：「老夫雖然叫錢有多，但錢財方面，一直都是少得可憐，唯一多多的，却是計謀！」

方孟海道：「原來前輩是智多星，那就要向老前輩多多請教了。」

錢有多道：「首先，老夫要知道，被擄刦的是何許人也！」

方孟海立刻回答：「那是一個少女，姓樓芳名丹楓！」

「樓丹楓？」錢有多忽然吸了口氣，道：「她是不是有個娘親開藥局的？」

「對了，就是這個！」方孟海道。

「他媽的，你怎麼不早點說？」錢有多突然生了氣起來，怒道：「樓姑娘若有甚麼閃失，老夫就把你這個臭小子碎屍萬段！」

方孟海吃了一驚，苦着臉道：「晚輩有甚麼地方做錯了？」

錢有多哼的一聲，道：「這丫頭老是喜歡闖禍，這一次又不知開罪了何方神聖了？」

方孟海瞧着他，試探道：「前輩對丹楓姑娘很熟識？」

錢有多道：「像她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老夫看見了就眉頭大皺，嘿嘿！眞是他娘的乖乖，越熟識越不得好死！」

方孟海道：「前輩若不肯救她也就算了，毋須還加以咒罵。」

錢有多「唉」的一聲，道：「老夫幾時咒罵過她了？這丫頭，她甚麼都不喜歡，就只喜歡跟蜘蛛一起玩耍。」

「蜘蛛？」方孟海一呆，「是甚麼蜘蛛？」

「甚麼蜘蛛都有！」錢有多緩緩道：「在她的蜘蛛屋裏，最少有幾百種不同的蜘蛛，有些差點和我的拳頭不相上下，眞的巨大得驚人！」

方孟海道：「在很久以前，我們曾經爲了一隻蜘蛛而吵架，想不到事隔多年，她還這樣喜歡蜘蛛，而且還比從前更變本加厲。」

錢有多笑了笑，道：「她曾經對我提及過你們之間的小故事，那一次，你們同時發現了一隻有毒的蜘蛛，你要把牠殺死，但她不同意，於是兩個小鬼頭就吵罵起來了。」

方孟海道：「到最後，她還是贏了，我終於放過了那一隻毒蜘蛛。」

錢有多道：「蜘蛛雖毒，但最毒的其實是人心。」

方孟海道：「心腸惡毒之輩，遲早必遭天譴。」

錢有多道：「說是這麼說，但只怕未必眞的如此。」

方孟海道：「前輩有辦法可以找丹楓回來嗎？」

錢有多道：「沒有辦法。」

方孟海立時露出了失望的神情，錢有多接着却又哈哈一笑，道：「男子漢大丈夫，怎可以如此急躁？老夫雖然暫時沒有甚麼辦法，但却可以碰一碰運氣嘛。」

方孟海苦笑了一下，道：「是不是又像盲頭蒼蠅一般，到處亂衝亂闖？」

「當然不是亂衝亂撞，」錢有多道：

「長安城說大不大，說小也絕不算是細小，倘若單憑亂衝亂撞，恐怕撞十年八載，也找不到丹楓回來。」

方孟海道：「但前輩剛才不是說要碰碰運氣嗎？」

錢有多道：「碰運氣並不等於亂碰亂撞，亂碰亂撞十居其九會碰壁，但碰運氣却是有的發矢，雖然不一定中的，但最少也知道的在何處，並不是瞌着眼睛翹高屁股亂放二十九，你懂不懂？」

方孟海苦笑一下，說道：「這句話懂是懂了，但却不懂得前輩準備怎樣去碰運氣？」

錢有多道：「你聽過『長安閻王』這個人的名號沒有？」

方孟海搖搖頭：「沒聽過。」

錢有多道：「這也不能怪你孤陋寡聞，就算是許多在長安長大的人，都不知道長安閻王到底是何許人也。」

方孟海忙道：「前輩一定知道他是何許人也了？」

錢有多嘿嘿冷笑：「這傢伙的一切，老夫自然知算得清清楚楚，因爲我就是他的師兄。」

「噢，原來如此，」方孟海吸了一口氣，道：「前輩何以忽然要提起他？」

錢有多冷冷道：「你可知道，老夫這個師弟是幹甚麼買賣的？」

方孟海皺了皺眉，道：「請恕晚輩愚昧，無法加以猜測。」

錢有多道：「他姓易，叫易無天，除了金銀之外，甚麼都不放在眼內。」

方孟海道：「那又怎樣？」

錢有多道：「他開了一間古玩店，生意不太好，也不太差，但這幾年來，却暗中賺了好幾萬両銀子。」

方孟海奇道：「賺了就是賺了，怎麼說是『暗中賺了』的？」

錢有多道：「因爲他根本就不是賣古玩賺錢。」

方孟海道：「不是賣古玩賺錢？那麼他這幾萬両又是怎樣賺回來的？」

錢有多道：「殺人！」

「殺人？」方孟海吃了一驚：「你的意思是說，易無天是個殺手？」

錢有多道：「既是殺手，也是個殺人掮客。」

方孟海倒抽了一口涼氣，道：「難怪他被稱爲長安閻王了。」

錢有多道：「但在一般人心目中，他只不過是一間古玩店的老闆。」

方孟海心中陡地一動：「易無天開設的莫非就是德村古玩店？」

錢有多點點頭，道：「對了，就是這一間！」

方孟海道：「易無天既是長安閻王，何以突發善心，做起善事來？」

錢有多冷冷一笑，道：「其中必然大有文章，老夫早就想查個究竟。」

方孟海皺眉道：「前輩要查究此事，那是未嘗不可的，但跟樓丹楓的事，却似是風牛馬不相及。」

錢有多搖搖頭道：「那可不一定。」

方孟海道：「何以見得？」

錢有多道：「據老夫所知，樓丹楓的娘親，跟易無天是有點過節的。」

方孟海道：「是怎樣的過節？」

錢有多道：「樓丹楓的父親，在三年前給人行刺斃命，但一支從背後而來的霹靂銀針，就把他殺害了。」

「兇手是誰？」

「唐相。」

「唐相？」方孟海一凜，「莫不是在蜀中唐門號稱『銀手飛銀針，毒掌藏毒劍。』的唐十五公子？」

錢有多點點頭，道：「不錯，唐相也就是唐十五公子！」

方孟海吸了一口氣，道：「唐門後起之秀，聽說以唐相最毒最絕最要命！」

錢有多道：「唐相殺人，那不是奇事，但他這次行刺樓丹楓的父親樓準，却是受僱於人的。」

方孟海道：「唐相並不窮，他不會爲了錢而殺人！」

錢有多道：「那又不然，一個人再有錢，也不會覺得白花花的銀子討厭。」

方孟海動容道：「若眞的是爲了錢，數字一定不少！」

錢有多道：「這個當然。」

方孟海道：「但樓伯伯的命，眞的很値錢嗎？」

錢有多道：「老夫現在還不能確實，但値得唐相出手去殺的人，一定絕非泛泛之輩。」

方孟海道：「前輩認識樓伯伯？」

錢有多道：「咱們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但近十幾年來，却很少見面。」

方孟海忖道：「丹楓若知道錢公公和她父親是好朋友，一定會對錢公公客氣得多。」

錢有多嘆了口氣，又道：「樓準死後，樓夫人就帶着女兒到長安來了，這倆母女才到長安定居不久，樓夫人便去找易無天。」

方孟海說道：「是爲了樓伯伯遇刺之事？」

「不錯，」錢有多緩緩地說：「因爲樓夫人聽到了一個傳說，說唐十五公子曾經和易無天見面，而且時間剛好就在樓準遇害的前兩天！」

方孟海道：「那證明了甚麼？」

錢有多道：「這傳說若是眞的，那麼易無天極可能會知道這件兇案的眞相。」

方孟海沉吟半晌，道：「樓夫人何以不向唐相那方面着手追查？」

「唐相死了。」

「死了？像他那樣精明厲害的高手，怎會忽然死掉？」

「是滅口，殺人滅口！」

「滅口？」方孟海道：「是易無天幹的？」

錢有多道：「不是易無天，但却一定和易無天有關係。」

方孟海想了想，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僱請殺手的人，要殺唐相滅口！」

錢有多道：「但這其中却有一個很矛盾的地方，那人既要滅口，爲甚麼不把易無天也殺了？」

方孟海道：「也許易無天根本就不知道那人是誰。」

錢有多道：「若連易無天也不知道，唐相就更不知道了，那麼，那人根本就毋

須殺唐相來滅口。」

方孟海沉吟半晌，道：「也許唐相在行刺樓伯伯之後，發現了某種秘密，而這秘密，是連易無天也不知道的！」

錢有多目光閃動，道：「對！你這種推測極有可能是事實。」

方孟海吸了口氣，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錢有多道：「唯一之計，就是去找德村古玩店的老闆易無天，他極可能和這件事有關連。」

方孟海道：「對，就這麼辦。」

× × ×

德村古玩店門外的街道，平時是冷清清的，但今天晚上却擠滿了人。

這些都是老弱婦孺和貧苦人家。

他們都在渴望黎明早點降臨，尤其是有資格領取十兩白銀的老人，他們的心情是倍加焦急的。

方孟海和錢有多沒有往人羣裏擠，他們繞了一個圈子，從古玩店的後院潛了進去。

後院內一片沉寂，而方孟海却隱隱覺得這裏有無窮殺機。

錢有多悄悄在他耳邊說：「你的鼻子靈不靈？」

方孟海一怔，道：「普普通通，比不上狗。」

錢有多道：「但老夫的鼻子，却連狗都比不上。」

方孟海道：「前輩嗅到了甚麼？」

錢有多道：「血腥氣味，但不怎麼濃，只是淡淡的。」

方孟海道：「淡到怎樣的程度？」

錢有多說道：「流這些血的人，可能只是割傷了手指，但却也可能連命都已丟掉。」

方孟海一怔道：「怎會相差得這麼厲害？」

錢有多道：「倘若流血的地方是在要害，或者是練功者的死穴，那麼只要流出很少量的血，已足以致命。」

方孟海道：「這話也不錯。」

錢有多說道：「倘若殺人者是絕頂高手，那麼被殺者會連這一點血也不必流出來。」

方孟海道：「不流血的殺人功夫？」

錢有多道：「不錯，例如用重掌、硬拳、內家指力都是如此，甚至用劍鋒殺人，也不一定會使死者流血。」

方孟海駭然道：「有這等事？」

錢有多道：「當然有，例如『笑公爵』公孫我劍的『內裏追魂劍』，就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方孟海「哦」一聲，道：「公孫前輩是武林名宿，他老人家的大名，晚輩是早已聽聞多時的。」

錢有多接着說道：「公孫我劍的內裏追魂劍，其實並非可以使人不出血而死，只不過出血的地方不在體外，而在體內而已。」

方孟海「唔」一聲，道：「難怪這劍法稱爲內裏追魂劍了，眞是厲害之極。」

錢有多道：「江湖中奇人異士多如恆河沙數，公孫我劍固然厲害，但却也不是天下第一高手。」

方孟海道：「那麼天下第一高手又是誰？」

錢有多道：「暫時很難說，也許根本沒有人能成爲天下第一高手，須知武功之道，往往有相生相尅的情況出現，比方甲可以打贏乙，乙又可以打贏丙，倘若用這種方法推算，那麼甲就一定可以擊敗丙有餘了，但武學之奇，往往也就奇在這裏，等到甲丙對陣之時，說不定丙會擊敗了甲，而且還會游刃有餘，這就是相生相尅的道理了。」

方孟海聽的不住點頭：「前輩說的甚是，晚輩聆聽得益不淺。」

錢有多笑了笑，道：「這是題外話了，咱們且先進去看個究竟再說。」

當下兩人潛入古玩店中，不消片刻，已在一條走廊之內發現了一個人。

這人衣着華麗，臉上有顆黑痣，他斜斜停在一道欄杆旁邊，兩眼露出了驚懼絕望的神情。

「這人是誰？」方孟海吃了一驚。

「不出所料，果然有人死了，」錢有多嘆了一口氣，說道：「這個人就是易無天。」

只見易無天的咽喉上，沁出了一絲鮮血。

鮮血已乾，但是却也不算乾得十分透徹。

方孟海看了一會，不禁吐出口氣，道：「兇手的劍好快！」

錢有多冷笑道：「若不是第一流的快劍，又怎殺得了長安閻王？」

方孟海嘆了口氣，道：「連長安閻王都給人殺了滅口，這下子又該怎辦？」

錢有多說道：「當然是要再追查下去的！」

方孟海道：「我們還可以去追查是誰人？」

錢有多道：「殺易無天的人！」

方孟海目光一閃：「前輩已知道是誰殺了易無天？」

錢有多道：「不知道。」

方孟海爲之一陣洩氣：「既然連兇手是誰都不知道，又怎樣追查法？」

錢有多道：「去找樓夫人！」

方孟海道：「你認爲樓夫人會知道許多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嗎？」

錢有多點了點頭，道：「不錯。」

方孟海道：「既然這樣，我們馬上就去找她。」

× × ×

樓夫人的藥局，距離德村古玩店並不很遠，地點却顯然旺盛得多了。

雖然現在已經是夜深時份了，但在藥局的左側，還不時傳來陣陣猜拳行令的聲音。

那是一間酒家，是長安城內最著名的長樂樓。

方孟海本來一直都沒有飢餓的感覺，但到了長樂樓門外的時候，他忽然就覺得有點飢腸轆轆了。

錢有多望了方孟海一眼，忽然道：「是不是想喝點酒？」

方孟海搖頭不迭，道：「不，晚輩很少喝酒。」

錢有多道：「那麼以後就要多點磨練

，以免給人瞧扁了。」

方孟海心中大奇，忖道：「莫非不懂喝酒的人，在江湖上就會給人瞧扁了？」

他想了又想，覺得這是沒有甚麼道理的，正待追問，錢有多忽然拉着他走到一旁，道：「長樂樓今晚有點古怪！」

方孟海一怔：「有甚麼古怪？」

錢有多道：「猜拳行令，本屬尋常之事，但老夫却認得其中一人的聲音。」

方孟海又是一楞，道：「前輩認得這聲音是誰的？」

錢有多臉色沉重，道：「是一個極厲害的大魔頭，他有兩個外號，第一個叫『茹毛飲血鬼獨夫』，另一個叫『六親不認斷腸人』！」

方孟海大吃一驚：「是飲血峯血花宮宮主練驚虹？」

錢有多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倘若老夫的耳朵不是出了問題的話，這猜拳行令之人，一定就是他。」

方孟海臉色一陣發白，道：「前輩曾經見過練老魔？」

「見過一次。」

「在甚麼地方？」

「羊牯坑。」

「羊牯坑？這地方的名字好古怪。」

錢有多道：「這名字就算再古怪，也比不上羊牯坑的主人那麼古怪。」

方孟海奇道：「一個山坑，居然也會有甚麼主人嗎？」

錢有多道：「這並不是一個尋常的山坑，而是一個充滿奇珍異寶的山坑。」

方孟海一怔：「山坑居然也會有奇珍異寶？這倒是聞所未聞的怪事。」

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你以爲羊牯坑的主人是個羊牯嗎？」

方孟海道：「我不知道，但住在豬棚裏的總不見得會是聰明的猴子或者是兇猛的老虎。」

錢有多道：「豬棚裏也許不會有猴子和老虎，但却可能會有狐狸。」

「狐狸？」

「不錯，而且還是最狡猾的一種。」

「狐狸住在豬棚裏又有甚麼好處？」

「豬太臭，豬糞更臭，而這種臭氣，正好可以掩蓋了狐狸的騷味，使鼻子最靈的獵犬也無法把牠找出來。」

方孟海點點頭，道：「亦是道理。」

錢有多道：「且說那羊牯坑的主人，表面上看來眞是一條又肥又大的羊牯，但眞正做了羊牯的，往往都是那些想向他打主意的人。」

方孟海「啊」一聲，道：「這也不錯，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這種方法來對付江湖上的敗類，那是最好不過的。」

錢有多却忽然臉色一沉，道：「你是不是故意在氣老夫？」

方孟海一呆，莫名其妙地說：「晚輩豈有此心？前輩何出此言？」

錢有多瞪了他一眼，但過了片刻之後，臉色却又漸漸緩和下來，道：「唉，老夫知道，你不是有意這樣說的，因爲你根本就不知道，當年在羊牯坑裏所發生過的事。」

方孟海又是呆了一呆，道：「當年在羊牯坑發生甚麼事情了？」

錢有多沉吟了片刻，才慢慢的說：「在十年前，老夫已被江湖上的朋友譽爲『九省棋俠』，無論對黑白子或者是象棋，都有極高的造詣，有一天，老夫在洛陽城外遇見了一個肥肥胖胖的富商，當時，他在五里亭外獨自下棋。」

「獨自下棋？」

「不錯，世間上有許多孤寂的人，往往會用這種方法，自己跟自己對奕。」

「這可乏味之極。」

「但也可算是一種樂趣。」

「那富商的棋藝怎樣？」

「當時，老夫跳上了一株大樹上暗中看，發覺他的棋藝實在不差。」

方孟海道：「不差到怎樣的地步？可以和前輩一較高下嗎？」

錢有多道：「當時，我恨不得他肯跟我賭棋。」

方孟海說道：「這麼說來，這胖子的棋藝，和你老人家相比，還是差了一大截了？」

錢有多道：「當時我認爲是的。」

方孟海道：「莫非這胖胖的富商，其實是眞正的棋藝高手？」

「你說對了，」錢有多嘆了口氣，道：「但他故意掩藏實力，使老夫以爲羊牯就在眼前！」

方孟海道：「你後來跟他賭棋？」

錢有多道：「是的。」

方孟海道：「你贏了？」

錢有多道：「有贏有輸。」

方孟海道：「你已盡力？還是故意相讓？」

錢有多道：「當然是故意讓他，否則他很快就會輸得索然無味了。」

方孟海道：「照這麼說，他根本不是前輩的敵手。」

錢有多道：「那時候我的想法和你一模一樣，我故意又贏又輸，是想放長綫釣大魚。」

方孟海道：「他上釣了沒有？」

錢有多道：「上釣了，我們奕棋的賭注越來越大，他還把我帶到他的家裏一決高下。」

方孟海道：「你沒有懷疑對方也是個放長綫釣大魚的高手嗎？」

錢有多道：「一點也沒有懷疑過。」

方孟海道：「爲甚麼？」

錢有多道：「因爲當時我以爲自己一定可以把對方玩弄於股掌之上的，而且我根本就不是甚麼大魚，只是一條光棍。」

方孟海道：「後來怎樣？」

錢有多道：「那傢伙輸得很慘，一口氣輸了八局。」

方孟海問道：「那麼，前輩贏了多少錢？」

錢有多道：「最初四局，我們只賭一千兩，但到了後來那四局，賭注已增加至一萬兩。」

方孟海舌頭一伸，道：「前輩連續贏了他八局，豈不是總共贏了他四萬四千兩了？」

錢有多點點頭，道：「不錯，當時，老夫已心滿意足，有了打退堂鼓之意。」

（未完・一）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府一場災難却化作烟消雲散，七王爺毒傷已被趙幽蘭醫好，他想將蕭寒月招爲乘龍快婿，朱盈盈也不怕羞澀，坦言相愛，竟以情侶自居，還不嫌一夫多妻制，不會生妒念，眞是妙論橫生，使蕭寒月啼笑皆非，不置可否，而暗中悄然離去之意，面對一個天眞無邪的小郡主和一位落落大方的趙幽蘭，眞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第二天離開王府，徘徊於玄武湖時，被常九發覺，知他要報師仇，正在規勸，文雀、武鳳奉趙幽蘭之命來接，原來她和二先生約定接蕭寒月過去，另有一番用意，既不是按二先生的約定辦事，而是另有安排……

叱咤風雲的才女　捨情郎遠走他方

「可是，幽蘭……」蕭寒月道：「妳豈不要陪他們在那裏渡過那悠悠歲月？」

「是——你願意帮助我麼？」

「我願盡力……」蕭寒月黯然的說：「可是，我想不出，如何帮助妳……」

「給我一個孩子……」趙幽蘭說得很自然，但神情却是莊嚴的。

「孩子……」蕭寒月一時間，想不出那是怎麼回事，沉吟了一陣，說道：「我……妳是說……」

趙幽蘭微笑如花的說：「明白點說，我們的孩子，我想那個地方一定很寂寞，我有很充裕的時間，教養一個孩子。」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幽蘭，這不是害了妳麼？」

「害了我？」趙幽蘭笑一笑，道：「怎麼會呢？我很希望有一個孩子，在那漫長的歲月中陪伴我，問題在誰是孩子的父親，你是不是感覺到我不配作一個孩子的母親……」

「我……」蕭寒月感覺到心頭酸楚，一時間，不知要如何回答。

趙幽蘭輕輕歎息一聲，道：「蕭兄，這是件很莊嚴的事情，雖然要媒妁俱全，但我只有留你幾天，而我付出的是數十年的寂寞青春。小郡主就是知道了，她也應該原諒你。」

蕭寒月說道：「幽蘭，盈盈一直想要留下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小郡主答應了，七王爺也未必肯就答允，她是金枝玉葉的身份，怎肯和一個平民女子，平分春色……」

蕭寒月接道：「寒月何能，實不敢妄想魚與熊掌兼得，但盈盈却是出於一片誠意，如非妳這麼坦坦誠誠的說出來，老實說，我也不敢輕易啓齒，幽蘭，我……」

「不要說下去，我相信小郡主是一片誠意……」幽蘭緩緩說：「除了七王爺的問題之外，我已有了很大的改變，長期相處下去，我們都很難適應，與其那時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不如現在作個決定。」

蕭寒月打量了趙幽蘭一眼，道：「在下實在瞧不出姑娘有了什麼轉變？」

趙幽蘭苦笑一下，道：「你知道嗎？我盡量恢復過去，包括我的擧動、言談，希望你見到的趙幽蘭和過去一樣，蕭兄，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慢慢商量，我希望你能作一個明確的決定，要我，還是不要我……」

「幽蘭，爲什麼要這樣……」

趙幽蘭接道：「蕭兄，你如果眞有碍難之處，小妹也不敢太過勉强你了。」

蕭寒月心中暗道：「她本是富豪之女，閨閣千金，被捲入江湖是非，才變成這等怪異，趙大夫對我有救命之恩，如能救了趙幽蘭，也算報答這番恩德，也許一段柔情，能使她改變回來，就算有些愧對小郡主，也是在所不惜的了。」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好吧！一切都依姑娘……」

趙幽蘭喜道：「好！我要他們立刻安排，咱們禮儀從簡，就在這裏結成夫婦。」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現在？」

「是！」趙幽蘭道：「我很珍惜這段情份，希望能和你多處一些時光。」

蕭寒月看着她暈飛雙頰，興奮中帶着嬌羞的神情，實不忍再出言拒絕，只好點點頭，道：「寒月一切遵從姑娘的安排就是。」

趙幽蘭立刻召來了杏花、文雀、武鳳，吩咐她們準備。

蕭寒月雖然就坐在一側，但他却一直沒有聽到趙幽蘭說些什麼。

他讀書萬卷，胸中記着不少前輩古人事例，從頭想來，但却沒有一件能和這位趙姑娘所作的事情相比。

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間，杏花用手推了一下，蕭寒月在茫然中清醒過來。

杏花低聲道：「姑娘吩咐，文雀、武鳳和婢子，是媒人，也是見證，公子是不是感覺到太簡略了？」

蕭寒月道：「那就麻煩三位了。」

杏花笑道：「樓下已準備好了，請公子和姑娘拜過天地，就可以入洞房了。」

蕭寒月心中忖道：還要參拜天地，這件事，並非是兒戲了。

緩步行下小樓，趙幽蘭早已在廳中相候。

文雀司禮，雖然簡單，但一切如儀。夫婦交拜之後，文雀、武鳳退出了小廳。

杏花扶着趙姑娘，引着蕭寒月，登上了小樓。一躬身，道：「小樓春暖，一刻千金，婢子告退了。」輕輕帶上小樓木門。

趙幽蘭道：「寒月，現在，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對麼？」

「對！出嫁從夫，由現在起，妳要聽我的了……」蕭寒月說：「既遵禮俗，也就要受禮俗的束縛，對麼？」

趙幽蘭笑道：「別忘了還有一位天眞無邪的小郡主，難道你眞要讓一位金枝玉葉的小美人身爲侍妾！」

這句話有如出鞘利劍，鋒銳尖利，蕭寒月頓然無言可對。

朱盈盈早已明言示愛，而且，蕭寒月也作了明顯的承諾，趙幽蘭雖然和蕭寒月早已相識，但這些演變，却是突如其來，完全意外。

如若說蕭寒月心中不愛趙幽蘭，那是違心之論，只不過女人的矜持，蕭寒月的自尊，使得兩人無法很快互相表達那份潛在心中的情意

，這時刻，偏偏又殺出一個小郡主，趙幽蘭情場驚變，加上心切父仇，仗憑胸中的醫藥知識，試走偏鋒，竟然有了奇大的成就，一入漩渦，竟然無法自拔，原本一個閨閣千金的弱女人，忽然叱咤風雲，能仗憑馭用毒物的手段，控制了無數的武林高手，立刻間變成了發號施令的人物。

這種成就，也使得趙幽蘭覺着自卑，失去了一個女人的韻味。

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使她和蕭寒月之間的距離，越拉越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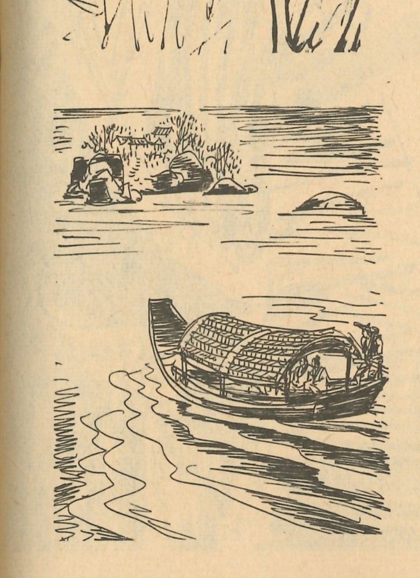
她心中明白，這一生兩人已無法相處下去，也無法縱任那許多武林人物，散落江湖，造成了無數刦難，左思右想，難以兩全，但又無法遏止心中那一股茁長愛意，才想出了這個辦法，了却一片相思。

有些事，無法分析，無法細想，蕭寒月想不出什麼結果，趙幽蘭更是不追求結果的人。

小樓春暖，柔情無限，蕭寒月半清醒半迷糊的在趙幽蘭嬌柔婉轉中渡過了三天。

蕭寒月唯一覺得安心的是，小郡主曾經囑咐過他，一定要把幽蘭姑娘娶回去。

能不能娶回去，無法預料，但趙幽蘭已是蕭寒月的妻子，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初試雲雨情，確是使人生出了祇羨鴛鴦不羨仙的感受的。

只可惜一切美好的事物，總是那麼的暫短，三天後一切都成了過眼雲烟。

那小樓上依偎深情，紅燭下輕憐蜜愛，都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踪。

蕭寒月像做了一場夢，醒來時，仍睡在小樓上暖帳之中。

但睜開眼睛，已然見到那站在床前的，是地鼠常九。

餘音猶存，佳人何在，蕭寒月忽然間挺身坐了起來。

但聞常九輕吁一口氣，道：「好了，總算醒過來了。」

「我……」蕭寒月暗暗吸一口氣，使自己變得清醒一些，辨認出目下的人事情景。他緩緩說道：「常兄，這是怎麼回事？」

常九苦笑一下，道：「你吃了什麼迷魂的藥物，竟然會如此好睡？」

蕭寒月呆了一呆，道：「哦？我睡了很久麼？」

常九道：「我得到文雀的通知，趕來此地，守在此處，已經過了一天一夜。」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十二個時辰？」



常九道：「自然不止了，文雀通知我的時候，已經告訴我，你睡了十二個時辰了……」

「那是說，我已經睡了兩天兩夜？」

常九道：「看樣子，最少是如此了。」

蕭寒月忽然警覺，急道：「二先生呢？」

常九說道：「已經被收押在應天府大牢之中……」

「噢……」蕭寒月問道：「什麼人抓到了他？」

常九道：「小郡主……」

「她……怎會是二先生的敵手？」

常九道：「個中的詳情，小郡主只告訴了七王爺，你去問她，我相信，她一定會給你詳作說明。」

其實，用不着說明白，蕭寒月心中已經有數，那必是趙幽蘭的安排。

「還有很多人呢？那些武功高强的殺手，和江湖人物？」

常九笑一笑，道：「元凶被生擒活捉，其餘的人突然失踪了，七王爺下令不再追究，一場震動武林的大風波，就這樣突然間烟消雲散了，唉！蕭兄弟，這是怎麼回事？你心裏明白吧？」

蕭寒月苦笑一下，道：「我明白的，只是一個大概，詳細還不太清楚……」

語聲一頓，接道：「閑雲大師呢？」

常九道：「已經回金山寺了，墨非子，也回了天台山，臨行之際，再三要我轉告你，無論如何到天台山上去看看他，他折劍立誓，有生之年，再不下天台山一步了。」

「這……又是爲了什麼？」

「老道士年事已高，能在天台山修心養性，對他有益無害……」

常九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陳抱山沒有死，趙姑娘救了他，他說，有很多話要告訴你，但他已隨墨非子上了天台山，看樣子，已成了老道士的衣鉢傳人，你這天台山，似是非去一趟不可了。」

蕭寒月道：「白玉仙、向中天、神刀唐明等一批人呢？」

常九道：「唐明、向中天堅持離去，七王爺留不住，只好放人，每人致送黃金五百兩，明珠十顆，白玉仙已答允留存了王府……」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盈盈年紀雖小，但却觀察入微，自有她的見地，常兄，還有什麼事？」

常九道：「這七八天來，變化之大……」

「什麼？……」蕭寒月打斷了常九的說話



：「你說已經過了七八天？」

「不錯，咱們分手，此刻見面，已經是第八天了……」常九說道：「你連日子也不記得了。」

蕭寒月暗暗歎息，自己暈睡了四天四夜了，只因喝了趙幽蘭那杯香茗。

常九接道：「白髮龍女譚三姑仍留在王府之中，此後，王府中有了白玉仙和譚三姑，可算是安如磐石，尋常的江湖人，大概不敢涉足了。」

蕭寒月苦笑道：「張嵐呢？」

「堅持辭去了王府敎習，臨行之前，告訴我，他回家閉門養老，從此不談武功……」常九說：「不過，他很懷念你，要你有空暇，到他府中喝一杯去。」

「物換星移，人物變遷，都同在這幾天之中發生，趙幽蘭，這一代才女，究竟是俠，是魔？」

常九道：「你是說……」

「常兄……」蕭寒月苦笑一下，道：「這件事，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但說出來，希望你默記心中，不可輕易的洩漏出去。」

常九道：「好！你說！」

蕭寒月道：「二先生手中數百位高手，都被趙幽蘭帶走了。」





常九聽得一怔，道：「帶到那兒去了？」

「不知道，也不知道她究竟如何安排處置這些人，也無法預測，她這麼樣作法，對今後江湖上，到底是福還是禍？」

常九回顧了一眼，道：「兄弟，你準備作何打算？」

「我本是一個藉藉無名的窮書生，這一次，讓我看透了江湖風險，宦海險惡……」蕭寒月無限感慨的說：「歸去來兮，今後奉母耕讀，過一些平靜的日子，不想在論劍江湖，更不會致仕爲官，書劍自娛……」

「只怕不太容易，兄弟，小郡主那邊，你難道不作個交代……」常九道：「大家本來都要來此地看你，但却爲七王爺一力勸阻，說是要你靜靜的休息。」

蕭寒月點頭微笑，道：「我明白他的意思，事如春夢了無痕，何苦招惹夢中人，常兄，七王爺也不太希望我重現江湖啊！」

「對了……」常九伸手從衣袋摸出一紙袋，道：「七王爺托我交給你這個紙封套……」

蕭寒月接過封套，只見一張白箋後，附了一張巨額的銀票，白箋上寫道：

金銀令人俗，但無此物，不足以活口渡日，知君不慕富貴名利，僅以白銀廿萬兩奉贈，爲着日後生活所需，敬希笑納。

下面沒有署名。

蕭寒月沉思了一陣，收起銀票，道：「二十萬兩銀子，大概夠我這一生奉母所需，常九，你今後作何打算？」

「我是江湖人，自然該回江湖去，兄弟，你不嫌棄我常某人討厭，常某人倒是希望和你多交往交往。」

「固所願矣！不敢請耳，常兄，你才是性情中人，也是我蕭某人心中的好朋友。」

「有此一言，常某死而無憾……」

蕭寒月一躍下榻，道：「走！蕭某人也該回去看看我母親了。」

「好呀！我相信伯母不會討厭我……」

朱盈盈青布衣裙，緩緩登上小樓。

常九道：「郡主……」

「叫我朱小妹，朱姑娘，都可以，別叫我郡主了，我爹已答允從此父女如路人，不再相認了。」

「盈盈，妳怎能如此決絕……」蕭寒月說：「七王爺不過說的是氣話。」

朱盈盈嫣然一笑，道：「爹的意思我明白。但這何嘗不是他愛護女兒的心意呢？他知道



，我留在王府中，一生都不會快樂。」

常九笑一笑，道：「好丫頭，甘棄榮華到蓬門，這可不是容易啊……」

朱盈盈道：「我叫你常大哥吧，你一直和蕭大哥兄弟相稱，你知道麼？我這幾天裏，下了很大的工夫，學會幾樣手藝……」

常九接道：「什麼手藝？」

朱盈盈微笑如花，道：「幾道好菜……」

「妳會作菜……」常九訝異的說：「這豈不是……」

「撇開我郡主的身份，我只是平凡的女孩子，別人會的事，我當然應該會，作幾道好吃的小菜，才能留得蕭大哥的好朋友……」朱盈盈似突然間懂事了，緩緩接道：「見到了蕭伯母，我還要學習女紅。」

蕭寒月道：「這太委屈妳了……」

朱盈盈接道：「我不覺得，我喜歡織補、烹飪技術，我會全力全心去學……」

目光轉動，四下瞧瞧，接道：「蕭大哥，幽蘭姊姊呢？」

「她……走了……」蕭寒月苦笑一下說：「我不想騙妳，趙幽蘭留我在這小樓上住了三天……」

朱盈盈接道：「她沒有告訴你去了那裏麼



？咱們接她一起回去！」

「回去，回到那裏去？」

朱盈盈道：「你的家呀！今後，也是我的家了！」

蕭寒月道：「她走了，不知芳踪何處？妳一點也不生氣麼？」

「奇怪了，生什麼氣呢？」

「妳不知道，這三天發生了些什麼事情……」蕭寒月說：「我不會保留一點隱秘。」

朱盈盈笑道：「不用告訴我，你尊重幽蘭姊姊……」

「想不到妳出身王府……」蕭寒月無限感慨的說：「竟然是一個如此善良的姑娘。」

「那就以後對我好一點，我會盡量去做好每一件事，但我一直自己做得不太好……」

「盈盈，我會全力去愛惜妳……」

「不！留一大部份給幽蘭姊姊，不知爲什麼？我對她有着一份莫名的慚愧，也眞的很喜歡她，她肯留在我們的身邊，我們會生活的更快樂。」

「了不起……」常九說：「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純潔的姑娘。」

蕭寒月歎息一聲，道：「我們該走了，我想七王爺也希望我早些離開金陵！」

回頭望去，只見藏在枕下的青虹寶劍，竟然不知去向，不禁一呆，忖道：難道趙幽蘭拿走了。

常九輕輕吁一口氣，道：「找什麼？」

「寶劍……」蕭寒月說：「那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七王爺要張嵐取回去了……」常九說：「七王爺說那是皇上賜下之物，不宜流落江湖之上。」

「對……」蕭寒月微笑道：「我想，也應該交回王府中去。」

「蕭大哥，我帶來了『銀月飛霜』。」

蕭寒月道：「王爺爲什麼不收回去？」

「蕭兄弟，別忘了，朱姑娘是王爺膝下唯一的愛女呀？」常九微笑道：「總會有父女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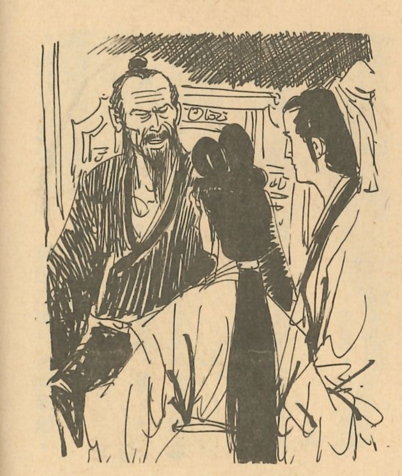
朱盈盈道：「我爹說，算是他送我的嫁粧，我只好接受了。」

「還送些什麼？……」常九笑道：「總不會只送這一點嫁粧吧？」

朱盈盈道：「還有一隻百寶箱。」

蕭寒月笑道：「瞧過沒有，既然稱謂百寶箱，裏面應該有很多的東西才對！」

「我沒有打開，我个在乎爹送我的什麼東西，那只是心意罷了，我僱了一輛馬車，將百寶箱放在車上。」





「好！咱們上路……」蕭寒月當先行去。

但聞步履聲響，白玉仙匆匆的登上小樓，道：「幸好小妹趕及了！」

「玉仙姊姊？」朱盈盈迎了上去。

白玉仙一把拉過朱盈盈，道：「郡主，蕭兄，王爺要我來，代表他送行……」

「不用了，白姑娘，我們這就上路，請回稟王爺，就說蕭某人今夜宿住之地，已在百里之外了。」

朱盈盈當先行下小樓，常九也悄然離去。

蕭寒月正要舉步走出，却被白玉仙伸手攔住。

白玉仙說道：「蕭兄，有幾句話藏在我心中很久了，但却一直不便說出來，今日一別，不知相見於何年何月。要是再不說出來，恐怕永遠沒有機會了！」

「請說，蕭某洗耳恭聽。」

白玉仙道：「王爺對蕭兄堅決不入廟堂，心中似是有些不快！」

蕭寒月道：「我知道，所以，我會走得很遠。」

白玉仙低聲道：「這只是一段間歇性的平靜，如若小妹的看法不錯，三五年就有波動，所以，蕭兄歸隱後，最好不要放下武功。」

蕭寒月道：「希望我不會再度被捲入江湖上的紛爭。」

白玉仙歎息一聲，道：「我很想跟隨你一起走，但我知道，那會使你很痛苦……」

蕭寒月接道：「黃天復是個人才，對妳也很痴情。」

白玉仙黯然一歎，道：「我知道，我已經稟明王爺，請他入幕王府……」

「好！有情人終成眷屬。」

白玉仙道：「蕭兄，你可曾知道，我到底爲什麼會答允，留在石王府麼？」

蕭寒月道：「這個……」

白玉仙接道：「爲了你，我不能常隨左右，奉侍起居，但希望能作你一個紅顏知己。」

蕭寒月點點頭，道：「蕭某承領了。」

白玉仙道：「一路保重。」

蕭寒月道：「早些回去吧！」說罷，步下小樓，朱盈盈和常九早在等候，小舟橫渡，登上了岸畔篷車。

轆轆輪聲，載走了布衣荆釵的小郡主，也載走了蕭寒月纏綿的回憶，無盡的悵惘。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末路英雄

馮嘉・文　可飛・圖

美艷女郎　心狠手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一個老人在賭場上贏了大錢，正在得意，忽然無聲無意地伏在賭桌上死去，死者阮文朗，住在一幢古怪的兩層樓宇內，不久兩名自稱警探的人來到他家中，女房東招呼他們，他們在阮文朗房中找到一個奇怪的箱子，便把箱子帶走，當他們來到車子旁，發現車輪破了，接着一個女郎駕着一輛汽車駛來，兩名警探向女郎求助，女郎答應了，但却在此時忽然開槍殺了兩人，房東瞧見立刻報警，警察到場調查，才知道那個警察是冒充的……女郎帶箱子駛離現場，來到一座別墅：她和男朋友正收拾行裝，準備迅速離開這幢房子……

這之後就是蘭心洗澡那一段難耐的時間。米高的臉上和額上繼續流着汗。

他只能希望，她洗好了澡，起來抹身的時候，會轉過來對着他。

但是，又是失望。

蘭心在身上擦完了肥皂，向浴缸中一躺，讓水冲去身上的肥皂。這樣，她失蹤了幾秒鐘，又再出現了。她迅速地爬了起身，仍然背向門口，踏出浴缸，離開了匙孔的視綫。

「我的天！」米高喃喃着，揮着拳頭，「每一次都是這樣的。」顯然他已不只第一次應用這匙孔了。

匙孔之中，蘭心又出現了，這一次只見大腿，大腿以上已給一條白毛巾裹住。

米高一跳起來，一隻羚羊似地跳回了睡房中。剛一進入睡房，就聽見浴室門開了。這樣，就不會知道他剛才是在浴室門外。

他忙在一隻箱子旁邊蹲下。

當她踏進房中來的時候，他就做出剛剛把箱蓋蓋上的手勢。雖然，他那一額的汗是遮掩不掉的。

「你在幹什麼？」蘭心問：「你的臉色像有點不對？」

「我——我在替你收拾行李嘛！」米高吶吶着。

「那眞快！」蘭心詫異地瞧着他。

米高的臉紅了起來。他爲了證明她進了浴室那一段時間內他是正在收拾，所以十分之匆忙地把衣服塞進箱中，可是，却太快了。「呃——你說你要趕時間嘛！」

米高吶吶着，他的眼光，却不斷地在她的身上遊移着。她的身上，是一條披巾式的大毛巾。實在是一條大毛巾上穿了三個洞，一個大洞讓她的頭穿過，另外兩個較小的洞，則是讓她的兩條手臂穿過的。這條大毛巾一披披到了身上，穿過了那三個洞，就成爲披巾一樣了。

這條毛巾的下端，只蓋到了她的大腿盡頭，再上二吋，就是兩腿交界之處了。乳罩和三角褲提在手中，使他知道在這披巾下面，她是一絲不掛的，而，在他蹲着的那個角度，他差不多可以看到他想看的東西了。他不能站起來，胯下緊張到使他無法站起來。

「哼，豈有此理！」蘭心說：「你把每一件衣服都收了起來，那你叫我穿什麼？難道就這樣出去嗎？」

「呃——對了！」米高的臉更紅，他連忙打開其中一隻箱子，箱蓋一開，便有幾件衣服飛了出來，那是因爲剛才收拾得太匆忙，也塞得太滿了。

「米高！」蘭心叫了起來，「你這樣就叫收拾了？你把我的衣服都弄壞了！」

「對……對不起！」米高吶吶着，「我再收拾好了！」

「米高，」蘭心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每一件事情你都做不好！我眞有點懷疑，你是有意和我作對了！」

「不！我不是和你作對！」米高連忙爲自己辯護，「譬如，你叫我去弄那部車

子，我不是弄得很好嗎？」

「給我這個！」她指指箱中一副乾淨的乳罩和三角褲。

米高拿了起來遞給她，手是顫抖着的。她一接，他就把她的手拉住了，用力一拉過來。但是，蘭心却顯然並不是一個那麼容易欺負的女人。她兩腿一分，就落地生根似的在地上站穩了，米高完全拖不動她的。

於是米高他一撲撲了過來，把她抱住了。

「米高，你瘋了！」

「我……我愛你！」米高說：「我愛你！我一直都在愛你……」

「放手！」蘭心威嚇地命令。

米高仍然緊緊地抱着她，急急地說着：「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我們單獨在這裏一起！離開了這裏之後，我也許就不再有機會求你！也許你不會再和我一起工作了！這是我的最後一個機會！」

「米高！」蘭心沒好氣地說：「你有話說，你放手再說，你這樣，我甚麼都聽不進耳，也什麼都不會答應的！」

蘭心這句話，其中倒有着讓步的暗示，米高鴻鵠將至似的放開了。

「你站到那邊去再說！」蘭心伸手指着床邊的地板。

米高乖乖地退了過去。

「現在，」蘭心說：「你究竟想要怎樣，你坦白說出來吧！」

「我……我……要你……」米高紅着臉，額上的汗流得更多了，「我是眞心愛你的！」

蘭心輕蔑地笑起來：「你是向我求婚嗎？」

「如果你要，我也可以——」

「但是，你自問有那一點配得上我的？你養得活我嗎？你有錢給我揮霍嗎？」

「那些是不重要的，」米高說：「重要的是我愛你！我會對你很好的！」

「不，」蘭心搖着頭，「我不能嫁給你，以你的條件，你充其量也不過是只能做我的臨時情人吧了！」

「我——這樣也滿足了！」米高困難地咽着口涎，滿懷希望地。

這個時候，蘭心忽然就做了一件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事，那就是，她忽然把身上那條毛巾一扯，就脫了下來丟開了。一晃眼間，她的整具身軀，便呈現在眼前。以前米高極力企圖偷窺而不成功的，現在就忽然完全看到了。他簡直有目為之眩的感覺。

她身上的綫條，是那麼優美，每一個部份都是那麼完美無瑕的。她的乳房現在沒有乳罩的拱托，大概只是垂低了半吋吧，兩隻渾圓的半球形，而那小巧的乳頭的粉紅色的可愛，是難以形容的。他從來不知道，一點點的顏色，可以發揮如此强大的吸引力。

乳頭的尖端，還凝着少許的水珠。

再下去就是三角地帶，那歡樂的泉源半遮掩在幽草之中，而那草叢也是長得那麼齊整的，形成一個那麼優美的暗色三角形。正如上面說過，有些女人天生就是特別美麗的，即使幾根毛髮，也是分佈得恰到好處。

「這就是你要的了，是不是？」蘭心對那霎着眼睛的米高問。

「蘭心……」米高叫着，差不多像是足球守門員似的，向她直撲了過來，把她攔腰抱住。他的臉剛好埋到了她的兩乳之間，在那裏亂吻着。

一時，蘭心站在那裏沒有動，只是讓他為所欲為，幾乎像是在享受了。她的咀唇凝着一個奇怪的微笑。接着，她的腿向後一伸，再揮前來，膝蓋就向米高兩腿之間撞過去。

「噗」一聲响，有點像一隻裝了水的皮囊給打破了，米高尖叫一聲，就離開了她的身上，一隻球似的飛開了，在地上縮着一團，兩手掩着被撞之處，那一聲尖叫，也在半途停住，再也發不出聲音來了。他的眼睛翻白着，口角吊下口涎。他那個重要部份，正在高度興奮的狀態之中，給這樣撞了一下，那種痛苦，眞是非筆墨所能形容，只有身受者才能明白。

蘭心慢慢地拾起箱中的內衣褲來，以緩慢的動作穿上。穿得很慢，簡直是在有意炫耀她的美妙的身裁。而這對於米高是加倍虐待了。在痛苦之中，他仍睜着眼睛在看。

蘭心穿上了內衣褲，又再穿上了一套酒紅色的牛仔褲套裝，把頭髮放了下來。

米高的痛苦已經稍過，但還是起不了身，這種痛苦，是會繼續好久的。

「現在你明白了吧，米高。」蘭心慢慢地說：「癩蝦蟆要爬高去吃天鵝肉，結果還是吃不到的，只會跌死！」

「我——只是想對你好——」米高頹喪地。

「我不需要你對我好，」蘭心冷冷地，「我只是要你把工作做得好好的，在這方面要人對我好，我會找別人！」

「你會後悔的！」米高好像要流淚似的。

「起來做事吧！」蘭心喝道：「我們不能再賴在這裏了！」

米高却跳了起來，彎着腰衝出了屋外，跑下樓去。

「米高，你到那裏去？」

但米高沒有應。

蘭心皺皺眉頭，拿起了手袋，取出粉盒來，用其中的小鏡照着，在臉上薄薄地敷粉，一面走出了房外，沿着樓梯下去。

當她下到樓下時，米高在其中一間房間的門口出現，手從背後伸前來，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槍咀對着蘭心。

蘭心的粉盒停在半空了。

「我要殺死你！」米高咆哮道。

蘭心臉上的表情却沒有很大的變化，旣沒有恐懼，也沒有詫異，她是仍然保持着鎮靜的。她冷冷地說：「你是要用槍逼我和你上床嗎？」

一時間，米高的眼睛遲疑地轉了一轉，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似乎是在考慮着這個決定，跟着他又堅決地搖了搖頭：「不，現在太遲了！」

「為什麼？」蘭心的聲音仍然是冰冷的，「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嗎？現在你可以得到我了，你却又不要了！」

「現在太遲了，」米高又搖搖頭，「我現在要殺死你，和拿走那隻箱子！」

「你這傻瓜！」蘭心失笑起來，「你以為箱子裏是珠寶嗎？這隻箱子對你是沒有用處的！你不懂得用它！」

米高忽然得意地笑了起來：「那你可弄錯了，蘭心，你以為我眞是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傻瓜嗎？我是另有後台的！」

「誰？」

「很大的集團，費氏集團！」

「呵，那一帮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蘭心說：「而你就是他們的內應了！」

「我的任務是當你找到了箱子之後就殺死你！」米高說：「我本來是不打算這樣做的！如果你不是那麼看不起我，如果你眞的對我好，我會把眞相告訴你的，然後我會和你一起帶了箱子逃走！」他的臉激動地扭曲起來。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一起走的，」蘭心說：「我和你兩個人！」

米高的咀唇歪了一歪：「別當我傻得那麼厲害！現在是已經太遲了，你不會放過我的！」

「哦，你是眞的要殺死我了？」蘭心仍然是那麼冷靜的，「那怎麼你還不開槍呢？」

「我要說清楚！」米高聲音顫着，「我要你知道，這全是你的責任！」

「很好，米高，我認輸了，」蘭心說：「現在請你多給我兩分鐘吧，在死前，我要祈禱，而且要敷一點粉，我也想上天堂，」她苦笑，「而且，我也想上去的時候好看一點！」

「好吧，」米高擺擺手中的槍，「兩分鐘，但不能再多了！」

蘭心從容地用粉盒的小鏡照着，在臉上補粉，之後，她把粉盒放回了手袋中。這樣做着時，她的手就放了粉盒，抓住了在手袋中的那把小手槍。這個時候，她的動作是快如一條出擊的响尾蛇的。

小手槍「砰砰」地响了兩次，手袋上出現了兩個子彈洞，米高的胸膛上也出現了二個子彈洞，子彈的撞力使他打了一個轉，撞到房門口旁邊的牆壁上，手中的槍也飛掉了。他手脚張開成為大字形，伏在那牆壁上要扶穩，結果沒有成功。他就這樣沿着牆壁滑下來，倒在地上，而在那白粉牆上揩下了一塊血跡。

蘭心低頭看看手袋上的那二個子彈洞，搖搖頭：「眞可惜，我這隻手袋，買了五百多元！」

在她眼中，一個人的性命是遠不及一隻手袋的。

米高翻轉了身來，痛苦地向那把他丟掉了的槍伸手。蘭心並沒有加以阻止。她知道槍太遠，米高的手是伸不到的。而米高已經爬不動了。

「蘭心，」米高喘着說，咀唇間吹出血泡來，「可以——告訴我一件事嗎？」

「什麼？」蘭心冷冷地。

「那一隻箱子——裏面究竟有些什麼？我——想知道——我是為了它——而死的——」

蘭心搖頭：「告訴你你也不會懂的，你應該後悔你唸書太少，如果教育程度深一點，也許你會懂！」

「打開來——讓我看看？」

「現在打不開來，」蘭心說：「而且，這隻箱子，也不是隨便可以打開的！」

「我很抱歉，蘭心……」米高的眼睛，已開始失去集中焦點的能力了，「我希望你能原諒我……」

蘭心聳聳肩：「你是個傻瓜！」

「你得……快點走！」米高說：「我已經通知了他們，他們正在來——」

「什麼？」蘭心一震。

但是，米高已經不能再告訴她什麼。米高頸間的肌肉一縮，頭昂了起來，隨即又慢慢地垂了下去，身子完全放鬆，不動了，他已經死了。

蘭心只是遲疑了兩秒鐘，就轉身，匆匆地跑上樓去，在樓上，她提起了那二隻衣箱，匆匆下樓，放進了那部平治跑車的後座，然後再跑上樓去，這一次，是把那隻重要的箱子搬下來，那隻箱內有箱的箱子。自然，這樣一件沉重的東西，她是搬得相當吃力的，不過，還不及那二個「警探」那麼吃力。

她把這隻重要的箱子放進了車子的行李箱內，鎖好了，再回到司機位，開動。那部豪華而高雅的跑車以高速沿路而駛。

她沒有機會問清楚米高，「他們」究竟什麼時候會來，但是，憑米高所說，米高是已經通知了他們的，米高剛才一定是打過一個電話，叫他們來接應。如果他們是在遠的話，他們要花一點時間才能來到，如果他們是在近的話，他們就很快會來到了。

她一秒鐘都不能浪費。

她是正在沿着那條通向邊境的路行駛。她已經在此地殺了三個人，她是不適宜在此逗留的，她已經受着一帮賊匪的逮捕，如果留在此地，那麼，再加上警方也要追捕她，她簡直是夾在隙縫裏。

邊境那裏，要經過應該是沒有很大問題的。她開着這樣一部漂亮名貴的車子，又是一副貴婦的模樣，關卡人員不會怎樣苛刻地搜她的行李，而且這兩個埠，走私的問題也並不嚴重，她是很容易通過的，對邊境的事情，她是相當熟悉的。

但是，她並沒有那麼容易到達邊境，對方已經在等着她了。偶然向倒後鏡中望了一眼，她就看見了，後面有二部車子在遠遠跟着。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來的，可能是剛剛從一條小路轉出來的吧？

蘭心心一緊。當然，這兩部車子，也可能同樣地是正在向邊境進發的另一些旅客而已。

不過，很容易試出來的。她忽然一咬牙，脚在油門上一踏，把車子的速度開到最高，那車子就像一支火箭似的，沿着公路向前直射。

那二部車子，也並不怠慢。很明顯地，它們也增加了速度，緊緊跟着，始終不讓蘭心的車子離開視綫之內。蘭心這樣一個殘酷而冷狠的女人，現在也有一點點慌張了。

她心裏明白，這二部車子為什麼不急急追上來，他們一定是要等她越過邊境。可能他們已猜到她是會逃過邊境的，而他們已經在那邊佈下天羅地網，在等着她了。這二部車子，祇是用以監視着她，以肯定她並沒有改變主意，到其他的地方去。

他們這樣做，却是逼使蘭心非要改變主意不可了，車子到了第一個支路的路口，她就一扭駕駛盤轉了進去。

這一條路，則並不是通往邊境，而是回到市區去的。

她在這條路上馳了一段，便又從倒後鏡中看到，那二部車子出現了，這一次是以極高的速度行駛着，向她迎來。

他們現在不再是祇滿足於監視了。

他們現在是來勢洶洶的。很明顯地，他們是要追上來把她截住。他們知道她不要到邊境去，他們就改變態度了。

這使蘭心更加不想到邊境去。

她的脚在油門上踏盡了，使那部性能優良的跑車，發揮了本身的最高速度。這樣一部車子當它發揮出了本身的最高速度時，那是比多數普通汽車都要快的。但是這一次，却快不過後面追來的那二部車。

「他們仍然追在後面，」蘭心喃喃自語着，「而且愈追愈近了！」

爲什麼？那兩部車子，看來不過是普通牌子的汽車而巳，怎麼發揮出來的速度，却還高過蘭心這一部。蘭心知道爲什麼。很可能，對方那部車，機器是經過私人改良的，多花金錢和時間在上面，改裝而成的車子，性能自然是不同了。

而蘭心這一部車，則不過是偷自那間山頂別墅的。雖然是一部名貴的高價跑車，但機件是並未經過改良的。

總之，後面那二部車，是漸漸在接近了。

這使蘭心慌張起來，如果追上了，他們人多，而她祇有一個人，那是比較難應付的。

但蘭心却顯然是一個個性很强的女人。她是沒有那麼容易放棄的。她仍然緊咬牙齒，握緊着駕駛盤，盡可能發揮着速度，繼續着這一塲失敗中的比賽。

他們雖然正在愈追愈近，但是，也許她可以逃回市區去的。如果她逃得回市區，那他們就有所顧忌了。

只要前頭再沒有敵人攔阻她就行。

蘭心的注意力大部份是集中在前頭的路上。以如此高的速度飛馳着，注意力不能分散，駕駛盤遲扭幾分之一秒，脚掣遲鬆幾分之一秒，都可能帶來生命的危險。

只是隔幾秒鐘，她才向倒後鏡裏面瞥了一眼，視察對方的進度。

當她再抬起眼睛去望倒後鏡時，她却發覺，其中一部追她的車子巳經不見了。剛才在後面的是兩部車，一部是黑色，一部是棗紅色的，現在，棗紅色的那一部巳經不見了，只餘下了黑色的一部正追在後面。

「一定是去了請救兵！」蘭心口中喃喃着。

但她却不太害怕。請救兵是需要一段時間的，當救兵來到的時候，她可能巳經逃脫了。

她仍然全神貫注地開車。

但她猜錯了，那部棗紅色的車子並不是去請救兵，它是走捷徑。

忽然之間，它又出現在蘭心的視綫之中了，這一次，却不是出現在她的後面，而是出現在她的前面。這部車子，就這樣在她的前面的路上打橫着一攔！

前面的去路是給截斷了。蘭心看來是非要停車不可的。但是，如果她停車，那麼，就會給對方有可乘之機了。而且，她連停車也沒有機會。

那部棗紅色車子的車窗內，巳經伸出來了一把手槍，槍咀對準着她。蘭心在這一刻，可眞是忙透了。她又要避免車子與對方相撞，又要躲避對方的子彈。

但她不愧是一個能幹的姑娘，兩件燃眉之急的事情，她也同時做到了。她首先把頭一偏。就在這個時候，對方的槍就响了，車頭的擋風玻璃穿了一個洞，一顆子彈簡直是擦着她的耳朵掠過的，如果她不是把頭偏開，那顆子彈是巳經擊中了她的頭的。

自然，那開槍的人，槍法夠準確，這也是另一個幸運的地方。如果他本來就射偏了，蘭心却把頭偏過去，那就可能會剛剛中個正着了。

接着，兩部車就很接近了。由於蘭心並沒有停車。

在那人還沒有機會扳第二次槍機之前，蘭心的車巳衝到了。她急急地一扭駕駛盤，使她的車頭撞向對方的車尾尾尖，而不是在車身上攔腰撞個正着。使人心寒的「隆」一聲，金屬皺曲的聲音，碎玻璃跌落下來的聲音。接着，蘭心的車子便衝了過去了。

她撞得很聰明，撞中車子最輕的尾尖部份，這一撞，使對方那本來橫擺的車子，又變成順着路的方向而擺了，於是她便得到了可以通過的空間。

她的車子硬衝過去了。

但，那人的槍法是很好的。剛才，是幸而他有很好的槍法，現在，却是不幸他有很好的槍法了。車子給這樣一撞，在路上一擺，連一隻車門也自動彈開了，這個開車的人，給拋出了車門的外面！

他連忙一滾身，咬着牙，擧起了槍，就躺在地上向蘭心的車子瞄準。

蘭心正把車子從劇震之中恢復了控制，再度踏下了油門，向前馳行。

那人的槍一連串地响，直至把槍中的子彈都射光了。

蘭心那部車忽然猛的向左傾側，由於左邊的後輪，巳給兩顆子彈穿透，輪胎內的空氣，是完全洩了出來了。

而這一次，蘭心猝不及防，是再也控制不住了。她雖然極力控制着，車子還是向左邊拐去。

車輪衝出了路邊，車子就直向下墮。一時，蘭心的心臟，也要從咀巴跳出來似的。因爲她並不知道下面是什麼地方！如果那是懸崖，即使只有三十尺高，這樣連人帶車直墮下去，她也要完蛋的。

幸而，她只是下墮了五六尺，路邊之外，只有五六尺高，是垂直的懸崖。跌完了這五六尺高之後，便是斜坡了。相當平坦，長着短草的斜坡，有點像一張大大的地毡。不過很斜，是成四十五度角傾斜的，車子就是沿着這一片斜坡直衝下去。大約一百尺的下面就是樹林了。仍然是斜坡，不過下面那一段，則是長了樹林的斜坡了。

蘭心那差點跳出了口腔的心臟，總算回到了原處，她也恢復了自制力了。

於是她把煞掣踏了下去。雖然後有追兵，但她也不打算以這樣的高速衝入樹林中去。如果有一棵較大的樹擋着前路，車頭在樹幹上一撞，那麼她還是要車毀人亡的！

沒有反應，車子還是以高速沿着斜坡衝下去，而且愈衝愈快，車子的煞掣，不知道什麼時候巳經失靈了！

下面那樹林，就像一座墨綠色的牆壁一般，很快地向她迎上來。她無法制止車子衝下去。是地心吸力使車子向下衝的，她不能夠與地心吸引對抗。轉眼之間，樹林巳經到達了。她的車子撞了進去，通過了兩棵較幼小的樹幹之間，一棵又粗又大的樹身，就正正迎面而立。

她拚命地把呔盤一扭。還好，車子的呔盤系統還是沒有受到大影响的，輪軸的反應靈活，車子轉開，避過了那棵大樹。而這樣一扭呔，車子便打橫了，剩餘的衝力，使車子繼續前進，便在那斜坡上橫行，橫行了一段，衝力消失了，車輪才停止轉動。

但這個時候，車子却又動了，那是因爲那斜坡太斜，而草是滑的，車子停不住，就這樣打橫着，仍然向下滑。

蘭心的心又大跳着，但是也是完全無法制止。車子終於打橫撞到了一棵樹的樹身，擱在那裏，暫時停住了。

乘着這個機會，蘭心馬上打開車門，跳了出來。

她剛一跳出來，車子便擺側了，車頭再復朝着斜坡下面，揩過那棵樹的樹身，繼續向下面滑了下去。車頭衝開了濃密的樹叢，車子被樹叢吞沒了。

蘭心轉過來，伏在那草地的斜坡上，回頭向上面望。

有四個人正沿着斜坡跑步下來，一個的手中是拿着槍的，另三個是拿刀子。

蘭心一咬下唇。現在怎麼辦呢？他們來取她的命了！

她本來是有一把打火機手槍在她那隻手袋裏的，但是現在，手袋巳隨車子而給樹林吞噬了，她沒有機會找回。現在的她，是赤手空拳的。

那四個人來得相當快，慢過跑步，而快過步行，斜坡的傾斜使他們不能不如此的。

蘭心遲疑了一下，就向下跑，跑向密林的更深處。也許她認爲，躲起來是最上策了。

那四個人來到了樹林邊，進入了樹林的陰影之中。在繼續前進之前，他們首先會合在一起，商量一下。

「這樹林很大，她可能躲在任何地方的！」

「如果她不現身，我們可能要找到天亮了！」

兩個說話的人，都是以那個用槍的人爲對象，帶着請示的態度。

那個用槍的人輕蔑地把手中的槍揮了一揮。「別管那母狗了！我們要的是那隻箱子！先把箱子拿走！」

「箱子就在車中！」

「這草上留有輪印，車子不會找不到的！」

「下去！」

四個人又散開了，都以同一路綫，繼續沿着斜坡衝下去。方向和路，就是由那部車子留下來的輪印爲他們指出來。樹林有些地方，是密到連人也不能通過的，但他們通過却沒有困難；那部車子巳經替他們開了路。

他們很順利地下去。

漸漸，接近了山脚，斜坡的斜度，也就沒有那麼令人難堪了，他們走起來，也可以快慢隨意。

終於，斜坡盡了，地面完全平坦了。

而且，那裏的樹林也較疏。即是說，樹身較細。因爲在這裏，那些樹都是樹身光禿禿的，枝葉長得相當高。頭上樹枝樹葉仍然是交織成一張大網似的，陽光也只能透進部份，但下面，由於沒有枝葉，只有樹身，就顯得空曠得多了。

蘭心開來那部巳經破毀不堪的平治跑車就停在這平地上。衝力完了，它就自動停了下來。

四個人歡呼一聲，就向那車子圍了過去。

他們到達了車子，看看後座，發現了後座中那二隻箱子，連忙打開來找找，發覺裏面只有衣服，拿槍的人就焦急地揮動着手中的槍：「試試後面的行李箱，把車匙拿來！」

車匙拿來，行李箱打開了，便露出了那隻特別鎖了起來的箱子。

「這個就是了！」

「等一等！」拿槍的那個人揮揮手叫他的同伴們讓開：「讓我來看看！這隻母狗是詭計多端的，說不定，她這隻皮箱上就有古怪！」

他那幾個同伴讓開了，拿槍的那一個，便把上身伸進那行李箱內，去細察那隻皮箱，檢查一下，那皮箱的鎖上是否有什麼附帶的機關。

每一個人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那隻皮箱上的。

就在這個時候，蘭心又出現了。她是從天而降的。就從那部車子的上面的枝椏間落下來。就像飛將軍從天而降；她的雙脚，就踏在那打開了的行李箱蓋上。

只是關鍵之處兩條小小的彈簧使那蓋子保持打開着，就是用手輕輕一按，那蓋子也會合上的，更何况是整個人那麼重地壓下來！

那蓋子蓋上了，而且是很重地壓下去。那個拿槍的人就給重重地一夾。上半身連人帶槍都是在那裏面的。

「哇！」那人的咀巴在裏面吐出了一聲悲慘的叫聲。

蘭心壓了這一下還不滿足，還要在那箱蓋子上再跳了一跳。

「哇——」那人又在裏面叫，只是叫了半聲，就不叫了，顯然是受不住那痛楚而暈了過去。

蘭心在箱蓋上一跳跳開，借着箱蓋之力跳到相當遠，在地上落下。

餘下的那三個人怔了一怔，頸背上的汗毛也豎了起來。接着其中一人揮一揮手中的刀子，叫道：「媽的！宰了她！」

三個人圍了上去，把蘭心圍在核心。

蘭心小心地等着，擺好了迎敵的架式。她的手上並沒有武器。剛才，她雖然巳

經追上了車子，却找不回她那隻手袋，那隻手袋，也不知道怎的在中途失落了。找不到手袋，也就找不到她那把槍。

但她對這三個拿着刀子的人，却似乎是並不畏懼的。

最大威脅的是那個拿槍的人，而現在，那個拿槍的人已給她解掉了。

三個人成爲品字形向她衝過去。而蘭心向左邊一跳，繞到了一棵樹的後面。這棵樹的樹身，就破壞了三個人的品字形攻勢。

蘭心從樹身的另一邊轉出來，其中一人向她一刀刺了過去，蘭心喝一聲，一手搭住了那人的手腕，輕輕一拖，那把刀子，便刺到了樹幹上，刀尖刺進去了一吋。

閃電一般，蘭心飛起了一腳。

這隻腳的腳尖，準確而狠毒地對準那人胯下的要害之處踢了過去。然而這個人也不致於太過不濟。當這隻腳踢到的時候，他及時一側身，便用大腿多肉的部份承受了這一腳。

不過，這一踢的震力，倒也使他踉蹌地跌開了！

在蘭心未及轉身之前，另外一個人，已經撲到了她的後面，刀子低低地向她的背心直刺過去！

好一個蘭心，她的身手可眞了不起，事實上，她的身手也不是普通女人所能夠比得上的。看她的外表，眞是無法看得出來！她雖然後腦上並沒有長眼睛，她也知道這把刀子是正在向着她刺過來的。在千鈞一髮之間，她的身子忽然向左一側，這樣一側，位置移動了，刀子便刺了一個空，「呼」的從她的腋下穿了過去。

蘭心的身子又轉正了，這一次，轉的時候，她的右臂已經平肩舉了起來，屈曲着，手肘隨着她的身子的轉動而急勁地擺動。

托！她的手肘，就撞中了那人的臉，事實上撞中了的地方，正是鼻孔之下，上唇之上那一塊小小的，最敏感的地方！那人發出來的一聲叫喊，簡直有如月夜的狼嗥，他踉蹌地跌後，靠到了一棵樹上，用手掩着口鼻，痛得直跺腳，鮮血流滿了他的手掌，而通過他的指縫間漏出。

餘下的兩個人又挺着刀子向蘭心圍了上來。而蘭心的臉上，露出了一個冷酷的微笑。她是很有信心，可以擊倒這二個人的。

她的信心，也並不是沒有根據！

這兩個人再持刀向她進攻時，她又證明了她的信心了。

由於其中有一個是剛才大腿中了她一腳，因而走動起來，腳步是稍欠靈活的，她就專門去欺負這個人。

她的手掌向橫一劈，把那人的持刀手臂擊開了，也使他的刀子刺了一個空，就再起了一腳，踢向這人的膝蓋。這人的大腿餘痛猶在，閃得不夠靈活，果然給她踢中了，「啊喲」一聲！就跪了下來。

蘭心的膝蓋向他的胸前一撞，他就踉蹌地倒後，連刀也丟了。

蘭心這樣做着時，是閃到了這人的右邊的，而另一人則在左邊，因此一時無法奈何她。

而蘭心爭取到這兩秒鐘已經夠了。兩秒鐘，便又一個人倒下！

餘下的那一個，刀子向蘭心的臉部直刺了過去！

蘭心向後一仰，讓身子向後跌，同時雙腳就離地飛起，向那人的胸部一撐。

「蓬！」的一聲，那人的胸部被這一腳撐個正着，整個人飛跌向後，撞到了一棵樹幹上，給那樹幹撞回來，一時震得呆在那裏了。

蘭心踢過了這雙飛腳，身子却是仍能保持平衡而落在地上的。當那人呆着的時候，她就再度一跳而前，一掌劈出。這一掌劈中了那人持刀的手腕，那人手中的刀子，就跌倒了地上，蘭心就一手拾起了刀子。

蘭心把刀子拾了起來時，那人已軟軟地在地上跪倒下來。並不是跪下來向她求饒，而是因爲他那一震，震得太厲害，腿子也支持不住身體了。

蘭心獰笑着，把刀子拉後，就要向前刺去。事實早已證明了，這個美麗的女人，是能夠毫不遲疑地殺人的，現在，她又毫不遲疑地要殺人了，而且看來，這裏似乎是沒有人能夠制止她的。

但是却有人制止她。有一把聲音在後面說：「放下刀子！」

這把聲音是那麼具有權威性，使蘭心也不由得中途窒住了。她覺得，這種權威性，很可能乃是有一件有力的武器在後面支持着的，例如，一把手槍之類。

她慢慢地轉過身來。

不錯，果然是有一把槍。說這話的，就是那個給壓在行李之內的人。如果不是蘭心估計錯誤，就是這人的抵抗力特別强了。這個人並沒有暈了很久，現在他已經醒了過來，而且已經把槍取了出來了。這把槍的槍嘴，就正正對着蘭心。這人是仍然軟弱得很的，不能夠自己站起身，只是坐在地上，身體靠着車子的後輪。不過，要扳動槍機，却是不需要很大的氣力的，只需要一個手指頭一動就可以了。

「我說……放下刀子！」

蘭心放手，把刀子丟下了。

這時，在她面前，那個跪倒的男人，是已經恢復過來了。他的臉上露出着猙獰的笑容，怒恨交迸地搶前一步，膝蓋一提，就殘忍地撞在蘭心的小腹上。不敢抵抗的蘭心給重重地撞中了一下，彎腰，那人的拳頭就擊中了她的後腦。

蘭心軟軟地仆倒在那草地上，吃了一口的草和沙泥。

「你這母狗！我要剝了你的狗皮！」

在滿天星斗之中，她聽見那人這樣說，接着，她覺得她的頭髮被執住了，她給整個人揪了起來。

這個人，就把她的頭髮當作是牽牛的繩子似的，用力一扯，使她身不由主地向前仆了出去。

一棵大樹的樹身擋住了她；是她的頭頂首先撞在樹身上。她整個人又給彈了回來，眼前的整個世界，都變成了青黑色，眼前那人，也是一個青黑色的影子。

這個青黑色的影子又提起腳，向她踢了過來。腳尖踢中了她的心窩。連氣息也摒住了。眼前變成了彩色；這是快要失去知覺的先兆，很快，她的眼前就會黑下來

的。

有人叫道：「停手，別弄死她！」這是那個口鼻在噴血的人所說的！

「還留她幹什麼？」

「我們要她慢慢地死！讓她多活一點時間！」

「對了！」另一個也咬牙切齒地，說：「米高得不到她，還給她殺了，她一定以爲自己身嬌肉貴很了不起！哼，讓我們把她當妓女一樣使用一下！」

「對了！」口鼻噴血的那一個說：「這個主意倒不壞！她倒是一個不錯的貨式！」有些男人，就是在最狼狽的時候，也還是色心不泯的，這個人就是如此，他自己的門牙也快要掉下來了，他還是對這種玩意感興趣。

「不要！」有一個人反對；這是拿槍的那一個，他軟弱地叫道：「殺……殺了她！」

他那三個同伴，則顯然都不贊成這個做法的，似乎他們都認爲應該物盡其用，不要浪費了一個美麗的女人。

「殺——」那人說：「殺死她，她是危險的！」

口鼻流血的那一個退後，讓出空位來。他說：「你殺她吧！」

那個拿槍的人，却是原來連扳動槍機的力氣也沒有了。他手中的槍，現在槍嘴也是斜斜地朝着地面，提不起來。他是想扳動槍機的，但是沒有成功。結果，他的手一鬆，眼睛閉上了，就軟軟地仆倒在地上。這一次，他是眞正暈去了！

口鼻流血的一個用衣袖把血抹乾淨，說道：「好了，現在，讓我們開始來服侍她吧！」

兩個人不約而同地動手，一人拉住了蘭心的一隻腳，每人拉向一邊，一時，差點就要把蘭心撕開成兩半邊似的。蘭心嚶嚀地呻吟了起來。

「不要，」第三個勸止，「我們輪着來吧！時間多着！」

「我先，是我提議的！」

「好吧，你先！」

「不！」是蘭心提出反對。她猛然地一掙，掙脫了其中一隻腳，向執住另一隻腳的人拚命一踢，把那人也踢開了，就跪了起身，有點迷惘地。

「這婊子！」第三個就在她的背後，狠毒地，毫不留情地一拳擊了過去，正擊中了她的後腦。

蘭心又撲面仆了下來，眼前的世界，是變成一片昏黑了，她再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亦管不了發生什麼。

不過，她似乎暈了不久。當她醒來時，她覺得身子很凉，這是因爲衣服已經給脫掉了，但是也不完全脫掉；她的身上，是還有乳罩和三角褲的。

其中一個人正在拚命拉扯她的乳罩，要把它撕下來，由於扣子是在前面的，他却到後面去找，找來找去找不到。

那張糊滿了血的嘴巴很接近蘭心的臉！指得她的臉上也有了血。

蘭心的神智是模糊的，她對於眼前發生了什麼事，她也感到很模糊。頭部一再受到了震動，使她對一切都是不清不楚的了。

但一個女人，對這種事情的反抗是本能的。那個人在她的身上猴急地拉扯着探索着時，並沒有提防她會抵抗，而她就動手抵抗了。她的腿是在那人的兩腿之間的。她把膝蓋一抬，就撞中了那人的胯下。

這就像她不久之前對付米高的方式一樣。這人是正在極度興奮之中的，這一撞所帶來的痛苦，眞是無法以筆墨形容。這人像殺豬般尖叫着，跌了開去。

蘭心一跳跳了起身。

背後一聲咒罵，一隻腳踢中了她的背，她就像一隻斷綫風箏似的，飄了出去。

那個拿槍的人說得沒有錯，蘭心是危險的，而在做事的時候被女色分散了注意力，這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現在，蘭心就有機會來發揮她的高度危險性了。

當然，命運是也有點帮助的。

命運使她剛好仆倒了那個暈倒了的人的身邊，而且，她的手就剛好按在那把槍上。她的反應快得像一條毒蛇一樣。她把槍抓了起來，一轉身就扳動了槍機。

槍聲一連串地響。

雖然是在如此的狀態之中，蘭心居然也是彈無虛發的。那二個人抽搐地倒了下來。

槍聲在林中迴響着，迴響消逝了之後，就很靜了，蘭心仍然迷惘地站在那裏，拿着槍，就像她自己也不大清楚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接着，那個暈倒了的人，軟弱地動了一動。蘭心手中的槍馬上一低，又扳動了槍機。槍聲響過，那人的身子劇烈地抽搐了起來。

然後，他也躺着不動了。

蘭心還是呆在那裏。

× × ×

那幾個人棄下了兩部車子在樹林邊而追到了下面去，他們在下面已經死掉了，當然就不能夠回到上面來開走這兩部車子的。

這兩部車子就這樣棄在那裏，經過的車子，都沒有加以理會，一直棄置了五個鐘頭之後，才有一部警車經過。由於這兩部車子停放的位置有點不正常，而且其中一部的車尾又是撞壞了的。警車上的警察有了懷疑。他們下了車，在附近調查着。很快，他們就找到了路邊那斜坡的草上留下了車子衝下去的痕跡，於是他們就下去察看。

在接近天黑的時份，他們在昏暗之中到達了山坡的底下，在密林之中找到了那部破毀的平治跑車，以及那四具屍體。

蘭心並沒有蹤影。

× × ×

這件事，是由那個暴斃於賭場中的老人而死的，而，這一件事的進一步的發展，也是由這個老人的身上開始。

老人的屍體仍在殮房裏，給放在一隻冷藏抽屜中。

這隻抽屜已經拉了出來，有一個人在他的附近徘徊着。這個人就是當地的探長。一連串的兇殺案發生，完全沒有兇手的綫索，而殮房中寄居者大增，這使他十分之頭痛。

他在屍體附近徘徊了五分鐘，就有腳步響。兩個人走進來了。（未完・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在客棧內碰到蕭三公子，見他負傷未癒，決定同他一起回家，避免仇家追殺，却不知鍾木蘭已在途中照料，吩咐店主爲他療傷，自己不敢露面，以避男女之嫌，却不料被徐廷封看出，爲二人撮合引見，並將鍾大先生死亡原因，是遭陸丹所害，現將靈柩運回崑崙，安葬師父，待查清原委之後再告訴他們，然後和他們分手，鍾木蘭和蕭三公子去華山養傷。徐廷封將靈柩運到崑崙，見過師叔斷虹子，將師父遇難情況說一遍，商量派人下山調查，此時忽來錦衣衞帶來聖旨，要徐廷封立卽回京共商大計，徐廷封只好放下喪事，準備起程……

潑猿惡作劇　小子報警訊

閉關這許多年對一個人的脾性多少總會有些影响的。

斷虹子接道：「絶師太侮辱武當派，他自問不是毒手，放毒劍上借你師父的手報復不難理解，可是連你師父也算計，打的是甚麼念頭却就令人費解了，所以我可以肯定這一定不是他一個人的主意，肯定是一個大陰謀，是關係整個武當派，整個武林。」

他一連兩個肯定，只聽得徐廷封大皺眉頭，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替武當派分辯，斷虹子隨又道：「武當崑崙兩派一向情如手足，這一次竟然用到這種手段，我這個老頭兒總要跑一趟武當，找姓陸的問清楚，要武當派還一個公道。」

徐廷封皺眉道：「這件事牽連甚廣，連南宮世家唯一的男丁亦遭橫死，大家已經約好了一個月後一齊上武當山解決。」

「好，就讓那個姓陸的多活一個月。」

徐廷封無言歎息，事情到這個地步，已經很明顯，除非能夠及時將陸丹交出來，又有一個令大家滿意的交待，否則武當派的命運實在不堪設想。

× × ×

徐廷封才下崑崙便已落在南宮世家的人監視中，消息也緊接送到謝素秋與姜紅杏手上，她們是負責這一次行動的人。

這說來簡單，其實飛鴿傳書，快馬急訊，其間已經二十多個接送，來到謝素秋姜紅杏手上也已經是五天後的事。

姜紅杏顯得興奮，謝素秋却有些猶疑。

「安樂侯除非不進京，否則一定經過這裏，我們也就在這裏等他，以逸待勞，再出其不意取他性命。」姜紅杏面頰浮現紅暈，越說越興奮。

「老太君爲甚麼一定要殺安樂侯？這件事給別人知道可是對南宮世家影响很大。」謝素秋這樣憂慮也不是沒有理由，徐廷封到底是侯爺的身份。

「你忘了是寧王要我們這樣做，官塲兇險，甚麼事不可能發生，我們爲了得到寧王的藥物供應，要我們怎樣做只有怎樣做。」

「這也是。」謝素秋無可奈何的。

「姓徐的事實也是死不足惜。」姜紅杏接來這一句。

「何以見得？」

「你忘了他是崑崙派，所謂名門正派的弟子，有沒有參與對付我們南宮世家的人只有他自己才清楚，再說他高高在上，在朝廷中也不知做過多少損人利己的事情。」

「看他不像那種人。」

「做官的有那一個是好的。」

謝素秋沉吟不語，姜紅杏又道：「朝廷方面不管他，他拜在崑崙門下那麼多年，若說他沒有參與對付南宮世家，只怕是沒有可能的事。」

「不錯。」謝素秋也終於動了殺機。

× × ×

姜紅杏的推測沒有錯誤，徐廷封與那兩個錦衣衞果然經過這裏，她們遠遠的正要追踪前去，一陣嘈雜的人聲便從後面傳來，循聲望去，一羣人簇擁着走向這邊，再聽當中傳來的幾下怪笑聲，兩人不由迴避一旁。

猿長老的笑聲實在很容易分辨得到，也只要聽過一次印象便會非常深刻，很難會忘記的了。

好像他那樣子的人也是很少有，經過的地方怎會不引起注意圍觀，他顯然並不在乎，但心裏到底怎樣想又有那一個知道，說不定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隱居在仙桃谷，與猴子爲伴。

他走得並不快，手抓繩子，拖着一輛木頭車子，那輛木頭車子上放着一個木籠子，四面都以蓆子裹着，也不知放着什麼東西。

謝素秋姜紅杏好奇的望着猿長老的去向，一面嘟喃道：「這個老怪物跑到這裏來你說他幹什麼？」

不等謝素秋回答，她又問：「那輛木頭車子一定是載着什麼重要的東西，否則他不

會這樣拖着走，你說那會是什麼東西？」

謝素秋歎了一口氣。「我只知道這個老怪物很麻煩，武功又高，少惹爲妙。」

「這倒是事實。」姜紅杏聳聳肩膀，她其實也無意去惹猿長老，只是想到什麼說什麼。

× × ×

猿除老一直將木頭車子拖到荒郊的一座破廟內才放下，隨即將裹着木籠子的蓆子拿開，大笑道：「你知道你現在是在什麼地方？」

木籠子內臥着一個人，也就是他在百花洲帶走的小子，他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靈感，竟然想到一個這樣的辦法，將小子這樣帶着上路。

小子沒精打采的，睜着一雙眼，看着猿長老，並沒有回答。

猿長老等了一會，看見小子什麼反應也沒有，又嚷道：「連這是什麼地方也瞧不出？」

小子到底忍不住，沒好聲氣的應道：「什麼地方還不是一樣？」

「不一樣。」猿長老大搖其頭。「就是廟，不也是有很多種，每一種都有它特別的地方。」

「我只知道無論去到什麼地方都是被囚在這個籠子裏。」小子冷笑。

猿長老反而更開心。「這可是沒有辦法的事，你這個人滿肚子壞水，實在太狡猾，不是這樣，如何能够將你帶回去仙桃谷。」

小子悶哼一聲道：「跟你怎樣說也沒用的，你這個人長的既不是人樣，也不懂人性。」

「又來跟我說人性這一套了。」猿長老又大笑起來。「我若是不懂得人性，怎會用蓆子將籠子裹起來，就是担心讓別人看見你這樣給囚在籠子裏，令你難受。」

「我看你是担心別人瞧見我這樣，告到官府裏。」

「好像我這種人會害怕官府？」猿長老一頭白髮飛揚，道：「從來就只有官府中人看見我大皺眉頭，唯恐我跟他們過不去。」

「話是這樣說，官府中人總有官府中人的麻煩，你不是不怕麻煩的那種人。」

「胡說，我這個人最喜歡找麻煩。」

小子冷笑。「應該說，你最喜歡替別人找麻煩。」

「胡說八道。」猿長老罵一句，突然笑起來：「但細想之下，的確又有些是這樣子。」

小子冷笑，道：「認識你這許多日子，若是連你是什麼性子也看不出來，才是奇怪。」

「別人就是瞧不出來，由此可見，我們非獨合得來，而且很快便會變成知己好朋友。」猿長老搖頭擺腦的。

小子聽着突然瞪大眼睛，好像瞧見另一個猿長老似的，接問一句：「這些人話，是那一個教你的？」

「什麼？」猿長老好像聽不懂。

「我們會變成知己好朋友？」小子盯着猿長老，突然大笑三聲，笑得一聽便知道是故意。

「難道不會？」猿長老反問。

「當然。」小子又大笑三聲。「你根本就不懂得什麼叫做朋友。」

「誰說的？」

「就是我說的。」小子搖搖頭。「你若是將我當做朋友，怎會這樣對待我？」

猿長老一怔。「你是肚子餓了？好，我立即去替你弄一些吃得的。」

「不用了。」小子索性偏過臉去。

猿長老立時移身到小子臉向的方向。

「我明白你又是說將你囚在籠子裏的事了，這如何怪得我，若非你一再溜走，乖乖的跟我回仙桃谷去，怎會有這種事？」

小子道：「仙桃谷有什麼好？終日悶在谷裏，悶也要悶死了。」

「那許多猴子伴着，怎會悶？」

「我又不是猴子，只會說人話，那像你？」小子這又是在轉彎抹角罵猿長老。

猿長老却是不以爲意，反而道：「那慢慢就會懂的了，一些也不難。」

小子悶哼，閉上嘴巴，猿老長忽然問：「那個雲飛揚到底在什麼地方？你沒有理由不知道的，他離開了仙桃谷也沒有理由不去找你。」

「跟你這種不講理由的人說話當然什麼也都是沒有理由的了。」小子不由又應一聲。

猿長老不知又想到什麼地方去，抓耳搔腮的，好一會才道：「那個姓雲的，再給我抓着，總要他知道厲害，也叫他嚐嚐這樣給囚在木籠子裏的滋味。」

小子立即道：「是不是，連你也承認囚在木籠子裏的滋味不是好的了。」

「我沒有說過經過人多的地方也用蓆子將籠子裹起來，是不是。」

小子沒有作聲，猿長老接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

小子冷笑。「好人？哈哈——」

猿長老忽又道：「你是不是想我將你放出來？」

小子一怔，道：「不想。」

猿長老道：「陪我過幾招也不成。」

「不成。」小子毫不考慮的。

猿長老反而笑了，一看他露出這種笑容，小子不由歎了一口氣，也果然不出他所料，猿長老隨即道：「你這是敬酒不吃吃罰酒。」

笑說着他將木籠子的門打開，一手接取過旁邊的一條破木，方要搗進籠子裏，小子已嚷道：「這不是出來了。」

他彎着身子無可奈何的爬出木籠子，懶洋洋的道：「請指教。」

猿長老失笑。「你這個小子，別以爲我忘了封着你幾處穴道，不解開根本施不出內力來。」

小子道：「就是不用內力也一樣可以過招的。」

猿長老道：「那就不是過招，是玩耍了。」

小子冷笑道：「你這不是玩耍又是什麼。」

猿長老也沒有分辯，探手解開了他被封着的穴道，急不及待的招手。「來，快來——」

小子伸了一個懶腰。「穴道才解開，內力還未能够運轉，你着急什麼？」

猿長老搖頭道：「你就是藉口多多。

」語聲一落，雙手齊出，疾攻過去。

小子慌忙招架，他深知道猿長老的性格，一出手便是來眞的，不招架準得吃苦，吃虧的還是自己。

猿長老拳脚緊接展開，招式變化之多之複雜，江湖上只怕沒有多少人能够比得上。

小子見招拆招，見式破式，應付得似乎並不太吃力，那是他應付慣了，已摸清猿長老招式變化的路數，自然而然的知道如何應付。

猿長老也自然而然的打得性起，招式變化更多更複雜也更快，小子雙手也不由快起來，這也是經驗，若是不能够應付，總要挨幾下重重的才能够脫身。

每一次跟猿長老過招他都已很小心觀察其中變化，不求能够找出破解的方法，擊敗猿長老，只望能够招架得住，不用吃太多的苦頭。

開始的時候他也以爲猿長老的招式變化總有用盡的一天，可是應付到現在，他已經知道，這一天也許有，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才會降臨。

猿長老幾乎每一次都有新的招式變化出來，而且越變化越詭異，最要命是順手拈來也似的，完全沒有跡象可尋，除非你的變化反應也有他的靈活迅速，又或者能够阻止他變化，否則實在不容易招架。

這一次也沒有例外，猿長老一輪急攻擊不倒小子，新招式又變化出來，小子勉强拆解了幾招，終於被攻入破綻，連挨了幾下，被打翻地上。

猿長老打得性起，跳着脚大呼：「起來起來，再來再來。」

小子躺在地上。「不來了，我支持不了。」

猿長老搖頭。「年紀輕輕的，怎會這麼快便支持不住？」

「這還叫做快。」小子苦着臉。「你知道我已經拆解了多少招。」

「多少招有什麼關係？」

小子知道這個人不可理喻，立時轉過話題。「你也忘了我整天給囚在籠子裏，手脚施展不開，血氣都大受影响，能够支持到現在已經是奇跡。」

猿長老一怔。「這眞的也有影响？」

「你若是不相信，不妨給我囚進籠子裏。」

猿長老大笑。「好小子，居然用這種詭計來誘我進籠子裏去，你以爲我是這麼笨的人？」

小子聳聳肩膀，猿長老沉吟接道：「這個問題我總會想辦法解决的，但現在想不到。」

「那你想到了再告訴我。」小子目光一轉。「我可要休息了。」

猿長老道：「好，今天到此爲止，回籠子裏去。」

小子聳聳肩膀，轉身走向木籠子，才轉身，猿長老探手便又封了他幾處穴道。

「什麼時候你變得這樣小心的？」小子只有裝出很洒脫的樣子。

猿長老笑應：「還是小心一點好。」

等小子走進木籠子，他便將蓆子裹上去，小子歎了一口氣。「讓我好好的透透氣，看看天日也不成？」

猿長老帶笑搖頭。「這地方雖然偏僻，還是有人會經過，看見你這樣在木籠子裏，天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有你看守着，難道還有人能够將我弄出籠子外？」

「我若是看在這裏當然不用担心，可惜我要外出找吃的。」猿長老突然又出手，封住了小子的啞穴。

小子完全考慮不到有此一着，如何閃避得了，猿長老隨即拍掌大笑。「這你就是發現有人經過，要呼救也不可能了。」

小子怔住在那裏。

猿長老也沒有說什麼，怪嘯一聲，一個觔斗倒翻出廟外，又躍又跳的，眨眼間不知所踪。

× × ×

這樣給囚在木籠子裏實在不是一件樂事，小子的心情很壞，木籠子悶着，難免思潮起伏，想到師父南偷的死，到現在仍然一些綫索也沒有，再想到明珠，不知何日才能够看見，而當日明珠對他態度的轉變，更令他大惑不解，有這許多心事，又怎能不爲之大感煩躁。

那過了多久，小子不知道，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成，到發覺有脚步聲，到底忍不住拉開一角蓆子往外望去。

木籠子放在窗前，往窗外望，果然看見三個女人向這邊走來，左右兩個一身勁裝疾服，當中一個一身粉紅色的衣衫，連面龐也是用粉紅色的布幪着，只露出一雙晶瑩閃亮的眼睛。

左右兩個女人亦是幪着面龐，只露出眼睛，所以小子根本看不出那就是謝素秋與姜紅杏，却已覺得這三個女不尋常，尤其當中那個粉羅剎，與她的目光接觸，小子不知怎的竟不禁由心底寒出來。

他從來沒有接觸過這麼冷酷凌厲的目光。

謝素秋姜紅杏帶着粉羅剎來到廟外停下，隨即左右分開，掠上旁邊的高樹上，只留下粉羅剎。

粉羅剎雙刀經已在手，半身一轉，盯着來路。

小子也不由自主往來路望去，好一會，終於看見三個人向這邊走過來，左右兩個錦衣衛裝束，中間的那個一看清楚，小子的一顆心幾乎跳出來。

那不是別人，正是徐廷封。

小子也是聰明人，思前想後，多少也猜測到那三個女人打的是甚麼主意，眼看徐廷封三人越來越接近，要出去警告他們，內力却用不上，雙手能够將木籠子折斷，要呼叫，啞穴又給封住。

徐廷封這時候已發現粉羅剎的與別不同，奇怪她擋在路心之餘亦考慮到可能是衝着自己而來，但來到了粉羅剎面前，粉羅剎仍然毫無反應，也只有裝作若無其事，從粉羅剎身旁走過。

他沒有發現躱在樹上的謝素秋與姜紅杏，小子却看見謝素秋探頭出來，將一支青碧色的管放在嘴唇中。

小子不知道那是控制粉羅剎的哨子，只以爲謝素秋要以甚麼暗算徐廷封，一急之下，不由自主伸手去搖木籠子外那扇已殘破不堪的格子窗。（未完・三十八）

現代奇幻歷險

魔曲

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英國人彼得在鍾楚雄的家裡，無意中遇上一個盜墳取古物的陰來福，二人都來問吉凶，又來了巡捕房的殷局長和梁隊長，請鍾楚雄協助調查一個畢修身考古博士，因英國領事館委托，若抓到那博士時交由英國人處理。彼得離開鍾楚雄家之後，在小食店雖然遇上畢修身，可惜被他走脫，原來畢修身從埃及回中國，想盜取埃及王朝的古物，在上海找開設頤和齋古董店的魯志生，他是青紅幫的堂主，介紹陰來福相識，研究從埃及取到的開啓藏寶室的鐵牌，大家談妥條件之後，準備到西北秦陵查對鐵牌的歷史年代，以便到埃及盜取藏寶……

暗殺未成功　行動受監視

瞎子道：「請問鍾先生在家嗎？」

「這裏沒姓鍾的！」門內的女人把門上的小窗子關上。

瞎子忙問：「鍾先生就是通天曉呀！俺遠從山東來找他，有事求他……這是很重要的，請您行行好事，讓我進去！」

那女人十分潑辣，在裏面罵道：「殺千刀的，你再這樣亂叫，老娘就用洗脚水潑你！」

瞎子道：「俺知道，你是他姐姐，俺的而且確有要緊的事來找他……」

話音未落，大門忽然拉開，一個四十多歲的胖女人，拿了一盆水，向他潑去！

原來這女人曾經去找過鍾楚雄，鍾楚雄見她心地不好，便勸她多行善事，否則將有報應云云。這女人矢口不認，也是鍾楚雄忍不住，便揭出她刻薄父母公婆的本質，自此之後，這女人便視鍾楚雄爲仇人，不時去背後說他壞話，隣居的孩子自然知道，不忿瞎子打擾他們遊戲，所以作弄他一下！

瞎子倒霉之極，混身濕濡濡的，沒可奈何，只好慢慢走下樓，那些孩子見狀，立即一哄而散。瞎子罵了幾聲，便抬頭高聲叫道：「鍾先生，通天曉先生！」

×　×　×

鍾楚雄就在家裏，他一早因爲有點心驚肉跳的，老是覺得不安，便是不出戶，可是他不出戶，却有客至！

來找他的不是什麼大人物，而是一個瞎子！這瞎子衣衫破爛，身上還發出異味，鍾楚雄從未見過他，有點意外，問道：「您找誰？」

瞎子微微一笑，道：「你一定是鍾先生！」

鍾楚雄訝然道：「你見過我？」

瞎子笑道：「我是天生的瞎子，怎會見過你？不過是揣測！鍾先生，我有點事來求您……」

鍾楚雄讓他進來，關上門，叫他坐在窗前。鍾楚雄斟了一杯茶給他，問道：「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鍾先生，有一位英國人，他叫彼得的，可曾來找過你？」

鍾楚雄脫口道：「原來你便是住在龍華寺的那位……胡琴手！」

「這樣說來，彼得已來找過你了！」

瞎子乞丐道：「其實我來找你，並沒有什麼要緊的事，只是希望你能告訴我，那首樂曲是誰作的？」

鍾楚雄苦笑一聲：「不瞞您，阿拉對音樂沒有研究，彼得先生來時，我也沒法滿足他的要求！」

「那咱們研究第二個問題：爲什麼我從未聽人奏這首樂曲，更未學習過，而今突然通曉，奇怪的是還有一位西人也懂得！相信你也知道，咱們兩個只懂得那首樂曲的一鱗半爪，鍾先生，你可知道有誰是懂得這首樂曲，我是指他由頭到終都習全了的！」

鍾楚雄輕輕一嘆，道：「老實說我也無從解釋，更不知道有誰是習會了的！請您原諒。」

瞎子乞丐道：「我自信不久于人世，所以很想解開這個謎！更希望臨死之前，習會這闕樂曲，以完成心願！」

「我了解你的心情，其實你有心願，別人也是如此！可惜我沒法帮助你？」

「我有個奇想，這可能是某位前輩樂師的心血之作，可惜作品未曾問世之時，便逝世了，所以用他的奇異力量，將樂曲『輸入』懂音樂的人的腦子裏！」瞎子乞丐喝了一口茶，說道：「鍾先生，你認爲我的推論有道理嗎？」

他雖是個乞丐，但談吐不俗，不知是不是因爲喜愛音樂而形成的，鍾楚雄不由他看了幾眼，忽然臉色一變，口中沉吟起來。

瞎子看不到他，只道他在沉思，便又道：「鍾先生，你剛才說到『別人』，是不是除了彼得之外，還有第三個人懂得這樂曲？」

鍾楚雄道：「不錯，還有一位由北平來的男人，他也懂得，而且他懂得的，比你們兩個都要多，還有一點，他不懂得音樂，他衝動時，只吹口哨的，所以你的推論，不一定符合實情！」

瞎子喃喃地道：「一個去北平，一個來自西洋，我是長居上海的……這眞有點不可思議！嗯，對啦，彼得是來了上海才突然懂得的，那位……」

鍾楚雄道：「那位先生在多年前便已懂得！他犯有心臟衰弱病，聽說您……」

瞎子一怔，脫口說道：「我也有這種病！」

鍾楚雄又沉吟了，這位乞丐臉上也有死色，而且比陰來福更加明顯，顯然已危在旦夕，刹那間，他心頭泛上一個疑問：「爲何他與那位陰先生一樣，都犯有心臟衰弱症，而且都有死于非命的氣色？這與他倆懂得那首樂曲，是否有關？」

他越想越遠，越覺得不可思議，他本來對這件事，也不大感興趣，但現在却有股衝動，希望能揭開這個謎。

一忽，他心底又泛上一個問題：「我今日老是心驚肉跳，是不是與他有關？他不禁仔細觀看他的面相來。

瞎子乞丐沒有戴黑眼鏡，所以看得很清楚，照他的相來看，行左耳運（七歲）之前，家境還過得去，但一踏進右耳，便家破人亡，他也要成爲孤兒。到額運境況依然，波折旣多，際遇又差，只能靠行乞爲生，若非他鼻子生得有氣勢，早應死了，最不好的是他法令入口，注定了一生的命運。如今不但印堂黯然生光，連雙顴也有黑雲。

鍾楚雄咳了一聲，道：「現在天色已晩，您先回去吧，我也很想揭開這個謎，假如一有消息，一定去龍華寺找你！」

瞎子臉上有失望之色，半晌才道：「鍾先生，我叫夏至，聽說你結交的朋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假如你不嫌棄的，我想跟你做個朋友！」

鍾楚雄爽快地道：「歡迎之至！只要不是心地歹毒的人，我却喜歡跟他們爲友！夏先生，你還有親戚嗎？」

夏至臉上露出一絲悲愴，道：「早已沒有了！」

鍾楚雄道：「您小心……樓梯不好走！」鍾楚雄這樣說無疑是下逐客令，其實他是希望他早點回龍華寺，即使死在那裏，也比死在外面好，正如俗語所說的，龍床不如狗窩好。

夏至站了起來，道：「我走了，後會有期！」

當他站起來，夕陽恰好照在他臉上，很奇怪，鍾楚雄忽然發覺他臉上的死氣更盛，很可惜他雙眼已瞎，沒法由他的眼睛來鑑證，元神是否已盡！

這刹那間，鍾楚雄倏地翻上一股衝動，幾乎脫口要喚住夏至，但他已走至門前，鍾楚雄只好改口道：「我送你下樓！」

夏至道：「謝謝你！」他顯然相信鍾楚雄不是矯情的人，閃開讓他開門。

鍾楚雄拉着夏至的手下樓梯，夏至道：「鍾先生，你走在後面比較方便！」

鍾楚雄依然走在後面，夏至一手舉起讓鍾楚雄握着，另一隻手便用枴杖探路，也許他巳習慣了，更不能因爲有鍾楚雄的帮助，所以他走得很快。鍾楚雄却有點担心，將他的手抓得更緊。「夏先生，慢一點！」

夏至笑道：「別担心，幾十年來，我習慣了！」

就在此刻，梯間的氣窻，却傳來一個叫聲：「鍾先生，通天曉！」

夏至道：「鍾先生有人來找你了！」他以爲鍾楚雄下逐客令是因爲預約了要他帮忙的人，所以走得更快了。

夏至到門口便大聲叫道：「來了來了誰要找通天曉！」

話音剛落，只聽「砰」的一聲槍响，夏至應聲向鍾楚雄身上倒去。

鍾楚雄大吃一驚，忙匿在牆後，探頭望外，只見一個人向巷口方面跑去，手上的拐杖在地上亂點！

鍾楚雄放下夏至，標前追去，叫道：「這是殺人兇手，快截住他！」

那漢子忽然回過身來，拐杖指着鍾楚雄。鍾楚雄見他拐杖比尋常的大，心知有異，連忙伏在一根電燈柱後面。

「砰」的一聲槍响，子彈射在燈柱上，那人又向前跑去！

鍾楚雄一望便知道這是位瞎子，一個瞎子爲什麼要暗殺自己（他肯定夏至只是做了他的替死鬼）？這裏面肯定有內情！

他奮不顧身地向那瞎子追去，見路旁有塊石頭，順手撿起握在手中，那瞎子一急之下，便跌倒地上，他仍然不斷地向前爬着！

就在此刻，巷口忽然飛進兩個戴着太陽眼鏡的漢子來，鍾楚雄反應極快，立即向一戶梯口奔了上去！

那兩個漢子一進巷，立即掏出手槍，其中一個開槍殺死地上的瞎子，另一個向四處觀望一下，也向鍾楚雄上去的那個梯口奔去，第二個漢子則站在巷裏，一顆腦袋，向四周轉動着。

鍾楚雄久住此處，對地形十分熟悉，他一口氣爬上屋頂，匿在門後。俄頃，他便聽到一個急促的脚步聲。

眨眼間，那人已來到門口，他大概担心鍾楚雄就匿在門後，所以輕輕將門踢開，手上的槍握得穩穩的。

外面沒有聲音，那漢子霍地在地上打了個觔斗，飛了出去！

鍾楚雄早巳伏在欄河後面，那漢子打着觔斗滾出來的情況，都看在他眼中。他趁對方尚未看清楚周圍的景物，立即將石頭向另一方抛去！

那漢子反應極快，石頭剛落地，便轉身向那邊連發三槍！

鍾楚雄在這時候才倏地撲了出去，那漢子聽到聲音，轉過身來，鍾楚雄一脚踢在那人的手腕上，那漢子只覺手掌發痲，那柄手槍再也抓不牢，彈了出去，向樓下飛去！

鍾楚雄第二脚緊接着踢出，那漢子及時舉臂一格，乘勢打了個觔斗滾開，同時挺腰彈跳起來。

鍾楚雄的鐵拳早巳等着他了，一拳擊在他胸膛上！

這一拳十分沉重，那漢子退了兩步，但他手臂暴長，五指合攏，一隻右手好像是啄木鳥的嘴，只見他手腕一翻，五指刁住鍾楚雄的手腕，一翻之下，手指張開化爪，抓住鍾楚雄的手腕，一扭腰，忽然將鍾楚雄提起，向地上摔去！

這一着大出鍾楚雄的意料，他料不到對方不但深諳中國技擊，還懂日本的柔道，而且還將兩種功夫，揉合在一起使用，更難得的是使用得這般好，他在不備之下，便吃了一記「悶棍」！

幸而鍾楚雄的確有過人之處，他在那只有一兩秒時間的一刹那，迅即定下神來，身子微微一側，以肩膊落地，同時向旁滾開，卸去那一摔之力！

那漢子向他迫來，一脚踢向鍾楚雄的腰際！

鍾楚雄中了一招之後，不失鎭定，只見他身子倏地一轉，雙脚翹起，忽然如較剪一般，夾住對方踢出來的那一隻脚！

說時遲，那時快，鍾楚雄又再滾動，那漢子站不穩，跌落地上，隨着鍾楚雄移動身子，鍾楚雄鐵拳再度揮出，這一次，他打的是對方的鼻！

「噗」的一聲輕响，那人鼻骨爆裂，兩道血水自鼻孔噴了出來，眼前先是一紅，再而一黑，幾乎暈厥！

鍾楚雄膝頭一提，撞去他小腹上，這是錦上添花，令對方喪失打鬥力量！

就在此刻，木梯又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原來下面那個漢子，見屋頂抛下一柄槍來，便知道同伴在上面，於是急忙追上來。

鍾楚雄在地上一滾而起，同時挾起那漢子！幾乎與此時，第二位殺手巳走了出來，這人臉上斜斜掛着一道刀疤，戴上一副太陽眼鏡，仍然遮不住！

「把人放下來！」

鍾楚雄道：「你把槍抛下去吧！」

刀疤漢慢慢走前，鍾楚雄拉着那漢子慢慢退着。刀疤漢冷冷地道：「你可知道我接到的是什麼命令嗎？」

鍾楚雄一面沉思一面問道：「還想聽一聽！」

刀疤漢低聲喝道：「不惜任何代價殺死你！」

「什麼代價？」

「剛才那個瞎子巳經死了！」

他的話十分明顯，鍾楚雄再傻也聽得出來，他挾持對方的人，作用並不大。刀疤漢的話，令得那漢子腦袋倏地一清醒，忙叫道：「阿洪，你千萬別開槍，小心阿拉！」

刀疤漢桀桀笑道：「阿黃，上面的命令，你也聽見的！」

鍾楚雄忙問道：「是誰派你們來殺我的？」

刀疤漢道：「等你死後，我自然會告訴你！」他決定乘機殺死同伴，獨得賞金，話音一落，便扳動扳機，「砰」的一聲响，鍾楚雄將頭縮下，子彈却射在阿黃的胸膛裏！

子彈射進心臟，鍾楚雄只覺手上一重，便知道阿黃巳死，刀疤漢慢慢向鍾楚雄走去，同時不斷移動着身子！

天色漸黑，刀疤漢脫下太陽眼鏡，那副相便更兇了！假如繼續下去，對鍾楚雄極是不利，因爲他，眞要支持一個死人的重量，放下他又沒有遮擋物，最困難的是他不能伸出手臂摟住阿黃，只能抓住他的後衣，這樣消耗的體力也就更大了！

就在此刻，梯間又响起一個脚步聲，鍾楚雄與刀疤漢不知來者是友是敵，都緊張起來。

刀疤漢不斷轉着頭，手槍却指向梯口！鍾楚雄怕來的是友，便大聲叫道：「小心外面有一柄槍等着你！」

「HELLO MR．CHUNG?」

鍾楚雄聽出是彼得的聲音，又驚又急，忙道：「TAKE CARE PETER。」

刀疤漢雖然不知他們在說些什麼，但他知道來的是對方的朋友！

鍾楚雄不斷用英語跟彼得交談，忽然他大聲叫道：「ONE TWO THREE！」

聲音一落，梯口裏忽然傳來一聲槍响，刀疤漢立即回擊，鍾楚雄突然舉起阿黃的屍體向刀疤漢抛去，身子隨勢在地上向對方滾去！

刀疤聽見風聲，連忙轉臂射擊，子彈却射在阿黃的屍體上！當他發現鍾楚雄向他滾來，要發第二槍，但阿黃的屍體摔落，阻止他的視綫！

刹那間在梯口衝出一個人來，手上握着那根經過改裝的拐杖，那人是彼得，他又向刀疤漢開了一槍，可惜他使不慣這種「拐槍」，子彈在刀疤漢身旁三尺穿過！

刀疤漢立即回擊，鍾楚雄在地上一躍而起，向刀疤漢的足踝抓去！

刀疤漢反應極快，立即跳開，向梯口奔去，同時轉身射擊！

鍾楚雄又向地下伏倒滾動，彼得再開一槍，刀疤漢立即由梯口衝下去，彼得持拐杖追去，却爲鍾楚雄喝住！他爬了起來接過拐槍，走在前面，迅速下樓，一邊問他：「彼得先生，你有受傷嗎？」

彼得道：「沒事沒事，只是肩膊被子彈擦破！」

兩人追到下面，見那漢子巳消失在巷口，鍾楚雄快步追出小巷，巳不見刀疤漢了！

彼得問道：「現在怎辦？」

鍾楚雄道：「現在死了二個人，希望你能陪我到警局，向他們解釋一下！」

× × ×

當鍾楚雄與彼得離開現場，巳是十點鐘。鍾楚雄道：「彼得先生，我還未吃飯，我請你吃一頓廣東菜好不好？」

彼得道：「我也想試試廣東菜的滋味，咱們各自付錢吧！」

「不，你今日帮了我一個大忙，我一定要請你，這是咱們中國人請客之道，你不用客氣！」

彼得笑道：「對我這個窮學生來說，這樣的待客之道，實在太好了！」

鍾楚雄截停兩輛三輪車，跳了上去，道：「去大三元！」

在上海最著名的粵菜館便是這家大三元。鍾楚雄顯然是這裏的熟客，他帶彼得走上樓上的雅座，點了幾個小菜，問道：「你喝不喝酒？」

「家父很喜歡喝酒，我自小便受了他的影响，也會喝一點。」

「試試中國酒！」鍾楚雄招夥計拿一瓶高粱酒來，不一會兒，夥計送上酒菜，兩人邊吃邊談。「彼得先生，你今日來找我有什麼事？」

彼得向周圍看了一下，壓低聲音用英語跟鍾楚雄交談，鍾楚雄暗讚他謹愼，因爲一個外國人在這種地方出現，十分惹人注目，食客們都不時扭頭望過來。

「鍾先生，我今日早上碰到一個人，他便是畢修博士！他經過化粧，我本來也認不出來，但……」彼得將今早的經過告訴鍾楚雄。「鍾先生，今天晚上暗殺你的人是誰？」

「你也聽見，我剛才在警局巳對他們說過，不知道！我當你是朋友，不會敷衍你！」

彼得道：「會不會跟那位畢博士有關呢？」

鍾楚雄微微一怔，道：「我跟他從來未見過面，又沒有恩怨，他怎會謀殺我？沒可能！還有，他剛到上海怎會找到這樣的殺手？」

彼得聳聳肩道：「不過我巳將情況告訴領事館，他們一定會進行調查！嗯，對啦，那位陰先生有沒有再來找你？」

鍾楚雄道：「沒有。」

「領事館那裏的人告訴我，他是個著名的盜墓者，不時會來上海賣古物！」

鍾楚雄沉吟了一下，忽然舉杯道：「來，彼得先生，咱們乾一杯吧，別再說那種煩人的事了！」

兩人吃了飯，巳是十點多，彼得笑道：「我這個時候回去，可能要挨神父一頓罵！」

鍾楚雄道：「如果你不嫌棄的，便到舍下過一宵！」

「我正想你說這句話，今天晚上我有很多事請教你，你大概不能睡覺了！」

× × ×

當兩人返回家時，只見廳裏坐着兩個並不陌生的人，一個是殷局長，另一個是梁隊長！

梁隊長堆下笑容道：「咱們巳等了快兩個鐘頭了！」

鍾楚雄道：「我沒要你們來等，而且我現在也想睡覺了，有事請你們明天再來吧！」

殷局長笑着道：「可容許我說幾句話嗎？」他見鍾楚雄沒有反對便續道：「那個叫夏至的瞎子乞丐，被人殺死，你認爲你有沒有責任？」

鍾楚雄心頭一跳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難道你懷疑我叫人殺死他的？」

殷局長忙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認爲他是爲你而挨了一槍的！換句話說，假如不是他替你擋了一槍，子彈可能會射進你的身體！」

鍾楚雄沉聲道：「這個我承認！」

「那麼你是不是有責任爲他報仇？」

鍾楚雄雖然從氣色上看出夏至死期已屆，但也沒辦法反駁他。他沉吟了一下才道：「我的責任是協助治安人員，捉拿兇手！」

梁隊長讚道：「答得好，鍾先生不愧是位好國民！」

鍾楚雄眉頭一掀。「你們到底要說些什麼？」

殷局長道：「咱們要說的就是這件事，你肯讓咱們坐下來詳談嗎？」

鍾楚雄關上門，道：「請說，鍾某洗耳恭聽！」

殷局長道：「我認為謀殺你的人，極可能跟畢修身有關係！」

鍾楚雄哈哈一笑：「你怎會扯到那麼遠去？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吧？」

殷局長並沒有生氣。「那個刀疤漢的姓洪，叫長勝，是出名的殺手，可惜這個人沒出色，警局早已有了他的資料，却捉拿不到他！死在屋頂上的那位，叫做黃成，也是殺手，但出道未久，有人在下午見到他們到頤和齋去過……」

鍾楚雄喃喃地道：「他倆去買古董，還是去找魯先生？」

殷局長遞了一根香烟給他。「相信我不說，你也知道答案！」

「這個跟畢修身又有什麼牽連？」

「領事館說畢修身在埃及失踪，可能是跟埃及的古物有關，魯先生是賣古董的商人！」

「這樣說來，莫非畢修身已經得到埃及的古物，要賣給魯先生？」

殷局長噴了一口烟，道：「照種種跡象看來，他又好像還未得手！」

「殷局長，你越說越糊塗了！」

「是的，至於仔細的情況，我也還未摸清楚！」

鍾楚雄不悅地道：「原來這都是你臆測的！」

梁隊長道：「我們有一定的證據！」他摸出兩張相片來，遞給鍾楚雄。「這是咱們在接到領事館的消息後，下午在頤和齋那裏拍攝到的！」

鍾楚雄見第一張相片有三個人，一個是他見過的好幾次的魯先生，一個不曾見過的，另一個赫然便是陰來福了！

彼得伸過頭來，看了一眼便叫了起來：「這便是畢修身！」

殷局長向梁隊長打了一個眼色，梁隊長便問道：「尊駕定是彼得先生，你認識相片上面的人？」

「我只認得兩個！」彼得指一指照片，道：「這個陰先生，你們昨晚也在這裏見過！」

殷局長神情有點興奮。「他坐在暗處，昨晚看不清楚，這就好了！」

梁隊長接腔道：「他一直低着頭……嘿嘿，難怪我覺得有點面善！」

殷局長問：「鍾先生，這人的來歷你知道嗎？」

鍾楚雄道：「我只知道他叫陰來福，他有一個困難來請教我，我沒查他的底細，但他那件事跟這件案子沒一絲關係！」

彼得道：「根據敝國領事館的資料顯示，此人是個盜墓者！」

殷局長幾乎跳了起來，他用力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下，道：「現在我知道了，他們三個人合作到埃及掘墓盜寶！畢修身供給資料，由姓陰的下手盜，再賣給魯先生！」

鍾楚雄淡淡地道：「這跟我可沒有關係！而且他們合作到埃及盜寶，我又沒跟着他們，他又怎會買兇暗殺我？」

「一定有一個原因的，不過咱們不知道！」

鍾楚雄捺熄烟蒂，抬頭反問：「你認為你的推測有幾分準確？」

殷局長沉吟了一陣，道：「如沒有意外，應該有七分把握！」

鍾楚雄道：「既然如此，你們為何還不去抓人？」

梁隊長道：「咱們不能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捕人！」

鍾楚雄冷笑一聲：「所以才要我替你們出手，兩位好聰明呀！」

殷長局乾笑一聲道：「這是兩全其美的辦法，你替朋友報仇，咱們又可以向上面交差！」

鍾楚雄道：「假如我被人一槍打死了，可能還得坐上一個偷入民居的罪名，你們能担當嗎？」

梁隊長乾笑道：「憑您的身手，上海還有誰能殺得了你的？」

「過獎了，我對這件事沒有興趣！」

殷局長道：「風聞你是個有義氣的人，夏至為你而死，難道你就無動於衷？」

梁隊長道：「你再看第二幀照片！」

鍾楚雄將第一幀照片拿開，第二幅照片拍的是一輛公共汽車！他一怔，忙問：「這是什麼意思？」

梁隊長道：「那三個人一出西藏路，剛巧便有一輛公共汽車到達，他們上了車之後，咱們的人便跟不上了！由種種跡象看來，暗殺你的主謀人便是魯志生，你不想報仇？而且可以『公報私仇』？」

「什麼是公報私仇？」

「萬一你需要殺人，咱們絕不起訴你！」梁隊長用誘惑語氣道：「須知要殺死魯志生，可不容易，這是個千載難逢的良機！」

鍾楚雄有點心動，沉吟了一下，反問：「你要我幹些什麼？」

「調查魯志生他們三個的下落！」殷局長道：「這方面應該難不倒你！」

「更加難不倒你們！」鍾楚雄道：「你們大可以去船公司，汽車公司，火車站調查！」

「沒用，他們不會由上海直接去埃及，更不會乘搭公共車輛離開！所以咱們還未來得及攔住他們！」

鍾楚雄又想了一下，道：「我有二個條件，第一，在進行這件事期間，你們得借我一柄槍……」

梁隊長側頭笑問道：「據我知道，你是有槍械的！」

「這個條件不答應，第二個條件也不用說了！」

殷局長忙道：「沒問題！」他立即將自己的佩槍遞給鍾楚雄。「我佩槍的號碼，有檔案可查，證明我肯為你負一定的責任！鍾先生，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你們要配合我的行動！」

殷局長的答覆十分乾脆：「完全沒有問題！」

鍾楚雄道：「那麼現在走吧！」

殷局長一愕，問道：「去那裏？」

「去魯志生家調查！」

「有用嗎？」

「時機緊迫，我認為這是最直接了當的辦法！」鍾楚雄對彼得道：「你自個睡吧，我回來之後，咱們再研究！」

× × ×

殷局長當然有車，車是公家的，却可由他使用，開車的便是梁隊長。

汽車無聲地停在一棟別墅之前，鍾楚雄首先跳下車，走到鐵閘旁按門鈴。門鈴一响，裏面的狗便汪汪地狂吠起來。

殷局長訝然道：「鍾先生，你到底在攪什麼鬼？」

鍾楚雄說道：「一切有我，你們別害怕！」

一會兒，裏面走出兩個人來，其中一個提着一盞燈向鐵閘走來，另一個則站在花樹後面，顯然是位保鏢。

鍾楚雄對門公道：「請問魯老闆在家嗎？」

那門公在鐵閘後面看了他們幾眼，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找老闆有什麼事情！」

「咱們是局子裏的人，有點事要請你們老闆去一趟，請開門！」

梁隊長心中大罵不已：「他媽的，這叫做調查？就算魯志生在裏面，聽見這話也跑了！」

門公道：「老闆沒回來，他不在！」

「開門，咱們要進去看看！」鍾楚雄轉頭道：「請局長給他看證件！」

殷局長沒奈何只好將證件出示，門公開了門，鍾楚雄抓住門公的後衣，道：「不許張聲！花樹後面那個人出來！」

那人猶疑了一下，慢慢走了出來，梁隊長上前搜他的身，將他身上的一柄利斧沒收了，同時抓住他的後衣向大廳走去。

鍾楚雄壓低聲音，道：「請梁隊長守住門口！」他又對門公道：「帶我去見你們太太！」

那門公十分驚惶，沒奈何只好帶他倆到樓上，指着一扇門道：「她睡着了，在裏面！」

鍾楚雄在身上抽出一根鐵綫來，伸到鑰匙洞裏去撥弄，殷局長便警戒着。

門上傳來「嗒」的一聲响，房門無聲地滑開。鍾楚雄接過門公那盞燈，一手握槍走了進去。只見蚊帳垂着，他霍地將蚊帳揭開，將槍伸了進去！

床上的人瞿然而醒，却是一男一女，那女的長得十分妖冶，但男的却不是魯志生！

鍾楚雄手槍一提，冷笑一聲：「三姨太，你幹的好事！」

那女人吃驚地問：「你，你是誰？」那男的只道是魯志生派來的殺手，嚇得全身發抖，連話也說不出來。

「魯志生在那裏？」

「我不知道！」

「你再說一句不知道，老子便要開槍了！」

「他不在……」

鍾楚雄將槍管抵在她額上。「假如你不知道他去那裏的，怎敢在家裏偷漢？」

「他下午回來……對我說，要出遠門，快者兩個月，慢者三個月……却沒有說要去那裏！」

「他跟什麼人去？」

「有兩位陌生人，他不介紹，我不知道，另外他還帶了四個親信去！」

「有帶什麼東西嗎？」

「只有一隻皮箱……帶錢……」那女人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他本來叫我去拿大衣的，但他一個朋友說現在還用不着，所以只拿了一件羊毛衣！」

鍾楚雄心頭一動，暗自思忖：「開羅屬於亞熱帶氣候，這時候還熱得很，那用得着穿羊毛衣和大衣？難道他們不是去埃及？」

那女人又道：「你們去問周掌櫃吧，老爺很信任他，也許他知道！」

「周掌櫃住在那裏？」

「他就住在頤和齋對面那棟土磚屋，門上貼着一張福字的揮春，那個福字很容易認，因為是上下倒反貼的！」

鍾楚雄冷冷地道：「假如你騙我的話，任你逃到那裏，俺都會找上你！其實也不用我找你，只要我告訴魯志生，說他已戴上了綠帽子，相信我不找你，他也會找你的！」

那男人忙道：「請您……饒命……我下次不敢了！」

鍾楚雄笑道：「你放心，俺不會破壞你的好事！你們繼續恩愛吧！」可憐這對野鴛鴦已嚇得三魂不見了六魄，那裏還有「柔情蜜意」？

鍾楚雄走了出去，問殷局長：「怎樣？你都聽到了吧？」

殷局長在他肩上一拍，道：「眞有你的，連我也不知道他還築了一座金屋！」

「這是他新寵上的，愛惜得不得了，只有她最有可能知道他的去向！現在咱們肯定魯志生已經離開上海，要不這女人胆子不會這般大！」

× × ×

周掌櫃在睡夢中，瞿然而醒，印堂上已多了一柄槍，不由儍住了，他老婆早已被嚇得一身肥肉亂顫。上下牙齒碰得「格格」地响着。

周掌櫃强作鎮定：「兄弟，你們是那一條綫上的朋友？」

鍾楚雄道：「魯志生去了那裏？」

「他不在他家裏嗎？」

梁隊長揚手摑了他一巴掌，他老婆叫了起來：「你們不能打人！」

梁隊長道：「我再問你一聲，假如你不說，相信你會知道下塲！」

周掌櫃道：「我眞的不知道……」

梁隊長作勢欲打，鍾楚雄道：「咱們剛從三姨太那裏來，她說……」他故意說一半便停住，再轉口道：「希望你能跟咱們合作。咱們來找你，只是為了證明一件事！」

周掌櫃道：「我只知道他有事遠行，眞的不知道……」

話音未落，梁隊長已在他身上加了一拳。「畢修身和陰來福跟他一齊的，這個咱們已經查得清清楚楚，甚至畢修身的目

的，咱們也知道，這件事涉及國家外交關係，非同小可！」

周掌櫃只道他們已知道得七七八八，給他一嚇，忙道：「我將所知道都說出來，但我所知也有限得很……」

殷局長道：「你先說吧！」

「畢修身從埃及回來，來咱們店裏要買一件東西……」

鍾楚雄截口問道：「什麼東西？」

周掌櫃以指代筆在床上畫動着，道：「這東西咱們都沒見過，恰好在這個時候，陰來福來了，他說他見過這東西，不過要索取一個高價……價錢多少他跟老闆談，我可不太清……」

殷局長問道：「這樣說來，你們老闆已跟畢修身合作上了？」

「大概是吧……」周掌櫃道：「陰來福不肯說他去什麼地方看過，只肯帶他們去……我在樓下聽見，好像是西北方吧！」他十分狡猾，故意在骨節眼上，留了一手，免得將來魯志生回來，沒法交代！

鍾楚雄槍管在他額上一戮，道：「還有呢？」

「我知道的，只是這些！」周掌櫃急道：「眞的，我可以發誓！」

鍾楚雄「嗤」的一聲笑，收了手槍與殷局長、梁隊長離開周家。「局長，現在你準備怎辦？」

殷局長反問：「你有興趣去西北方嗎？咱們盡力帮助你，而且也可以派人暗中保護你！」

「你們的目的何在？」

殷局長道：「阻止他們偷運國寶出境，還有……」

鍾楚雄道：「我只要這一點就夠！不用你派人保護……」

殷局長道：「一切費用公家付！」

「不用！因爲我不想揹上什麼責任，總之我盡力而爲，你們也不能指望我替你們完成任務，應該另想辦法！」

殷局長道：「我準備了一封信，你有麻煩時，將信出示給當地的警局，他們一定會帮助你！」他取出一隻封漆的公文袋子來。

鍾楚雄本來不想接受，但沉吟了一下，最後還是收下了。梁隊長問：「鍾先生，你準備什麼時候起程？」

「我得準備一下，大概後天吧！」鍾楚雄說罷便快步回家去了。

梁隊長輕聲問：「局長，咱們要不要派人跟踪他？」

「後天？」殷長局輕笑一笑，道：「你該知道他的性格，明天就得派人暗中跟梢！」

× × ×

鍾楚雄回家已是凌晨二時四十五分，彼得已經睡着了，他不驚動他，却去敲他姐姐的房門。不久，他姐姐在房內問道：「誰？」

「大姐，是我！」

鍾楚雄的姐姐是個寡婦，由於夫家父母早亡，所以回娘家跟弟弟生活。她開了房門，揉揉雙眼，問道：「是不是又要出門？」

鍾楚雄笑道：「大姐您眞聰明，甚麼事也瞞不過你！我要去西北！」他將魯志生的事說了一遍。

他大姐鍾齊紅訝然問道：「你一向不替政府辦事的……」

「這次不一樣，一是關係到國寶外流，二是夏至之死，我應該替他討回一點公道！」

「我也不再勸你，你自個小心，有可能的話便寫封信回來報平安，免得大姐担心！」

鍾楚雄輕輕在她肩上拍了兩下，道：「放心，沒事的，不過我答應你寫信！還有，彼得醒來時，請你替我向他致歉，就說我回來之後，再跟他研究的！」

鍾齊紅道：「還有一點事情，你忘記了！」

鍾楚雄一怔，問道：「甚麼事？」

「你年紀也不小了，如果這次出門能夠遇到……」

鍾楚雄哈哈笑道：「你知道我一向相信緣份！尤其這種事更不能强求！」

「你自己不是算過命，說今年有姻緣機會嗎？」

鍾楚雄一笑進房，收拾一些應用的物品。

× × ×

梁隊長派了兩位幹練的便衣，在清晨七點鐘，便守在鍾楚雄的家門外，可是他想不到，鍾楚雄早已乘四點二十三分的列車，離開上海，這時候火車已離開常州站了。

火車搖搖幌幌，鍾楚雄却坐着打瞌睡，他好像完全不爲這件事而担心，彷彿必然會追上魯志生般！

火車開始賣早餐了，鍾楚雄到餐卡吃了早餐，重新返回座位，銜上一根烟，他在車上睡了二個多鐘頭，便已精神煥發，一日之疲勞全消。

他對窗外噴了一口烟，但外面風大，烟霧被吹了回來，他神態十分悠閑，不斷觀看窗外的景色，好像出門旅行。

車終於在南京火車站停站，這列車的終點站便是南京，車上的旅客紛紛下車。鍾楚雄剛才雖然悠閑，但這時候表現十分緊張，他是第一個走出火車站的。

火車站外停了好些三輪車，鍾楚雄跳上一輛，道：「中山東路滿香茶寮！」

三輪車夫用力地蹬着，車子箭一般射出，不久車便停在滿香茶寮了。鍾楚雄付了錢，跳下車便走進茶樓。

一入門，掌櫃便驚喜地道：「您怎來了？」這掌櫃四十左右的年紀，一張國字臉，看來却十分和藹，也許是職業的關係形成的。

鍾楚雄走到他身旁，輕聲道：「老楊，有點事要你帮個忙！」

掌櫃點一點頭，叫一個老頭代他看帳，便帶鍾楚雄走進背後的一間小房裏，他等鍾楚雄進門之後，便將門關上。「您請說吧，只要我楊雲辦得到的，絕對不會拒絕！」

「我想你替我到火車站查一查，有沒有人看見魯志生！」

楊雲怔一怔，問道：「魯志生來了南京嗎？」

「可能會由此經過，最好能夠查明他去那裏！嗯，對啦，他們是昨晚到的！」

鍾楚雄將魯志生離開上海的情況，向他說了。

楊雲是南京一個帮會的元帥，幾年前鍾楚雄無意中救了他一命，因此欠下他一筆人情，而且兩人後來還交上朋友。

楊雲道：「您將皮箱放在這裏，到樓上喝杯茶吧，我出去走一趟，等下就來找你！」

× × ×

楊雲去了一個多鐘頭便回來了，道：「眞巧，火車站裏有個弟兄，當夜班，半天前見到魯志生和好幾個中年男人在車站裏等四〇七班列車！」

鍾楚雄緊張地問：「四〇七班列車是幾點鐘開出的，去那裏？」

「是去北平的，在凌晨五點五十分開出的！」

「他們去北平嗎？」

「票子是買去北平的！」

鍾楚雄急問：「老楊，你可知道下一班去北平的火車幾點開？」

楊雲笑着取出一張頭等的車票來，道：「我早猜到你一定是在追踪他，所以替你買了車票，而且還替你掛了個電話到徐州叫人替你留意魯志生。」

「眞是要謝謝您，老楊，我改天請你喝茶！」

「你到徐州車站，便立即下車去找一位姓姜的稽查，他會在月台出口等你，很容易認，他會在上袋裏插一枝玫瑰花！」

「他認識魯志生嗎？」

「何止認識，還有怨嫌，他是上海人，因被魯志生迫得沒法才在徐州混的！」

鍾楚雄見時間已差不多，便立即告辭，乘車到火車站。

× × ×

由上海去北平的火車在徐州停下了，魯志生的同伴和手下打了個眼色，使魚貫走下車站了。出月台時，有一個人站在出口查票，他將帽子拉低，帽舌遮了他半張臉孔。魯志生只注意旅客，沒注意他，但那個人却一直注意他。

當魯志生走出人羣，稽查便指示一個站裏的清潔工人跟着他。火車開出了，火車站靜了許多，那個清潔工人回來對稽查說了幾句話，稽查只點點頭。

魯志生也低着毯帽，他同樣將帽拉下，坐在候車室裏看報紙。一個保鏢走了過來，對他說了幾句話，魯志生掏出袋錶看了一下，道：「時間還早，咱們出去吃晚飯吧！」

畢修身道：「車站裏難道沒餐廳？」

魯志生道：「這裏人多眼雜，不太安全！」畢修身不再堅持，一行人便將魯志生擁在中間，走出車站到飯館去。

他們一直等到去蘭州的火車進站才返回車站，等候上車。這次他們買的是軟臥舖，舒服多了。魯志生一進房，便將帽子脫下，甩掉鞋子躺在床上。

畢修身畢竟是個博士，舉止比較斯文，他拿出烟斗一邊裝着烟絲，一邊問道：「魯老闆，你在路上神神秘秘的，到底害怕甚麼？你在這裏也有仇人嗎？」

魯志生笑道：「我爲的是你！而且咱們中國有句老話：小心使得萬年船，謹愼一點，沒有甚麼不好的。」

「你別忘記，我也是中國人！」畢修身點着了烟絲，「滋巴滋巴」地吸了幾口，烟霧像白龍吐水般，自他鼻孔噴了出來。「你認爲陰來福的話。可以相信嗎？」

魯志生笑道：「我相信他不敢欺騙咱們，而且騙咱們對他也沒什麼好處！」

畢修身也在床上躺下，道：「你請來的那兩位殺手，眞的可以完成任務？」

「如無意外，鍾楚雄該已死了，」魯志生也抽着烟道：「說不定鍾楚雄是死在無光的拐下了。」

「你說的是那位瞎子？」

「他也是位殺手，剛自山東來上海，所以上海人沒有人認識他，任他鍾楚雄如何厲害，對他也不會提防！」魯志生噴了一口烟，道：「現在咱們只要不讓有關人員認出你來便完全沒有問題了！」

畢修身望着窗外，想起鉅財即將得手，他不由露出一絲得意的笑意。

天黑了之後又再亮，火車仍在原野上奔馳。沿途雖然有日本憲兵上車檢查，但他們都順利通過，一直至西安才下車。

到西安陰來福長長噓了一口氣，好像放下心頭一塊大石，魯志生只道他害怕被政府追踪，却不知道他是因爲鍾楚雄的話而担心，現在他重返熟悉的地方，惶恐的心情才消失。

魯志生說道：「陰先生，現在瞧你的了，」

「這裏沒有車去咸陽，咱們去城裏過一夜吧！」陰來福笑得有點曖昧：「魯老闆，這晚上要不要找個女人輕鬆一下？」

魯志生哈哈笑道：「我正想開口！老畢，你也該試試中國婦人的味道！」

× × ×

第二天一早，他們幾個人便乘馬車去咸陽。他們去咸陽之前在一座林莊停下來，陰來福帶他們進村，村人見他帶着幾個陌生人却有點奇怪，但陰來福的外表看來十分陰沉恐怖，平時都沒有人跟他來往，所以也沒人問他。

陰來福打開一棟土磚房子的大門，道：「請進！」衆人進屋之後，見裏面傢俱灰塵滿佈，像是久沒人居住般！魯志生皺皺眉頭，問道：「老陰，你多久沒住在這裏？」

「快三個月了！」陰來福道：「我拿了傢伙就可以上路，你們準備去這裏歇一下，還是立即行動？」

魯志生道：「有吃的沒有？」

「這個問題可以解決！」

畢修身身子不能跟魯志生那些相比，坐了幾天車，腰骨都都直了，忙道：「那就先歇一下吧，黃昏再進城！」

× × ×

月黑風高，咸陽城郊人影幢幢。

陰來福到過秦陵數次，老馬識途，很快便到一小山丘下，他輕聲對後面的人道：「小心一點，這裏已經是秦陵了！」

他將揹包拋在地上，指着一處地方，道：「大家小心將這上面的泥土挖開！」

他親自動手用小鏟挖掘，魯志生帶來的四個保鏢，一個叫蔣子龍、一個叫秦川，一個叫郭進財，一個叫沈斌，都是魯志生的心腹。當下魯志生便令他們協助陰來福一臂之力。

（未完・三）

中篇連載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飛仙劍俠奇緣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煌和天昊敘述當年舊事，不勝唏噓，尤其是天昊見到了趙恨地甥兒，想起自己的妹子慘死，人非草木，這老道亦難免俗，也不禁黯然神傷，林煌乘機提出大組合，這構想原先的計劃是從太白派下手，如今因為天昊的出現，利用他在各派的德高望重，是必然可以成功，不僅可以對付白氏家族，而且可以創一番曠世偉業，雄霸武林，天昊道長因趙恨地這次辦事不力，怕受到修羅門帝君責罰，對林煌的建議，毅然答應作中間人，撮成大組合，相約一年為限促成此事。林煌專等珍獸雪貍一送到，便全面搜索李金貴的行踪，不愁搜不到……

雙方存疑忌　行動有戒心

太虛道長有點慌亂的走了兩步，ㄆ似想到什麼，轉身走了回來。

耿武揚皺眉道：「現在，又有什麼事情？」

太虛道長尷尬地笑了笑道：「貧道忘了，尚有事要請教大師伯。」

耿武揚道：「你要進陣去？」

太虛道長道：「不用了，請大師伯出來就行了。」

耿武揚道：「怎麼這樣麻煩？」

太虛道人臉色微變，可是立即把不愉快的情緒抑制下去，勉强擠出了一絲微笑，道：「對不起，實在有重要事情，需向大師伯請示。」

× × ×

那圍坐於「雙龍困仙」陣中的衆人，一見葛仙童和宋吟秋走了進來，齊都顯得有些興奮。

天昊道長在興奮中又多了份好奇，望着那蜷伏在籠中的毛茸茸的一團，忖道：「這種產自千仞以上的大雪山中的異獸，不知修羅門用什麼方法能使牠馴服？並且還飼養得很好……」

葛仙童和宋吟秋躬身朝林煌和鄭君武行了個禮。

宋吟秋道：「七劍主宋吟秋向令主覆命。」

上前兩步，將盛着雪貍的籠子，交給林煌。

林煌道：「兩位劍主，怎麼來得這樣晚？」

宋吟秋側目望了天昊道長一眼，紅唇動了一下，沒有說出話來。

林煌見到站立一傍的葛仙童，兩顆烏溜溜的眼珠，不時在天昊道長和趙恨地身上打轉，微微一笑道：「兩位劍主，你們來見過茅山天昊道長，他是二劍主的嫡親大舅，也是本座卅年前的老友！」

宋吟秋和葛仙童一齊上前躬身行禮。

天昊道長雙袖虛虛一揚，托起了兩人躬下的身子，含笑道：「兩位劍主，不必多禮了。」

宋吟秋到底是個女孩子，比較老實，一遇到從天昊道長袖底湧起的柔和氣勁，立刻便停住了躬身的動作。

而葛仙童却是有些不服氣，站好了樁，雙手抱拳，運功下壓，想要完成躬身的動作。

豈知那股從天昊道長袖底湧起的勁道，雖然柔和，却極富韌勁，無論他如何用力，依然無法躬下身去。

葛仙童這才服氣地咧開了嘴唇，笑笑道：「大舅爺，您眞行，仙童我眞是服氣了。」

鄭君武笑叱道：「小兔崽子，天昊道長在卅年前，便已名動武林，你那點玩意兒，還想試人家的功力？嘿嘿，眞是蜻蜓撼柱，自不量力……」

天昊道長微微笑道：「鄭施主，別這麼說，這孩子毓秀穎慧，貧道倒滿喜歡他的……」

話聲稍頓，望向林煌，道：「他小小年紀，已有如此修為，貧道眞為貴門欣羨，並且賀喜……」

林煌笑道：「有什麼賀喜，這小子是個小搗蛋，從小就讓我頭疼，不過老么最喜歡他了，什麼事都袒護他，以致他的胆子愈來愈大，加上老六沒大沒小的，經常跟他在一起，所以他的鬼主意愈來愈多，我看，總有一天會闖出大禍來。」

天昊道長是何等人物，焉能聽不出林煌話中之意？正色道：「不，林施主，這可是你錯了，葛小劍主天資聰穎，骨格清奇，在你們幾位的琢磨之下，他日的成就，必然不可限量，至於他的頑皮佻脫，正是像他這種年齡所應該有的，不然如貧道這樣老裏老氣的，像什麼樣子？」

鄭君武拊掌笑道：「對！大舅爺這番話，眞是深得吾心，三哥，可見英雄之見，必然相同……」

「呸！」林煌笑道：「你是什麼英雄來着，我看你是狗熊……」

鄭君武笑道：「你要我做狗熊也不難呀，想當年我就是化身為一條狗，才能進入皇宮內苑……」

林煌截斷了他的話，道：「老六，你那些糗事，少在後輩面前宣揚了！咱們談正事要緊。」

話聲稍頓，望向宋吟秋，說道：「你們來時，遇到了十令主，他有沒有什麼吩咐？」

宋吟秋道：「十令主說，白家大院沒有動靜，一切圓滿。」

林煌道：「嗯，就只有這樣？」

宋吟秋說道：「有兩個逃出玄妙觀的可疑人物，已被十令主捉住，送往宮裏去了……」

天昊道長目光一閃，問道：「那兩個人中，是不是有一個老婦人，另一個則是跟孩童一樣……」

宋吟秋還沒說話，葛仙童搶着說道：「不錯，老爺說道的對，那個矮子，長得跟我差不多高，可是據么叔說，他已經有四十歲了，當年還是震驚天下武林的高手呢！」

天昊道長頷首，道：「火雲魔童昔年的確名震江湖，出過一陣風頭……」說着，朝林煌伸出大姆指來，續道：「林施主的確不愧神算之名，將事情推測得如此準確，就如同親眼看見一般，使貧道佩服之至……」

林煌心中也頗為得意，却謙虛地道：「不敢，大舅爺是太過恭維了，其實這只是依常理判斷……」

說到這裏，一個黑衣大漢匆匆行了過來，朝林煌行了一禮，道：「小的坎字七號，奉五劍主之令，有事稟報令主。」

林煌側目望了遠處的耿武揚一眼，道：「什麼事？快說。」

那黑衣大漢躬身道：「方才出陣的太虛道長，有重要事情要找這位道長出陣一談。」

林煌哦了一聲，望向天昊道長，笑道：「大舅爺，大概太虛道長要請你向我求情，釋放火雲魔童藍雲，他自己不好意思開口，所以……」

天昊道長頷首，說道：「嗯，林施主料事如神，太虛一定是這個意思……」話聲稍頓，問道：「不過貧道該如何回答他呢？」

林煌道：「火雲魔童與太虛道長既是多年好友，我們自然不能將他拘留起來，一定會交給道長，至於那金花女俠……」

他略一沉吟，道：「她是白氏家族的一員，如今既已落入本門手中，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放她走的，這點，想必道長能夠諒解？」

天昊道長點點頭，說道：「這個我曉得。」

林煌道：「我們知道藍雲昔年與白嫦娥的一段情怨，糾纏不清，他急於進入白家，不過以他的力量，就算讓他知道白家的所在，進去了也只有死路一條，所以，大舅爺，你要跟太虛道長解釋清楚，如果我們釋放了藍雲，還要勸說藍雲，不可輕舉妄動，以免影響未來大計。」

天昊道長不住點頭，說道：「這點林施主可放心，貧道一定不許藍雲輕舉妄動的……」

林煌道：「其實大舅爺只要跟藍雲說清楚，不用十年，我們便可與白家一決勝負，到那時，白嫦娥必然無法脫出我們的手掌，本門很樂意將白嫦娥交到藍雲的手上……」

天昊道長道：「嗯，照這麼說，藍雲一定不會輕舉妄動，而會很樂意的跟我們合作的。」話聲稍頓，道：「對不起，各位稍候，貧道去去就來。」

林煌道：「我們等你。」

天昊道長疾步行了過去，幾個起落，便已來到那「雙龍困仙」陣的入口處。

他放緩了步子，朝耿武揚和楊苓兩人點了一下頭，然後出陣向太虛道人行去。

太虛道人站立在那兒，一直蹺足眺望，一見天昊道長走了過來，忙道：「大師伯……」

天昊道長皺眉道：「太虛，你怎麼一大把年紀了，還是這麼莽莽撞撞的……」

太虛道人拉着天昊道長的袍袖，壓低聲音道：「大師伯，找有重大的消息要向您老人家報告！」

天昊道長問道：「有什麼事情這麼嚴重？」

太虛道長低聲道：「我們走遠一點再

說。」

天昊道長皺了皺眉道：「到底是什麼事，這麼神秘兮兮的……」

說着，他隨同太虛道長又走出丈許之外。

一直走到一叢樹蔭之下，天昊道長見到太虛道人似乎仍沒有停步之意，有些惱怒地道：「太虛，你在弄什麼玄虛？把我拉到這裏還不說話。」

太虛道人拉着天昊道長的衣袖，道：「大師伯，你以前有沒有見過白家的玉女白嫦娥？」

天昊道長一楞，不解地道：「你怎麼突然問起這個？」

太虛道長道：「據說玉女白嫦娥當年行走江湖之時，身後跟隨着各派的年輕高手，排列出去足有半里路，她的香車未到，那些想作護花使者的年青高手，便巳將她的食宿之處準備好了……」

天昊道長頷首，道：「當年白嫦娥被稱爲武林一美，的確不是虛假，那修羅大帝金浩爲了她，曾一夜連殺十七名各派高手……」

太虛道長哦了一聲，說道：「原來修羅門之與白氏家族的火併，便是爲了白嫦娥……」

天昊道長道：「事情的癥結並不完全因爲白嫦娥，主要的原因是因爲白氏家族的那本『少陽眞解』，當然，因愛生恨之事……」

他話聲一頓，道：「太虛，你現在突然提起這件事做什麼？」

太虛道長指着遠處的楊苓，道：「大師伯，你看到那個女孩沒有？」

天昊道長回過頭去，看了楊苓一眼，更加不解道：「那是修羅門的八劍主呀，又怎麼啦？」

他詫異地盯着太虛道人，道：「太虛，你今天是怎麼回事，顚顚倒倒的，說起話來東一句西一句……」

太虛道長道：「大師伯，你聽我慢慢說嘛，我會解釋清楚的……」

天昊道長灰眉一揚，道：「我可沒有時間跟你在這裏瞎扯，馬上跟他們出發去搜索阿貴，此外……我要到修羅門上去爲我外甥的事求情！」

太虛道長道：「我知道，我知道，大師伯！」

天道昊長拂袖道：「太虛，你立刻回觀去，面壁背五十遍『道德經』……」說着，轉身而去。

卅年前太虛道長還是茅山上清觀裏的一個小道僮時，只要犯了過錯，便被罰面壁背誦「道德經」。

他沒想到事隔卅年之後，天昊道長會突然拿出當年的手段來處罰他，一時之間，眞是哭笑不得。

眼見天昊道長轉身欲行，太虛道長連忙追上去道：「大師伯，那個八劍主長得跟當年的白嫦娥很像，師侄我懷疑她是白家的人……」

天昊道長腳下一頓，側過身來，楞楞地望着太虛道人，訝道：「你說什麼？」

太虛道人道：「我在卅年前奉掌門人之令，到玄女觀去找松雲師叔，路經長安，曾經見過白嫦娥一次，到今印象猶新……」頓了頓，道：「那個叫楊苓的八劍主，無論長相，姿態、聲音，都跟當年的白嫦娥肖似，雖然她沒有白嫦娥長得那麼美，可是……」

天昊道長突地啞然失笑，道：「太虛，你拉我過來，說是有重要的事商量，原來便是這件事？」

太虛道人頷首道：「不錯，弟子懷疑那八劍主可能是白氏家族派出來，潛伏在修羅門的奸細！」

他望了天昊道長一眼，繼續道：「本來這只是修羅門的事，我們不必過問，可是今後我們可能跟修羅門聯盟，這就可能會影響到我們未來的安危……」

天昊道長沒等他說完話，叱道：「胡說八道！」

太虛道長一楞，道：「大師伯……」

天昊道長目放精光，道：「修羅門是武林中最神秘的一個門派，最注意隱秘性了，他們所收的弟子，都經過重重的考核與調查，才能列入門下，豈會是這麼簡單的？」

他說到這裏，話聲一頓，望向那叢樹林，隨即又收回目光，繼續道：「何況他們跟白家決戰之後，從江湖上消聲匿跡，必定更注重其本門的安全，對新收的弟子必定考核更嚴，調查更加縝密，豈有你所說的事情發生？」

太虛道長道：「話雖這麼說，可是師叔我……純是一番好意，萬一……」

天昊道長打斷了他的話，道：「沒有什麼萬一的，你純粹是胡思亂想，快回觀去吧！」

太虛道長苦笑了一下，躬身道：「是，大師伯。」

天昊道長見他轉身，叫住了他，道：「太虛，你別把這件事說出去，免得讓人家笑話。」

太虛道人應了聲道：「是！」

天昊道長道：「太虛，那五十遍『道德經』不用背了！」

說着，他似是覺得自己仍用這種卅年前的老法子，來對付太虛道長，未免太胡鬧了，忍不住微微一笑，道：「不管怎樣，你這番用心，大師伯我是了解的，只是事實與想像之間，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尤其這種涉及他人生死的問題，若是沒有取得證據，千萬不可隨便說出來。」

太虛道長躬身道：「是，多謝大師伯教誨……」

天昊道長揮了揮手，才說道：「你走吧！」

太虛道長朝天昊行了個禮，轉身飛奔而去。

天昊道長凝目望向叢林深處，沉聲道：「鄭施主，請出來吧！」

那一幢幢黑漆漆的樹蔭中，傳來一聲輕笑，一條黑影飛天而起，迅若電閃般的撲了下來。

天昊道長目不轉瞬，凝望着來人，只見黑影落地，果然是鄭君武。

× × ×

鄭君武朝天昊道長拱了拱手，笑說道：「大舅爺，小弟對你眞是佩服之至，我自信已經儘量小心了，仍然被你發現了形跡……」

天昊道長臉色一沉，道：「鄭施主，你這樣做，不是太過份了點嗎？」

鄭君武尷尬地摸了摸頭，道：「我也沒辦法，是老三逼我來的，其實……」

天昊道長沉聲道：「鄭施主，你不必多說了，貧道知道林煌一向多心，雖然嘴上說要與我們合作，其實心裏的想法又不一樣了……」

鄭君武道：「唉！大舅爺，你太過慮了，我相信三哥絕對沒有這種存心，他只不過不太放心太虛道長，唯恐你聽了他的話，影響我們聯盟之事……」

天昊道長從鼻孔裏哼了一聲，道：「貧道的個性你們又不是不知道，豈會受太虛的影響？」

鄭君武頓足道：「唉！這都怪我不好，要不是我……」

天昊道長打斷了他的話，道：「鄭施主，你不用再說了，貧道並沒有責怪誰？也不會爲了這件區區小事，影響貴門與敝派結盟之事，至低限度爲了恨地，有些事我總要忍下來……」

鄭君武尷尬地笑了笑道：「大舅爺，你這麼說太言重了，我非常了解你的爲人，單憑你剛才那兩句話，就知道你是眞心與敝門結盟……」

天昊道長道：「好了，鄭施主，我們也別提了，就當沒有發生這件事……」頓了頓道：「貧道也希望你別把太虛懷疑的事對林老三說，免得我們雙方更起磨擦，影响未來大局……」

鄭君武笑道：「這點大舅爺可以放心，我不會向三哥提起的，事實上太虛道長也太過敏感了，我若是跟三哥說，恐怕會挨罵……」

天昊道長道：「哦！爲什麼？」

鄭君武道：「你曉得八劍主是什麼來歷嗎？」

天昊道長搖了搖頭。

鄭君武道：「她是老七的女兒！」

天昊道長訝道：「你是說千臂天魔楊楓？」

鄭君武頷首道：「老七當年力戰而死時，楊苓還在她娘的肚子裏，她是遺腹子。當年敝門潛藏地下，自江湖退隱之後，我那七弟妹吃了不少苦，直到楊苓十歲之後，才被我在揚州發現，帶回本門……」

天昊道長哦了聲道：「是啊，我剛才也是這麼對太虛說，貴門收錄弟子，必然考核極嚴，豈能讓外人混進去？更何況是白家的人……」

鄭君武頷首道：「不錯，不僅是八劍主如此，每一個劍主都有極爲可靠的來歷，才能進入本門，除了恨地不說，六劍主蔡彬是老九的侄兒，七劍主宋吟秋是老么的表侄女……」

他稍稍一頓，道：「總之，本門九位劍主中，除了五劍主之外，其他的每一個人都是我們幾個兄弟的親戚……」

天昊道長望着遠處那挺立的耿武揚，問道：「爲何五劍主例外？」

鄭君武道：「他雖然不是我們的下一代，可是他的來歷更大……」

天昊道長訝道：「哦！武林中還有什麼高手姓耿的麼？」

他仍是想到什麼，微微一楞，道：「鄭施主，莫非他跟昔年的南荒魔君耿揚光有什麼關係？」

鄭君武道：「你說的不錯，他正是耿揚光的嫡孫，當年還是耿龍親自帶着他，向帝君要求收錄，帝君才答應的……」

「哦！原來如此，怪不得了。」天昊道長點了點頭，道：「只是耿家世居南荒，家學淵源，爲何會捨得將愛子交給金施主施教？」

鄭君武道：「這個……大舅爺，你就別問了，總有原因就是了……」目光一閃，道：「走，大舅爺，我們快過去吧，別讓老三等急了，我們馬上要出發去找阿貴了……」

天昊道長道：「鄭施主，貧道冒昧，還有一個問題要向施主請教。」

鄭君武巳經後悔自己將本門的秘密透露太多了，此刻一聽天昊道長還有問題，不由皺了一下眉，道：「大舅爺，老實說，我的話巳經講得太多了，本門有許多秘密是不應該說出去的……」

天昊道長歉然道：「對不起，貧道是問的太多了，鄭施主，我們走吧……」

鄭君武有些過意不去，忙道：「大舅爺，你跟本門的淵源極深，當然不會做出危及本門的事，只是小弟希望我們所說的，你別向任何人透露出去……」

天昊道長道：「這點你可放心，貧道也不是昨天才出江湖，豈會不知道事情輕重？今日你我之間所說的一切，貧道絕不向第三者提起……」

鄭君武道：「既是如此，大舅爺，你還有什麼問題，請問吧？不過我只能再答覆一個問題，其餘的等到抓回阿貴，見過帝君之後再說……」

天昊道長略一沉吟，道：「算了，貧道也不問了，我們走了。」說着，舉步欲行。

鄭君武一把拉住天昊道長，道：「大舅爺，你別急，問吧！只要能說的，我一定奉告……」

天昊道長輕嘆口氣，道：「貧道也是爲了恨地之事担心，希望他別因這回的事情，招到任何的不幸，鄭施主，你是知道的，我妹妹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我若是不照顧他，還有誰能帮他的忙？所以我希望知道他回到修羅門後，會不會有危險發生？」

鄭君武目光一閃，道：「大舅爺，你別是……」

天昊道長頷首道：「不瞞你說，我對林老三的言行不一致，有點放心不下，如果恨地有什麼危險，我打算趁這個機會將他帶走，免得斷了趙家一條根，讓我妹妹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寧……」

鄭君武幾乎嚇了一跳，道：「大舅爺，你可千萬別這麼做，這麼做，對恨地只有害處沒有益處！」

天昊道長哦了一聲，目光一閃，凝眸望向遠處，道：「鄭施主，恨地來了，你快說，我好拿定主意。」

鄭君武側目望去，只見趙恨地大步行了過來，顯然是林煌久候不見自己和天昊道人回去，不知發生什麼情況，這才派趙恨地過來察看。

他轉過臉來，道：「恨地這回沒有完

成任務，責任並非在他一人身上，我也要負責的，此外，三哥也料錯了許多事，所以恨地回去，不致於受到重罰，何況有你代他求情，帝君看在你的面子上，一定會恕他這一回的……」

天昊道長輕輕一拍鄭君武的肩膀，道：「好，鄭施主，貧道相信你這一遭，不過……」

鄭君武道：「沒有什麼不過的，這個包在小弟的身上，只要能找到阿貴，取回修羅令，一切都沒有問題。」

天昊道長道：「好，我們走吧！」

他們兩人携手併肩行了過去。

趙恨地遠遠看見他們行來，停住了脚步，候在那兒。

天昊道長問道：「恨地，有什麼事情嗎？」

趙恨地道：「舅舅，是三叔久候，不知舅舅這兒發生什麼事，所以命甥兒過來探望一下……」

天昊道長微笑道：「沒什麼，是我跟你六叔聊點舊事，把時辰忘了……」

趙恨地道：「三叔說，是不是太虛道長另有急事需要舅舅親自處理，如果舅舅無法分身，那麼就不用去了……」

天昊道長道：「呸！傻孩子，天下有什麼事比起找到阿貴，取回修羅令更重要呢？更何況我們娘舅外甥才見了面，還沒好好的聚聚，怎麼能就此分手？」

趙恨地肅然說道：「是！舅舅說的極是。」

鄭君武笑道：「恨地，你別再在這兒是呀是的，我們快過去吧！別讓你三叔等急了。」

他們三人舉步行去，不一會便又進入那「雙龍困仙」陣中。

林煌見到他們三人一齊回來，瞪了君武一眼，還沒開口說話，鄭君武已道：「三哥，你別瞪我，大舅爺的武學造詣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已練成了『天視地聽』的功夫，我才一靠近，立刻便被他發現，嘿嘿！好在他是自己人，不然我這個臉可丟大了！」

林煌再是深沉，眼見自己派人刺探天昊道長的事被揭穿，臉上也有些掛不住，乾咳一聲，道：「大舅爺，我們可以動身去搜索阿貴了吧？」

天昊道長見他把話題岔開，也不願追究下去，讓雙方難堪，點頭道：「我們走吧，時間已經拖得够久了。」

× × ×

林煌對趙恨地道：「老二，你得恢復原先的裝束才行，否則等會無法取信於阿貴。」

趙恨地的那套化子裝，在玄妙觀中地下鏡室已經被撕成片片，此刻穿的一直是鄭君武剝自玄月身上的道袍。

好在叫化子穿衣服隨便，只要找件舊點的衣服，撕幾個破綻就可以了。

不過，他那個做爲招牌的紅葫蘆，也一併砸在地下鏡的室中，林煌再是神機妙算，也不會未卜先知替他把那酒葫蘆準備好。

所以當趙恨地很快地回復了凌三的裝束後，由於手裏少了根竹杖，背上少了個紅葫蘆，使他覺得行動有些不自然。

趙恨地對帮他易容的鄭君武道：「六叔，少了這兩樣東西，怎麼辦？」

鄭君武笑道：「這還不簡單？竹杖隨便找根竹子，現削現做就行了，至於酒葫蘆，等到見了阿貴之後，他不問，你就不要提，問起了，你就說已經戒酒，不就得了嗎？」

趙恨地道：「好吧，看來只有這樣做了。」

在這段時間裏，林煌已經將其他幾位劍主集合起來，傳達命令。

由於阿貴沒有成功，林煌認爲不需這麼浩大的聲勢，以免反而弄巧成拙，使得阿貴受到驚慌。

是以他在考慮之下，只留下了葛仙童和趙恨地兩人，因爲這兩個人跟阿貴見過，阿貴對他們不會疑心。

至於耿武揚則在這整齣戲中，飾演的是阿貴前世的師父，如今出面太早了點，與原先編出來哄騙阿貴的故事不符。

所以林煌命令耿武揚、楊苓、宋吟秋三位劍主，率領那數十名修羅門人一齊回返修羅宮去。

天昊道長一直在冷眼旁觀，當他看到那些身穿黑衣，面戴靑銅面具的修羅徒衆，在三位劍主率領之下，如同潮水般，迅快地在夜色中撤走，連一絲喧嘩吵雜之聲都沒有，秩序井然，動作快捷。那種絕對服從的高效率，是他從未見過的。

他不禁悚然忖道：「修羅門這番復出，只怕在江湖上，會掀起軒然大波，以這種陣容來看，就算少林僧衆，武當劍陣也無法相比，可見訓練極嚴，才能獲致如此高的成就……」

一時之間，意念飛馳，他不禁想得極遠極深，似乎眼前浮現起未來修羅門一統武林的局面。

他暗暗嘆了口氣，忖道：「不知道到那個時候，會是個怎樣的情形……」

忖思之中，林煌道：「大舅爺，我們走吧！」

天昊道長哦了一聲，道：「就我們這些人啊？」

林煌道：「就這些人已足够了，別說阿貴是個無拳無勇的鄉下孩子，就算他是江湖一流高手，也無法擋得住我們，何況我們此去找他，並不是與他動武，而是再度取得他的信任……」

他的話聲稍稍一頓，道：「等一會，我們找到了阿貴，希望你能聽我們的，別讓那孩子嚇着了……」

天昊道長頷首道：「這個貧道曉得，那孩子此刻如同驚弓之鳥，他一見到貧道這番裝束，自然會將之與玄妙觀那些混球連想在一起，貧道一切不表示意見，都聽你的……」

林煌微笑道：「大舅爺，這番眞是對不起，讓你……」

天昊道長搖了搖手，道：「沒關係，我們是多年的老友了，這算得了什麼？你太過於客氣，就有點虛假了，貧道反而暗暗提防你……」

林煌哈哈一笑，道：「這麼說來，小弟是話說得太多了……」

天昊道長微笑道：「言多必失，林施主，你可要記住這句銘言呵！」

林煌乾笑了兩聲，不再跟天昊道長嚕嗦，吩咐葛仙童自籠中取出雪貍。

那隻雪貍一直蜷伏在鐵籠中，似乎睡着了。

葛仙童拍拍了拍鐵籠，叫道：「懶鬼小雪，別睡了，快起來辦事。」

雪貍在籠中發出一聲似貓非貓的叫聲，緩緩的站了起來，抖動一下身軀。

天昊道長只見那隻雪貍尖嘴利牙，爪子尖銳如豹，兩眼碧綠，映着火光閃爍出怪異懾人的光芒，尤其是那一身茸茸的細毛，油滑光亮，泛出銀白色的光影，使人忍不住想要伸手去摸一下……

葛仙童打開鐵籠，伸手入內將雪貍抱了出來，然後將一根幼細的銀白色鍊子，拴在雪貍的脖子上。

那隻雪貍似乎不喜歡銀鍊套在脖上，咧開嘴來，露出細小又尖銳的牙齒，朝鍊上咬去，喉中不住發出低吼之聲。

葛仙童笑着揉了揉雪貍的腦袋，道：「小雪，別不高興，找到了人，我一定餵你兩隻山鷄，讓你吃個痛快，收！就是找這個人……」

說着，自懷裏取出一條汗巾，放在雪貍的鼻前，雪貍嗅了兩下，嘴裏發出一陣嗚嗚聲響。

林煌微笑道：「大舅爺，這種產於大雪山絕頂的異獸，嗅覺最是靈敏，能够在大雪紛飛的雪山上，憑着一絲氣味，找到要獵食的動物踪跡……」

關於這種異類奇獸，具有特殊本領之事，天昊道長一點都不覺得意外。

因爲任何一種動物，由於生長的環境所影響，爲了取得種族的延續，必然要具有特殊的本領，來適應環境，來求生存，否則，便會有滅種的危險。

比如說肉食性的猛獸，必然具有銳利的爪牙，以及快捷的速度與强大的力量，而弱小的動物，爲了逃避猛獸的搏殺，則要發展靈敏的嗅覺，更快的速度，不然就配合生存的環境，發展出一種特殊的保護色，以達到「隱形」的目的……

這種弱肉强食的情形，不僅在野外到處可見，就是在江湖上也是同樣的在進行，甚而更加强烈，更加明顯……

天昊道長活了七十多歲，對於這種情形，自然非常明白，所以他對於林煌之言，並不感到有何特殊之處，只是禮貌上的點了點頭，表示讚同之意。

但他的心裏，却爲葛仙童取出阿貴的汗巾，讓雪貍嗅聞的動作，震動了一下。

因爲阿貴之逃出玄妙觀，完全是一種意外，這種意外，必然是林煌始料所不及的。

可是林煌竟然在指派阿貴潛入玄妙觀時，便已趁機拿下了阿貴的汗巾，以備以後追躡行踪之用，可是林煌的城府之深，算計之精，已到了何等驚人的地步。

天昊道長一念及此，對於林煌的提防之心，不由得又加深了一層，忖道：「林煌這個人太可怕了，我非得加倍提防不可，否則以後被他出賣了，還不曉得到底是爲了甚麼原故……」

他對於李金貴如何被林煌所設計的圈套套住，對於趙恨地、葛仙童等，以預先編好的一段故事欺騙阿貴的經過不了解，否則他更要吃驚了。

雪貍嗅過那條汗巾之後，發出一陣嗚嗚的低叫，然後一掠下地，向着左側的山區奔去。

葛仙童手裏拉着那條銀鍊，隨着雪貍而去，轉眼便奔出丈許之遙。

林煌遞過一根火把，道：「大舅爺，我們走吧！」

天昊道長接過火把，一手拉着趙恨地，道：「恨地，我們一塊走。」

就在說這麼一句話的光景，林煌和鄭君武已連袂躍去，緊隨在葛仙童之後，奔出了數丈。

他們手裏所持的火把，全是神機天魔孫堅石以特殊的材料所製作的，雖然夜風吹襲，但見火光搖曳，却不熄滅，從遠處望去，就像是兩點鬼火，閃爍移動……

天昊道長似乎要考驗趙恨地在輕功上的造詣，一拉趙恨地躍了起來，便立刻放開了手，施出道家「凌空渡虛」的身法，有如脫弦之箭，疾射而出。

可是他的動作偏又那樣飄逸，衣袂輕拂，大袖揮舞，似乎一點都沒出力，轉眼便已趕上了林煌。

趙恨地一見天昊道長飛身獨自前奔，便知道自己這個大舅是存心要考較自己的功夫來着，提起一口眞氣，使出所有的勁道，急追出去。

開始還好，數個起落之後，趙恨地便已有種力不從心之感，立刻便落在天昊道長之後。

他心中一陣悚然，曉得自己在玄妙觀裏的地下鏡室裏，大傷元氣，損失的功力在短時間內無法恢復過來，現在比起葛仙童來，都還不如，更別說和天昊道長相比了。

刹時之間，如同冷水澆頭，他知道自己經過這一刧，要想入窺修羅門更深一層的心法，是絕無希望了。

首先如果他不能完成修羅大帝所交付的任務，就算有天昊道長爲他說情，也沒有用。

退一步說，他此去能找到阿貴，取回修羅令，可是他的眞元已遭戮傷，無法煉成修羅門的秘法，就永無可能成爲修羅大帝的繼承人。

不能成爲未來的修羅大帝，便無法達到他娶楊苓的心願，那末他這些年來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費了……

一想到這裏，趙恨地已涼了半截，刹時只覺天旋地轉，幾乎要昏倒於地。

他既恨自己的定力不够，又恨自己運氣太壞，偏偏進入鏡房，遭到那麼重大的戮害，甚而恨起玄妙觀的鏡房，以及那導致他進入玄妙觀的李金貴……

意念紛亂中，趙恨地脚下打了個踉蹌，眼前一黑，把手上持着的火把，都扔掉了。

就在這時，一隻强而有力的手伸了過來，抓住他的手臂，問道：「恨地，你怎麼啦？」

趙恨地重重摔了一下頭，想要把那紛亂的意念，以及急躁壓來的暈眩感一齊摔掉。

眼前一亮，他首先看到天昊道長大袖拂處，已將自己扔出去的火把捲了起來。

趙恨地吸了口氣，道：「大舅爺，我沒怎樣？」

天昊道長凝目望去，只見他眼瞼發黑，瞳仁有些混濁，額上竟然湧現起汗珠，心中不禁詫異地道：「奇怪，恨地既然是修羅門的二弟子，入門既比其他弟子久，修爲也應比其他人深才對，又怎會像這樣的……」

他悚然道：「恨地，你病了？」

趙恨地搖了搖頭，說道：「大舅我沒有……」

這時鄭君武和林煌也察覺天昊道長和趙恨天兩人沒跟來，他們停住了脚步，轉身望了過來。

鄭君武揚聲問道：「大舅爺，有什麼事？」

天昊道長低聲問道：「恨地，你還能支撐得住嗎？」

趙恨地咬了咬牙，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大舅爺，我能走！」

天昊道長道：「你別用力，我帶着你走。」

他托着趙恨地的手臂，飛身掠去，很快地便已到了林煌和鄭君武的身邊。

林煌狐疑地望了天昊道長一眼，嘴唇蠕動一下，想要說什麼，却又把要說的話嚥下去，轉身道：「仙童，你走吧！」

葛仙童牽着雪貍奔在最前面，也是見到鄭、林兩人沒有繼續跟來，而停下身軀，那隻雪貍頸上套着銀鍊，不住掙動，咀裏發出不耐煩的嗚嗚叫聲。

葛仙童聽到林煌吩咐，也不敢多問，放開脚步，又隨在雪貍身後急馳而去。

鄭君武奔行之際，只聽得林煌的聲音在耳邊響起：「六弟，依你看，會不會是大舅爺巳對我們起了懷疑之心？想要趁機帶走恨地？」

鄭君武吃了一驚，急忙地施出傳音入密的功夫，對林煌道：「三哥，你快別這麼想，大舅爺跟本門是數十年的交情了，怎麼做出那種事？」

林煌道：「這也不是不可能，固然以前他跟本門的交情很深，可是到底隔了廿多年，誰也不知道他在這段時間中做了些什麼，或許……」

鄭君武忙道：「三哥，你千萬別多疑了，別人可能會變，大舅爺是直性人，又修眞多年，又怎會……」

林煌說道：「話雖這麼說，他的行動有異，仍然是值得注意，不然結盟之後，未得其利，反蒙其害，六弟，你得多注意點……」

說到這裏，他聽到葛仙童在前面停了下來，轉身叫道：「三叔……」

林煌趕了過去，問道：「仙童，什麼事？」

在這段時間裏，他們一直奔行在丘陵中，地形不平，時高時低，可是當林煌趕過去時，只見展現在面前的有一座高山。

這座高山似是平地聳起的，陡直如筆，在黑夜中看來，就像是一個巨人，挺立在平野丘陵中。

葛仙童指着那座高山，道：「三叔，阿貴顯然是上了山。」

林煌看了看地形，這才發覺自己一路上跟鄭君武談論天昊道長之事，不知不覺中巳來到了鐵筆峯。

這座鐵筆峯陡直峻險，全是由巨大的黑石所堆積成的，山上除了長些野草之外，連一株小樹都沒有。

林煌還是在廿年前來過一次，此後便沒有時間到這種荒僻的地方來。

他仰望那柱畢直如筆，直插夜空的山峯，皺了下眉，道：「奇怪，阿貴怎會跑到這裏來？」

葛仙童問道：「三叔，我們要不要上山去！」

林煌說道：「當然要上去，這還用問嗎？」

葛仙童道：「三叔，我只是在奇怪，阿貴又不會武功，這麼陡直的山上，他怎麼爬得上去？何況是在晚上，若是一個失足，只怕會跌得粉身碎骨……」

林煌頷首道：「對呀，像這高聳險峻的山峯，上面全是嶙峋的山石，犬牙交錯，就是白天上去，也得小心，何況晚上……」頓了一頓，問道：「仙童，你沒弄錯吧？」

葛仙童道：「雪貍是循着阿貴的氣息跑來這裏的，剛才牠還一直朝山上叫着，阿貴一定巳爬上山去了。」

林煌略一沉吟，回過頭去，只見天昊道長和趙恨地停在數丈開外的一座土堆上，兩枝火把插在地上，似乎是盤膝坐了下來。

而那鄭君武則站在天昊道長之前守候着，一副戒備的模樣。

林煌心中有些狐疑，不知道天昊道長和趙恨地在幹些什麼，側首道：「仙童，你等一下，我過去看看是怎麼回事？」

葛仙童應了一聲，蹲下身去抱起了雪貍，詫異地望着那盤坐在遠處土堆上的趙恨地。

林煌躍了過去，只見趙恨地盤坐於地，天昊道長則坐在他的身後，單掌平貼趙恨地的背心，顯然是在施出道家特異的搜經察脈之功，不禁詫異地問道：「老六，到底是怎麼……」

鄭君武作了個噤聲的手勢，把林煌拉在一旁，將趙恨地在鏡房的遭遇，跟林煌說了一遍。

林煌聽着聽着，眉毛不禁皺了起來，沒等鄭君武把話說完，便跺足的道：「唉！怎麼在早先的時候不講，老六，你也是的，既然曉得這件事，也該早些告訴我才是……」

鄭君武苦笑道：「本門不禁情慾，也用不着童身習功，我在鏡室中發現恨地的時候，見他全身赤裸，還只當他經過了一場風流陣仗，絕未想到，他所受的戮害如此之深……」

林煌打斷了他的話，問道：「別多廢話，現在到底怎麼啦？」

鄭君武道：「剛才大舅爺發現恨地眞力不繼，加以追問，恨地這才說出實話，大舅爺驚駭之下，連忙將茅山的『碧玉眞元丸』給恨地一口氣服下了三顆，又强迫他盤膝運功，看來是要以本身眞力，助恨地儘速復元……」

他望了盤坐中的天昊道長和趙恨地一眼，道：「不過恨地眞元大傷，我看短期之內絕對無法恢復過來。」

林煌搖頭嘆道：「唉！這都怪你，不早點告訴我，否則我可讓他回宮裏去，換武揚來，現在巳經走到一半……」

鄭君武不悅地道：「三哥，你怎麼又怪起我來了？剛才我不是說過……」

林煌揮手道：「好了，好了，不要說了！」

他皺皺眉，目光投向那像一枝劍樣，刺入夜空的山峯，忖道：「阿貴在逃亡之際，必然是惶急恐懼，所以才會在慌不擇路的情形下，逃到這裏來，他巳經有半天未進飲食了，此刻一定是又餓又冷，並且心中充滿恐懼駭怕之情，若是見到熟人，定跟看到親人一般，絕不會想到其他，必會乖乖的隨我們走……」

意念一轉，他不禁又忖道：「可是如果萬一他在慌不擇路的情形下，不小心跌在山澗隙縫之中，恐怕逃得生命的機會就很微小了……」

鄭君武見他默不作聲，面上滿佈陰霾，搓了搓手，問道：「三哥，現在該怎麼辦？」

林煌一瞪眼道：「怎麼辦？現在只有等了。」

鄭君武道：「等什麼，難道我們不能先去找阿貴？」

林煌道：「你去找，阿貴此刻有如驚弓之鳥，見到有人接近，只怕躲都來不及，萬一逼急了，發生任何意外，誰又能負責？」

鄭君武道：「可是如果此刻阿貴巳經跌傷了躺在那兒，我們把時間拖久了，只怕反而更加不利，這一點，你考慮到了沒有？」

林煌臉色一沉，道：「當然我考慮到了，你以爲我是豬腦？」

鄭君武見他這樣子，曉得他的確是生氣了，聳了聳肩，說道：「三哥，我完全是好意，你別把氣出在我的身上，既然恨地不能走，那麼我們讓仙童帶着我們先走，阿貴那小子認得仙童，想必不會懷疑我們……」

林煌瞪眼道：「老六，你腦袋裏裝的是什麼？豆腐渣還是爛泥漿，怎麼想的這麼天眞？」

鄭君武臉上的肌肉抽搐一下，說道：「我是草包，你是智囊，好吧？這件事你自己去辦吧，我不幹了。」說着，轉身便走。

林煌話一出口，便知道自己情急之下，口不擇言，把這個老兄弟又得罪了。

他一見鄭君武轉身要走，連忙一把拉住鄭君武的手臂，說道：「老六，你等一等！」

鄭君武冷哼一聲道：「你拉我作什麼？反正我插在裏面，只有碍事，我是豬腦，你是天才，這種事只有天才能辦……」

林煌苦笑了一下，道：「君武，我們是卅年的老兄弟了，爲兄的脾氣，你又不是不知道，生什麼氣嘛？唉，我這麼做是爲了本門的利益，又不是爲我自己……」

鄭君武冷笑道：「你把我損成這個樣子，也是爲了本門的利益？」

林煌道：「君武，你講道理好吧？你知道你提出的那個主意行不通的。」

鄭君武道：「怎麼行不通？」

林煌望了正在運功中的天昊道長一眼，壓低聲音，道：「我們都去找阿貴，如果大舅爺把恨地帶走，藏在深山大澤中，怎麼辦？」

鄭君武說道：「大舅爺爲什麼要這樣做？」

林煌道：「他當然是有理由要這樣做，最低限度，他爲了要保護恨地，會不擇一切手段。而携之逃去，則是其中最簡單的方法……」

鄭君武心中明白天昊道長爲了趙恨地的安危，的確會做出這等事來，尤其在日前這種情況之下，趙恨地也很可能會隨之而去……

他沉吟一下，道：「三哥，依你之見，該怎麼辦呢？」

林煌說道：「眼下有兩個辦法，一是再等半個時辰，看一看恨地能不能恢復過來，最好能一起走，其次就是由我在這兒守着他們，你陪仙童一起，先出發去找阿貴。」

鄭君武道：「哦！爲什麼要跟我陪仙童去？你可以跟他去，我守在這兒，不是一樣嗎？」

林煌道：「當然不一樣，你隨仙童去，是以凌三的面目出現，我怎麼行？」

鄭君武一笑，道：「弄了半天，你還是要我動手易容……」

林煌道：「這原本是你的拿手好戲，凌三這個人就是出自你的手下，你又爲什麼不能做凌三？眼下只有凌三能取得阿貴的信任，你以凌三的面目出現，阿貴如何能辨眞假？」

鄭君武道：「爲什麼非要我不可？我把你變成凌三不就行了嗎？」

林煌搖頭道：「這怎麼行？我只要一開口！阿貴就知道我是西貝貨，反而壞了事……」

鄭君武忍不住笑道：「哈哈，我忘了你一口川西土話，平常還好，一急之下，土話就出籠了！」頓了頓，道：「好吧，就這麼辦，我們再等半個時辰，如果恨地無法恢復，我就親自出馬。」

林煌道：「君武，謝了。」

鄭君武揮了揮手，道：「唉，我們是老兄弟了，還談什麼謝字？何況……」

他見到天昊道長吁了一口長氣，緩緩睜開眼來，連忙停住話聲，躍了過去，問道：「大舅爺，怎麼樣了？」

天昊道長朝鄭君武打了個稽首，道：「多謝鄭施主爲貧道護法，恨地巳經無什大碍了。」

林煌也躍了過來，道：「大舅爺，這都是小弟的錯，我不清楚恨地在玄妙觀裏的遭遇，以致……」

天昊道長立了起來，道：「林施主太過客氣了，一切事端都是玄眞那幾個畜牲引起的，他們不走正道，反而從服藥採補的邪路行進，想要修仙成道，正是椽木求魚，貧道回去之後，一定毀了鏡室，將他們三個送回茅山面壁十年，要他們好好反省……」

林煌曉得天昊道長心疼趙恨地所受的戮害，必然會這麼做的，望了仍在盤膝運功的趙恨地一眼，道：「大舅爺，恨地沒有大碍吧？」（未完・十三）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卓少華帶着十三個迷失神智的人下山，顧總管派親信使女秋月隨行，至於去何處，卓少華懵然不知，秋月暗中觀察卓少華，見他神智似乎未迷失，下山之後，便將顧總管和城主的意圖對他說知，原來她們的用意想在食品內下毒，控制卓少華，甚至會變成痴頑之人，幸好秋月事前未有下毒，還將始末告知，卓少華想將師父、師叔和十一個高手解救，秋月對芙蓉城的情況了解，怕顧總管使詭計，十一個高手中會不會有他們的人暗中監視，因此卓少華暫時再看清情況，詳細和秋月討論如何應敵，對十三個迷失神智的人如何處置……

先救衆英豪　後觀其變化

卓少華說道：「我在蘭赤山莊見到過她。」

快到午牌時候，車子已經趕到汊口，這是一處沒有村落的地方，江邊一座孤零零的水神廟，總共只有一進大殿。

三輛馬車就在水神廟門口停住，秋月伺候着卓少華首先下車，接着後面兩輛車上十三名黑衣人也先後下車，由卓少華為首，領着他們魚貫入廟。

水神廟沒有廟祝，但大殿上却打掃得十分乾淨，中間早已品字形放好了三張八仙桌和板櫈，而且每一張桌上，都放着茶水，好像專門為自己一行人準備的。

這當然是顧總管派人安排的了，每一件事，她都準備得十勢週到。

卓少華抬抬手道：「諸位車行辛苦，現在可以坐下來略事休息喝些茶水了。」

十三名黑衣人異口同聲的說了聲：「多謝令主。」

果然各自就位，倒着茶水飲用。

卓少華大模大樣的在中間一席坐下，秋月倒了一盞茶送上，說道：「令主請用茶。」

卓少華抬目問道：「不知午餐準備好了沒有？」

秋月道：「大概也快送來了，我們車子到得早了半個時辰，午餐大概要在午時正才能送到呢！」

正說之間，那三輛馬車已經由車把式馳着走了，但接班的馬車，却依然不見到來。

過了約莫盞茶光景，廟前左首港灣，忽然駛來了一條木船，船一靠岸，就有四名漢子抬着兩個大木箱上岸，進入山門，一面走上大殿，放下木箱，打開了蓋子，陸續取出酒菜，一盤盤熱氣騰騰的端上桌來。

每一桌都是五菜一湯，中間令主的一桌，唯一和其他兩桌不同的，却有一壺美酒和兩個小酒杯。

這自然也是顧總管特別吩咐的了，因為按照顧總管的安排，昨晚秋月已經獻了身，那麼這壺美酒正是暗中含有慶賀之意，是喜酒咯。

秋月自然知道顧總管的心意，粉臉不禁有些赧然。

四名漢子擺好菜飯，一聲不作的退了出去。

卓少華早已在車上就把六粒「無憂散」解藥，交給了秋月，要她乘機暗中放入師父和四師叔的飲食之中。

秋月正苦於衆目睽睽之下無法下手，因為這十三個人中，難保沒有顧總管的心腹派來監視的人。這時看到了自己桌上的一壺美酒，靈機一動，登時計上心來，傍着卓少華，臉上飛起兩朵紅雲，悄聲說道：「令主，今天這壺酒，應該讓大家喝一杯才是！」

喜酒咯，當然大家一起喝，才有祝賀之意！

卓少華經她一說，立即點頭笑道：「妳說得極是，應該讓大家喝一杯的。」

秋月嬌羞不勝的「嗯」了一聲，伸手取過酒壺，先斟了兩杯，然後含情脈脈的舉杯道：「令主，小婢先敬你一杯。」

卓少華俊臉微紅，含笑道：「我們應該一起喝的。」

說罷，兩人相對乾了一杯。這算是交杯酒咯，做給旁人看的了。

卓少華才在中間站住，大聲道：「諸位，今天是個好日子，本座請大家喝一杯水酒。」

好日子，是他和秋月的好日子也。

他說話之時，秋月早已給他斟滿了一杯，然後拿着酒壺、酒杯，俏生生朝左首席上走去，按着「天地玄黃」字號，每人依次斟酒，等「天」字起身乾杯，再給「地」字斟酒。這般輪流斟去，斟到「宇」字，（九眺先生）和「宙」字（董仲萱）時，她早已暗中把解藥藏在掌心，放入杯中，然後斟滿了酒，讓兩人服下。

十三名黑衣人依次起立喝酒，卓少華也陪着他們喝了一口，直等大家都喝完了，卓少華才拱手，道：「現在大家請用飯吧！」

十三名黑衣人又同聲說了句：「多謝令主賜酒。」

秋月笑吟吟的回到卓少華身邊，替他裝了一碗飯送上，然後自己也裝了一碗，在下首坐下，低着頭吃飯。

飯後，卓少華目光一掃十三名黑衣人，大聲說道：「大家昨晚一夜未睡，好在大家武功都有深厚修為，趁此刻尚未動身之前，諸位不妨就在殿上盤膝坐下，稍作調息，恢復體力，諸位隨便坐就是了。」

說完，當先在地上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十三名黑衣人聽了令主的吩咐，果然各自就地趺坐，調息運功。

原來卓少華知道服下「無憂散」解藥，就會頭腦昏脹，昏昏欲睡，怕師父、師叔服藥之後，被人家識破，故而藉口一晚未睡，要大家坐下來調息。

這時廟門外匆匆走進一個身穿藍褂，面貌猥瑣的漢子來，朝秋月施了一禮，說道：「小的章四虎，叩見姑娘。」

第四路從令主到十三名黑衣人全已席地而坐，瞑目運功，只有秋月一個人一手支頭，坐在上首橫頭一張板櫈上。

秋月看了他一眼，冷冷的問道：「你就是辛嬷嬷的乾兒子，病貓章四虎？」

章四虎哈着腰陪笑道：「是是，小的小名原叫阿虎，大家都說小的說起話來，根本不像老虎，只像病貓，所以……嘻嘻，大家都叫小的病貓了。」

秋月看他一副豬頭豬腦的傻樣子，覺得好笑，不禁咭的笑道：「你本來就是病貓咯！」

章四虎被她笑得兩眼發直，囁嚅道：「但小的……是……前山的管事……」

秋月道：「好，我問你，怎麼到這時候接班的車子還沒來呢？」

章四虎垂下雙手，陪着笑道：「回……姑娘，這……這趟來的不是車子。」

秋月問道：「那是什麼？」

章四虎生相猥瑣，望着秋月，嚥了口口水，陪笑道：「回……姑娘，這趟是走水路，小的奉命準備好……好了一艘船，就請令……令主上船了。」

秋月問道：「船在那裏？」

章四虎道：「就……就……停在前面港……港灣裏。」

秋月冷然道：「令主一晚未曾睡好，要在這裏坐息一回再走，你先回到船上去吧！」

「是，是。」章四虎連聲應是，脚下依然站着不走，囁嚅的道：「但……但……但……」

秋月不耐的道：「你還站在那裏，但個什麼？」

章四虎心裏一急，說話更是口齒不清，囁嚅着道：「那……那……是乾娘說的，顧……顧總管……交代……」

秋月說道：「你說得清楚一點，怎麼又是乾娘，又是顧總管，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是，是！」章四虎接道：「小的是……是聽乾娘……娘說……說的，顧……顧總管臨行吩……吩咐，令主一行，必……必須在飯後立……立即啓程，不……不能耽擱……」

秋月道：「但令主已經入定了，過一會，也就擱不了多少時間。」

「不……不成……啊……」

章四虎急得一張臉脹得像豬肝一般，道：「這……一躭……躭擱，明天傍……傍晚就……就趕不到了……姑娘……能不能把令……令主叫……叫醒，早……早些上船？」

秋月道：「這怎麼行？令主剛坐下去，運功行氣，怎可把他叫醒？」

章四虎搔搔頭皮，道：「小……小的是奉……奉乾娘之命……行事……躭……誤了事……情，小的可……可負……負不起……責任……」

卓少華倏地睜開眼來，喝道：「什麼人在這裏嚷嚷不休，把本座吵醒了？」

章四虎忙道：「令……令主醒了。」

卓少華問道：「你是什麼人？」

章四虎連忙陪笑道：「小……小的是病貓章……章四虎……」

卓少華道：「你是幹什麼的？」

章四虎道：「小……小的是前……前山總管辛嬷嬷的乾……乾兒子。」

卓少華雙目一瞪，喝道：「本座問你是幹什麼的，誰管你是誰的乾兒子？」

秋月在旁道：「他是前山管事。」

卓少華道：「你來做什麼的？」

章四虎連忙陪笑道：「請……請令主馬……馬上上船……」

卓少華其實都聽見了，故意把臉色一沉，沉聲說道：「本座要他們在這裏坐息行功，約需半個時辰，你先回到船上去好了。」

「不……不成……」章四虎發急道：「這……趟……水程，路遠得很，躭誤不……不得，所……所以乾……乾娘……要小……小的親……親自押船……」

卓少華喝道：「你是令主，還是本座是令主？你乾娘沒告訴你到了這裏，就要聽本座的麼？」

章四虎道：「沒……沒有，乾……乾娘沒……沒有說……」

秋月道：「病貓，你到了這裏，自然該聽令主的了。」

章四虎囁嚅道：「但……但這……這是顧總管交……交代的……」

「你敢違抗本座？」卓少華雙目精光暴射，沉喝道：「本座就劈了你！」揮手一掌，迎面劈了過去。

章四虎大吃一驚，叫道：「令……令主饒……饒命……」

雙手抱頭，回身就跑，但覺一股勁風，直捲上身，一個人「砰」的一聲，凌空往廟門外飛了出去，跌了個狗吃屎！

卓少華只是故意唬唬他的，當然不會傷着了他。章四虎連滾帶爬，爬行了七八尺遠，才爬了出來，連頭也沒敢回，拔腿就跑。

卓少華冷哼一聲道：「辛嬷嬷怎麼會認一個窩囊廢做乾兒子的？」

秋月道：「辛嬷嬷是個耳軟心活的人，你別看病貓章四虎一副猥瑣模樣，看去窩窩囊囊的，但他在辛嬷嬷面前拍馬吹牛可有一套，雖然一肚子草包，沒半點墨水，有時也會給辛嬷嬷穿的鞋子上，描描老虎頭，辛嬷嬷一高興，賞了他一個管事，其實還不是前山的一個工人，聽辛嬷嬷呼來喝去的，跑跑腿而已！」

就在此時，卓少華目光一瞥，發現師父倏地睜開眼來，這是服下解藥人已清醒過來了，心頭大喜，急忙以「傳音入密」說道：「師父來了麼？弟子卓少華，你老人家剛服了『無憂散』解藥，此刻千萬不可出聲，仍須裝作神智被迷，待會兒下了船，弟子再行禀報。」

九眺先生問道：「你四叔可曾服了解藥麼？」

卓少華道：「弟子餵他服了，四師叔此刻也該醒過來了。」

話方出口，只見董仲萱坐着的人身子忽然動了一下。

卓少華急忙以「傳音」說道：「四師叔，弟子是卓少華，師父也已醒過來了，但此刻師父和四師叔仍須裝作神智被迷，不可稍露形迹，待會下船之後，當詳細禀明。」

董仲萱喜道：「少華，果然是你，好，那就待回再說吧！」

十三個黑衣人經過頓飯工夫的運功調息，先後醒來。

卓少華眼看大家都已運功完畢，這就緩緩起身，說道：「咱們現在須改走水程，諸位隨本座下船去了。」

說完，大模大樣的走在前面，十三名黑衣人跟在他身後走出水神廟，果見左首港灣上停泊着一艘單桅大船。

秋月搶先走近岸邊，叫道：「章四虎，令主來了，你還不出來迎接？」

「是，是。」章四虎連聲應着「是」，三腳兩步的從船艙中奔出，走上跳板，看到卓少華大模大樣的領先走來，他方才吃過苦頭，心裏甚是害怕，趕忙雙膝一屈噗的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小……小的章四虎，給……給令……令主叩頭，小……小的剛才……冒犯虎……虎威，還……還望令……令主恕……恕罪……」

卓少華眼看病貓章四虎簡直是一副猥瑣的奴才相，心中甚是不齒其人，冷冷說道：「你起來。」

章四虎又叩了兩個頭，才爬起身來，垂着雙手，站在一旁，連頭也不敢抬。

秋月道：「章四虎，還不走在前面給令主領路？」

「是，是！」章四虎急忙躬着身，道：「小……小的給令主帶路……令……令主請……請上……上船……」

說着，搶在前面跨上跳板。

卓少華跟着跨上跳板，登上木船，先巡視了一遍，只覺這條船船身相當寬敞，分爲前、中、後三個艙，前艙最爲寬敞，是一間很大的通艙，並沒有任何佈置，中艙地方較小，却有一張木床、兩把木椅，和一張小圓桌。後艙更小，那是船上水手休息之處。

這一情形，已很明顯，前艙最大，是給十三個黑衣人住的。中艙則是給自己住的了。

卓少華心中想着，章四虎已經諂笑着，說道：「這……這中艙是……是令主和姑……姑娘住的……那……那前艙，是……是十三位使者住……住的了。」

秋月跟在卓少華身後，粉臉飛紅，啐道：「死貓，你少嚼舌根。」

章四虎道：「這……這是顧……顧總管吩咐的，難……難道又……不……不對了？」

卓少華知他是個渾人，就一揮手道：「那就請大家上船來吧！」

秋月答應一聲，翩然回身上岸，招招手道：「令他請各位使者上船了。」

十三名黑衣人依言上船，在前艙分兩排坐下。

卓少華走到前艙，背靠着中艙艙板，和大家席地坐下。

章四虎巴結的道：「令……令主，你……你老該住到中艙裏去，那……那是特別給你……你老準備用的。」

「不用了。」卓少華道：「本座和大家坐在這裏就好。」

秋月道：「章四虎，你只管去管船上水手，和大家的伙食事宜，令主喜歡坐在那裏，就坐在那裏，不用你操心。」

「是、是。」章四虎連聲應「是」，陪笑道：「小……小的怎……怎敢管令……令主……」

秋月道：「大家都已上船了，你快去吩咐開船吧！」

「是、是。」章四虎這回不敢怠慢，急急回身退出艙去。不大工夫，木船緩緩離岸，掉了個頭，朝港灣外駛去，出了港灣，就是遼闊的大江了，船上立即升起了一道布帆，鼓風破浪而行，只要看船上動作極快，可見船上水手，少說也有十幾名之多。

接着兩名水手打扮的人抬着一木桶茶水走入前艙，放到角落上。

令主當然要特別沏一壺上好的龍井茶送上，那是由水手送到中艙，再由秋月端了過來，放到卓少華身邊的艙板上，低低的道：「令主請用茶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謝謝妳，放着就好。」

秋月嫣然一笑，便自輕盈的退出船艙去。

卓少華抬頭道：「茶水送來了，大家要喝茶水，各自去飲用好了。」

說完，獨自斟了一盅，緩緩喝着。十三名黑衣人經他一說，也自紛紛起身，各倒了一盅，拿着回到原來位置坐下，喝着茶水。

這十三個人的座位，分成兩排，是從船頭艙門口排過來的，左邊六人，右邊七人，卓少華坐的位子背靠中艙艙板，面向船頭，這一來，「宇」字（九眺先生），「宙」字（董仲萱）二人正好坐在卓少華的右首，相距極近。

這時九眺先生（他和卓少華之間，只隔了一個董仲萱）手持茶盅，緩緩喝着，一面以「傳音入密」說道：「少華，你現在可以說了，你是如何混進來的？怎麼當上了令主？」

卓少華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弟子和師父、四師叔那晚進入蘭赤山莊，被穆嬷嬷所擒，這穆嬷嬷就是昔年拍花門的穆七娘……」

他又談及自己被穆七娘「無憂散」所迷，途中如何遇到老哥哥……

九眺先生問道：「你說的老哥哥又是誰？」

（他們一問一答，均以「傳音入密」交談，不贅）

卓少華道：「老哥哥先前自稱飛跛子，直到後來，弟子才知道他叫做謝長風，道號長風子……」

九眺先生聽得不由一怔，喝了一口茶，才道：「飛天神魔謝長風？他還活着？唔，你說下去。」

卓少華接着就把自己被老哥哥救出，帶到百丈峯山巔，傳自己武功，自己神智漸漸清明了一半，後來如何遇上小公主，和自己一同到山上來，一直說到小公主給了自己一瓶解藥，以及城主要自己担任第四路令主等詳細說了一遍。

其中只把顧總管要秋月使「美人計」的那一段，沒說出來，當然他在車中吻了小公主這一段也删去了。

九眺先生又問道：「那麼你可知道這次城主要你率領第四路人馬，是到那裏去的？」

卓少華道：「不知道，這一路行程，都是由顧總管事先安排好的。」接着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可認識其餘十一個人，是那一門派的人麼？」

九眺先生道：「爲師很少在江湖走動，只認識其中幾個，你四師叔經常行走江湖，方才爲師問過你四師叔，天字是峨嵋獨行叟，地字是形意門前輩石開天，玄字爲師和你四師叔都不識其人，但其人武功一定很高，黃字是武當派紫雲道長，洪字和荒字是武當掌門人的師弟啓眞子和歸眞子，日字是武當俗家日月雙環勝鎭山，這些人都是白道上成名多年的人物，還有四個則是黑道上兇名久著的人，月字是血手煞神田無忌，盈字是翻天掌陸浩，昃字是笑煞人蕭道成，辰字是惡財神何三元。」

卓少華道：「弟子身上還有一瓶解藥，約有百粒之多，每人只需兩粒，就可解去『無憂散』之毒，恢復神智，只是弟子有幾點顧慮……」

九眺先生道：「你有何顧慮？」

卓少華道：「第一，這些人中，難保沒有顧總管安排的人，假裝神志被迷，監視所有的人的行動，一旦讓他知道了我們的舉動，就會壞了整個計劃……」

「唔！」九眺先生道：「這倒不可不防。」

卓少華道：「第二，照你老人家所說，這些人都是名重武林的前輩，一旦解去被迷神智，豈肯再和弟子合作？」

九眺先生微微頷首，說道：「你這顧慮不無道理，只不知你有什麼行動的計劃呢？」

卓少華說道：「弟子一時也想不出來，所以，想請師父和四師叔商量後再作決定。」

九眺先生道：「目前咱們連要去什麼地方？芙蓉城主有些什麼舉動？都一無所知，很難預計應付之策，你說的沒錯，待爲師和你四師叔研究研究再說。」

卓少華道：「弟子認爲我們這趟水程，對解除『無憂散』最爲有利，因爲在神智恢復之前，要有一盞熱茶工夫的昏睡，才能清醒，而且清醒之後，大家坐在一起，也容易彼此交換意見，所以弟子之意，務必把大家解醒過來才好。」

九眺先生道：「對了，你可知道還有三路人馬，是些什麼人嗎？」

卓少華道：「弟子聽秋月說過，第一路令主就是爹……」

九眺先生心頭不由一凜，暗忖道：「大師兄分明已經遇害，這人分明不是大師兄了。」

但他這話，一直藏在心裏，沒跟卓少華說過，接着又問道：「第二、第三路人馬呢？」

卓少華道：「據秋月說，那第二、第三兩路令主，也是武林盟主，只是不知他們姓名。」

九眺先生心中一動，說道：「那一定是三湘盟主鐵指綿掌張椿年，和河北各省盟主金刀李千鈞二人了，唉！想不到他們二人，也會是芙蓉城主的手下，足見芙蓉城主處心積慮已非一日了。」

說到這裏，接着又道：「哦！少華，這秋月是不是顧總管派來的人，你凡事可得小心，須防她一着才是。」

卓少華說道：「秋月姑娘本來是顧總管的心腹，但現在已經不妨事了，師父和四師叔的解藥，就是她帮助弟子下在酒中的。」

「哦！」九眺先生雖然不敢用眼睛去看卓少華，但他是規行矩步，對門下管束極嚴的人，聽了卓少華的話，自然可以想到秋月既是顧總管的心腹，怎會反而帮助卓少華呢？其中必然涉及了男女私情，他自然不願自己門人，品行有虧，非要問個明白不可。

這就問道：「她爲何會有這大的轉變呢？」

卓少華自小跟隨師父，凡事都不敢瞞騙，只好把昨晚在車中，秋月說的話和盤托出，給師父說了一遍。

九眺先生聽得暗暗點頭，自己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果然不欺暗室，心中大是告慰。一面說道：「你做得很好，只有以誠待人，人家才會以誠相待。好了，此番行動，也許對武林整個大局，關係十分重大，爲師須得和你四師叔妥善研商，方可決定，你且休息一會吧。」

卓少華就自顧自的倒了一盅茶喝着，他是此行的令主，趁師父和四師叔以「傳音入密」交談之際，暗中觀察其餘十一個人，是否有形迹可疑之處？但靜靜的看了一陣，覺得大家都在閉目枯坐，沒有一個人睁眼朝其他的人看過，好像他們對此番行動，都漠不關心一般。

約莫過了頓飯光景，只聽師父（九眺先生）又以「傳音入密」說道：「少華，爲師和你四師叔研商之後，初步決定，趁大家都在船上的這段時間，先替天、地、黃、洪、荒、日六人解去『無憂散』，等他們清醒之時，由爲師和四師叔分別告以經過，希望他們能全力合作，仍然裝作被迷，大家才能共同商量出一個對策來。」

卓少華道：「那麼還有五人呢？」

九眺先生道：「元字爲師和你四師叔都不識此人，對他出身來歷，一無所知，自然很難加以說服，至於月、盈、昃、辰四人，都是黑道兇人，解去迷藥，不易加以控制，你既有令牌，可以指揮他們，還是不給他們解藥的好。」

接着又道：「只是這解藥，仍須由你交代秋月姑娘，要在晚餐時先設法讓他們服下才好。」

卓少華道：「師父但請放心，此事弟子自會交代她的。」

天色漸漸接近黃昏，船篷裏面，早已暗下來了。

秋月翩然從中艙走出，朝卓少華欠欠身道：「啓稟令主，酒菜已經準備好了，請令主回到中艙用餐吧。」

卓少華一手托着下巴，問道：「他們這裏呢？」

秋月道：「章管事也已準備好了，快送來啦！」

正說之間，已有兩名水手裝束的人，提着食盒走入，十三個人，仍然分作兩組，前面六人和後面七人各有一個食盒，由兩名水手各自從食盒中端出五盤菜餚，在他們中間的艙板上放好，另有兩名水手，扛着一大箱白飯，放到中間，四名水手便自退出。

卓少華問道：「怎麼沒給他們準備酒麼？」

秋月道：「這要問章管事，小婢也不知道。」

卓少華道：「章四虎人呢？」

章四虎就站在艙外，連忙應道：「小……小的在。」

卓少華道：「你爲什麼不給十三位使者備酒？」

章四虎陪着笑，說道：「回……回令主，這……這在路上，只……只給令……令主準備了酒，使……使者沒……沒有準備……」

卓少華問道：「這是誰的主意？」

章四虎酒糟鼻有些發紅，囁嚅的道：「回……回令主，這……這是顧……顧總管交……交代的。」

卓少華道：「不行，本座有酒喝，十三位使者自然也要喝酒了。」

章四虎爲難的道：「這……這……」

秋月在旁道：「令主率領第四路的人，自然要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了，你不用多說，還不快去拿酒來？」

章四虎瞧了卓少華一眼，只得應道：「是，是，小的這就去拿。」

卓少華喝道：「快些！」

章四虎那敢怠慢，口中諾諾連聲，很快的退出艙去。

卓少華即以「傳音入密」朝秋月道：「妳準備六份解藥，待會等他取酒回來，就說『令主賜酒』要他斟酒，妳給我一個個的敬去。」

秋月不會「傳音入密」，她只好用眼睛朝卓少華投了一個詢問的眼色。

卓少華立即再以「傳音」說道：「妳記住了，只有元字和後面四個，不能給解藥。」

秋月暗暗點了一下頭，迅快一個轉身，朝中艙行去，取了一個酒杯，才行回過身來，這時纖掌之中，已經暗藏了十八粒解藥。

正好章四虎也雙手捧着一大壺酒，送入艙來，諂笑道：「令……令主，酒……酒送來了。」

卓少華從秋月手中接過了酒杯，隨手遞給了章四虎，才吩咐道：「你給本座斟酒。」

「是，是！」章四虎不敢違拗，口中連聲應是，接過酒杯，斟滿了酒。

卓少華道：「秋月，妳代本座給每位使者敬酒，告訴他們船上準備的酒不多，每人只有一杯，大家不用站起來，就坐着喝好了。」

秋月答應一聲，站到卓少華身邊，嬌聲道：「各位使者，令主吩咐章管事給大家準備了酒，只是船上酒準備得不多，諸位只好每人喝上一杯，這是令主一點心意，有酒同喝，現在令主要小婢依次給諸位敬酒，令主說的，同在船上，大家就不用站起來了，各位原位坐着，小婢自會依次送上。」

九眺先生聽得暗暗點頭，忖道：「這位秋月姑娘果然能幹得很！」

秋月話聲一落，立即從章四虎的手上，接過酒杯，俏生生朝天字身前走去，口中說道：「使者請用酒。」

她在轉身之時，已把兩粒解藥放下杯中。

天字果然坐着不動，從秋月手中接過酒杯，說道：「多謝令主賜酒。」舉杯一飲而盡，把酒杯遞還給秋月，又說了句：「謝謝姑娘。」

秋月嫣然一笑道：「不用謝。」轉身回到卓少華身邊，伸手道：「章管事，斟酒。」

章四虎應了聲「是」，連忙雙手捧壺，又斟滿了一杯，秋月捧着酒杯，又朝地字送去。

這樣等十三個人一齊敬完了酒，回到卓少華身邊，嫣然一笑道：「令主，現在可以回中艙去用酒飯了吧？」

卓少華點點頭道：「好。」一面朝十三個黑衣人道：「諸位請用飯吧！」

回身朝中艙走去，一面說道：「章四虎，你隨本座來。」

他怕章四虎暗中監視十三個人的行動，看出師父等人以「傳音入密」交談，故而把他喚到中艙去。

章四虎應着「是」，緊隨秋月身後，走入中艙。

這中艙早已點燃了一盞氣死風燈，小圓桌放好了兩副杯筷，和五盤精美的菜餚，令主吃的，當然要比十三位使者吃的菜精美多了。

卓少華在上首一把木椅上坐下。

秋月也老實不客氣在左首一張木椅上坐下，她要在章四虎面前，儘量裝出她和令主的關係，已是十分親密，舉起纖手，斟了兩杯酒，臉頰飛紅，嬌滴滴，略帶羞澀的說道：「令主請用酒了，小婢陪你一杯。」

卓少華回到了中艙，自然毋須再嚴肅了，也故意裝出一副好色的模樣，笑道：「好，好，本座也陪妳。」

兩人對乾一杯。

章四虎雖然胸無點墨，但察言觀色，趨迎奉承這一套，他可懂，連忙欠着身陪笑道：「令……令主請慢……慢用酒，小……小的告退。」

卓少華說道：「慢點，本座還有話問你。」

「是，是！」章四虎垂着雙手，站停下來，陪笑道：「不……不知令……令主要……要問什麼？」

卓少華只是要把章四虎留在中艙，其實也沒有什麼話問他的，這就含笑說道：「本座聽說你會畫老虎？」

章四虎一聽令主都知道他會畫老虎，心頭一高興，酒糟鼻登時紅了起來，囁嚅的道：「回……回令主，小……小的畫是會畫，那……那是照……照着花……花樣描的。」

「花樣？」卓少華問道：「什麼叫做花樣？」

秋月在旁說道：「花樣，就是綉鞋頭花的樣子，章管事是說給他乾娘在鞋頭上畫的老虎頭，都是依樣葫蘆，照着老樣子描的。」

卓少華問道：「這麼說，沒有樣子，你就不會畫了？」

章四虎的臉上微紅，說道：「小……小的畫老虎，本……本來就是描的，要……要有樣子，才……才能描……」

秋月嗤的笑道：「所以大家都叫你笨貓咯！」

章四虎脹紅着酒糟鼻，說道：「大……大家說我老虎頭畫得好，除了乾娘，上個月顧總管也找我畫呢！」

秋月撇撇嘴道：「你畫得再好，也不過是替老太婆描描鞋頭的老虎頭罷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但他總比一般丫頭使女描的老虎頭要好得多了。」

章四虎道：「令……令主說的是，乾……乾娘說的，小的描的老虎頭，比幾個小丫頭描的好得多了。」

卓少華問道：「你唸過書嗎？」

「沒有。」章四虎臉上一紅，說道：「但……小的會……會寫自己的名字。」

秋月笑道：「眞了不起，你將來當了畫家，能夠在畫上寫上自己的名字，也差不多了。」

章四虎道：「小……小的看人家在畫上題了許多字，覺得很……很有意思，所以小的畫……畫了一張老虎，就……就一連寫上五個『章……四虎』……」

秋月道：「那爲什麼呢，名字只要寫一個就好，你爲什麼要寫這許多呢？」

章四虎得意的道：「那……那才是畫畫呀，小……小的還在名字下面，捺了手印呢……」

卓少華愈看愈覺章四虎猥瑣庸俗，沒唸過書的人，連說話都俗不可耐，有這種人站在你面前，你如果還喝得下酒，不嘔出來，你就了不起。

卓少華心裏眞是作嘔，揮手道：「本座看到過你給辛嬤嬤鞋上畫的老虎頭，那天她正好穿在脚上，確實很好。」

章四虎聽到令主稱讚，連忙陪笑道：「乾……乾娘脚上穿的鞋，每一雙都……都是小……小的畫的。」

卓少華看看已過了不少時光，這就一揮手道：「很好，你現在可以下去了。」

秋月笑着道：「章管事，我要建議你，以後替辛嬤嬤鞋頭上畫老虎頭，莫忘了寫上『章四虎』三個字，再捺上手印，這樣才算是金石書畫都全了呢！」

章四虎朝她傻傻一笑道：「小……小的記下了，小的以……以後就……就這麼做。」

說着喜孜孜的退了下去。

卓少華搖搖頭，道：「這樣一個渾人，也夢想當畫家？聽他說話，就令人作嘔了。」

秋月媚笑道：「那麼令主還叫住他作甚？」

卓少華道：「我是故意留住他，不讓他到前艙去的，他雖是渾人，但如果給他看到了大家以『傳音入密』交談的情形，只要透露一點給顧總管，顧總管就會抽絲剝繭，發現咱們的行動。」

秋月道：「那你就該把章四虎多留住他一會，前艙服了解藥的人，眼下正在逐漸清醒之中，九眺先生和董大俠要分別和他們說話，就算是『傳音入密』，只要稍爲注意，就會看得出來。」

卓少華道：「那……」

秋月嫣然一笑道：「令主不用着急，你自顧用酒飯，小婢出去瞧瞧，有沒有人在前艙負責監視就知道了。」

說完，翩然往艙外行去。

不多一會，秋月已經回進艙來，說道：「小婢在船上站了一回，章四虎已經回到後艙去了，前艙十三位使者都已吃過飯了，現在靜靜的坐着，艙外並沒有人暗中偷覷。」

卓少華點頭道：「如此就好。」

秋月嫣然一笑道：「令主現在總可放心了，你也好憩一回吧！」

卓少華道：「我不想休息，再過一會，還要去聽師父的消息呢！」

秋月倒了一盞熱茶送上，說道：「令主用茶。」

卓少華接過茶盞，輕輕喝了一口，便自放下，說道：「我這就到前艙去，師父他們大概都已說清楚了。」

秋月輕笑道：「你眞是個急性子的人，連一會也停不下來。」

卓少華跨出中艙，就端起了令主的架子，昂首闊步，緩緩跨入前艙。

秋月緊隨他身後，卓少華跨入艙去，她就在艙門口站停下來。

十三名黑衣人看到卓少華走進來，正待站起，卓少華立即一擺手道：「諸位請坐，在船上不用多禮了。」

十三名黑衣人聽他這麼說了，果然坐着不動。

卓少華依然在中間靠艙的位子上大模大樣坐下。

他才一坐下，就聽師父以「傳音入密」說道：「少華，事情全談妥了，獨行叟（天字）、石開天（地字）和紫雲道長（黃字）等人，都表示願意支持你，且等到了地頭，看看芙蓉城主究竟有何舉動，再作計較。」

卓少華一手托着下巴，也以「傳音入密」問道：「師父，師叔，可曾問過他們，有人知道芙蓉城主的來歷吧？」

「都不知道。」

九眺先生道：「這裏的人，都沒見過芙蓉城主本人，因此一時之間，推測不出她的出身來歷來。」

卓少華又道：「那麼元字呢，有沒有人認識他？」

「沒有人認識他。」

九眺先生道：「此人似是從未在江湖上走動，若是江湖上人，就不會不認識的了。」

卓少華道：「以師父看來，他會不會是芙蓉城派來的人，故意裝作神智被迷，混在大家裏面，監視我們行動的？」

九眺先生道：「據爲師觀察，此人終日落落，閉目枯坐，從未向任何人投過一瞥，確似被迷失了神智的人，不似派來的奸細。」

卓少華道：「現在弟子該當如何，還望師父指示。」

九眺先生道：「你自然仍以令主身份，和平日一樣，不用對爲師等人客氣，以免露出破綻，而且你也不用經常到前艙來，他們既然給你準備了中艙，你就該住在中艙爲是，有什麼事，爲師自會告訴秋月姑娘的。」

卓少華應了聲「是」，也就起身回轉中艙。

這時天色已黑，但因這趟水程，顧總管交待過章四虎，必須在明天傍晚以前，趕到地頭，因此水手們輪流休息，晚上也並未泊岸，依然航行。

卓少華回入艙中，秋月也緊隨着走入艙中，低聲問道：「令主，他們醒過來了麼？」

卓少華點點頭，就把師父說的話，告訴了她。

秋月喜道：「這樣就好了，小婢担心的是這些人都是武林知名之士，一旦恢復了神智，就不肯聽你的，那豈不弄巧成拙麼？」

卓少華道：「這事幸虧有師父和四師叔在場，否則要我一個個去說服他們，那就難說了。」

秋月道：「好了，事情都辦妥了，時間不早，令主可以休息了。」

卓少華道：「不忙，我還有一件事要問妳。」

秋月道：「令主還有什麼事呢？」

卓少華道：「關於元字那個人。」

秋月道：「元字怎麼了？」

卓少華說道：「我聽師父說，所有的人，都不認識他，足證他是個從未在江湖走動過的人，那麼，他如何會被芙蓉城囚禁，甚至會被迷失神智的？妳有沒有聽說過？」

「沒有啊！」

秋月道：「這種事，除了城主、顧總管，只有賈嬷嬷會知道，平常是不會有人說起的……」

剛說到這裏，忽然輕「哦」了一聲道：「小婢想起來了！」

卓少華問道：「妳想起什麼來了？」

秋月道：「只不知是不是他……」

卓少華道：「妳說出來聽聽！」

秋月道：「那是好多年以前，小公主每天都要到北岩去練劍，小婢那時年紀還小，只知道北岩住着一個劍術很高的人，好像大公主的劍法也是他教的，旁的小婢就不知道了。方才小婢想起北岩是囚人的地方，那麼很可能就是此人了。」

卓少華點點頭道：「有此可能，只不知這人是誰？」

秋月忽然壓低聲音道：「小婢聽說這次賈嬷嬷也隨城主出來了，如果覷個機會，把賈嬷嬷誘出來，就可以問出這個人的來歷了。」

卓少華笑道：「這一來，不會把事情都弄僵麼？」

秋月道：「目前這批人全已清醒，最多也只能和令主一起到達地頭，難道他們還會一直跟令主下去麼？」

卓少華頷首道：「妳說得也是。」

秋月道：「這些都是以後的事了，小婢已經舖好床舖了，令主早些休息吧！」

卓少華問道：「妳呢？」

秋月粉臉驀地飛紅，螓首低垂，說道：「令主只管睡好了，小婢就在艙板上打個盹就好。」

卓少華道：「妳到舖上去睡，我還要運功呢。」

秋月道：「那怎麼成？」

卓少華道：「妳還不知道，我跟老哥哥練功的時候有幾個月都沒睡覺，就是整天整晚的坐着練氣，我已經習慣了，再說這幾天都沒好好的運功了，所以今晚要坐下來練功，妳只管到舖上去睡好了。」

秋月還待再說。

卓少華道：「妳再不去睡，我就點了妳的睡穴，把妳抱上去。」

「不要……」秋月粉臉更紅，羞澀的道：「令主是故意要把床舖讓給小婢的了，小婢……」

卓少華道：「妳不用多說，我叫妳去睡，妳只管睡就是了。」

說到這裏，擧手一揮，熄去了燈燭，就獨自在艙板上盤膝坐下，運起功來。

秋月看他這麼說了，不敢違拗，只好含羞和衣睡到舖上去。

過不一回，只聽艙外甲板上有人躡手輕脚的走近過來，以耳貼着艙篷，似是想竊聽艙中的動靜。

卓少華一聽他的脚步聲，就知是病貓章四虎了，心中暗暗冷笑，抬手點出一指，就再也不去理他，自顧自運功了。

翌日清晨，秋月很早就醒過來了，她悄悄跨下床舖，眼看卓少華臉上紅光滿面，膚色晶瑩有光，心知他正在行功之中，不敢驚動，輕輕摺疊好床舖，就坐在舖上，不敢稍動，也不敢開出艙門去，因爲卓少華獨自坐在艙板上運功，是不能讓人知道的。

（這中艙就是讓卓少華和秋月住的，如果給章四虎看到卓少華坐在地上，兩人並未同床，傳到了顧總管耳中，豈不是會引起她的疑心？）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卓少華才緩緩睜開眼來。

秋月忙道：「令主醒了麼？」

卓少華站起身，看她已把舖疊好，含笑道：「妳起來的這麼早。」

秋月道：「也不早了，令主沒有醒，小婢不敢開門出去。」

卓少華道：「妳現在可以開門出去，叫章管事進來。」

秋月道：「令主一清早叫章管事有什麼事？」

卓少華笑了笑道：「他已經在甲板上站了一晚了，妳去叫他進來，我要問一問他。」

秋月意外的道：「他在甲板上站了一晚，那是做什麼呢？」

卓少華冷冷的道：「他自然是奉命偷聽我們來的了。」

「偷聽我們」，自然是偷聽「夜來風雨聲」來的了！

秋月一張粉臉又不禁飛起兩片紅暈，低聲說道：「不知昨晚小婢和令主說的話，會不會被他偷聽去了？」

卓少華道：「沒有，他是在我熄燈之後才偷偷掩過來的，被我制住了他的穴道，等妳出去，我再解開他的穴道。」

秋月打開門閂，走了出去，果見章四虎傻頭傻腦的站在艙外，一顆頭緊貼着篷，作出竊聽之狀，心中暗暗覺得好笑，就嬌聲叫道：「章管事，你在做什麼呢？」

病貓章四虎穴道受制，四肢動彈不得，這個樣子已經整整站了一晚，等到天色大亮，他心頭正在焦灼，聽到秋月這一叫，更是慌張。但這一慌張，突覺身上一鬆，四肢居然已能活動，口中不覺「啊」了兩聲，立即陪笑道：「秋……秋月姑娘，妳……妳早……小……小的沒……沒有什麼……」

秋月臉色一沉，說道：「那你站在這裏作甚？」

章四虎急得酒糟鼻通紅，忙道：「小……小的是來聽……聽令……令主和……和姑……姑娘起來了沒……沒有，小……小的好……好準備早……早餐……」

秋月道：「令主叫你進去，快隨我來吧！」

章四虎聽得一驚，囁嚅道：「令……令主他……他……」

秋月道：「不用多說，快跟我去。」

章四虎果然不敢再多說，跟在秋月身後，走入中艙，就慌忙躬着身，囁嚅地道：「小……小的叩見令……令主。」

卓少華喝道：「章四虎，你好大的狗胆。」

章四虎嚇得心頭一顫，雙膝一屈，跪了下去，連連叩頭道：「小……小的沒……沒有……」

「你在艙外偷聽，還說沒有？」

卓少華大馬金刀的坐在椅上，冷哼一聲道：「說，你是什麼人派來的奸細，若不從實招來，本座就斃了你。」

「眞……眞的沒……沒有，令主開恩……」

章四虎爬在地上，不住的叩頭，說道：「令……令主，饒了小……小的吧！」

「你當本座不知道麼？昨晚你穴道就是本座把你制住的。」卓少華喝道：「你只要說出是什麼人派你來偷聽本座的，本座就饒你不死。」

章四虎早已嚇得面無人色，趴在地上，連頭也不敢抬，說道：「小……小的是奉顧……顧總管之命，聽……聽聽令主和秋月姑……姑娘說……說些什麼，小……小的不……不是奸細，小……小的下……下次不敢了。」

卓少華哼道：「顧總管還交代了你些什麼？」

章四虎道：「沒……沒有了，小……小的不……不敢說……說謊。」

秋月在旁道：「令主，你就饒了章管事吧！」

卓少華喝道：「本座看在秋月份上，饒你這一遭，還不給我滾？」

「是，是。」章四虎如遇大赦，連連叩頭，爬了起來，急匆匆退出艙去。

傍晚時分，船已駛入一條汊河，漸漸緩了下來。卓少華跨出艙門，但見沿岸一片疏林，遠處兩三家漁家，在夕陽殘照中，升起縷縷炊烟，自己這條船靠岸之處却甚是荒涼，忍不住問道：「我們就要在這裏登岸麼？」

章四虎正在船梢指揮着水手靠岸，聽到卓少華的問話，慌忙趨了上來，陪着笑道：「是、是……顧總管……指……指定要在傍……傍晚趕到這……這裏，小……小的總，總算沒……沒有誤事。」

（未完・十四）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雲天和竺九明等人在靈壽分舵將骷髏幫分舵主殺掉，和竺九明等五人再來至太原分舵，又將分舵主莫淵明等人全部殺掉，再飛鴿傳書用莫淵明的名義向幫主報訊，謊報受淳于亮——軒轅手所害，惟恐幫主不信，又在山西境內先派薛人傑父女在青龍集賣藝，將土霸六陽掌解濤引出，然後宣佈其劣跡而殺之，並在其家裡壁上書「軒轅手殺！」四字，爲民除害，目的是建立江湖威信，使骷髏幫主相信淳于亮有背叛行爲。果然幫主接到傳書，信以爲眞，忙派太虛道人往太原探淸淳于亮的舉動，對葉勝、鄧素雲的叛幫所爲有懷疑，還需証據……

審查無實據

葉勝冷笑道：「幫主，待屬下稟明詳情，如有不實，請幫主立即賜死，當死而無怨。」

骷髏幫主沉聲道：「快說！」

「凌雲天在蘇州三星鏢局充任西席，其實他乃禪門高僧百非上人之徒，託身鏢局，爲了查明殺害父母大仇，不料竟遇三星鏢局失鏢，遂捲入此項是非漩渦內……」遂將蘇州經過及鄧素雲與凌雲天結識原委敘出，又道：「因羅英叛幫，與落魂谷暗中勾結，其實與本門護法淳于亮心機不軌，狼狽爲奸……」

骷髏幫主不禁面色一變，沉聲說道：「淳于亮怎麼會叛本幫，老朽不信眞有此

委作分壇主

事。」

葉勝道：「容屬下稟明一切經過，幫主睿智，不難查明屬下之言眞假。」

骷髏幫主點點頭，面色嚴肅。

葉勝侃侃直言淳于亮假幫主之命誘鄧素雲前往堡中商議大事，淳于亮圖謀染指鄧素雲並非一日，入堡即以藥酒將鄧素雲迷倒，圖成好事，不料堡外頻頻發現可疑人物，淳于亮逼不得已離堡。

鄧素雲內功深湛，雖在半昏中依然用內功逼驅迷藥發汗迫出體外復元，醒後突在無意中發現淳于亮一本記事密札，其內俱是暗語，爲此鄧素雲疑心淳于亮有叛幫意圖。

果然！

淳于亮返堡後，發現鄧素雲已復元，鄧素雲又處處防範，無法得逞，鄧素雲虛與委蛇，言語間設詞套問，淳于亮無意中透露急欲攫得軒轅秘笈，練成曠世絕學，他日當冠冕武林，本門弟子多與其交深，必可同心共濟。

骷髏幫主見葉勝言之鑿鑿，不禁將信將疑，道：「鄧素雲爲何不事先稟明？」

葉勝搖頭苦笑一聲道：「基于三種原因，不能事先稟報。」

「那三種原因？」

「第一，淳于亮叛跡未明，若據而稟報，不無挾嫌誣陷之嫌，其次，幫主已閉關潛修，無法陳達，淳于亮在幫日久，位勢權高，賦有生殺大權，更恩結同心，手眼通天，若密訊落在淳于亮黨羽手中，不但激使淳于亮提早叛離，而且幫主也有性命之危。第三，眼前武林鼎沸亂象，無不與本幫息息相關，若不愼重將事，內憂外患，本幫有纍卵之危。」

字字句句，如扣金石，落地有聲。

骷髏幫主只覺委實合情合理，怦然心動，不禁默然不語，但仍不信淳于亮有叛幫之意圖。

葉勝察言觀色，知骷髏幫主已信了五成，忙將自己隨鄧素雲離堡後迄至現在經過詳情敘出，又道：「幫主，屬下句句是眞，若有一字不實，請幫主賜死無怨。」

骷髏幫主默然久之，道：「鄧香主現在何處？」

葉勝不禁一愕，詫道：「幫主未曾見鄧香主？鄧香主同屬下聯手拒敵，突然發現一條可疑影跡，立即暗躡而去……」

「可疑人物是誰？」

「八皇子的黨羽，少林之叛徒，化名叫葛厚麟，在白鹿洞首暗算南天一鷹公孫炎攝魂手余獨非致命，香主疑心葛厚麟必知軒轅秘笈綫索，匆匆追去，幫主在翠雲別府時鄧香主尚未返回麼？」

骷髏幫主面色微變，他目的志在軒轅秘笈，遂命手下將葉勝及羣雄速押回總壇，身如流星奔矢前往翠雲別府，發現竟闃無一人。

耗費一月時光逗留燕京，宮廷竟沉寂若水，軒轅秘笈竟如石沉大海，不得已調遣能手潛跡燕京分舵，一面廣佈耳目於宮廷間，又匆匆去嶗山暗查無量道人，而無量道人及其門下均離山日久未回，暗中嘆息，趕回希夷峽習練一項武林絕學，俟確知軒轅秘笈消息，再行出山。

不久即接獲燕京分舵密訊，得知軒轅手已在宮廷間掀起巨大波瀾，大內好手葛厚麒等人慘遇毒手，心內暗覺葉勝之言並非信口開河，無的放矢。

倘屬虛言，因何鄧素雲追躡葛厚麒，如今葛厚麒首遭毒手，其中不無原因。

此刻，竟是噩耗頻傳，莫淵明臨危命人代筆傳訊，指明淳于亮叛變，靈壽分舵已遭淳于亮斬盡殺絕，太原分舵亦告烟消瓦解，失悔當時未曾聽信葉勝防患未然！

葉勝尚在熟睡中，夢境中忽覺有人推自己，只聞有人喚道：「葉勝……葉勝……葉勝……」

猛然睜目，但見骷髏幫主寒着臉立在身前，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緩緩爬起抱拳躬身道：「屬下參見幫主！」

骷髏幫主望了葉勝一眼，語聲平和道：「葉舵主免禮。」將太原分壇急訊遞與葉勝，接道：「你拿去瞧瞧！」

葉勝大感困惑，接在手中仔細詳閱太原分壇急訊，心頭不禁驚喜交集。

自然葉勝深知淳于亮已死，這自稱軒轅手淳于亮無疑是凌雲天，暗暗欽佩凌雲天智計卓絕，爲了相救羣雄探明骷髏總壇所在，不惜抽絲剝繭，他看完後只輕喟了聲道：「幫主睿智，必有安排，屬下自無嘵舌餘地。」

骷髏幫主凝視了葉勝一眼，道：「葉舵主你心內無一絲怨恨之意麼？」

葉勝惶悚答道：「屬下受恩深重，幫主一派宗旨，法紀不嚴，何以服衆。」

骷髏幫主長嘆一聲，說道：「悔不聽信你之言，已鑄大錯，鄧香主是否尚與凌雲天在一處，老朽急欲命你前往尋訪鄧香主。」

葉勝不禁一怔，搖首道：「當時劍主在翠雲別府未曾發現鄧香主轉返，劍主又與凌雲天彼此照過面，其實凌雲天與鄧香主在一處，屬下心靈已起警兆，恐鄧香主已遭不測！」

骷髏幫主面色微變道：「如此說來，凌雲天仍在尋覓你等下落。」

葉勝答道：「屬下深知凌雲天心性沉毅，雖與鄧香主互生情愫，却能以禮自持，何況凌雲天大仇在身，此刻他必先訪覓仇踪，奔走天涯，他更不知羣雄爲幫主所擒，屬下縱然奉命，事隔數月，一無綫索可循……」說着目光一轉，忽問道：「幫主目前如何發落袚拿羣雄？」

「依你之見呢？」

葉勝道：「不如釋放，他們都是武林知名人物，與凌雲天係生死忘年之交，凌雲天一聞知他們行踪，必趕來會晤，那時定可得知鄧香主生死下落。」

骷髏幫主頷首微笑，道：「此言確有見地，但擒虎容易放虎難，受囚之辱，孰不可忍，若縱其離去，定與本門爲敵，何況總壇所在必由此洩漏，引來一場血腥浩刦。」

葉勝略一沉吟道：「幫主不可因小失大，仇怨雖結，未始不可化敵爲友，僅凌雲天知鄧香主屬下眞正來歷，羣雄迄今還是茫然無知。」

骷髏幫主默然忖思久之，忽頷首道：「容老朽安排妥當，便即釋放羣雄，葉舵主與他們同行。」說着轉身走出石室，厚重石門倏地自動關閉。

葉勝怔了怔神，走至石室壁擊指敲打出聲。

須臾，只聽隣壁傳來輕微敲擊聲響。

葉勝面上泛出一絲笑容，異常熟練地敲擊石壁，疾徐變化極有規律。

片刻時分，葉勝又回至榻上躺下，仰面沉思。

約莫兩個時辰過去，石門倏地開啓，一個骷髏幫徒提着食盒走入，含笑道：「葉舵主請用中飯。」左手取出一道幫主密諭遞向葉勝，接道：「幫主命舵主照書行事！」說後抱拳一拱，退了出去。

葉勝看了幫主密諭後，收藏懷中，揭開食盒，取出四碗精美菜餚，一壺酒及饅頭包子，微微一笑，又敲打石壁傳音後，便坐下大吃大喝起來。

一霎那間，風捲雲掃，吃了一乾二淨，倒在榻上，只覺一陣天旋地轉昏迷了過去。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葉勝悠悠醒轉，發覺存身在一座小廟宇內，羣雄亦躺在壁角昏睡尚未醒了過來。

他霍地立起，察覺武功已復，精神爲之一振，也不驚醒羣雄，知藥力消失即會自動醒來，便飄然走出廟外。

只見蒼嶺叠翠，奇峯矗天，萬山迴抱，震耳濤嘯，小廟建在一座危岩上，廟外數株古松，龍飛鳳舞，菌蔭虬柯，轉面望去，廟牆剝蝕，諒年久失修，楣額上塑書「山神廟」三字，已模糊不辨。

葉勝一怔，暗道：「此地不知何處，幫主送我等來此必有用意。」

忽見崖下現出三條迅快人影，似向此峯登上，心神一剔，暗中凝聚功力，撒出獨門兵刃，全神貫注着來人。

來者三人身法奇高，攀登如飛，葉勝目光銳厲，隱隱瞧出這三人似爲宮廷高手無疑，迅疾掠入廟中，只見羣雄已醒來，活喪門賈慶正欲張嘴大笑，葉勝忙示意制止，低聲道：「有人來了，我等速覓地藏起來。」

羣雄忙紛紛竄向廟後覓地藏身。

三條身影迅如飛鳥般撲上崖來，立在松坪上，蒼鷹鐵筆鄒雷原係宮廷能手，認出三人乃是五皇子心腹死黨通天犀萬澄、虬角龍濮天鵰、大力神孟輝，武功高極，萬澄兩年以前乃洪澤湖水道巨寇，水性奇高。

大力神孟輝身高八尺，一身橫練功夫，不畏刀槍，兩臂之力可生裂奔牛。

但見虬角龍濮天鵬兩道森厲眼神望了廟內一眼，邁步走入，巡視了一瞥後又掠出，笑道：「廟內無人，我等樂得寧靜片刻。」

萬澄忽長嘆一聲道：「我等奔波千里，追踪乾坤居士武顯揚，雖獲知武顯揚在此中條山現踪，但中條山廣袤數百里，無異大海撈針，三日來搜覓毫無蛛絲馬跡可尋。」

濮天鵬笑道：「武顯揚無足可懼，但最棘手恐係軒轅手，此刻在太原府已鬧得天翻地覆，震驚武林，如濮某所料不錯，軒轅手施展的乃聲東擊西詭計，待大內高手紛紛趕來太原後，他又復轉燕京另有圖謀。」

孟輝道：「濮老師之言是極，五殿下爲何亟亟於武顯揚。」

萬澄太息道：「風聞武顯揚已與七殿下之師太極慧劍佟景賢互通一氣，此兩人不除，七殿下日後必登儲君之位，五殿下與我等死無葬身之地矣。」

孟輝怔得一怔，道：「我等離京時，四殿下與五殿下過從甚密，莫非四殿下志在殲除太極劍佟景賢？」

萬澄道：「孟老師只猜中一半，四殿下尚欲除去心腹大患唐子建。」

「唐子建現在何處？」孟輝問道：「風聞唐子建與千面神儒石誠原係四殿下心腹死黨，唉，其中原因難明，又說武顯揚即是石誠，眞假虛實，令人煞費疑猜。」

忽聞一聲森沉冷笑道：「三位別來無恙。」

三人不禁大驚失色，轉面望去，只見是舊識大內侍衛鐵筆蒼鷹鄒雷，臉色一變，抱拳躬身道：「鄒大人怎會來此？」

原來鄒雷是御前供職帶刀侍衛，三人過去是五皇子府內蓄養武士，故稱呼鄒雷爲大人。

鄒雷微笑道：「鄒某奉皇上聖命，任務雖不盡相同，但殊途同歸。」

萬澄忽心中冒上一股奇寒，退了一步，道：「鄒大人是奉旨暗中監視各皇子門下舉動麼？」

鄒雷聞言哈哈大笑道：「萬老師不愧料事如神，皇上言各皇子門下良莠不齊，日後必成大害……」

濮天鵬忽大喝道：「鄒雷，你莫非有制我等三人於死地的毒念麼？」

鄒雷面色一沉，冷笑道：「你等三人在京藉五殿下之勢，欺壓良善，胡作非爲，鄒某身在鄂署，久有除去你等之意，怎奈未得其便，不意在此相逢，今日三位死星照命。」

大力神孟輝忽呼的一掌劈出。

鄒雷身形一閃避開，那股掌力拍實在一株古松上，只聞啪的一聲大響，松幹立時中斷，上半截飛出墜向崖下，掌力雄厚驚人。

但聞哈哈數聲大笑中，崖角冒起數條飛快人影，掠向松坪上！

濮天鵬不禁大駭，認出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神劍秀士燕三漢等人，暗道：「一個已是難纏，怎麼來的都是武林卓著盛名煞星老怪物！」

鄒雷手指濮天鵬沉聲說道：「濮老師想是此行之首，五皇子之命諒不僅武顯揚一事，不妨照實說來，鄒某還可饒汝等一命。」

濮天鵬冷笑道：「鄒大人，你我井水不犯河水，何必苦苦相逼。」

鄒雷道：「濮老師還是說出來的好！」他認定濮天鵬奉有密命，另有圖謀。

濮天鵬忽揚手九隻白虎釘打出，身形倏地冲空拔起。

萬澄孟輝兩人一個虎撲而出，劈出四股排空勁力，意欲衝開阻路，撲下崖去。

濮天鵬拔起只兩丈高下，突聞頭頂一聲大喝道：「下去！」

一片重逾山岳罡風凌頭壓下。

濮天鵬身如斷綫之鳶般墜下地來，沉樁立住。

萬澄孟輝兩人亦被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迅辣手法逼得倒躍回去。

濮天鵬九隻白虎釘被鄒雷一支鐵筆一式「封雲閉空」，幻出一片筆影，只聽叮叮噹噹金鐵交鳴，白虎釘悉數磕飛崖下。

鄒雷冷笑道：「三位還不認命麼？鄒某一向說話算話，若吐實還可留得命在，不然，休怪鄒某辣手無情。」

濮天鵬目中射出兩道怨毒眼神，陰惻惻笑道：「鄒老師是否倚多爲勝，恃勢凌人麼？」

活喪門賈慶忽身形一閃，欺在大力神孟輝左側，迅快如電，掌力猛擊在孟輝右肩上，喝聲如雷道：「下去！」

出掌迅快至極，孟輝猝不及防，啪的一聲，偌大身軀被推出五尺，落足無地，發出一聲慘嗥墜向百丈危崖下。

煞手神判嚴凌霄亦同時出手，五指迅如電光石火逼向萬澄面門。

嚴凌霄號稱武林殺星，武功怪異，出招毒辣無比，萬澄封架不及，只覺兩目奇痛如割，悶哼出聲，一股綿軟罡風壓下，五官窒息倒地不起，耳口眼鼻沁出殷紅鮮血。

瞬息間兩人已是斃命，只剩下濮天鵬一人，濮天鵬自知不免，不禁猛一咬牙，冷笑道：「兩位俱是名重武林耆宿，猝襲暗算，有失英雄行徑。」肩上飛撤下一口精鋼長劍，厲聲道：「濮某寧折不彎，即喪命在你等之手，雖死猶榮。」

金刀快手燕三泰冷笑道：「你想死麼？燕某偏不叫你死！」一抹寒光奔雷掣電向濮天鵬攻去。

濮天鵬猝喝道：「燕三泰，你也配折辱濮某？」長劍一振，三招快攻，寒颼飄飛，辣毒絕極，無不指向着燕三泰要害重穴。

燕三泰自相隨凌雲天後，武功突飛猛晉，刀法神奇，他以快刀卓著盛名，一招比一招快。

忽地，燕三泰大喝道：「倒下！」

刀光一閃，只聞濮天鵬一聲悶哼，左臂齊肩落地，鮮血噴出如雨。

燕三泰刀勢未撤，翻腕一橫，三絲寒星由刀尖飛出，點在濮天鵬右臂上。

濮天鵬怪叫一聲，身形踉蹌退了開去，右臂上顯出三個豆大破孔，鮮血冒出，長劍脫手噹啷墜地。

「濮老師不至黃河心不死，現在吐實

，斷臂還可續上。」

濮天鵬面色蒼白如紙，慘厲笑道：「濮某斷臂仍在。」兩足一踹，身形竄向崖下。

鄒雷見狀不禁大喝，一掌推出。

濮天鵬身形頓爲掌風阻得一阻，凌空飛落下一條身影，探臂如電抓住頭髮，一式天龍旋空，飄身落地。

濮天鵬求死不得，爲葉勝救下，長嘆一聲，道：「濮某就是告訴諸位，諸位也無人相信，我等雖奉命追覓乾坤居士武顯揚踪跡，其實濮某暗中奉命覓訪昔年名震三湘，排教高人巧手鬼醫程夢熊，現已歸隱在中條山。」

活喪門賈慶不由怔了一怔，說道：「老朽聽說過有這麼一號人物，此人若仍在世上，恐已百歲望外，大概濮老師已見到此人，但不知五殿下訪覓巧手鬼醫程夢熊爲何？」

濮天鵬苦笑一聲道：「深入中條，搜覓三日，遍無影踪，程夢熊已歸道山還好，若爲四殿下十一殿下重金聘去，非但宮廷之爭永無寧日，而且武林之內，亦帶來無窮災禍……」

煞手神判嚴凌霄詫問道：「這却是爲何？」

濮天鵬道：「程夢熊武功高奇，精擅祝由符籙，能換肢接腿，移花接木，醫術尤精，活死人，肉白骨，更魘命之學，若知對方生辰八字，對方必死無疑。」說着面色慘白，人已不支。

活喪門賈慶迅將斷臂與濮天鵬接上，以獨門金創藥敷接包紮好，大笑道：「濮老師若此刻相遇程夢熊就好，移花接木，符籙催游，須臾便完癒如舊。」說着面色一沉，接道：「據老朽所知，程夢熊人極正派，晚年更淡泊名利，鋒芒收斂，歸隱以後，豈能金帛所動，威勢迫屈，何況你等三人武功比程夢熊，無異雲泥之隔，迻死無疑。」

濮天鵬搖首苦笑道：「賈大俠有所不知，程夢熊壯年時亦曾受人救命大恩，當即持贈信物，日後如有所需，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濮某奉命持五殿下密交程夢熊當年信物，程夢熊知恩必報，焉可自食其言，何況江湖中人向有認物不認人規矩。」說着取出一枚鎖匙。

賈慶接過端詳了一眼，不禁大愕，此鑰非金非木，質地堅硬，泛出烏亮光華，遲疑了一下，道：「看來四皇子與十一皇子亦獲有程夢熊信物。」

濮天鵬點點頭道：「正是，不過信物並非一般，受恩亦有輕重，不知這兩位殿下持有的是何物，據濮某所知已密遣高手離去訪覓。」說着凄然苦笑道：「寄人籬下，終無是處，何況助紂爲虐，人所不齒，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濮某已省悟己非，諸位珍重。」說着搖搖幌幌步下山去。

活喪門賈慶面色凝重，道：「如此說來，程夢熊若爲宮廷敦請，有舉足輕重武林，關係不小，然則此刻我等無暇兼顧，葉老弟，你既知骷髏總壇何在？囚辱之恥，焉能不報。」

葉勝泛出一絲苦笑，說道：「倘在下知道，幫主豈可輕釋，不過凌少俠諒已獲知。」

賈慶聞言不禁一怔，目注了葉勝一眼，道：「老弟擊石傳音，語焉不詳，我等只明瞭其中梗概，可否請道其詳。」

葉勝遂將幫主到石室取太原分壇急訊自己觀看，訊中所陳不厭其詳敍出。

賈慶大笑道：「凌老弟眞乃神人，我等速去太原，找凌老弟去。」

× × ×

太原城，春風和暢，陽光照煦，街頭行人，往來如蟻，精神奕奕，然而武林內却是風風雨雨，愁雲鬱壓難舒。

泰和樓上，憑欄獨坐一青衫少年，舉杯獨飲，似是落落寡歡。

酒樓食客上了七成座，猜拳行枚，哄然大笑，喧嘩如雷，談助之資多半是軒轅手連月來所作大快人心之舉。

但——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那憑欄獨坐一位青衫少年正是盛傳江湖，名震武林之軒轅手凌雲天，滿腹辛酸，惆悵難言。

忽地，樓口上現出神行無影竺九明，烱然目光一巡，發現凌雲天在座，面上不禁浮起愉悅之容，逕自向凌雲天座上走去，道：「老弟，怎麼一人在此？」

店夥疾趨上來，笑道：「你老要添一副杯筷麼？」

凌雲天道：「另加上五斤竹葉青！」

店夥應了一聲退去。

竺九明道：「老朽來報一喜訊。」

凌雲天不禁一怔道：「什麼喜訊！」

竺九明道：「老朽來時，曾發現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神劍秀士樊丹一行八九人走入高陞客棧……」

凌雲天聞言劍眉一剔，目泛喜極神光，倏地起立道：「請暫候片刻，小弟去去就來。」說罷，蹬、蹬、蹬下得樓去，身如行雲流水，飄然走向高陞客棧。他一抵高陞客棧門首，迎面只見葉勝匆匆走來，即抱拳朗笑，道：「葉老師，自從一別已三易寒暑，客地重逢，快何如之。」

葉勝聞聲一呆，目睹來人不禁大喜，拉着凌雲天雙臂道：「賢弟，愚兄想煞你了，來！愚兄引你會見八位朋友。」把臂疾步走入。

活喪門賈慶等羣雄一見凌雲天葉勝雙雙走入，欣喜莫名，鄒雷道：「少俠耳目眞靈，我等行裝甫卸床未暇暖，就爲何得知。」

凌雲天道：「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兩位大俠名重武林，威震八荒，形踪甫現，便已傳遍太原……」

活喪門賈慶兩目一瞪，道：「怎比得老弟那如今響亮的名頭，我這老不死的怪物已時去背運，如非老弟，一生英名俱付流水了。」

凌雲天黯然一笑道：「此處非談話之所，在下權作客地東主，共謀一醉，暫滌愁腸如何？」

賈慶哈哈大笑道：「有酒吃那有不去之理。」

一行到達泰和樓下，凌雲天招來店夥，笑道：「樓上人多喧嚷，勞駕另闢一靜室。」

連日來凌雲天都是座上熟客，出手大方，店夥忙不迭地稱有，將羣雄領入店後一所幽靜庭園，方廣不及十丈，佈置獨具

匠心，假山水池，花卉絢爛，一株四季桂樹散出濃郁芳香，花廳寬敞，窗明几淨。

凌雲天讚不絕口，吩咐店夥去請竺九明移駕來此，並點了上好酒菜。

落座後，即見竺九明偕同甘飛、申環、薛人傑、薛靈燕進入，笑道：「少俠走後，薛老師等亦趕來。」凌雲天一一引見，紛紛落座。

葉勝道出被擒經過詳細。

凌雲天長嘆一聲道：「在下自發現諸位無故失踪後，便知受人暗算所擒，但不知是誰所爲，費盡心機，不惜施展抽絲剝繭下策……」將三月來自己的舉動，詳細敘出，並黯然一笑，說道：「如今眞象已明，鄧姑娘等諸位女俠定落在另一凶邪手中。」

葉勝說道：「安知是不是百毒宮主所爲。」

凌雲天道：「在下也曾慮及此點，但百毒宮主已灰心世事，杜門不出……」

嚴凌霄搖首道：「白鳳棲之死，骨肉至親，焉能不破例出山一行，她不管武林是非，難道她不能查明死因麼。」

凌雲天神色暗淡，嘆息一聲，道：「這是我等猜測之詞，即是被百毒宮主擄囚，問他要人，百毒宮主來個不認帳，反指我等無事生非，引起一場拚搏，似得不償失。」

賈慶一瞪眼道：「倘鄧姑娘等人確囚在百毒宮，老弟作何舉動。」

凌雲天神色更暗淡，說道：「賈大俠由何而知？」

活喪門賈慶嘻嘻笑道：「老弟逕自離開翠雲別府日久甚爲不智，須知跑了和尚跑不了廟。」

凌雲天大愕不解，目露詫容道：「此話何解？」

賈慶說道：「鄧姑娘雖被擒，那知神鵰必然知情，也許就在翠雲別府外面守候老弟。」

葉勝一拍大腿，大聲道：「賈老前輩言之是極，怎麼我葉勝想不及此。」

凌雲天如夢初醒，欣然色喜。

這時店夥送酒菜走入，酒是百年陳竹葉青，菜爲泰和樓名廚烹調。

酒宴前商議雙管齊下之策，逐一挑破骷髏帮各地分壇，使骷髏帮主深信淳于亮叛異，逼使得骷髏帮主凜於戒備，不能插身江湖是非中，他們取道中條訪覓程夢熊，免程夢熊落在宮廷之手。

凌雲天才華卓絕，策劃周詳縝密，羣雄大爲欽佩。

酒宴已殘，羣雄已是醺醺半醉。

忽然，店夥匆匆走入，向凌雲天密語數句。

凌雲天劍眉微剔，低聲囑咐數句，店夥喏喏連聲疾趨而出。

泰和樓外，簷下站立着一個中年背長劍的道人，一見店夥走出，忙問道：「如何？」

店夥搖首，笑道：「道爺要尋的人並不在酒樓，或許道爺聽錯了，這府城內外，酒樓飯莊不下百家，請去劉家查問，也許可以找到。」

那中年道人聞言不禁一怔，目中露出不信神光。

店夥靈機無比，忙笑道：「道爺如不信小的說話，不妨進內瞧瞧，便知小的所言不虛。」

中年道人無可奈何謝了一聲，飄然走向街心，走出不過數十步，迎面忽走來一陌生漢子，目睹道人驚異無比，低聲喚道：「道長，你好大胆子。」

道人聞名知是葉勝語聲，不禁一呆，却被葉勝一把牽住，望城外走去，停身在一片平坦無隱蔽曠野。

葉勝道：「據兄弟所知，淳于亮尚潛跡在府城，道長這般不避形跡，倘爲淳于亮發現，必凶多吉少。」

那道人正是清虛，聞言搖首道：「貧道來太原有不少日子了，明查暗訪結果，貧道臆料軒轅手必非淳于亮。」

葉勝聞言暗中一震，知清虛之言不錯，他們被骷髏帮主遷往中條就是三月，來太原多日並非虛假，但不知他探明了多少，道：「道長據何而知。」

「貧道曾往青龍集，查明西嶽高手六陽掌解濤死因，軒轅手乃病容滿面的少年儒生，並非淳于亮。」

葉勝聞言大笑道：「淳于亮倘敢以本來面目現身江湖，也不致形跡隱秘飄忽，自稱軒轅手，他亦未料出自己眞實來歷爲本帮察出。」

清虛道人默然須臾，道：「淳于亮既然已習成軒轅秘笈曠世絕學，何況他秉性心高氣傲，怎會懼怕別人認出。」

葉勝正色說道：「軒轅秘笈淵博精深，浩瀚若海，淳于亮短短時日中，能以過人才智也無法全部融滙貫通，囫圇吞棗，一知半解，更凜於武林人才輩出，亟於圖霸江湖，覬覦帮主大位，須知天下事欲速則不達，淳于亮聰明終被聰明悞，玩火焚身。」

清虛道長雖語塞，冷冷一笑道：「貧道始終不信淳于亮背叛帮主。」說着取出帮主密諭接道：「帮主命葉舵主暫攝太原分壇壇主。」

葉勝苦笑道：「葉某獨人隻身，午前才抵達太原，情勢未明，葉某有手足無措之感。」

清虛道人微笑道：「帮主已遣出甚多高手，撥在葉壇主壇下効力，晚間必然趕至太原分壇。」

葉勝大驚道：「太原分壇已遭淳于亮挑破，原分壇所在已廢棄無用，無異自投虎口，在下先去太原分壇探明虛實，道長知太原分壇在何處否？」

清虛道人詫道：「帮主未對葉壇主說知麼？」

葉勝搖頭苦笑一聲。

清虛道人道：「你我即刻前往分壇去吧！」

兩人如飛掠去。

江灣漁村無闃人跡，清虛道人與葉勝形踪慎秘，一近漁村，鶴行鷺伏，探知並無一人，才翻入莫淵明居室。

兩人甫穩定身形，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道：「兄弟料事如神，知帮主必會派人前往探視兄弟踪跡，但是不知帮主爲何不親身前來！」

語聲入耳，熟稔異常，那不是淳于亮是誰？

兩人不禁神色大變，猛然旋身循身望去，只見淳于亮屹立在門首，嘴角泛出一絲獰笑。

清虛道人大喝道：「淳于亮，帮主待你不薄，緣何叛帮，並殺害本門弟子多人，心辣手黑，天理難容。」

淳于亮冷冷答道：「這話是你能說的麼？」語音陰森懾人，身形慢慢向清虛道人身前逼去。

清虛道人揮劍攻出，振腕幻出九點寒星飛襲淳于亮，劍勢玄詭絕倫。

葉勝雙掌一翻，移形換位，一式「推山立鼎」攻向淳于亮胸腹，掌風潮湧，宛如萬馬奔騰。

淳于亮身形詭幻無倫，疾然飄開兩尺，哈哈大笑，右手兩指「魁星點斗」疾點而出。

一縷風似箭，突聞葉勝悶哼出聲，身形反震飛出，蓬咚墜地不起。

清虛道長劍勢滑過淳于亮衣角，劍招疾改順水推舟，銀虹迴捲。

淳于亮哈哈大笑道：「念在昔日同門份上，兄弟讓你三招。」身法如風，又飄了開去。

清虛道人厲喝道：「淳于亮，休要賣狂。」一式「遊蜂戲蕊」，疾變「萬花迎春」，漫空寒星簇湧，銳嘯悸耳。

淳于亮大喝一聲道：「果然不凡，只是未得神髓。」五指倏伸，一式「分光蹈影」抓去。

驀地滿空劍影疾斂，清虛道人腕脈穴被淳于亮五指扣住。

清虛道人只覺一縷奇痳，循臂攻上，長劍嗆啷脫手，面色慘白。

淳于亮冷笑道：「總壇何在，趁早說出實話，兄弟一向辣手無情。」

清虛道人厲聲罵道：「喪心病狂，豬狗不如……」

淳于亮大怒，左手兩指落在「天府」穴上，右腕一摔。

只聽咔嚓一聲，清虛道人右肘以下生被折斷，血流如注。

清虛道人狂叫一聲，痛徹心脾，幾乎暈厥過去。

淳于亮目光狠毒道：「你如不吐實，兄弟……」

言猶未了，天際飄傳過來一聲長嘯，嘯聲宛如若鳳鳴龍吟，震盪雲空。

淳于亮面色一變，兩足猛踹，身如飛鳥穿出窗外而去。

葉勝、清虛道人倒地，互相距離不過兩尺，清虛道人慘笑道：「不料你我葬生此處。」

葉勝黯然一笑，道：「趁着淳于亮未回之際，你我先設法離開此地，道長你能否解開我『章門』穴。」

清虛道人聞言，以左臂強撑軀體坐起，調息一口氣，兩指緩緩截向葉勝的章門穴。

葉勝身形一陣撼震，長吁了一口氣，說道：「好厲害的手法。」身形慢慢站起，在房內走了兩圈後，凝視着清虛道人，提聚一口眞氣，右掌猛向清虛道人天府擊下。

「啪」的一聲，清虛道人張嘴吐出一口瘀血，葉勝撑着立起來，取出身旁囊內一瓶『續骨靈丹』即將清虛道人斷骨續好紮起。

葉勝道：「你我三兩日無法再與人動手，最好你我分途逃走，免淳于亮追及，速報帮主知道。」

兩人倉惶逃出江灣漁村，望山巒方向奔去。

一至茂林叢中，清虛道人黯然嘆息道：「不料淳于亮喪心病狂如此，如非親眼目睹，貧道實無法置信，葉壇主你感覺好些否？」

葉勝浮起一絲苦笑道：「無妨，只覺氣血梗阻，眞力不能運用由心，調息數日諒可無碍，道長可速回總壇吧，葉某暫須留此，設法阻止帮主派充太原分壇弟子落在淳于亮毒手之下。」

清虛道人點點頭，忽聞江灣漁村內傳出一聲長嘯，不由面色一變，兩人分途逃去。

一條人影如飛掠至，現出淳于亮，目中怒火如焚，細循足跡，冷笑出聲，望清虛道人逃向追躡。

清虛道人胆寒魂落，一路慎秘行踪，頻頻回首，忽見樹林中一條人影疾閃掠來，忙躍入山溝，藉着長草掩蔽身軀，心神狂震不止。

只見淳于亮如飛而至，轉向奔去。

江灣漁村太原分壇內凌雲天與葉勝相與撫掌大笑。

葉勝道：「如此一來，清虛道人相信淳于亮叛變千眞萬確，更使骷髏劍主凜凜戒危。」

凌雲天道：「但俟葉兄穩住骷髏帮主派來高手後，我等即趕往中條。」說着天際忽劃傳飄送數聲銳哨入耳。

葉勝面色微變道：「此乃本門信號，說到曹操，曹操就到。」說着身形疾如脫弦之弩穿出門外，循聲掠去。

距離江灣漁村七八里之遙，葉勝從懷中取出一個旗花燃着，冲霄放出一蓬黃焰，久久不散。

片刻時分，遠處現出十數條身影，迅如流星疾掠而至，這十數人老少不一，却一望而知每人都身懷絕學。

內有一五旬開外，紫黑臉膛老叟，躬身抱拳道：「葉壇主麼？」屬下柯飛彪等奉帮主之命撥在分壇効力。」說着一一交驗隨身腰牌信物。

最後柯飛彪交上骷髏帮主一道密諭。

葉勝接過仔細看完，眉頭一皺，抬頭神色凝重的道：「諸位遠來辛苦了，葉某初膺重命，不勝惶恐，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帮主密諭，自當遵命，不過情勢有變……」說出他與清虛道人虎口餘生經過的詳情。

骷髏匪徒聞言均不由面現駭凜神色。

葉勝正色道：「壇址應廢棄遷地爲良，本座已選定新址，諸位如非奉命不得外出，免遭不測，本座尚須去各地分壇巡視作一慎重安排。」

柯飛彪道：「壇主隻身前往麼？」

葉勝說道：「本座原應命二人隨行，但本座罹受內傷尚須養息，晝伏夜行，淳于亮眼目甚多，稍一不慎，必遭敗露，隻身比較便利，以免顧此失彼，如今本座帶

諸位前往分壇。」

× × ×

第三日清晨，金黃色陽光射在身上，有煦暖的感覺，凌雲天葉勝等羣雄出了太原西門，裝作採藥人迤邐驟馬一行，策騎得得，比常人較快，却絲毫不瞧出他們是武林人物，取道交城，沿廣惠河走汾陽，洪洞，曲沃，入中條山。

汾陽爲中唐名將郭子儀故鄉，雖地以人彰，但馳名國內的汾酒即爲汾陽所產。

凌雲天等一行到達距汾陽城東北三十里餘杏花村，葉勝不禁笑道：「杏花村乃汾酒釀製地，村民多有百年以上佳釀貯藏，天色不早，不妨在村中打尖，諸位亦可盡興痛飲。」

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均嗜酒如命，不禁喜笑顏開，連聲道好。

杏花村雖以村名，其繁榮不亞於城鎮，所產汾酒及竹葉青兩種佳釀產銷國內，酒商絡繹不絕於途。

羣雄一行進入一家連升客棧，店主問出羣雄是藥商，那時鹽賈藥商木客均是貲財鉅萬，不由恭敬備至。

客棧中均有酒飯供應，他們佔了一張八仙桌面，要了酒菜。

這時，又進來六個江湖人物，目光森沉，均肩帶隨身兵刄。

蒼鷹鐵筆鄒雷低聲道：「內中一人乃是四皇子手下神箭手許雁，無疑路經此地往中條訪覓巧手鬼醫程夢熊。」

正說之間，忽走入一個身着黑色長衫老者，腰中一圈微微隆起，似暗藏了軟兵刄。

鄒雷道：「諸位瞧出來歷麼？他竟在四皇子門下，哼！途中又有好戲瞧啦。」

凌雲天偷眼覷去，果見老者落座後，有意無意間望了許雁六人一眼，目中泛出一抹異芒。

許雁亦暗中留神那老者，老者若無其事般高聲吩咐店夥道：「五斤竹葉青，一隻燒鷄，大碗紅燒牛肉，羊肉湯，另外三十個饅頭。」

凌雲天暗暗說道：「他那來這大的食量！」

氣氛並不如暗中情勢那麼枯躁沉悶，活喪門賈慶與煞手神判嚴凌霄高聲談笑，詼諧百出，令人捧腹。

酒菜送上，猜拳行枚罰酒歡欣喧嘩不絕。

凌雲天暗中忖道：「不知那許雁知不知曉那巧手鬼醫程夢熊的潛隱居處，倘他知情，也可免我等胡亂摸索。」

只見那老者食量驚人，將所要的酒菜狼吞虎嚥，風捲雲掃而盡，立起拍拍肚皮，喚過店夥付了飯銀，說道：「我老人家要睡覺，明晨還要趕路，有沒有潔凈的上房。」

店夥喏喏頷首，領着老者走入內面。

二更時分，嚴凌霄目睹許雁等六人離座走向內院，忙笑道：「老漢不勝酒力，困倦欲眠，諸位且慢用，老漢要回房去了。」說罷，逕自離座步履踉蹌隨着許雁一行身後走去。

凌雲天微微一笑，也離座而去。

一幢大院十數房俱住滿了人，三更將殘，房內燈火逐漸熄去。

驀地——

東面一間房門慢慢啓開，疾閃紛紛掠出許雁六人，一鶴冲天拔起，掠上屋面，穿入夜色茫茫中。

南面忽閃出那黑衣老者，穿空斜斜飛起，身法似電，瞬眼即杳。

只見院中突現出凌雲天等羣雄，紛紛掠空追去。

神箭手許雁六人奔向村南一幢氣派宏偉大莊院，翻入宅牆落在一片花樹紛陳的庭園內。

園中暗處，忽然飄起一聲陰森冷笑，喝道：「好大胆的鼠輩，須知來得却去不得了。」

許雁目中逼吐一抹殺機，探手入懷，取出一張小弓，弓上巳扣着六隻小箭，拇指疾掀，弓弦微響，一隻利箭循聲射出。

「篤」的聲響，弩箭似釘入樹幹中。

忽聞暗中傳來朗朗大笑，道：「老夫終朝打雁，豈肯讓雁啄了眼睛，你等速速束手就擒，不然，休怨老夫心辣手黑。」

許雁平時自負神箭從未虛發，雖在深夜十丈以內聽風辨影亦能箭箭中的，一箭失着即知今晚難免一場生死拚搏。

突然，四面高樹之上亮着八盞孔明燈，强烈燈光照射之下，六人纖毫逼露，無所遁形。

一個勁裝大漢厲喝一聲，揚腕飛空打出一支鋼鏢向一盞孔明燈飛去。

「錚」的一聲，那隻鋼鏢似遇阻力掉首落下地面，原來孔明燈外有一層鋼絲保護着。

許雁目光森厲，雙掌一併，呼地一招向樹幹推去。

勁風如山，擊實樹幹上，樹幹僅微微一撼，絲毫無損。

許雁暗暗心驚，知那高樹並非天然樹木，係由鐵汁澆製而成。

但聽朗朗大笑，道：「許雁！你等巳成籠中之鳥，尙欲作困獸之鬥麼？」

只見四面暗中忽撲出十數隻軀如小牛的藏獒，稜牙張嘴撲來。

六人不禁大驚紛紛揮手劈去。

藏獒兇猛無比，肢體靈活，行動如風，爪銳力猛，可生裂牛羊。

六人與十數隻藏獒展開生死纏鬥，休看藏獒是無知猛獸，似久經練訓，騰躍猛撲深合上乘武功，更厲害的却是獒口，狺狺而噬，鋼刀砍中如擊金鐵，夷然無損。

許雁猛然大喝一聲，五指如風，一把抓住藏獒頸皮，那藏獒竟轉首張嘴噬向許雁。

許雁左掌如斧，向藏獒口中劈來。

這一掌用了十二成眞力，重逾千斤，只聞藏獒慘嗥一聲，滿口稜牙根根劈斷，掌緣劈裂喉顎，吐出鮮血如泉。

許雁擰腕一甩，藏獒摔飛出丈外，叭噠墜地斃命。

其餘藏獒一見同伴慘死，竟掉頭退得一乾二淨。

暗中那人朗朗語聲又起：「不愧爲武林高手，功力非同凡響，可惜許老師今晚不能生離此宅。」

許雁冷笑，道：「未必見得！」

暗中那人朗朗大笑，道：「許老師，老夫縱不殺你，但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

也未必能安然全身而退！」

夜空中傳來一聲長嘯，許雁精神不禁一振，冷笑道：「衞廣平，你還有什麼伎倆，只管使出！」

「老夫未發動全部埋伏，就是爲着等你援手一齊到來，一鼓殲滅，以免老夫多費手脚。」說着八盞孔明燈倏地全部熄滅，倏地黑暗如漆！

許雁不知衞廣平又生什麼詭計，忙低喝道：「速衝出宅外！」

六人轉身退去，迎面弓弦亂響，暗中飛蝗弩蜂湧襲來，忙刄掌交劈。

忽聞一個響亮如雷語聲，道：「衞廣平，你如此施爲，豈是迎客之道，令好朋友寒心！」

突然，飛蝗弩頓止，强烈燈光照射下不啻光明如晝。

園中除了許雁六人外又多出十數人，其中有一雙手過膝，目光炯炯懾人紫袍銀鬚老叟。

只聞暗中傳來語聲，道：「諸鳴霄，你也出山爲宮廷鷹犬，眞令人大出意料之外！」

紫袍老叟鼻中冷哼一聲，道：「衞廣平，你休出言譏刺，諸某亦是爲了武林着想，閣下還不是與十一皇子互通一氣！」

衞廣平暗中冷笑，道：「諸鳴霄，你說話未免無中生有，含血噴人，衞某絕意江湖是非巳久，因酷嗜杯中物，愛此處山明水秀，酒緣膠醇，是以遷居子夏山麓，衞某如貪戀榮華富貴，怎會在此沉溺酒鄉中！」

諸鳴霄眼睛疾溜溜地一轉，哈哈大笑道：「衞老師，你我昔年相交莫逆，一別十數寒暑，故人趨訪，禮該接待才是，怎能拒人於千里之外！」

衞廣平朗朗大笑道：「彼一時此一時爾？何況除了諸老師外，今晚尙有甚多武林朋友光降寒舍，若接待諸老師，恐引起紛爭，衞某明哲保身計，不得不爾！」

諸鳴霄聞言大愕，道：「今晚還有什麼武林朋友，不知可願見告！」

衞廣平冷笑，道：「閣下是明知故問了！」

「衞老師知諸某來意麼？」

「自然知道！」

「那麼容諸某一人與衞老師見見面如何？」

「閣下是欲知程夢熊潛跡之處麼？」

「不錯，倘蒙賜告定當感恩圖報。」

「中條山。」

諸鳴霄不禁一呆，目泛濃重怒意，冷笑道：「誰不知程夢熊隱跡中條山，想中條山脈廣袤千里，峯壑逾萬，若不知確處，雖窮畢生之歲月，亦不能一一登臨！」

衞廣平道：「不能接待之故即在于此，想我衞廣平嗜酒如命，沉緬醉鄉，遷此杏花村幾乎耗磨廿年，足跡不曾履出杏花村半步，衞某僅知程夢熊隱居中條山，確址迄今茫然！」

諸鳴霄冷笑，道：「去年中秋，程夢熊曾來此與衞老師留連三日，若謂不知程夢熊潛跡之處，有誰置信！」

衞廣平默然須臾，嘆息一聲，道：「程夢熊誠然去年中秋曾來寒舍，翦燭西窗，醉話當年，但他對自己居處諱莫如深，衞某只隱約知其居處形勢，諸老師，你朝東走廿八步，再轉乾立行七十二步，自可面晤衞某，最好聽衞某奉勸，放棄搜覓程夢熊貪念，以免自尋非常之禍。」

諸鳴霄冰冷的面上，不禁泛出一絲笑容，道：「只待衞老師指點，巳屬望外，還有何求，日後找到程夢熊，諸某絕不吐露乃是受衞老師指點而去，至於中條之行，諸某巳有萬全準備，衞老師德意，諸某心感！」說時，身形望東走去。

許雁神色一變，低聲道：「諸大俠，恐其中有詐！」

諸鳴霄回面笑道：「老朽深知衞廣平心性爲人，他既然說出此話，决無相害之理，許老師你等只在此等候，切勿輕舉妄動，以免衞廣平藉口食言！」說着，飄然遵衞廣平指示走向林木叢中身形消失在孔明燈光外不見。

凌雲天與賈慶藏身在牆角隅，藉着一叢花樹隱蔽，將一切經過均瞭然於目。

那黑衣老者尾隨許雁一行人翻入宅中，即隱身距凌雲天身藏之處二丈開外，從始至終沉穩不動。

賈慶密語道：「諸鳴霄乃江湖怪傑，一身武功內外兼修，巳臻化境，飛花摘葉，傷人無形，兩臂特長，江湖尊稱長臂人猿，昔年威震百粵八閩，巳封刀歸隱，此次諒由四皇子說動再出！」

「衞廣平呢？」

「此人賦性恬淡，有山水烟霞之癖，酷嗜杯中物，號稱烟霞酒徒，早年雖身在江湖，其名不彰，但武功精博，更諳奇門禁制之學，諒他癖性怪異，與程夢熊相投交厚！」

「如此說來衞廣平將程夢熊隱居之處說與諸鳴霄知道了，」凌雲天道：「若不及時阻止……」

賈慶搖手，道：「這倒未必，老朽深知衞廣平爲人，决不與諸鳴霄吐露。」說着，目光向四外一瞥，道：「今晚，此宅內羣雄畢集，宮廷皇子均遣出能手尾隨許雁等潛入，那黑衣老者大概就是其中一人，衞廣平存心嫁禍諸鳴霄！」

「諸鳴霄武林成名怪傑，老於江湖，那有不知之理！」

「貪念一生便靈智昏蔽，此即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諸鳴霄急於求功，怎能不上當。」

這時，忽見諸鳴霄身影飄出，顯露在强烈燈光下。

許雁趨迎而上，低聲道：「諸大俠，他巳告知程夢熊藏處了麼？」

諸鳴霄神色凝重，低喝道：「速退出宅外！」

孔明燈光倏地熄滅，伸手不見五指。

暗中人影如魅紛紛掠去。

諸鳴霄等人迅如流星飛矢穿出宅外。

片刻，庭園中亮起一盞孔明燈光，一株古樹之下立着身材矮胖，酒糟鼻子，面如古月黃衣老叟，霜眉鳳眼，開闔之間，精芒逼射。

只見矮胖老叟目光落在凌雲天兩人藏身之處，微微一笑，道：「兩位朋友怎不現身出見，老朽自問與武林朋友無怨無仇，光臨寒舍久久不走必有原因！」

（未完・廿六）

十君子傳奇故事

血濺古墓前　七鬼突現身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羊城魔賈」商必利逃出「天下武林店」，群豪正在焦急，狄慕青更是坐立不安，蕭秋風見狀，忙叫衆人放心，言明商必利一定自動回店來，直至初更時份，忽見斯藥民押着商必利走回來，衆人驚奇不已，對斯藥民也不由生出恭敬之意，「天下武林店」中的規矩是，不許在店中尋仇生事，所以商必利留在店中是極安全的，但他最後還是不得不離開「天下武林店」，狄慕青還答應他遲半個時刻才離店追趕，商必利以為這是難得的逃生機會，急忙跑到江邊準備僱船逃去，不料來至江邊，狄慕青早已在江邊守候……

適時；狄慕青鐵筆一揮，也加入了戰團！

商必利獰聲一笑，「噹——噹——」一陣鐵算子響聲，隨着他右手飛擊之勢傳出，擋開了狄慕青的鐵筆，順手還猛攻了五招！

斯藥民在一旁看得大笑道：「姓商的武功不弱，兩位不盡全力，恐怕不容取勝呢！」

涵雲道長道：「老施主說的是！此人武功陰險得很！」

斯藥民低聲道：「那姓商的手中算盤，可能還暗藏了什麼花樣，你最好設法說破於他，免得狄老弟兩人上當！」

涵雲道長點點頭道：「貧道亦有此心……」話音一頓，突然大笑一聲道：「商施主，你那算盤子兒可是喂過了毒的暗器麼？」

其實，商必利的那隻鐵算盤，確是一件極為惡毒的兵器，不但那鐵算子喂過了毒，就是那每根穿子的算骨，也都是可以自動射出的毒箭！

他敢於有恃無恐的與夏宏聲、狄慕青兩人一拚，這個兵器的妙用，對他不無很大關係。

不料涵雲道長竟然叫破了此事，這可把這商必利氣得恨不得先拿這個牛鼻子老道開刀了。

狄慕青、夏宏聲自是知道涵雲道長的用意。

是以，涵雲道長話音一落，狄慕青立即笑道：「道長不必担心，狄某早已知道姓商的兵器有鬼了！」

夏宏聲則一連三劍刺出，口中大喝道：「商必利，在下倒要瞧瞧你有什麼花樣可出！」

「唰，唰——」

劍勢有如狂風暴雨一般，招招不離商必利要害。

商必利一身武功雖然不弱，但是，遇到了狄慕青和夏宏聲，兩人這等仇深似海的對頭，可也大感難於應付的了。

是故在兩人的一輪猛攻之下，逼得他險象環生！

商必利心中，此刻可正打着主意。

因為，就目下情勢而論，他是除了一舉將四人制於死地而外，根本就沒有逃生的機會可言。

鐵算盤連番鎖拿拍擲之下，他雙目兇光乍閃，倏地大喝一聲道：「你們拿命來吧！」

十多點星星，電疾分向狄慕青、夏宏聲、涵雲道長和斯藥民四人襲去。

這一手雖然在那四人預計之中，但是，他們却並未料到的是，商必利竟連涵雲道長和斯藥民也算計在內。

因此，斯藥民畢竟大聲道：「商必利，你簡直是在找死了……」

話音一頓，陡然一掌橫拍，將那飛向自己和涵雲道長的四顆算盤子，震得斜飛七丈以外。

不過，斯藥民倒並未再出手攻擊商必利。

就在斯藥民震飛那鐵棋子的同時，狄慕青、夏宏聲也同時讓開了商必利那兇狠的暗算，奮力搶攻！

商必利嘿嘿一笑，厲聲道：「你們想要商某的命，商某也不會饒了你們……」

話音一頓，陡然閃身退了一步。

就在退步的那刹那，一隻鐵算盤突然像爆竹般炸了！

鐵算盤炸開，豈不是商必利自己也不免麼？

沒有！

商必利沒有受到絲毫傷損。

同樣的，那狄慕青、夏宏聲也沒有受到傷損。

敢情那鐵算盤並不是真的爆炸，而是

支解了而已。

那鐵算盤子，算盤骨，都如利箭一般向四人射去。

在商必利而言，這做法已不啻是孤注一擲。

這一手叫做「萬毒齊飛」，是商必利的獨門手法，在敵對之人無備之下，幾乎無人能逃過他的毒手。

今天他明明知道對方有備，居然仍不惜用出這種手法，顯然是表示他已到了窮途末路，別無可擇之地了。

狄慕青、夏宏聲、涵雲道長、斯藥民四人在商必利震碎「鐵算盤」的那一刹那，由於心中早有計劃，是以紛紛揮掌舞劍，閃身退讓。

十三根鐵骨和三十多枚鐵算子，全都跌落在丈許之外。

他們沒有受到傷害！可是，就這一眨眼之間，那商必利居然一頭跳入了江中而去。

他要借水遁開溜。

狄慕青不識水性，只急得他在抓頭直叫。

但夏宏聲則不然。他長劍一擺，也一頭竄入了水中。

適時，斯藥民大笑道：「這傢伙可是自找苦吃了……」

話音未已，那江水之中，突然冒起了三個人頭。

一個是夏宏聲，一個是商必利。

但另外的一個是誰？

容得狄慕青張眼看明之時，不禁失聲道：「是石三兄麼？」

原來此人乃是「大漠三雄」中的「開碑手」石仲明。

石仲明能在水下埋伏，這倒是大出狄慕青意料之外。

因為「大漠三雄」乃是旱路上的英雄，怎會有這得精通的水性呢？

狄慕青皺眉望着他們在水中激鬥的三人直發呆。

斯藥民笑道：「狄老弟，你可是很驚奇麼？」

狄慕青道：「可不是？這石三兄識得水性，真是意外得很！」

斯藥民道：「老弟，那石氏兄弟乃是在『羅布泊』畔長大，識得水性，又有什麼可怪之處？老實說，這石老三的水下工夫，只怕長江上的豪傑，也很少有幾個人能夠與他相較的了！」

狄慕青道：「未料到石三兄還有這等能耐……」話音一頓，又道：「斯老，這一定是你老安排的了！」

斯藥民大笑道：「對付商必利這種人，老屠不能不步步為營，替他弄妥一條最好的道路，讓他自己鎖將進去！」

狄慕青長長一嘆道：「若非你老出面，晚輩真是無法對付得了他！」

斯藥民大笑道：「老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老屠盡這份心意，乃是做人的道理，老弟不必掛在心上了！」

狄慕青道：「晚輩和舍弟九泉之靈，都永感斯老惠助之德！」

斯藥民笑道：「老弟，你怎麼又來了！老屠豈是要人感恩之人？」

突然，水中傳來了一聲厲吼！

那位「羊城魔賈」商必利大概是吃了虧了。

因為他不但厲聲怪吼，而且也伸起了雙手，在水面之上掙扎狂揮。

夏宏聲則一手拍水，一手揮劍在向商必利刺去。

石仲明却沒有踪影。

眼看夏宏聲這一劍就要刺穿商必利的前胸——驀地，那商必利竟然一下子從水裏頭跳了起來。

這一跳，離水居然高達三尺。

剛好，他避開了夏宏聲這一劍。

商必利身形剛剛離水，就雙臂一划，想要向岸上飄去。

可是，他却沒有料到，石仲明陡地自水中冒了出來，一伸手，抓住了商必利的左脚，一把就將他拖進了水中。

商必利像個大蝦子一般，栽進了江面之下。

但他迅快的又冒出了水面！這一回可不是他自己冒出來的，因為狄慕青很明顯的看出來，那商必利的左肘和左腿都被一隻手揑牢。

接着，石仲明的頭肩也露了出來，敢情那商必利已經被石仲明在水底活捉了。

由於商某已被生擒之下，夏宏聲的長劍也就未再刺出。

斯藥民哈哈大笑道：「石老三，摔上來吧！」

石仲明的水性之佳，果是不同凡響，他雖然手中抓了一個人，依然能夠在水中不沉，而且竟然能開口說話。

斯藥民話音一落，石仲明立即應聲道：「晚輩遵命！」

他陡然雙手一抖，竟將商必利向上一拋，然後用掌力將對方震得向岸上橫飛三丈之遠。

涵雲道長只看得長嘆道：「石施主這『開碑手』之名，果不虛傳，傳力之强，貧道真是僅見……」

石仲明在一掌將商必利震得向岸上飛去的同時，也自朗聲大叫道：「狄總管，好生的抓住這姓商的！」

狄慕青呵呵一笑，說道：「有勞石三兄了……」

雙手一抄，已將商必利接住。

這時，他才發現商必利的穴道已然被制。

石仲明、夏宏聲也濕淋淋的上了岸。

斯藥民道：「狄老弟，咱們要不要先將他弄回店中呢？」

狄慕青搖頭道：「不！」

石仲明笑道：「狄總管，依在下之見，還是將他弄回店中好！」

狄慕青道：「石三兄，這賊子不能弄去店中的！」

斯藥民笑道：「為什麼？」

狄慕青道：「晚輩不想破壞店中不得尋仇的規例……」

石仲明笑道：「狄總管打算怎麼辦呢？就在此地解決此人？」

狄慕青道：「也不！」

斯藥民笑道：「老屠明白了。」

石仲明問道：「斯老，你老明白什麼了？」

斯藥民道：「狄老弟可能要把這姓商

的弄到泰山吧！」

石仲明怔得一怔，道：「怎麼？還要走這麼遠的路麼？」

狄慕青沉聲道：「石三兄，兄弟要將他活祭在舍弟靈前！」

斯藥民大笑道：「狄老弟這份愷悌之心，老屠是十分贊成！」

石仲明忽然搖頭道：「狄總管，兄弟只怕這樣並不好……」

狄慕青聞言一驚道：「石三兄有何高見？兄弟不知其中有何不好？」

石仲明道：「狄總管，不是兄弟多事，這等迢遙路程，只怕不大平安吧！」

狄慕青笑道：「石三兄是担心這一路之上，可能出事麼？」

石仲明道：「商必利詭計多端，說不定他也有過什麼意想不到的安排……」

斯藥民道：「這個麼，老屠認爲不必担心的了！」

石仲明道：「斯老，你老可認爲這姓商的並沒有什麼生死之交麼？」

斯藥民道：「可不是麼？試想像這種人，誰能與他打得成生死相共的交道？任何人沾上他沒有不吃虧的！」

石仲明說道：「這也有道理……但願一路平安就好！」話音一頓，向夏宏聲道：「夏兄，這身衣履恐怕還得回去換一換吧！」

夏宏聲道：「不必了！兄弟隨便買辦一套換上就行！」

聽他們的口氣，似乎這就要動身了。

斯藥民笑道：「狄老弟，此去山東，路程不近，說眞的，你們可得當心些才好，雖然就常情而論，應是不會出事，可是，天下事往往很多出人意表，稍一不愼，這後果就要不堪設想的了！」

狄慕青感激無巳的恭聲道：「你老敎訓，晚輩永誌心懷！」話音一頓，又向石仲明道：「石三兄，生擒商必利的大恩，兄弟只好容圖後報的了！」

石仲明呵呵一笑，說道：「狄總管這麼說就顯得太生分了！區區舉手之勞，兄弟理應盡力，尙求狄總管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狄慕青長長一嘆道：「石三兄如此說，兄弟越發不安得很……」他話音頓了一頓之間，夏宏聲巳將商必利過接了過去，同時，涵雲道長也自向斯藥民和石仲明稽首，意似告別了。

但斯藥民却大步向碼頭邊行去。

狄慕青却接口又道：「石三兄，話回上聞、金兩位總監，就說兄弟祭完舍弟在天之靈，必將取回寶藏，重返金陵……」

石仲明大笑道：「狄總管不必掛齒，此事兄弟一定爲你把話帶到！」

此時，斯藥民巳自碼頭邊弄到了一隻渡船。

「狄老弟，你們就坐這隻船過江吧！過江以後起早，一路之上，可得隱秘行藏，改扮一下穿着，而且，最好是弄上一輛大車，把姓商的扮成病人最好。」

狄慕青十分感激的道：「晚輩多謝你老關照……」

長長一揖，轉身上了渡船。

夏宏聲抱着商必利也跳上了渡船。

最後，才是涵雲道長從跳板之上，緩緩走向舟中！

×　　×　　×

在金陵「天下武林店」的總店後樓之中。

蕭秋風和伍仇再度低聲交談。

聞文、金成肅立一側。

伍仇臉上隱泛憂慮之色，低聲道：「大哥，那……艾天齊怎會走了呢？」

蕭秋風道：「愚兄先還以爲他一定要在此間等個水落石出，方會離開金陵，但怎知他竟會巳然先行抽身而去呢？」

伍仇道：「大哥，依你看，他會上那兒去？」

蕭秋風搖了搖頭，說道：「這就太難說了……」

伍仇道：「大哥可是也沒想到他的去向？」

蕭秋風道：「艾三弟而今巳然無法調動『天下武林店』任何一處支店的人手，因此他的行踪就無法捉摸了！」

伍仇道：「大哥可是說那艾天齊眼下巳是孤孤單單，因而他要隱蔽行踪，就十分的容易，使人無法追索了？」

蕭秋風道：「愚兄正是這麼想。」

伍仇道：「大哥，難道咱們就放棄了追踪了嗎？」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認爲這不是放棄的問題，而是咱們要找尋艾三弟，眞如大海撈針一般的毫無把握……」

伍仇道：「大哥，小弟認爲縱然是大海撈針，我們也得把他找到啊！」

蕭秋風道：「賢弟，愚兄的決心是走遍天涯海角，也必須將艾天齊找到……」

此時，聞文忽然一笑道：「蕭大弟，兄弟想插一句話！」

蕭秋風笑道：「聞兄請講！」

聞文道：「關於艾小爺之事，兄弟認爲蕭大弟不必就自去跋踄尋找！」

蕭秋風笑道：「聞兄可是要兄弟邀請很多高手協助尋找麼？」

聞文笑道：「蕭大弟，兄弟認爲蕭大弟不必自己去找，也不必要發動任何人前去尋找！」

蕭秋風怔了一怔道：「聞兄，你……莫非聞兄巳經知道那艾三弟的下落麼？」

他誤會了。

聞文搖頭道：「蕭大弟，兄弟不是此意，試想那艾小爺離去之時，兄弟乃是在這店中未曾外出，自是無法知曉他的下落了。」

蕭秋風道：「聞兄既然不知艾三弟下落，爲何阻止兄弟尋找他呢？」

聞文笑道：「蕭大弟，兄弟相信，那艾少爺一定會重回此間！」

伍仇笑道：「聞兄可是說我們只要守株待兔，即可等到那艾天齊麼？」

聞文笑道：「兄弟相信那艾小爺一定會回來找蕭大弟的！」

伍仇笑道：「那與守株待兔何異？」

聞文笑道：「伍少俠，那守株待兔，乃是一個不可預知的結果，但聞文的想法，艾小爺乃是必將回來此處！」

蕭秋風笑道：「聞兄的看法，兄弟知道不錯！可是……」

話音倏然一頓，但他搖搖頭道：「這要等到何時呢？」

聞文笑道：「如果兄弟判斷不錯，一個月的時間應該很夠了！」

伍仇道：「太久了。」

蕭秋風也笑道：「果眞是太久了些，兄弟與伍賢弟尙得前往別處一行，如在此處等上一個月，那可就誤事了。」

金成插口道：「蕭大弟，以逸待勞，總比茫無頭緒的尋找要好。」

蕭秋風笑道：「這……兄弟看來只好放棄追踪艾三弟的念頭了。」

聞文道：「倘若蕭大弟必欲早日找到艾小爺，不妨用上雙管齊下之策。」

伍仇道：「怎麼雙管齊下？大哥不善分身之術……」

聞文笑道：「這倒不必蕭大弟分身了！伍少俠儘可與蕭大弟辦自己的事，這金陵總店之中，有聞某在此，艾小爺如果來了，兄弟自會設法將其留下。」

金成道：「聞兄與兄弟坐鎭此間，任那小爺如何改變，大概也瞞不過兄弟耳目了。」

蕭秋風笑道：「啊！這倒不失上上之策。」

聞文道：「蕭大弟，如果你不反對，兄弟尙想發動各處分店中人，注意小爺行踪……」

伍仇道：「那自然可以。」

金成道：「依金某愚見，只怕不出一月，也許可查出小爺下落。」

蕭秋風笑着說道：「但願如此……不過，小弟却有一件事非得跟兩位說明白不可。」

聞文道：「盟主大弟請講無妨。」

蕭秋風道：「不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千萬不許與艾三弟動手。」

金成笑道：「可是連出手阻止艾小爺離去也不可？」

蕭秋風道：「正是如此！」

聞文，金成肅然說道：「兄弟等記下就是。」

蕭秋風向伍仇一笑道：「賢弟，咱們何時起程？」

伍仇道：「隨大哥的意思吧，小弟無時不可動身。」

蕭秋風道：「即刻動身如何？」

伍仇道：「小弟遵命。」

蕭秋風轉頭向聞文道：「聞兄，如是雷大哥來此，請他不要離開，兄弟一月之內，定可與伍賢弟耑程返回金陵。」

聞文笑道：「大弟不必掛心，凡是『十君子』的後人，兄弟決不讓他們離開就是。」

蕭秋風笑道：「有勞兩位兄台了。」

×　　×　　×

泰安城外的一所極大的莊院之前，這天來了三騎駿馬和一輛大車。

車抵莊院門前，立即有那莊中的家丁上前，自車中抬下一名看似重病的身軀肥胖的富商。

那三名駿馬上的騎士，這時也翻身下馬。

敢情不是別人，乃是狄慕青、夏宏聲和涵雲道長。

由此可知，那車中抬下來的富商不會是別人，一定是那位心性兇毒的「羊城魔賈」商必利了。

他們一路兼程急進，終於以六天的時間，趕抵泰安。

這所座落泰安城外的大宅院，正是狄家莊。

「狄家莊」的主人，是狄慕青的二叔父狄公豪，武林之中「天旋神掌」的一位隱俠。

這位狄公豪與狄慕青、狄文青的先父狄公直乃是嫡親兄弟，但他由於生性淡泊，故而出道不足五年，闖下「天旋神掌」名號以後，就住在故居，閉門課子，棄武修文，不再過問武林中任何事件。

這次狄文青被害之事，當狄慕青在三年前返回泰山尋到屍骨安葬狄文青之時，狄公豪才又重披征衫，在外僕僕風塵，爲了這位被害的侄兒，追查「羊城魔賈」商必利的下落。

直到目前接獲狄慕青快馬傳音，方始重回故居，靜候狄慕青將那「羊城魔賈」商必利押來。

狄慕青等一行進莊之後，狄公豪巳在大殿相候。

狄慕青快步上前叩見，並爲夏宏聲和涵雲介紹。

狄公豪略作沉思，立即決定，當夜二更，在祖塋墳山的狄文青的墓前，將商必利剖心活祭。

至於「東城藏寶」，則決定由狄公豪具名向濟南府的「飛龍鏢局」，請其派人派車來此接運。

不過，狄公豪並沒有說明鏢貨乃是何物。

由於狄公豪數十年來在泰安息隱林泉，而且他的兩位公子狄含青、狄惠青俱巳官拜三品京堂，是故他這一趟押運的貨物，在綠林道上看來，也只不過是一批中等貨色而巳。

何況，狄含青是刑部侍郎，狄惠青是兵部侍郎，他們根本犯不着担那麼大的風險，一個不好，就會惹起官兵的大舉進剿，豈非得不償失了麼？

是的，狄公豪的這一手掩人耳目之策，確然是十分奇妙，也是十分的安全可靠的。

當下計議決定，就由狄公豪修書，派人快馬趕赴省城「飛龍鏢局」。

在一頓豐盛的晚宴之後，狄公豪、狄慕青、夏宏聲、涵雲道長，押着被十名莊丁捆抬的商必利，直向城東的祖塋墳山而去。

一片崗陵起伏之中，在一處淺谷之中，一行停了下來，眼前的一座青塚，石碑之上，是金剛指力所刻的「亡弟狄文青之墓」七個大字。

夏宏聲與狄文青雖然是相交不久，是是坦誠相處，因此，在目光觸及那石碑之後，不禁一躍而前，雙手撫着石碑，痛哭失聲。

涵雲道長則在一旁連連垂淚。

狄公豪的一手撫着白髯，也頻頻舉袖擦淚。

倒是狄慕青奇怪的鎭靜。

他既未哭，也不發淚。

他嚴肅地向石碑一拜，然後大步向商必利行去。

商必利早巳知道不免，因此，他從上

了大事以後，就從來沒再說過半句話。

而且，也一直連眼不睜。

此刻，他當然更不會睜眼的了。

狄慕青走到他面前，伸手制住了他的七處穴道，然後才親手將細住他的鐵索解開，拖到亡弟墳前。

這時，夏宏聲已將那備好的香燭紙馬燒起。

涵雲道長則自袖中取出一面銅鈴，和一面招魂牌，緩步走到墳旁，閉目肅立，準備用道家招魂大法，爲狄文青招魂。

狄公豪垂手卓立，看到一切均已準備妥當，向狄慕青道：「慕青，把這姓商的衣履剝掉，只留一件內褲。」

狄慕青應了一聲「是」，抖手揭開商必利的長衫。

夏宏聲也大步趕來，一掌將商必利掀翻在地，迅快的剝去了商必利的中衣和上身貼身的汗衣。

在燭光之下，露出了商必利的一身肥肉。

狄公豪冷笑一聲道：「這姓商的倒蠻懂養生之道啊，慕青，你先試試他這身上的血是紅的還是黑的……」

狄公豪話音一落，狄慕青立即接聲道：「侄兒遵命。」

抖袖摔出一把七寸長的鋒利匕首，對準那商必利左臂的肌肉狠狠的一刀砍下，深達五寸。

狄慕青臉上露出一派肅穆之色，右腕微一用力，匕首的刀尖在商必利臂內之中一絞，碗大的一塊，足有半斤多重的紅肉，血淋淋的應手跌落在那草地之上。

商必利只疼得張口狂吼，額際汗如雨下。

但他穴道受制，却根本沒有辦法掙扎滾動。

狄公豪冷哼一聲道：「慕青，解開他腿上的穴道，讓他跪在文青的墳前。」

狄慕青左手一抓，將商必利拖到石碑之前，屈指一彈，解開了商必利的兩腿先前被制的穴道。

那商必利頓時像一隻利箭般的跳了起來。

他右臂的鮮血，在他跳起來的刹那，暴雨般向四下裏噴出。

狄慕青首當其衝，臉上被噴了幾十滴之多。

夏宏聲適時一掌，將商必利打得一面栽倒在地，狄慕青搶前一步，將商必利抓了起來，右腿一腳踢在商必利的膝骨之下，硬將他迫得跪在那狄文青的墓前。

狄公豪乾咳了一聲，踏前幾步，老淚縱橫的望着狄文青的墳墓，咬牙切齒的指着商必利道：「姓商的，這堆黃土之中，埋的就是你曾經義結金蘭的兄弟，當日你們結義之日，一定有過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誓言，而今文青死去已有三年，你姓商的多活了三年，今日一死，也不會有什麼遺憾的了。」

話音一頓，向狄慕青道：「慕青，先剜其心！瞧瞧他是不是夠黑……」

狄慕青匕首一揮，直往商必利胸前刺去。

驀地，那狄文青的墳穴之中，閃電般擊出一塊巨石，將狄慕青的匕首，擊得跌落三尺之外。

同時，一陣幽靈般的長笑，自墳墓中傳出。

就在狄慕青匕首一揚，寒光一閃，直刺商必利胸前，要挖出商必利的人心，活祭乃弟文青在天之靈時，突然，自墳墓之中，電疾飛出一塊巨石，將狄慕青的匕首擊落在地上。

接着，是一陣幽靈般的長笑自墳中傳出。

有鬼？

這人間如是有鬼，未免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但眼前的情況，却叫人毛骨悚然。

幽幽鬼笑。

鬼從墳墓裏頭扔石頭。

說不定，接着就會是鬼出來迷人。

狄慕青在匕首被震脫的刹那，驚得向後連退了三步。

夏宏聲呆了一呆，探手拔出了長劍。

那涵雲道長的右手招魂鈴停在半空，半晌也沒有响出一聲「噹！噹！」之聲。

究竟狄公豪年紀大，見得事多些，在這等情況之下，他就顯露出了他的鎮定與沉着的智慧。

長笑之聲未已，狄公豪已沉聲大喝道：「什麼人？竟敢在此裝鬼作弄人？還不與老夫滾了出來麼？」

狄公豪話聲未已，那座土墳突然「轟！」地一聲，裂了開來，一陣烟霧塵土，把石碑前面的兩隻巨燭，全都給弄滅了。

塵土迷漫之中，那墳墓已裂開了三尺大小的一個洞口。

三個一身黑衣人影，自裂口之中飄飄走出來。

狄慕青迅快的一把將商必利抓了過來，退後五步。

狄公豪則冷冷一笑，向那黑影中的三人喝道：「你們是誰？」

飄飄的黑影，沒有答話，却大步向狄公豪行去。

狄公豪大喝一聲道：「慕青，點燃燭光！」

夏宏聲這時應道：「晚輩來點。」

左手晃燃了火石，右手持劍戒備，將兩隻蠟燭重新點明。

一片昏暗中，狄公豪已看清了眼前三人。

這三人不但身着黑色長衫，而且臉上也各自罩了一塊黑紗，使人看不清這三人的面容，認不出三人是誰。

此時，三人已經走到狄公豪身前三尺之處。

狄公豪白眉一揚，大聲喝道：「三位不願以眞面目示人，可是與老夫曾是故交麼？」

這句話乍聽沒有什麼，但對方稍不留心，就會露出自己的來歷了，到底狄公豪年紀大些，說出話來中肯得很。

那三位幪面人同時嘿嘿一笑。

狄公豪等四人，以爲這三位幪面人在一笑之後，必會道明來意，是以全神貫注，等待對方說話。

孰料，半晌過去，這三人却依舊一語未發。

狄公豪白眉聳動，乾哼了一聲道：「

三位可是啞巴麼？」

至此，那三人中最矮的一位忽然大聲道：「誰是啞巴？」

終於，他們說話了。

同時，這也解除了狄慕青等三人心中疑神疑鬼的恐怖！

雖然狄慕青、夏宏聲、涵雲三人知道這三人從墳中走出來的不會是鬼，但他們未曾說話之前，却至少令人難安！

狄公豪聞言，眉頭也告略展，笑道：「三位既然不是啞巴，老夫所問之話，三位爲何不答！」

那名矮小幪面人道：「閣下問的話，當老夫認爲不屑回答之時，自是不要回答的了！」

狄公豪冷冷一笑道：「三位擅入狄某家中祖塋，並且毀壞了狄某子侄的墓墳，難道狄某問上一問都不可以麼？」

矮子冷冷應道：「問不問在你，答不答却在老夫我了。」

狄公豪嘿嘿一笑道：「你們倒是蠻橫得很！」

那矮子冷哼一聲道：「老夫如是橫蠻，只怕還不止眼前呢！」

話音一頓，陡然向狄慕青道：「你可是狄慕青？」

狄慕青一揚手中匕首，道：「不錯，區區正是狄慕青！」

那矮子幪面人突然伸手過去，道：「拿來！」

狄慕青怔了怔！

他無法想得出這幪面人的「拿來」兩字，所指何意。

因而，他一怔之後，立即應道：「尊駕這是何意？狄某人欠了你什麼？」

矮子冷笑道：「你姓狄的倒沒有欠老夫什麼，但你姓狄的却有着一樣老夫等必須要得到手方始罷休的物品！」

狄慕青道：「狄某有什麼東西值得三位遠路而來？並且不惜挖了狄某兄弟的墳墓？」

那矮子嘿嘿一笑道：「這東西果然很珍貴，不知你捨不捨得拿出來！」

狄慕青道：「狄某一身而外，倒想不出有什麼珍貴的物件了！」

突然，三個幪面人中的一位喝道：「花子施主何必跟他囉嗦，要他拿出來不就得了。」

聽口氣，這人是個出家人。

而那位矮子好像是個討飯的花子了。

狄公豪這時大聲道：「三位可否除去面巾，讓老夫見識見識三位面目？」

那矮子大笑道：「狄公豪，你眞要見見老夫等人麼？」

狄公豪道：「老夫正要見識一下三位究竟是何方高人？」

矮子忽然伸手揭下幪面黑紗道：「狄公豪認識老夫麼？」

狄公豪在昏暗的燭光之下，向這位生得十分醜陋的矮子瞧了半晌，終於搖了搖頭，大聲說道：「恕老夫面生得很！尊駕是誰？」

這矮子生得不但耳鼻眼嘴擠在一起，而且一頭亂髮更是長得像一堆亂草般蓬在頭上，讓人很難瞧出他的臉上輪廓！

狄公豪話音一落，矮子立即大笑道：「老夫早知道你認不出老夫是誰！不過，你雖認不得老夫，但老夫等人却是認得你這狄二莊主！」

狄公豪道：「尊駕姓名可否見告？如果是三位乃是狄某故交，也免得狄某怠慢三位！」

矮子嘿嘿一笑道：「狄公豪，江湖上的『長山七魔』，你可曾聽說過？」

一句「長山七魔」頓時令那狄公豪大大變色！

他楞了一楞道：「你……尊駕乃是『東城魔丐』修志弘？」

矮子大笑道：「怎麼，狄二莊主可是有些不信？」

狄公豪道：「狄某怎會不信？只是各位隱居長山八島，已近五十年之久，而今忽然出山，倒令狄某吃驚不少！」

東城魔丐道：「老夫靜極思動，出來遊遊又有何不可？你狄二莊主似乎用不着如此大驚小怪的引爲詫事吧？」

狄公豪心中此時可是十分震驚。

因爲這「長山七魔」昔年在武林之中，與「十君子」乃是齊名的黑道高人，武功之强，决不在十君子之下。

當年這「七魔」忽然退隱，一般謠言，乃是受十君子中第一位「黑石船主」蕭大先生所迫，但究竟是否如此，却是無人能夠證實。

「十君子」而今俱已作古，這七位大魔頭倘若眞的重新出山，要來爲禍江湖，武林人物又是刼星高照了。

狄公豪想着想着，不自覺的長長一嘆，說道：「七位重出江湖，只怕不是人間之福……」

「東城魔丐」聽得大笑道：「禍福無門，唯人自招，狄公豪，你未免太杞人憂天了。」

狄公豪聞言，悚然一震，沉聲道：「這兩位是……」

「東城魔丐」道：「這兩位是老夫的至交。」

狄公豪道：「想必也是『七鬼』中人物了。」

「東城魔丐」道：「不錯！」

他指着那位高大的幪面人道：「這位是『三化魔僧』！」

那高大的幪面人應聲揭下面巾，露出那張看上去並不猙獰，反倒顯出無比豪邁的紅潤面孔。

濃眉巨目，獅鼻虎口，禿頂之上，九個紅紅的戒疤，使人看到以後，不禁有了肅然起敬之感。

這位大和尙這時大笑道：「洒家三化，狄施主你好！」

狄公豪連忙抱拳道：「狄某久仰大師英名，今日得見，實是幸會。」

「東城魔丐」接口道：「狄二莊主，這位是『黃泉醉道』，你也見見吧。」

那中等身裁的「黃泉醉道」也應手取下面巾，大笑道：「名爲黃泉，身在人間，狄施主莫要見怪。」

這位老道可是叫人驚訝了。

他不但面容清癯古樸，而且額下飄着三綹白髯，神態飄逸，若非名列七魔，乍然相見，定會把他錯當神仙中人。

狄公豪依然抱拳見禮道：「道長大名

，狄某也是久仰了！」

「黃泉醉道」哈哈大笑道：「不敢，不敢！貧道日在醉鄉，夜夢黃泉，如有什麼名氣的話，那也不過是『醉生夢死』而已……」

說罷，更是長笑不已。

這三人名姓一旦報出，狄慕青，夏宏聲和涵雲道長三人，可就心中嘀咕不已。

就事實而論，這三個人的來意似是不善。

但他們就想不出對方怎會知道自己等人要來此處用商必利活祭亡弟在天之靈，而事先裂開墳墓藏身？

同時，更令他們難料的是，以「七魔」身份，又怎麼找上了自己等人，彷彿在索取甚麼珍貴物件。

狄慕青三人忖念未已，「東城魔丐」已冷冷一笑道：「狄二莊主，咱們的名姓也說過了，咱們來此的用意，你是否想知道呢？」

狄公豪道：「狄某正要請教——」

「東城魔丐」道：「其實，老夫此來只爲了一件小事。」

「小事？」

誰會相信？他們不惜多費手脚，裂開狄文青的墳墓，躲在裏面等着自己等人，足見這決不會是小事。

狄公豪笑道：「老前輩爲何而來，當請明告。」

狄公豪面對「長山七魔」，自知在輩份上差了一截子，故而對稱呼上就極其謹愼，不敢再事托大。

「東城魔丐」聞言笑道：「二莊主，老夫此來，只是想向令侄狄慕青要一樣東西而已。」

狄公豪看了狄慕青一眼應道：「你老要的是何物？舍侄不知道有沒有？」

「東城魔丐」說道：「有！有！一定有！」

狄慕青此時已將商必利交給了夏宏聲，七首也藏入懷中，聞言立即一抱拳，神色很恭敬的說道：「晚輩一身之外，並無長物，不知你老要的是何等貴重物品？」

「東城魔丐」笑道：「老夫索取之物，認眞的說來，乃是老夫等自己之物，只是不愼遺落，而被你狄老弟檢來而已！」

狄慕青聽得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怔怔地道：「你老要的究是何物？」

「東城魔丐」緩緩一笑道：「老弟台，你可曾知道武林盛傳宋相賈似道有一處『東山寶庫』之事？」

狄慕青聞言，心中明白了大半。

但他應聲道：「晚輩聽說過。」

「東城魔丐」道：「開啓『東山寶庫』的那個『金星玉鑰』，你老弟想聽說過的了。」

狄慕青道：「不錯！也聽說過。」

「東城魔丐」道：「那玉鑰落在令弟狄文青手中，可是眞的？」

狄慕青道：「不假！舍弟之死，就是因此而喪生。」

「東城魔丐」忽然向「三化魔僧」道：「大師，看來果然不錯了。」

「三化魔僧」大笑道：「那小子沒有欺騙咱們……」

「東城魔丐」忽然向狄慕青道：「拿來吧。」

這可是「東城魔丐」第二次說出這句話了。

狄慕青道：「你是要甚麼？」

「東城魔丐」說道：「那支『金星玉鑰』！」

狄慕青道：「你是怎能斷定玉鑰是在晚輩手中？」

「東城魔丐」道：「老夫若是不知，又怎會巴巴的跑來此處？老弟，你該知道，這支玉鑰原是『北邙寒生』林悠林兄弟所有吧！」

狄慕青怎知道？

狄文青根本沒有提及。

他搖頭道：「晚輩未曾聽說過！」

「東城魔丐」道：「你如是未曾聽說，老夫則不得不告知於你了！」

狄慕青道：「晚輩願聞其詳！」

「東城魔丐」道：「那『東山寶庫』之事，在武林中傳聞極廣，爲何從來無人敢去尋找，你老弟可知道爲甚麼？」

狄慕青道：「晚輩不明白！」

「東城魔丐」笑道：「老弟，那是應爲他們都知道那開啓『東山藏寶』的『金星玉鑰』乃是落在七魔中的『北邙寒生』手中之故！」

狄慕青道：「這倒是晚輩第一次聽說玉鑰下落何在！」

「東城魔丐」說道：「看樣子好似不信？」

狄慕青道：「不是晚輩不信，而是此刻如是落在『北邙寒生』林老前輩的手中，不知道又怎會在三年之前到了舍弟手裏呢？」

狄慕青話音甫落，「三化魔僧」陡然大喝道：「小子，提起此事，洒家恨不得剝了那狄文青的皮！」

「三化魔僧」這聲大叫，只把狄公豪和狄慕青驚得大爲失色。

他們想不出狄文青怎會跟「七魔」結上了怨恨。

莫非狄文青是自「北邙寒生」手中搶來「金星玉鑰」麼？

狄慕青不信乃弟有此能耐。

狄公豪更是不信了。

因爲狄文青的武功，與「長山七魔」相較，那未免相差得太遠，如是狄文青能搶得到「金星玉鑰」，那「東山藏寶」豈不早已被人掘走了麼？

忖念至此，狄公豪不禁笑道：「大師爲何對舍侄文青如此痛恨？難道舍侄曾有甚麼失禮之處麼？」

「三化魔僧」道：「不錯，那狄文青果是得罪了洒家！」

黃泉醉道也適時笑道：「狄施主，令侄不但得罪了三化大師，貧道老實的說上一句公道話，他可說把『長山七魔』全給得罪了。」

狄公豪大吃一驚道：「舍侄怎敢如此大胆呢？這事叫狄某難以相信！」

黃泉醉道笑道：「狄施主莫要不信，聽完叫花子的話之後，貧道保險你狄施主就會心悅誠服的相信貧道之言了。」

狄公豪略一沉吟，抱拳向「東城魔丐」道：「你可否詳述其中原委？」

「東城魔丐」恨恨道：「老夫當然要

說。」

話音一頓，向狄慕青道：「老弟，那狄文青給你的文件之中，可曾提及他如何得到『金星玉鑰』的詳細經過麼？」

狄慕青道：「沒有！舍弟只說偶然獲得而已！」

「東城魔丐」哈哈大笑道：「偶然獲得？好一個偶然獲得！狄慕青，你怎麼也不去偶然獲得一下這等萬人矚目的珍貴之物呢？」

狄慕青揚眉道：「這……舍弟如此說，晚輩自是只有相信的了！」

「東城魔丐」道：「你老弟倒是相信令弟得很！」

狄慕青道：「晚輩幾乎找不出不相信之理！」

「東城魔丐」道：「老弟，令弟爲人，在你心中必是十分正直的了！」

狄慕青道：「晚輩認爲舍弟不失正人君子之流！」

「東城魔丐」大笑着說道：「好一個正人君子之流。狄慕青，那狄文青在老夫眼中，可比老夫這號稱魔丐還要奸滑得多多！」

狄慕青聞言，變色道：「舍弟已死，你老可別血口侮人！」

「東城魔丐」說道：「老夫侮辱了他麼？」

狄慕青道：「你老適才所說的話，就辱及了泉下的舍弟陰靈！」

「東城魔丐」道：「老弟，看來老夫不將全部經過說出，你一定是不肯相信令弟狄文青的爲人是如何惡毒了！」

狄慕青道：「不錯，晚輩確是不易相信！」

「東城魔丐」道：「好！老弟聽清楚，老夫敘述之時，你最好不要妄加評論，否則老夫可就沒有那麼好的耐性了！」

狄慕青道：「晚輩遵命。」

「東城魔丐」乾哼了一聲道：「那狄文青三年之前居住何處，你狄老弟可知道嗎？」

狄慕青搖頭道：「不知道！想必遊俠江湖，四海爲家！」

「東城魔丐」道：「他在長山八島居住！」

狄慕青一楞道：「他……竟然是住在長山八島麼？」

「東城魔丐」道：「不錯，他正是住在長山八島！」

狄公豪忽然插口道：「你老，那長山八島不是已被你老劃爲禁地了麼？舍侄文青又怎能去到島上居住的呢？」

「東城魔丐」道：「長山八島雖是禁止武林人物前往，但一般漁民，老夫等入却是從未給他們絲毫爲難之處，是於只要不是武林中人，他們儘可自由前去長山八島的了！」

狄公豪道：「原來如此麼？」

狄慕青接口道：「聽前輩之意，可是舍弟僞裝不會武功，混在島上了？」

「東城魔丐」道：「若非如此，他又怎能混得上島去？」

狄慕青道：「舍弟縱然混入島上居民之中，晚輩却是不信他能自『北邙寒生』林老手中搶去『金星玉鑰』！」

「東城魔丐」說道：「他自然不是搶的了！」

狄慕青道：「舍弟既非動手搶得，晚輩却想不出有甚麼其他的方法，可使舍弟能自『北邙寒生』手中弄得玉鑰！」

「東城魔丐」道：「他搶不到，自是可以用騙的了！」

狄慕青大聲道：「晚輩不信！」

「東城魔丐」道：「不信？你爲何不信？」

狄慕青道：「舍弟無此能耐從林老前輩手中騙走玉鑰！」

「東城魔丐」道：「你就是因此不信麼？」

狄慕青道：「不錯！這理由已經很夠了。」

「東城魔丐」道：「老弟台，你對令弟知道得未免太少了。」

狄慕青道：「晚輩與舍弟自幼一同長大，自信對他的了解，似乎要比各位多得多。」

黃泉醉道大笑道：「狄施主似乎太固執了。」

「東城魔丐」笑道：「醉道兄，這種情形，乃是人之常情，老夫倒並未怪他，只是狄文青這小子也未免太聰明了些，才會連他的哥哥都被他瞞住了。」

狄慕青道：「請老前輩快說，舍弟怎生得到玉鑰經過吧！」

「東城魔丐」道：「令弟在島上居住了兩年之久，老夫等人因爲先前替我們經管衣食事項的漁民，不幸重病亡故，始在居民之中遴選接替之人，由於令弟十分能幹，天王李兄竟然看中了他……」

狄公豪插口道：「李天王可就是『七魔』之首的『八冥天王』李老？」

「東城魔丐」道：「正是李大哥！」

狄慕青道：「那也不能說明舍弟就有機會騙取玉鑰啊！」

「東城魔丐」道：「當然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工夫，令弟在老夫等人之處，一共工作長達五年之久才動手騙取玉鑰！」

狄慕青皺眉道：「這麼久？」

「東城魔丐」道：「若非如此之久，老夫等人又怎會上當？」

狄公豪道：「那『金星玉鑰』何等貴重，林老又怎會輕易取出示人呢？」

「東城魔丐」道：「不錯，但你不知『北邙寒生』林煞老弟對狄文青的喜愛，因爲狄文青辦事能幹，爲人又顯得老誠忠厚，尤其是生成一副可練絕頂武功的根骨，於是林兄終於看上了狄文青了！」

狄慕青道：「林老莫非有了收徒之心麼？」

「東城魔丐」道：「正是如此，林老弟把令弟收爲了記名弟子。」

狄公豪道：「何老，爲何要收作記名弟子？」

「東城魔丐」道：「這……」

他忽然沉吟了一下，說道：「狄公豪，這可是七魔私人之事，在長山八島之日，咱們都受有誓言約束，不可正式收授傳人。」

「哦！」

狄公豪道：「這就難怪了！但那孩子又怎生得到了玉鑰呢？」

「東城魔丐」道：「說來這事也不能完全怪你那侄兒！只怪林老弟太寵這小子，而且也太想積滿善功，便於早離長山八島之故！」

狄慕青道：「老前輩可是認為舍弟罪過不大了麼？」

「東城魔丐」道：「老夫只說並不全怪令弟而已！」

話音一頓，又道：「三年前山東大旱，連長山八島的漁民，也大部份無以為食，我等兄弟一片善心，更賑濟全省災民，於是，取出了那枚玉鑰，要狄文青設法尋到『東山』寶藏地點，開庫取出部份寶物來賑濟災民！」

狄慕青道：「不錯舍弟給我的信中，也是這麼說的！」

「東城魔丐」問道：「他也這麼寫的麼？」

狄慕青道：「可不是？」

「東城魔丐」長嘆道：「這小子眞厲害……」

話音一頓，指着那墳墓道：「狄老弟，這墓裏的屍骨可是狄文青？」

狄慕青道：「晚輩親手所埋，自然是舍弟的了！」

「東城魔丐」冷冷一笑道：「不見得吧！」

話鋒一轉，忽然大聲說道：「那狄文青帶走了玉鑰，離島以後，不但未曾開庫取出寶物濟世，而且，連個人影子也不見了！…」

狄慕青說道：「舍弟本要取出寶物救災，可憐當他在未得寶物之時，就被這位『羊城魔賈』商必利給害死在泰山十八盤了。」

說着，指了指商必利。

「東城魔丐」大笑道：「老弟，這些話可都是令弟信中所說？」

狄慕青道：「正是，你老可是認為有何不妥麼？」

「東城魔丐」道：「何止不妥，簡直是胡說八道。」

狄慕青忙說道：「舍弟屍骨乃是晚輩親自找到，親手埋葬的，你老這等說法，好似懷疑舍弟未死，這可叫晚輩無法解說了。」

「東城魔丐」道：「老夫本來沒有要你解說，其實，你老弟也並不知道啊！老夫自然不會怪你用假話騙人了。」

狄慕青道：「你老，你……」

他本來想問，狄文青是否眞個未死。但是，他却覺得這等問法未免失之於荒唐。

因此，他的話到了口邊，却又嚥了回去。

「東城魔丐」道：「老弟，你可是想問明白令弟是否已死之事？」

狄慕青訕訕的點頭道：「晚輩果有此心！」

「東城魔丐」道：「你不必問了，反正這墳墓之中不是令弟就是。」

黃泉醉道忽然道：「狄老弟，那玉鑰可是在你身上？」

狄慕青道：「玉鑰正在晚輩身上。」

「三化魔僧」大笑道：「小施主，既在你身上，可是該物還原主的時候了！」

狄慕青搖頭道：「這……晚輩歉難從命！」

「三化魔僧」兩眼一翻道：「怎麼？你也想吞沒玉鑰？」

狄慕青搖頭道：「晚輩決無此意！」

「三化魔僧」道：「你既無此意，為何不肯拿出玉鑰？」

狄慕青道：「晚輩未能查明你老所言是否屬實以前，恕晚輩要暫時保留這只『金星玉鑰』的了……」

「東城魔丐」笑道：「敢情老夫說了半天，你根本不信是不是？」

狄慕青道：「並非晚輩不信，實因舍弟為人，不會如此陰……」

「東城魔丐」微怒道：「你眞的不相信老夫所說！」

狄公豪亦怒至面赤道：「你們不能含血噴人……」

狄慕青說道：「你老不必動怒，此事查問商必利應可知道，舍弟乃他親手所害死……」

「東城魔丐」道：「好吧，你先解了他的穴道！」

狄慕青伸手拍開商必利啞穴。

商必利可就應手發出一聲尖叫！

敢情他的肩頭被剜之處，疼得他一直憋着叫不出來，一旦啞穴解開，他忍不住就吼出聲來了。

「東城魔丐」皺眉道：「他怎麼了？吼什麼？」

狄慕青楞了一楞道：「這……想必他吃多了撐得慌！」

黃泉醉道聽得哈哈大笑道：「看來你們對他倒是優待得很啦！果然是吃得太多了。」

話音一頓，這位仙風道骨的老神仙，忽然一掌向那商必利的後心按去，同時大喝一聲道：「給我吐出來點吧！」

商必利可眞是倒了八輩子霉。

黃泉醉道這一掌，重不重，但說輕麼，可也不輕。

只見掌力一發，那商必利眞的大吐特吐。

他不但把隔夜的菜餚全給吐了出來，而且更糟的是，一口眞氣不勻，竟然連胸中的一股鮮血也噴了出來！

「三化魔僧」瞧得直笑道：「阿彌陀佛，醉道兄，這一下子可叫這位施主吃了苦頭了！」

黃泉醉道笑道：「不敢，這等連禽獸不如之徒，縱然將他碎屍萬段，那也不為過錯，打他一掌又有什麼了不起？也值得你大和尚大驚小怪的麼？」

「三化魔僧」長笑一聲道：「醉道友到底是神仙中人，言辭行事不失仁慈之道，和尚令兄也大發善心，超渡超渡凡人如何？」

笑聲一斂，一腳把個商必利踢得滾了三丈。

這一脚比黃泉醉道的那一掌可重得多了。

商必利的一條小命，十成已經丟了六成。

但他們並沒有放鬆他。

狄慕青一步跨了上去，一把將商必利抓了回來。

（未完・卌六）

